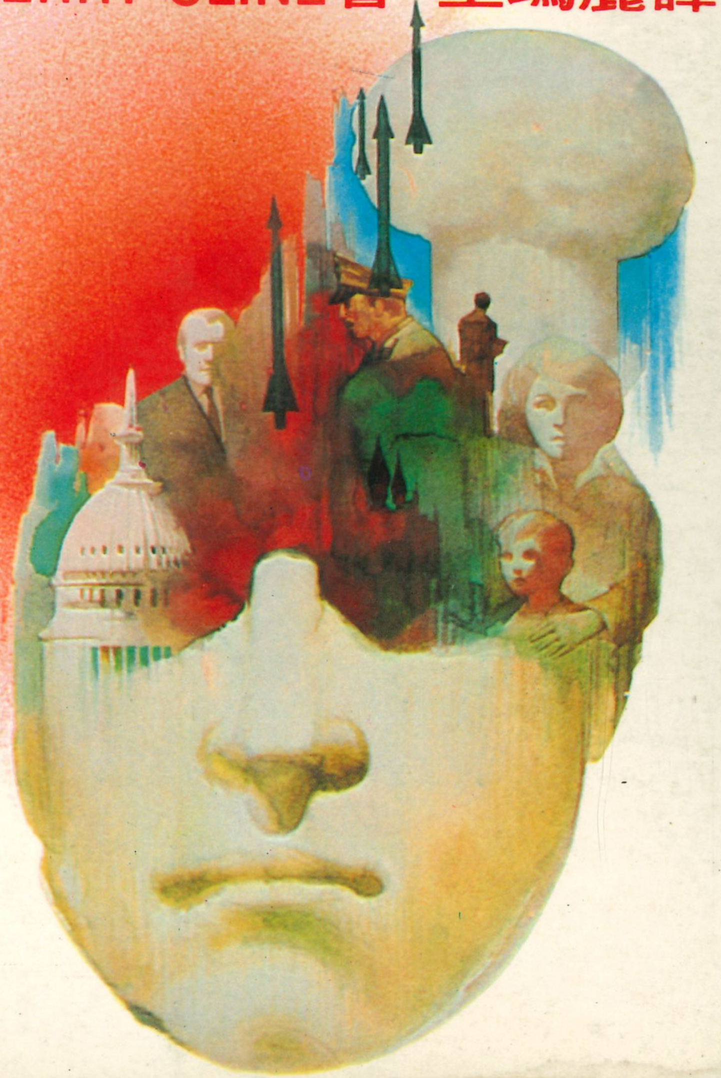
讀心人

C.TERRY CLINE著・王瑪麗譯

讀心人

C.TERRY CLINE著・王瑪麗譯



皇冠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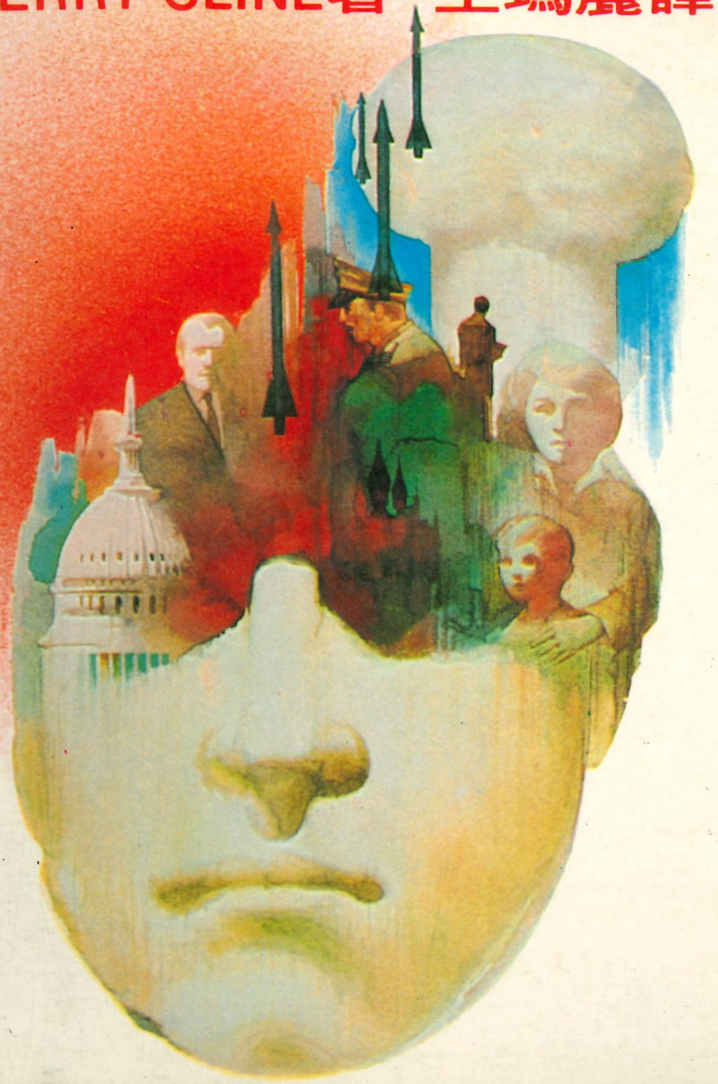
讀心人

當代名著精選

64

讀心人

C.TERRY CLINE著・王瑪麗譯



泰利・柯萊——備受歐美讀者熱愛的暢銷名家，他的作品，以結合豐富的想像力和精密的研究，形成極爲突出的風格，每每令人翻開第一頁，就迫不及待的非要一口氣讀完才肯罷休。

讀心人——『有時候，我眞希望他們能夠對我撒謊、騙得過我！』

但是，沒有人能夠騙得過大衛・摩根，他紅杏出牆的妻子不能，他的大學同事也不能，事實上，沒有任何人能夠騙得過他！沒有任何人瞭解他神秘而奇特的出生，也沒有任何人知道他怎麼獲得這份可詛咒的『天賦』——大衛・摩根，一個『讀心人』，他可以清清楚楚透視出人類隱藏在內心深處任何角落的任何念頭，他甚至還可以完完全全掌握住他們的喜怒哀樂……只有這個聰明的心理醫生，敢於想像如何利用這份奇異的力量，扭轉全世界的命運……

當代名著精選64

讀心人

Mindreader

C. TERRY CLINE

王瑪麗譯

人物表

大衛・摩根（David Morgan）
——本書男主角，任教於伊莫瑞大學，具有讀心能力。

魯道夫・史密特（Rodolph Schmidt）
——大衛同事，潘妮的舅舅。

貝絲・摩根（Beth Morgan）
——大衛之妻，一度紅杏出牆。

華利・摩根（Wally Morgan）
——黛安的丈夫，非大衛生身父親。

黛安・摩根（Diane Morgan）
——大衛的母親，華利之妻。

羅比・摩根（Robbie Morgan）
——大衛之子。

潘妮・雷哈特（Penny Rheinhart）
——大衛的學生，極崇拜大衛。

馬席思院長（Dr. Mathis）
——大衛上司。

何樂漢博士（Dr. Hallorahan）
——大衛同事。

艾琳（Irene）
——大衛初戀女友。

艾力・赫森（Alex Hilson）
——大衛舊日喬治亞大學同學。

拉森總統（Latham）
——美總統。

安托利・尤格達（Hnatoly Yogada）
——俄大使。

吉姆・亞格（Jim Argus）
——美特工部部長。

哈諾・道金（Harold Dawkin）
——美聯邦調查局局長。

查理・雷蒙（Charles Raymond）
——美中央情報局局長。

麥辛・馬諾夫斯基（Maksim Malinovski）
——俄總理。

金森博士——（Dr. Jimson）
——神經學家。協助史密特。

羅藍・洛瑞（Rowland Lowry）
——山休士頓基地之少校。奉派協助史密特。

當代名著精選64

讀心人

理查・藍伯 (Richard Lambert)
——黛安的醫師。米吉維爾療養院駐院醫師。

魏斯本 (Witherspoon)
——科學家。

密曼——(Meerman)
——參議員。

1

大衛•摩根一面閉着眼淋浴，沖掉滿身的泡沫，一面捕捉到他太太的思想，他感覺到她的思緒像一只往返的乒乓球一樣，忽東忽西。

奶油酸了……把東西取回來……今晚烤它……該死！摩根父親……買蛋……又喝酒了……

貝絲正在廚房裏洗盤子，望見摩根的父親，在前門搖搖晃晃的從計程車裏出來。

父親，三十年的細胞破壞已經改變了他原有簡潔而清晰的邏輯。他的腦子裏現在是一堆由毫無意義影像所形成的萬花筒，過去和現在交相糾纏；此刻，大衛的情緒十分紛亂，腦中的影像自然湧現：一陣顫慄的閃電，一陣傾盆的暴雨，從那天晚上開始，零亂的記憶每次都是如此展開：

最初，在父親陶醉的腦海中會不斷的出現這一句話：

這眞是多麼美好！

一廂情願的想法？大衛一直無法肯定。上蒼憐憫世人，讓時間鈍化人們對痛苦的感受，或許，那個『最初』，並不是眞的『美好』；但是，三十四年後的今天，對父親來說，它是的。

走向大門，父親的思緒不安定的交織着——一種熟悉的自我責罰：『今天這種時代，一個女人不可能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消失，摩根先生。』刑警。一九四六年。亞特蘭大州。『假如你的太太還活着

的話，那麼，摩根先生，她的日用品帳單，駕駛執照，社會福利金，薪水支票，身分證，這些東西總會在什麼地方出現，而現在幾個月過去了，我們仍然毫無蛛絲馬跡，這多半表示……我很抱歉。』

八個月又兩個星期零三天。

『你是說她死了?』三十四年前，父親忍不住接着問道。

『大有可能，摩根先生。』

影像：廚房。房子是父親和母親婚後不久買的，儘管火爐中的瓦斯不斷燃燒，整座屋子內永遠是冷冰冰的。父親坐在那裏，比現在年輕三十四歲，凍僵的手指緊緊蓋住咖啡杯，水蒸氣從被尼古丁燻得焦黃的手指間冒了上來。

『黛安，』父親痛苦的大喊，『求求你，上帝。』

直到今日，父親仍折磨自己，當他記起三個十年前的那夜，當時他如何想到黛安可能的結果。她的藍眼閃亮，總是漾着笑意，雙唇嫣紅不需用任何的胭脂。死亡?不可思議。又爲了什麼?怎麼死的?

更多的影像，痛苦的一幕接一幕的湧現，伴隨着內心的紊亂，最後逼得父親借酒澆愁。

『大衛，你的父親來了。』

『知道了，貝絲，謝謝妳。』

『他又喝酒了。』半透明的浴門外，貝絲的形體成了個黑影。

『我馬上出來。』大衛說。

穿過客廳，貝絲遞上了咖啡，却遭父親拒絕了。外面的一切，當大衛一面洗澡的時候，却好像淸楚得發生在眼前。

父親，跌入了往事的回憶中：

首先，他們搜尋附近的森林地，毫無所獲。接下去，刑警們把目標轉向他——父親是如此的害怕，以致於陷入極度的驚嚇中，而刑警的眼光好像在問：會不會是你?

該殺的刑警，該殺的刑警。

無結果的，折磨人的，興師問罪的訊問達到最高點，最後是測謊器。

『你叫華利．摩根?』

『是的。』

『你認識黛安．摩根嗎?』

『她是我太太。』

『請回答是或不是，摩根先生。你認識黛安．摩根嗎?』

『是的。』

『她是你的太太?』

『是的。』

『你們一起住在石河路一二二二號。』

『是的。』

『你和你的太太在四月二十四日早上有過爭吵嗎?』

『沒有。』

『打架呢?』

『沒有。』

『摩根先生，你太太是否在那天離家到外面去?』

『是的。去晾衣服。』

『那是你最後一次看到她?』

『是的。』**該死，是的!**

『你曉不曉得爲什麼理由使她不告而別?』

『不知道。』

『你有沒有傷害她？』

『沒有。』噢！上帝——

『從那天以後，你再也沒有見過她？』

『沒有。』

質問停止。刑警官員檢查指針記載下來的心跳的擺動和呼吸的彎曲線。他說：『讓我將問題重述一遍，摩根先生，四月二十四日後你有沒有見過你的太太？』

『沒有。』

反反覆覆。同樣問題不同方式，他們的語氣溫柔，眼睛却流露懷疑的神色。『現在沒有人可能會從世上消失，摩根先生，這表示——』

死亡。

怎麼死的？什麼人？什麼原因？又在什麼地方？

刮着鬍子，大衛的思想在水氣迷濛的鏡中模糊了起來，他感受得到當時父親所遭遇的一再的挫折感，而現在當他坐在客廳裏，那種沮喪又重新襲捲而來。

許久以前的一個夜晚，父親喝着咖啡望着濕漉漉的葉子貼附在窗櫺上，矮簷在屋外呻吟，父親在屋內呻吟，風舌拍擊着鬆動的木板，從每個壁龕和裂縫中呼嘯而過，嘆息着，呻吟着，屋子呼吸了起來，房內也有了聲響。他坐在廚房桌子琺瑯面上聽收音機。冬天的暴風雨使得播音員的聲音斷斷續續。母親黛安已經離家八個月二個星期又三天。

『她外出多久以後，你才想起她，摩根先生？』**又跌入回憶裏**。

『不知道。我正在收聽足球賽。大概是一個小時。』

『通常你太太需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晒衣服嗎？』

『也許吧，我不清楚。』

『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我記得在家吃了一餐冷的晚點心。我太太沒有把濕衣服晾出去，衣服都凍

結起來了。』刑警說。

『很好。』

『什麼很好，摩根先生。』

『很好。你的太太很聰明。但是我的太太還是出去晾衣服，就像我說的一樣。』

『你是說，你在一個小時內不曾想起你的太太？』

『我說我不清楚時間有多長。我猜是一個小時。或許。我不確定。』

『我明白了。』

『不，你不明白，你這狗娘養的。你只是明白你不知道要明白什麼，所以你說：「我明白了。」混蛋！』

『我們試着協助你，摩根先生。』

『像地獄一樣。你們在浪費時間把它當做是我幹的。我一再告訴你們，而你們的目標一直回到我身上。黛安離開屋子去晾衣服。我出去找她，只看見籃子和衣服而她不見了。我打電話問鄰居，以爲她或許會去拜訪他們。』

『事先不告訴你？她是否有這樣貿然離家的傾向？』

『我在家，我正在收聽足球賽！她可以事先告訴我，可是她也沒有留條子。』

『繼續講。』

『當我問完每個她可能去的地方還找不到她的時候，我又出去找了一遍。我看見她走在霜上的痕跡，在向南一點的地方足跡停了。』

『繼續講。』

『沒有了。』

死亡。八個月二個星期零三天以前，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摩根先生，你愛你的太太嗎？』

『是的。』更甚於生命，甚於一切。

『我也愛我的太太，摩根先生。但是我們仍時常有摩擦。你曉得的——小爭吵。有時候神經作祟失去理智，然後——』

『我們沒有打架。』

『在你明白自己做了什麼以前，轟！』

『我說過，沒打架。』

『這是人性，你知道。事後你會後悔。但是在氣頭上——』

『沒打架。』

『甚至意見不合也沒有？』

『沒什麼嚴重的。』

『你和你的太太從未意見不合？』

『沒什麼嚴重的。』

『從未有過？』

『那天沒有。』

『但是偶爾會？』

『很少。』

『少到什麼程度，摩根先生？』

『用一隻手算——六年婚姻，只有四或五次。』

『有位鄰居，』——刑警翻着筆記本——『說你們經常吵嘴。』

『吵嘴?!只是吵嘴，沒有打架。』

『啊！有區別的。字義上的不同，對不？成立。好，摩根先生。你和你太太那天是否吵嘴過？』

『沒有。沒有。沒有。』

『或許從現在起我們所說的都要下定義，摩根先生？既然你對字義上的區分很在意。』

『沒有，沒有，沒有——』

『打架，我是指面對面互毆，摩根先生。吵嘴，是指你們其中一方或雙方生氣而意見不合。』

『沒有。』

『摩根先生，我們試着幫助你……』

死寂。

八個月——二個星期——零三天——

現在，他必須賣掉房子。大部份的家具早就賣了。包括黛安的祖母給黛安的幾件貴重的家具。父親把他們變賣一空。為了那些刑警。他無法工作，無法入眠，無法作任何簡單的抉擇。而整個冗長的八個月，日以繼夜，疑問始終盤旋在他的腦際：為什麼？又怎麼會？

『所有的軍人從海外返鄉，』一位刑警假設的說，『或許摩根太太戀愛了，然後——』

他們必須用力的把父親拖離開那個人。

大衛用毛巾輕輕拍拍下巴，抹上刮鬍水。他聽見貝絲再一次遞上咖啡，這回沒被拒絕。

父親的心緒紛亂，忽東忽西，憶起了當年的蜜月時光，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改變他們生活的那段時光。母親黛安笑盈盈閃亮的藍眼睛，迷人的紅唇……

影像：那天晚上，父親調整收音機的音量，希望能讓機內人的聲音維持不斷，不管聲音聽來是多麼的遙遠。信號噼噼啪啪的響，電台很微弱，正在播放史特勞斯的華爾滋舞曲，夾雜着閃電聲，咆哮的風聲和急驟的雨聲。

大衛站在浴室的鏡前體會父親在客廳中所忍受的一切。

父親不住的顫抖。劇烈的抖動使得咖啡從杯裏潑了出來，燙傷了他的手而他毫無所覺。他像石頭

一樣靜坐着，好像在聆聽什麼。這種情形以前也發生過。他從疲倦的茫然若失中醒來，坐直身體，努力去聽遙遠的呼叫聲——黛安？

那只是風。

他的胸腔收縮好像被虎頭鉗鉗住一樣——『華華——利利利……』

副腎素的刺激使得他的肌肉僵直起來，緊張害怕又期待着——『華華華——利利利——』

他丟開杯子，撞翻了桌椅，猛衝到門旁。

『華華華華利利利——』

開門時，門因爲他的强力搶奪和風的壓力而忽然向兩邊敞開，冰冷的雨打在華利的臉上，屋內的溫度急降，他瞪視着那雙藍色閃亮的眼，眼神中有點懊惱但並不是眞的生氣，唇色慘白，她的肚子——

『爲什麼你把我關在門外，華利？』

『黛安？』

『你看看，我全身濕透了。』

『黛安！』她的衣服，八個月前平坦而毫無形狀的內衣，現在緊繃在突起的肚子上，被雨淋濕而緊貼着她的皮膚。

『那裏——怎麼——妳到那裏去了？』

『眞是的，華利。當你在收音機前的時侯我原可以留字條給你。我告訴過你，我去外面晾衣服。』她脚趾張開的走向水槽清洗她的臂膀。提起勇氣，父親小心謹愼的問，『在雨中晾衣服？又是夜晚？』

他覺察到一閃卽逝的遲疑從她的臉上掠過，眼睛瞬間向前疾射，但是接着她眨眨眼，然後，她笑了，那可人的笑容永遠可以息事寧人。

面對面，他雙手捉住她。『黛安，妳到那裏去了？』

『華利，我告訴你了。』

『告訴我。』

『去晾衣服。華利，你弄痛我了。』

『將近九個月前，黛安。』

『華利，你弄痛了我的手臂。你是怎麼回事？』

『八個半月前妳離家去晾衣服，黛安。那時是四月，現在是一九四七年一月。』

她並沒有看他，眼睛溜過他的雙眼。她顫抖着，皺起下巴，責怪的說：『華利——』

『妳是否——』他低頭看着她的腹部，『妳還好吧，黛安？』

『我很好。』

『黛安，親愛的，聽我說——』

她帶着微笑，幾乎是仁慈的，等待玩笑的結束。

『黛安，妳離家幾乎九個月。』

『華利，你是否在跟我開玩笑？』

『看看妳自己。』他溫和的說。

她的眼光向下望，而當她終於再抬起眼睛時，她困苦的眼神中已沒有笑意。『我懷孕了。』

『怎麼發生的，黛安？』

『怎麼會——？』她搖搖欲墜，他扶她在椅子上平靜下來。

『是誰，黛安？』

『我無法——怎麼會——華利？』

他跪在她旁邊，一手放在她冰冷的手臂上，感覺到她在發抖。『這怎麼可能？』她虛弱的說。

『誰是父親，黛安？』

『我不知道。』

『某人──』

『我肚子痛，華利。』

『我不在乎是誰，但是告訴我眞相。』

『我必須躺下來，華利，我要生病了。』

『黛安，求求妳。我原諒妳，但是告訴我是誰。』

她低頭看看自己的身體好像那是什麼圓突的怪東西，放在她的腿上。

突然，她雙手抓住他的上衣，緊緊咬住牙齒，然後大聲號叫，『上帝！華利！華利！』

父親，坐在客廳裏，全身發抖，喘着氣，酒精和空肚子使得他覺得很不舒服。那夜，三十四年前的那夜，大衞出生了。

最初……

一切又依同樣的順序重新開始。大衞這時現身，專心一致的打他的雙寬絲帶結。

『吃早餐嗎？』貝絲在浴室門口問。

『不了，謝謝。』

『你父親應該吃點東西。』

『但是他不吃。』

『他還是應該吃一點。』

她的心理和她熱心的話却是相反的。

『我很樂意去煮東西，如果你能說服他吃點。』貝絲說。

『不必了，親愛的。等會兒或許我們會在半途停下車來吃點東西。』

『我不介意去做早餐。』

但是事實上她在意的。

『不了，謝謝。』

經過她時，他吻了她一下，通過走廊到客廳。

『早安，爸爸。』

『近來可好，爸爸？』

『還好。』

『我們可以不去，如果你不想去的話。』

『不。黛安──你的母親──在等我們。』

『她會諒解的，如果我們打電話解釋。』

『不。』

她真該死，她真該死。

『好吧，』大衞讓步。『我已經準備好了，我們上路吧。』

『小心，大衞，』貝絲說。

『天黑以前會回來，貝絲。』

他伸出手去幫忙父親。

那個人是誰是個疑問。某人。一定是某人。

從來沒說是誰。

『小心走，爸爸。』

『爸爸？有辦法走完嗎？』

『我會走到的。』

『小心點。』

『好。』父親說。

瞥了一眼貝絲，淡淡的假裝關切的神情，大衞朝她笑笑，她寬心了不少。

『出發囉。』大衛好像在對小孩說話。他發動車子，打開車門。他聞到父親的鼻息，混雜着胃酸和酒氣。大衛關上門，鎖上。他向貝絲擺擺手，而她也微抬手掌示意。有一瞬間大衛全神貫注於積極的情緒上，接着貝絲的手抬高向上，然後大力的揮動着，現在她笑容滿面而真誠。

貝絲轉回身到廚房，哼着歌，她的日子重新有了較好的開始，充滿了滿足和快樂。

這是大衛的超能力所能做的事，使人覺得快樂、安適而沒有脅迫感。

他記起第一次父親毆打母親，第一次的酒後狂怒。

『不，華利！不！』媽媽高聲尖叫。

『告訴我是誰，該死的妳。』

『我不知道。』

『妳明明知道。』

『我不知道，我發誓，華利，我眞的不知道！』

三歲的大衛坐在地板上，雙眼圓睜，惶恐而不安。他看見父親把母親推向牆邊，打她的頭，搖她的肩膀，咬牙切齒，父親當時喊出了一個他不認識的生字——『雜種。』

『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訴我，黛安，聽見沒有？我受夠了這種健忘症的把戲。妳必須告訴我，誰是孩子的父親。』

大衛聽到母親臉上的巴掌聲，看見母親搖搖晃晃倒了下去。然後父親轉身狂怒的向前奔。

『不，華利，不要傷害小孩！』

但是並不是媽媽的喝聲阻止了父親。是來自大衛自己也不明白的力量，當時大衛心想父親氣消了。

突然的，大衛的父親，眼淚像山洪迸出，跪倒在地將大衛擁向懷中。

『我很抱歉，』父親哭着說。『我很抱歉。』

媽媽走到父親身邊，他們倆抱頭痛哭。那夜，是長久以來父親和母親第一次做愛，因爲大衛溫和

的影響力，快樂暫時在家中恢復。

大衛必須集中全副的精神；所有的意志和力量，才能做到這種情形。但是他無法永遠的集中意志而使情況持之以恆。所以逐漸的，他們的關係惡化，而烈酒成了父親的情婦。

『從來沒有告訴我是誰。』父親喃喃自語。

『她不知道。』大衛說。將車駛向東方的療養院。

『某人。』父親自言自語，把頭懶洋洋的靠在車窗上。

大衛像機器人一樣沿着熟悉的高速公路向前急駛。父親每一呼氣就從雙唇間發出哽咽的聲音。

每個人由什麼跡象可以自察到自己的瘋狂？

理智和幻想的分界又何在？

媽媽——現在已經五十歲了，長住在醫院裏作心理治療。媽媽到底怎麼樣呢？

誰是她孩子的父親？

眞的到底是誰。

難道這不是瘋狂？

大衛開始和沮喪奮鬥，那種悲傷好像是密友死了一樣。

但是他是爲人類而悲傷。

2

米吉維爾曾經是喬治亞州的首府，現在是州立精神病院的基地。療養院是一座古風和實用兼容並蓄的建築。新而現代化的邊廂，鄰接幾世紀老的紅磚和破碎的灰泥築成的殘存老屋。沿着迂廻的走廊，是壁上加墊的瘋人病房，經過這羣黑暗的小屋，連接的是空氣流通，光線充足的病房。甚至連醫院的氣味也是古今混合的：除臭劑的松脂味，清潔劑阿摩尼亞氨水味，交雜着一股古舊和無法抑制的惡臭。

感覺像是把海螺貼近耳朵，走廊廻響着轟隆轟隆的人聲，好像是翻騰的浪潮聲一般。這樣的情景會把現實扭曲，而使人情緒高張。遙遠而不成形的聲音可以由音調辨別出——職業護士、找不到房間的病人、以及工作過度而疲倦的看護人。這裏，是避難所也是監獄。

媽媽坐在東廂日光浴的房間裏，坐在她實際上並不需要的輪椅上。綠色的玻璃窗外，白雲低低飛掠，好像比往日活潑，卻又陰鬱凝重。在葉子上覆滿灰塵的塑膠植物間，病人坐在醫院細條紋的布上和起縐的長袍上，雖然燙過，仍有很多縐摺。房間給人一種生存的錯覺。這裏不需要水的滋潤，永遠活着，卻又了無生氣。當媽媽看見他們時，伸開雙臂擁抱他們。

『嗨，大衛！』越過他的肩膀，她和父親談話。

『你好，華利？』

『還好。妳呢？』

『今天好多了。』

他們把在小城裏買來的，唯一的一朵玫瑰花給她，還有一盒裹着牛奶糖心的巧克力糖。

『這眞好。』她說。

華利坐在合成塑膠椅子上，大衛也拿了一把直椅背的椅子，雙肘靠在膝上，握着媽媽的手。

『醫生怎麼說？』父親問。

『和以往一樣。』

動物園管理員。

父親心裏想着。

拜訪的過程循着熟悉而固定的形式進行。當寒暄過後，談話就停息了，媽媽漸漸變得距離遙遠，陷入沉思。

『遠遠的住在鄉下，』她說，『當時還是鄉下，是不是，華利？』

他瞪着屋外，兩掌交握。

『沒有一個鄰居可以做玩伴；你可能不記得，大衛——』

『我記得。』

『你有你的「朋友」，你這樣稱呼他們。他們是你捏造的，記不記得？隱形朋友！』她笑了，水般的藍眼睛，灰髮有精神的飄揚着。『還記不記得你的隱形玩伴，大衛？』

『我記得。』

『有一次你告訴我，』媽媽對大衛說，『其中有些年紀很老，有些更老——你記不記得這些人？』

『他那時還是剛學走路的樣子，黛安。』

『老的和更老的，』媽媽沉思的說。『我說，「好吧，大衛，他們是男孩還是女孩？」』

『他三或四歲大而已！』父親皺起眉頭。

『記不記得你說什麼，大衞？』

『不記得了，媽媽。』

『你把小臉扭在一起，很努力的去想，綠眼睛向上看着你的金眉毛，想啊，想啊，記不記得你說什麼？』

『一點也不記得，媽媽——』

『他只是個小孩罷了，黛安，』父親鄭重的說。

『你說，「我沒問。」』媽媽頭向後仰，笑了起來。

『你亂蹦亂跳和玩遊戲。有時候你坐下來和你那羣隱形朋友說呀說呀說呀說呀的。』

『所有的小孩都會編出那樣的故事。』父親插嘴說。

『對他來說，他們是眞實的，』媽媽回答他。『我會說，「今天你的朋友告訴你什麼，大衞？」然後他會停止講話！這也不像小男孩的舉動。他們回答他的問題，告訴他「秘密」，他說。』

幻想？真是嗎？孩子氣的方式？

『你記得不，大衞？』

『天殺的那時他太年輕了，我告訴妳。』父親怒吼的說。

『是的，』媽媽嘆了口氣。『太年輕了。寂寞。孤獨。我們應該搬到廸卡圖，華利。如果我們搬的話對大衞會好些。』

她的心理連續的閃動着過去的時光：蓬鬆的金髮，翡翠般的眼睛——永遠是如此的沉着，如此的嚴肅，如此的憂鬱。小孩在她的記憶裏通過她腦中意識的銀幕，在那裏，大衞看見自己少年時的模樣。

『該死的醫生應該出來查巡了。』父親注意的說。

遠遠的窗子，有一位病人靠近的坐着，開始脫身上的衣服。一位護士趕忙過去勸阻。

『做個好孩子，大衞。』

『我會盡力的，媽媽。』

『你難道看不出他現在已經長大了，黛安？』

『我知道。雖然如此，仍然是我的小孩。』

『他有太太也有小孩。』

『我知道貝絲，』媽媽說，『和羅比。我記得，你不會傷害貝絲，是不是，大衞？』

『不，永遠不會。』

『對羅比，也是。』

父親的心裏起反感。大衞集中意志，把這種感覺減弱。媽媽微笑着，眼睛瞪着遠方。

『羅比還好吧？』她問。

『是的，很好。』

『上學了沒？』

『還沒，才四歲。』

父親提高音調。『護士！醫生何時會出來巡視？』

『怎麼了，先生？』

『我要和醫生談我太太的事。』

『我不知道醫生的時間表，先生。』

媽媽眼神流動，停在大衞的臉上。伸出一隻手。

『你很特殊，大衞。』

過了一會：『你不抽煙吧？』

『不。』

『在生你以前我抽煙的——』她向父親投了一眼。

『不要談那個。』父親唐突的說。

『不喝酒?』媽媽堅持繼續的問。

『不喝酒。』大衛回答。

父親：覺得噁心……

『盥洗室在走廊盡頭，爸爸。』

『好。』

父親踉踉蹌蹌的站起，額上沁着汗珠，大衛現在才發現父親身上帶着酒。

『有人想喝咖啡嗎?』父親問。

『不想，謝謝。』

『我愛你，華利。』媽媽輕聲的說。

『是啦!我也愛妳，黛安。』

『我很抱歉。』

『不要躭心。』父親淡然的說。

『我沒法子，華利。』

『所以就不要躭心。我想喝點咖啡。你們兩個呢?』

『我們原可以很快樂。』媽媽耳語的說。

『發生的都發生了，黛安。』

『最初，我們很快樂，是不是?』

父親沒答腔。

『是不是，華利?』

『事過境遷，』父親厲聲的說。『沒有理由老是舊事重提。』

媽媽的頭轉向右邊，然後左邊，語調輕快。『買了房子，又有好工作，快樂!快樂!』

『誰要咖啡?』

『不要，爸爸，謝謝。』

『快——樂，快——樂。』

父親慢吞吞的走向來賓的速簡餐廳，餐廳離日光浴室的房間足足有一條街那麼遠，他提了提鬆垮的褲子，但是又掉下來，大衛看見他摸了摸藏着酒瓶的上口袋。

媽媽貼近他，神情緊張。『你看見他們了嗎?』

『沒有，媽媽。』

『他們會來的。』

『媽媽——』

『他們會來的，』她敏感的說。『你不可以抽煙，不可以喝酒，這很重要，保持乾淨和守規矩。』

『媽媽。』雙手輕輕拍着她的手，她的臉色蒼白。她瞥了一眼父親逐漸消失的身影。『「長者之智」，大衛——這是很珍貴的。很珍貴的。』

『我知道。』

她用力的扯他的衣袖，把他拉得靠近一點。『我又作夢了。』

他感覺到她的思緒如潮，緊握的手指上關節蒼白。『灰色的牆壁齊腰，』她敍述說，『在那以上的牆壁和天花板都是水。冰冷的水。像個手術間，大衛。當他們取出嬰兒時，我可以看見嬰兒手指和脚趾間纏結的絲網，脚趾頭好小，像是豆莢中的小豆子，皮膚是如此的細薄，交錯的血管清晰的像是——』

他看見她瞳孔收縮，眼光疾射。

『我可以看見臍帶裏的液體，大衛。當他們給嬰兒注射時，他們說：「長者之智」，一遍又一遍的說。甚至我不問他們，他們也會告訴我，「長者之智」。』

媽媽內心塞滿了狂熱，混雜，跳動的幻覺——液體，皮下注射的針從藥瓶的蓋上拔出……複雜的

胎兒的四肢，頭皮注射，頭顱不比一個錢幣大……溫暖，滿足，嬰兒重新放入子宮——

但是，一點疤痕也沒有。沒有留下絲毫證據。誰會相信她？她的精神醫師說，經過了這許多年，她的『再記憶』使得事情的細節越增越多，終於『築成』了現在這一切的幻覺。

『我沒有發瘋，大衞。』

他撫摸握在手裏的手。

『我很勇敢。』她說。

『我知道。』

『當他們傷害我的時候，我沒有哭。』

『我知道，媽媽。』

護士鞋底發出的裂帛聲由遠而近。一手握着裝水的紙杯，一手拿着兩顆膠囊。『吃藥的時間到了，摩根太太。』

鎮靜劑。媽媽沒有抗議。每呑一粒喉嚨裏便發出呑入水和空氣的咕嚕聲。

『想不想回病房，摩根太太？』

『不，我撐得住。』堅定，但是並不强硬的語氣，一種知道他人已佔優勢而有學問的回答。護士看了看大衞，他點點頭，表示同意。

媽媽說，『我不太喜歡這裏。』

『也許我們能向醫院請假。』

『不可能，他們不准。』

『假如有我陪妳，或許他們會准。我們可以開車上煙雲山。妳一直很喜歡那裏。』

她的心神又遠離了。他注意到她的眼神又變得遙遠。她伸直背，雙唇弄出很大的聲響，作了個深呼吸。

『有一天你會看見，』媽媽平靜的說。『對我和華利都太遲了。但是，你會看見的。』

當父親回來時，發現母親的心智情況仍是無助而可悲，他的肌肉鬆弛，覺得倦怠。

『我們走吧，大衞。』

大衞緊握了媽媽的手，他的胸口隱隱作痛。『我們要走了，媽媽。』

『下個月會再來看妳，黛安。』父親說。

大衞親吻她的額頭，他的唇在她的額上停留了許久。他看見她的手像受傷的蝴蝶一樣的揮動着，然後停放在腿上。

『走吧，大衞。』

媽媽，大衞集中意志的想，我愛妳。我愛妳。我很抱歉，媽媽，我多麼希望我能改變情況。

大聲的，他說，『我愛妳。』

『她聽不見，大衞。』

『再見，媽媽。』

『她聽不見。』父親又提醒他。

在日光浴房間的出口，大衞轉身看最後一眼。『她不會知道的，兒子，』父親說。『走吧！我們走吧！』

貝絲把食物刮到一盤盤的晚餐碟子上。『你的母親好吧？』她的嘴裏問着，心裏却在想：不够爛……或許鋁鍋……『大衞？我說，你的母親還好吧？』

『和以前一樣。』

『眞不幸。』

大衞注意到羅比注視的眼光，大而水汪汪的小孩般的黑眼睛。腦中空白，專注分析地回想他所看到的和聽到的。

『祖母問侯你好。』大衞告訴孩子。

羅比眨眨眼睛。

你聽見我說的嗎？

大衞想，沒有動靜表示羅比聽見他說的話。但是他能嗎？

假如她的病好了的話，她會問候你的。

這是實情。羅比依舊瞪着眼睛，沒有反應。

『你在想什麼？小運動家。』

『沒有。』

『沒有不舒服吧？』

『沒呀。』

『沒呀什麼？』

『沒呀，先生。』

『到這裏來。』

『先洗手！』貝絲聲明的說。

『我不在乎他的手。』大衞笑着說，把小孩抱起放在腿上。『我會把他們舔乾淨。』

沒有笑容，眼睛睜得大大的。

『有什麼不對嗎？』大衞輕聲的問。

『他今天挨打，就是這麼回事。』貝絲在厨房的清潔槽旁回答。

『噢，』大衞溫和的說。『爲什麼？羅比？』

像大多數的情形一樣，小孩並不知道爲了什麼。他只能說出事情的原委，但是實在不明白爲什麼會受處罰。

『不聽媽媽的話。』貝絲在隔壁房間說。

『是嗎？』大衞問，羅比點點頭。

『噢唷。』大衞撥了撥孩子額前紅黃色的頭髮。『唔，可能是個誤會，對不對？』

羅比害怕遭到第二次責駡的恐懼感漸漸消除，向前挨近一些，問他，『我可以看電視嗎？』

『今晚不行！』貝絲叫道。『晚餐吃得晚，現在是洗澡時間。』

『媽咪！』

『你聽見了，羅比。』貝絲現在走到客廳。

羅比下唇抖動，跑向浴室開始洗澡。

『我想如果我介入此事是不聰明的舉動。』大衞試探的說。

『一點也不聰明。』

『我想他並不知道爲什麼被處罰。』

『他知道爲什麼。』

『噢？爲什麼？』

口頭的回答消失成內心隱秘的道白：羅比在客廳……修理工人……不，不是修理工人……男人……羅比，親愛的，去睡午覺。不睏……吻着頸項……胸部……

『大衞！』

『噢！抱歉。你剛才說什麼？』

她表面假裝生氣，却是眞的舒了口氣。『無關緊要。你要咖啡嗎？』

『好。』

他感覺到她自責的罪惡感。處罰羅比是太過火的行爲，只是因爲他沒有立刻按照她的要求去做；手的觸摸和混合的興奮，快樂，惱怒，害怕和羞恥感——

浴室裏，貝絲的聲音：『羅比，小甜心，媽媽愛你，你知道的。』

『是的，媽媽。』

感情走私。爲什麼他應該感到詫異，他明明知道在他的四周比比皆是。男人無法控制生理的衝動而意志動搖。女人是因爲無聊，無法達到，不滿足——或是單純的只是好奇。

但是，對貝絲來說，不該如此。爲了她，他努力做那事甚至犧牲了自己的樂趣。他注意每個動作，節奏和韻律使他得到最大的快樂。而當這一切仍然失敗的時候，他會集中意志使她情緒高張，心中漲滿興奮，甚至在她心中滋生假想以達快樂。而當她滿足的在他身旁酣然入夢時——他忽視自己因慾望未達成的痛苦。他從未奢求，他在其他男人腦中探索到的，那種自私且自我中心的男性滿足。

她眞該死！

他什麼地方失敗了？在這世上沒有任何人可能要求的更多。貝絲只要希望便能擁有。她只要有慾望他便給她一切。世上沒有任何女人比貝絲更深刻的知道肉體的快樂。

她眞該死！

有時候，他希望人們能對他撒謊。

3

驅車駛向伊莫瑞大學，大衞反芻着昨夜的情景。令他驚奇的是，經過下午的幽會，貝絲仍然眞的希望與他做愛——而且不需假象的幫助，她似乎專心於使大衞快樂。她從未如此的體貼、鍾情。多麼有趣的心理現象，現在他可以客觀的分析此事。是否是潛在的罪惡感使她在要求滿足上讓步變得不自私？他沒有偵察出她的這種內在心理。相反的，似乎是她對他有新的發現。奇異。有趣。却又令人懊惱。

把車停進指定的停車處，切斷引擎，大衞坐着等這輛七年的雪佛蘭老爺車在熄火後停止咳嗽、喘息和噼噼啪啪的爆裂聲。他們曾考慮拿舊車換新車——無奈新車的價格實在貴得驚人！

深綠色的草坪上蒙着一層水氣，閃爍的露珠像是散在遠近的液體珍珠。山茱萸開得正盛，春天近了。一位園丁正在修剪人行道，鋤頭放在水泥地上，當大衞經過時，他向他點頭致意。那個人，是個奇怪的人。當他工作時，他心裏想的是杜思妥也夫斯基和祁克果。大衞有一次試着想和他談論文學，但是碰了釘子。所以，現在，他們彼此只是敷衍的打打招呼。

大衞的辦公室和實驗室是一棟三層樓石棉牆的建築，二次世界大戰時是用來作爲接受醫藥訓練實習醫生的宿舍，由政府捐給了學校。房子水電方面不太令人滿意，地點也嫌孤立。大衞比較喜歡校園內其他有較現代化設施的地方。

『早安，博士。』

厚鏡片，近視的藍眼睛一動也不動。潘妮．雷哈特晃動着一隻腿，姣好的膝蓋互相碰撞着。『試劑用完了，』她解釋說：『所以我早點來調一些備用。』

『潘妮，妳永遠是最早到最晚離開的人。』他聽見她的內心在喊他的名字，感激他的留意。一個有前途的學生，近視和大門牙是她的缺點，但是她却有一種生理缺陷也無法磨滅的美。她純潔無瑕，誠懇，幾乎和羅比一樣的天眞無邪。即使是一句好話，一個關心的動作，任何大衞對她的忠心所表現出的感激之情——都能使他們的距離拉近。

『樣品有了嗎？』她明知故問。

『我在派德蒙公園找到的。』

『够吃一餐嗎？』

『不。貝絲不喜歡吃洋菇，我想她是不放心我的判斷能力。』

學生很認眞的說：『她應該閱讀你的書。』

『沒什麼機會。』

他意識到她對貝絲的評價；她們素昧平生，但是潘妮却這樣認爲：**傻瓜，一點也不關心他的工作。**

『很少人對菌學感興趣。』大衞覺得應該解釋一下。

『我愛它。』

『但是，』——他笑着說——『難得有妳這樣的。』

臉上神采奕奕，她開始準備每天清晨的例行公事——煮咖啡。精確的衡量着多少的咖啡可以煮出最令他滿意的咖啡。她會絲毫不差的讓他們在過濾壺中燒三分半鐘。結果是，一杯無可匹敵的咖啡。潘妮一直視它爲她的王國，大衞也很高興她這樣想。

『今天有課嗎？』她問。

『沒有。』

『我能幫什麼忙嗎？』

『我正在做幻燈片，只有這些工作。』

『我可以幫忙套色。』

『好。』

她靠近鐘，望着咖啡壺，計算着時間。**這是你的咖啡，親愛的……**內心的幻想，她心裏的聲音輕快，肯定而挑逗。他聽見他自己的聲音在她的心裏回答她：**謝謝，我的寶貝。坐到我的身旁來。**

『博士？』

『什麼事？』

『我可以陪你參加座談會嗎？』

『我想他們歡迎每一人。』

『我知道我可以去，』她補充的說：『我是說，和你一起出席，可以嗎？』

他假裝使自己忙碌起來。攪拌着燒杯和燃燒器，擦拭着計數器的上端。然後：『沒有理由我們不能在那裏碰面，如果可以的話。』

他偵測出她的失望和沮喪，但是她說：『好極了。』

他又聽到自己不經意識考慮的說：『或許，潘妮，我可以去接妳。妳住那裏？』

『第十街。順不順路？』

『順路。那麼我會去接妳。明天早上八點鐘。』

『第十街一一一號，』她說：『第二十四公寓。』

他聽到她的心裏哼着歌曲，沒有發出聲音。衝回她的公寓，整理東西。或許大衞會進來？或許喝杯咖啡？或許——

『咖啡好了。』潘妮喊他。

『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刻。』他讚美的說。這樣的微不足道，這樣的簡單容易，對這女孩却是如此的重要——爲什麼不給她這份快樂呢？他接過杯子，望着她一動也不動，期盼等待的眼神——

『跟往常一樣好喝，潘妮。』

『牛奶不會太多？』

『恰到好處。』

『糖呢？或許我的手滑了一下。』

『再好也沒有了。』

電話鈴響，大衛繼續喝着咖啡，讓潘妮去接電話。

馬席思院長。

『等一下我請他回電，可以嗎，馬院長？』潘妮問：『他現在分不開身。』

有關補助金……教職員會議……十點到……

『我會轉告他，馬院長。』潘妮結束說。

掛斷電話，潘妮猶豫不決。『摩根博士，有一個教職員會議討論有關重新申請補助金的事。十點開會，我不是有意打斷你喝咖啡的休息時間。』

『謝謝。』

他們各懷心事。女孩內心的幻想延伸着，她把身體挪向他，他的手臂環繞着她——

『潘妮，我可以再喝一杯嗎？』

『好，先生。』

爲什麼他覺得感傷？爲什麼產生憐憫之心？因爲她，尙未成年，却有成年人的迷情？還是因爲他由事實的兩個層面看穿她，或是由更深、更基本更有價值的一面看到她的眞面目？任何人在厚鏡片、大門牙和瘦削的雙頰外能看到什麼？上帝，保佑她。保佑這個好女孩。

當他接過杯子時，一隻手放在她的肩上。她像森林裏的小鹿一樣顫抖着，害怕，却又不願逃開。

『謝謝你，潘妮。』

『是的，先生。』面頰緋紅，却沒有縮開的意思。『不謝，摩根先生。』

他們沒有足够的時間眞正的工作。大衛讓他的學生觀察顯微鏡，記下胞子數，備妥留做檔案的幻燈片。多餘的工作。大部份是爲她找出來的事，沒有什麼他工作上需要的資料。九點四十五分正的時候，他離開辦公室去見馬院長。

又碰到那園丁。大衛說：『最近有沒有看過什麼好書。』

『不多。』

他感覺到那人的眼光跟着他，心裏疑惑着。賣勞力者害怕與高級知識份子來往，因爲他認爲他們比他自己高一層。畢竟，他是在那裏鋤地——而迎面走過的是一位教授。

教職員會議向來是虛應故事。抽煙的人坐在玻璃窗旁，不抽煙的人很誇張的咳嗽表示抗議。大衛坐在兩羣人的中間。

『國家健康協會的補助金，據我們所知，是越來越競爭。』馬院長說：『我們必須上達理由爲什麼我們有些各別的工作，集合起來仍有價值。每一部門獨立申請已不容許，但是，你們仍有些人尙未提出簡報！』

『政治企圖污染了學術。』有人抱怨的說。

『話雖如此，』馬院長出其不意的說：『補助金仍是基金的主要來源。』

『該死的政府玷污了教育……』

大衛一語道破，會議的宗旨已經說明，在此以後只是嚴厲的羣起斥責罷了。他的腦子四處漫遊。突然間，接觸到一幢影像，影像是如此的尖刻、痛苦，椎心的痛楚使得他把自己重重的摔向椅背。

『你沒事吧，摩根博士？』馬院長問。

衆人朝他瞥了一眼，然後把眼光回顧到自己的記事簿上。『沒事，』大衛說：『對不起。』

馬院長重新續上話題。『因此，顯然的，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同等的計劃，俾使——』

貝絲。全身赤裸。閉着雙眼，男人在她的肩上喘息着。

羅比呢？

『摩根先生，你眞的還好吧？』

『是的，謝謝。』

馬院長建議的說：『我可以等會兒再見你，如果你想離席的話。』

『我很好。請原諒。請繼續，馬院長。』

羅比？在那裏——啊——對了——在後院，玩耍，不知情。堆沙丘。曳引機，——隆隆，隆隆隆，淘着泥沙。大衛雙手緊緊的握在一起。他把眼光停駐在說話者的臉上，點着頭好像在聽着。

貝絲的手——她眞該死！——伸出，撫弄——該死！停止這一切。停止！

所有人的眼光集中在他身上。大衛點點頭，望着一臉關注神情的馬院長。『摩根博士？大衛？』

『什麼事？』

怪人……一向如此……誰這樣想？

大衛無法集中注意力在衆人中找出此人。

『摩根博士？』有一隻手輕輕拍他的肩。

『我很好。』大衛低聲的說。

『別這樣，摩根，讓我幫助你。』

『好，好，』大衛回答。

心臟病發作？中風？受過醫學訓練的腦子在研判他的動作、眼睛和言語。

『感覺痛嗎？』

『是的，我很好。』

『摩根？』一個聲音在他耳邊說：『我們能幫助你嗎？』

遠處有人喊：『拿水來！』女性的脚步聲匆匆離開。

貝絲……撫弄，親吻，擁抱……

『天啊！』大衛大聲呻吟。

『喝點水，摩根？喝點水。需要我們叫救護車嗎？』

有人量他的脈搏。『摩根，你聽得見我說話嗎？』

他看得見，感覺得到，也深深能領會，但是貝絲的快樂，現在在他的心底一點也不快樂——那是一種欺騙，失貞，失敗和——微小，卑賤，無用——

『摩根，讓我看看你的眼睛，睜開眼睛。』

羅比……慢慢走向後門。門鎖着。他用小拳頭敲門，沒人聽見。不，羅比。去玩，羅比，不要！

貝絲移動臀部，背弓起……。

『最好叫救護車。』相反的命令，聲音低低的。

『很好，』大衛自語的說：『好，很好，不——等等——該死！』

『到底怎麼回事？』

『可能是某種病發作。何樂漢在嗎？他是精神科專家。』

『天啊！』大衛兩手緊抓住椅靠，大叫：『她眞該死！』

『最好抓住他的背。讓他躺下。放輕鬆，摩根。放輕鬆。那個人，拿條毛毯來。把外套給我。放輕鬆，摩根。』

羅比爬上籬架，纒繞在上面的玫瑰花刺傷了他，他把它們撥開，繼續向上爬，一直爬到媽咪臥室的窗口。

『快點，貝絲！』大衛說。或者是他心裏這樣想？

小孩的手攀着窗沿，踮起脚，試着往裏看。

快點，貝絲！該死！快點！

『媽咪？』

『噢！天啊！』

『放輕鬆些，摩根。何樂漢博士馬上到。』

『噢！我的天啊！』

『放輕鬆。你要喝點水嗎？』

何樂漢博士，精神科專家，伊莫瑞醫院，他正以專家的神態低頭看他。

『你聽見我說話嗎，摩根？』

『我聽得見，何樂漢博士。』

『很好。把眼睛望向天花板，好嗎？』

『我現在好了。請讓我坐起來。』

『等一下。看着天花板。』燈光閃動，尋找凝塊，通過網膜，進到大腦的內部深處，找尋線索——

『我現在很好。』大衞說。尷尬的看着圍在他四周的人。

『好，慢慢來。那個人幫忙扶着另一邊。』

坐在椅上。馬院長，史密特教授，何樂漢博士，掛慮着，關心而好奇。

怪人。

是誰這樣想？

『一向如此。』大衞大聲的說。

『做什麼？』

『沒什麼。請原諒我。剛才我的下腹痛得很厲害。我想這是吃了墨西哥菜和亂吃早餐的後果。』

他們笑了起來，放心了。

那個男人。正在穿衣。鬪士型的體格，多毛的前胸，粗壯的腿。羅比又同去堆沙堆。一切結束。那個男人的臉——模糊不清——或者是大衞自衞的行爲？他看見他强健的肌肉，毛茸茸的腿，但是臉——他却看不見，只有强壯，肌肉發達的身體而已。

『事實上，馬院長，』——史密特教授站起，開玩笑的說——『這種教職員會議對我也會有相同的作用。』

更多的笑聲。

『起來吧！老朋友，』史密特說：『我陪你走回辦公室。』

『我很好，眞的。』大衞强調。

『我知道。』

他們停下脚步，而大衞明白史密特眞的知道他沒事了。

『你這種反應我見過很多次。』史密特主動的說。

『苦惱、焦慮、悲傷、罪惡感——你的表現比我們一般人更爲明顯一些，你是個敏感的人。』

園丁退到一旁讓他們通過。

『你知道，』——大衞指的是這個勞動者——『他閱讀俄國作家所寫的哲學和文學的書？』

『唔！有意思。』

『我也這樣覺得。』

『但是另一方面，』史密特說：『我也很少錯過週六電視的卡通影片。我認爲這也可以說是使我們同樣的與衆不同，而生活在兩種極端中吧！』

大衞突然大笑。『說得好。』

『不是刻意找來的理由。這是簡單的事實。』

到了實驗室，大衞停了下來。『想喝杯咖啡嗎？我的女孩「星期五」煮的咖啡很棒。』

『最好的。是的。我知道。』

大衞木然的瞪着他。『你知道？』

『眞的，而且，你還要我爲此謝謝你呢。』

『眞是嗎？』大衞站到一旁，讓這位比他年長的人先進去。

潘妮向上看，然後很快的站起來，臉上帶着笑容。『嗨！魯道夫舅舅！』

『潘妮，吾愛，』史密特粗聲的回答。『摩根教授剛剛在讚美妳的咖啡手藝。』

潘妮昂起頭，笑着。

『我告訴她，』史密特向大衞說：『要繼承你的衣缽，她必須在各方面，完美無缺。』

『完美無缺？』

史密特接過杯子，一面喝一面說：『如果她希望成爲你的助理，她對自己的要求一定不可以少於你對你自己的要求。完美無缺。我說錯了嗎？』

大衞接過自己的一杯，感覺有些茫然。他聽見自己說：『就算達到了完美，以後呢？』

史密特吹着咖啡，發出呼呼的聲音，然後喝咖啡。

『這是個很嚴肅的問題。』大衞說。

『我也這樣認爲，』史密特建議的說：『我正在思考他是屬於哲學的、神學的或是生物學的問題。』

『都是。』

史密特點頭，下巴的鬍子晃動了一下。『那一天我們得坐下來仔細考慮這個問題。那不是簡單的一個答案就可以解決的。』

大衞突然神情緊張起來，一幅影像突然闖入：貝絲……穿衣……偷偷看一眼小孩，他正坐在沙盒上沿着他築起來的車輪軌道，推着一輛黃色的曳引機玩耍着。

『摩根博士！』看見他的表情，潘妮喊他。

羅比……從窗口望……直到他母親離床以後。孩子的心裏重新浮起幾分鐘前所看到的景象，床上兩個扭曲的身體。

『摩根博士，你還好吧？』潘妮問。

史密特瞇着眼睛看着大衞。『他聽不見，親愛的。』

吃了一驚，潘妮喊：『大衞？』

『他聽不見，潘妮。』

『他沒事吧？』

『他沒生病。』

她碰了一下大衞的肩膀，而他仍是瞪眼直視，好像忘了身在何處。

她取走他的杯子，他的手緩緩的放下來。潘妮抓着他的手，鏡片後的眼睛因害怕而睜得大大的。

『魯道夫舅舅，他怎麼了？』

『我再說一遍，孩子，他沒生病。等一會，他就會清醒過來。』

貝絲梳着頭髮……沐浴後，拿吹風機吹褐色的頭髮……羅比啞然無聲的小拳頭在後門下方的隔板上敲着。

該死。她眞該死——大衞大聲的喘氣，幾乎啜泣起來——潘妮更用力的抓着他的手。**該死的貝絲**。

『怎麼回事？』潘妮尖聲的問。

『是一種無可言喻的痛苦，』史密特觀察的說：『慘劇中的生還者常有這種現象。我在一些大屠殺的刧後餘生者的身上見過這種痛苦。不是肉體的痛楚而是心靈的苦痛。』

大衞一點也沒聽見兩人的談話。他的意志完全跟隨着貝絲在屋裏繞——看着她小心的除去她這種

行爲所留下的證據，或陌生人來過的痕跡。現在，直到現在，她才聽見小聲、孩童似的敲門聲。

『你餓了嗎，羅比？』

『是的，媽咪。』

『進來。門被鎖了嗎？怎麼會呢？』

大大的黑眼珠隨着她而移動，注意她身體的每一個動作。想些什麼？怎麼推斷？感覺——

『媽咪？』

『什麼事，小親親？』

『那人是誰？』

『只是個來檢查白蟻的。知道什麼是白蟻嗎？』她搶在她回答之先問他。『你要吃花生三明治？還是肉醬三明治？』

大衞深吸了一口氣，眼神回轉。他發現自己的手握在潘妮手裏，史密特教授平靜的望着他。

『很抱歉。』大衞歉然的說。

『不必躭心，』史密特說。然後轉向他的外甥女，『給博士再拿杯咖啡來。』

『你的外甥女。』大衞說。

『你的仰慕者，』史密特說，潘妮顯得有點難爲情。『一點也不假，是不是？』史密特以一種自我澄清的口氣問。

『是的。』

大衞搖搖頭，清醒腦子，失魂落魄，失去了自制，危險而又愚蠢。他開始留神自己的言語，注意自己的表情。史密特亂而多毛的眉下的灰眼仁慈、溫和且洞察一切的望着他；大衞偵測出沒有惡意。他是不是精神病醫師？他心裏想什麼？奇怪，他似乎毫無疑問的接受眼前的一切。

你聽見我嗎？

大衞內心這樣問他。

心中的回答令他吃驚：

不。

4

『爸爸，我可以坐你腿上嗎？』
『當然。』
大人和小孩彼此凝重的互望着對方。
『今天好吧？』羅比學母親的口吻。
『不壞。你呢？』
小孩聳聳肩。記憶裏——媽咪，男人——
『我喜歡這件上衣。』大衞說，拉了一下羅比穿的毛衣。
『我也是。』
『那裏來的？』
『你送我的，你不記得啦？』
『我記得。我是考考你。』
記憶又回到腦裏，大衞從臥室的窗外向裏看，就像羅比一樣。
『今天有個人來殺白蟻。』羅比說。
厨房裏，大衞意識到貝絲，停着不動，側耳聽着。
『有沒有找到白蟻？』
『不知道。』
『羅比！』

『是的，媽咪？』
『該洗澡了。』
『一會兒就洗，貝絲。』大衞回答。
『爸爸？』
『什麼事？』
『白蟻該怎樣殺？』
『通常是用毒藥。』
『羅比，』——貝絲小心的調適自己的音調——『來厨房，好不好？』
小孩用眼光懇求他，大衞却順水推舟的點點頭。『最好看看你媽咪要你做什麼。』
貝絲在厨房裏沒事找事的讓小孩做。『把襪子拿回去房間放在髒衣服簍子裏。還有那些蠟筆，我希望你不要把蠟筆隨便丟在會被人踩到的地方。』
『是的，媽媽。』
鬆了一口氣，貝絲把盤子放好。當她抬頭時，正好迎上客廳裏大衞的眼光。
『什麼事？』貝絲問。
『沒事，我在想事情。』
她把口氣放得輕快的說。『噢？是關於我的？』
『不是。』是眞的。
『那是關於什麼？』
『我今天遇見的一個人。』
『噢？』她並不是眞關心。
『其實，我以前見過他，沒和他談過話。』
她把調味瓶放回架子上。『誰呀，親愛的？』

『一位教授。』大衞不想再談，於是把電視機聲音開大。

『我認識嗎？』

他假裝沒聽見。眼睛盯着報紙。美國國旗遭焚，大使館被毀，美國的意志因蘇俄在地中海的行動而面臨考驗；政客氣憤，一心想——發動戰爭。人類決定自取滅亡。

但是盤據大衞內心的不是世界局勢，也不是貝絲。貝絲正在臥室內催羅比洗澡，拿泡沫澡誘哄他。

大衞心底想的是魯道夫．史密特。

他查閱過教職員資料簿，想看看史密特的自傳。心理學博士，醫學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任精神病醫師專攻戰爭心理學；在逃離希特勒攻擊前曾入學柏林及維也納。他的一本有關神經精神醫學的著述，使他成爲普立玆獎的得主，總統的前任顧問。即使是現在，這個人，雖然年近七十，仍然追求政府官職，——很明顯的，他仍然在往上爬。

像史密特這樣背景的人，爲什麼會離開哈佛大學的一席之地，而屈就在這南方一所小小的衞理公會派的學院？

『大衞？』貝絲躭心的站在門旁，『一切還好吧？』

『沒事。』

他聽見她內心重新回顧一遍，自從他回來後她自己的一言一行。

『只是看報而已，貝絲。』

她把手在抹布上擦乾。過了一會，她問，『你想我們可能會打仗嗎？』

『希望不會。』

誰能預料？各方堅不讓步，敵我僵持——威脅估計錯誤。然後，立刻——

『天啊！求求你，』貝絲低語，『不要有戰爭。』

『船到橋頭自然直。』大衞說。但是拍自中東的照片並不令人欣慰，誇耀之詞也不安人心。

『羅比在洗澡。』貝絲告訴他。

『好。』

他聽到她心裏解除了緊扯在一起的焦慮，强迫她自己想些手邊該做的家務事。她撿起羅比的襪子，想着：這孩子！但是心中並不生氣。

大衞眼睛盯着電視，視而無視。

史密特知道，大衞確信。經由會議的失常，或是由大衞大聲喊出的話——史密特知道一切。

他曾試着深入到這個精神醫師的心底，令他驚訝的是，一無所知。是因爲他當時沒有思考？不！是因爲他想的更多。他僞裝他的思想。大衞曾經更集中意志進一步的潛入他的大腦。在他的意識下有一股暗流，卽是人們在表露出的言語外，所暗藏的眞正動機的所在。所幸魯道夫．史密特的心裏並無威脅。他並不狡猾，沒有暗藏禍心——這一點可以確信，因爲如果有的話，大衞可以偵察出。

他尚未碰過他不能看穿的心。

史密特微笑的臉散發着愉快和友善——學生口裏的『好好先生』。

你聽見我嗎？內心的回答：不，是意外嗎？一定是。否定的答覆本身就是一種矛盾。你聽見我嗎？不！

他發覺貝絲又站在門旁。『我愛你，大衞，』她說。

『我愛你，貝絲。』

罪惡感。自責。對丈夫的欣賞——她走過來吻他。假如我失去了你，會怎樣？她想。我會無法忍受。

『我眞心的愛你，大衞。』

他勉强的輕笑幾聲。『我愛妳愛我。』不全是假話。不全是眞話。他不像個說話搪塞的人嗎？和其他的男人一樣。

『我想羅比在喊你。』大衞說。

『他要更多的泡泡。』

『泡泡很便宜，就給他吧！』

『泡泡不便宜。但是我會給他。』她再吻他，然後很快的走向浴室。

大衞走出去，輕輕的關上厨房的門。他繞着羅比的沙盒，厨房窗子透着僅有的一絲光亮。他瞪着藤架和玫瑰。再過不久，青藤便會整個環繞着紅花。這是貝絲最喜歡的一種藤，她每天細心的澆水、栽培和修剪。

他雙手抓住藤架，彎下膝蓋，用力拔起。當他把藤扯離屋簷的時侯，玫瑰的刺戳傷了他的皮膚。

『大衞。』貝絲在屋裏喊他。

『在後院，貝絲。』大衞把藤連根拔起。

貝絲來到後門，看見他的舉動便跳着衝過去。『大衞！你要把它弄死了。你爲什麼這樣做？』

他雙脚分開，氣喘吁吁，白色的藤架已經被拆毀，破碎的躺在燈光下。

『到底爲什麼？』貝絲生氣的責問。

『羅比。』

『什麼？』

『羅比，爬它，』大衞氣悶的回答。他深吸了一口氣，平息自己的語氣。『我怕他會摔下來。』

『爬它？』貝絲立刻領悟他的暗示。黑暗中，她的兩眼在兩個凹洞中轉來轉去，不敢多問。『羅比爬它？』

『是的，我不希望他摔下來。』

『不，』她說。『當然不。』

她偷窺了一下窗戶，窗子比他們的頭高一些，她心裏猜想可能被看見——今天可能被看見——

『我會去買另一種玫瑰，』大衞建議。『是屬於矮叢的，不會爬升的那種。』

『好。我——好。』

他搭着她的肩，走回後門。她全身僵硬，心裏嘀咕着。她仍在生氣，却又加上一層憂慮。*不像平日的他*，她想。更鑽牛角尖的，*為什麼？又為什麼在今天晚上。*

她的心裏此時痛苦萬分；他感得覺到。*是不是羅比說了些什麼？或是她自己說溜了什麼？大衞在懷疑她嗎？*——她的世界霎時變得威脅重重，第一次嚴重的面對犯罪的壓迫感。

好。很好。就讓她痛苦。大衞克制自己心中想幫助她消除憂慮的意念。如果她今晚輾轉難眠，明天又逼問羅比，想想她爲了單純的肉慾而可能喪失的一切——或許，她會悔改。

如果不呢？

那麼。

如果不是如此的話——大衞扶着門讓她進去。如果不的話，那麼他勢必要採取其他的行動，是不是？

『我得讓羅比上床了。』貝絲說。聲音怪怪的。

『要他來道晚安。』

坐在客廳椅子上，大衞知道貝絲此刻正在臥房裏，站在黑暗中，不安而害怕。大衞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他是個顧慮周全面面俱到的人。假如他想拆掉藤架，他一定會事先問她，徵求她的意見。沒有十足的理由，他從未做過令她不愉快的事。如果他打她，那更是前所未有。

他是——大衞聽她這樣想——*完美的丈夫*。

現在，即使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也已使他在她心裏產生一道瑕疵。這很令她傷心。客廳裏，大衞禁不住對自己微微一笑。

大衞知道潘妮對今天早晨的見面又產生了一連串的綺想；所以他故意早到。他站在樓下向上望，四層樓黃色磚頭的建築。他看到頂樓的窗簾在動，潘妮瞧見他在向上看。他踏進吱吱嘎嘎響的電梯，然後走出電梯，來到走廊。潘妮站在門口等他，厚鏡片反射着光，露出牙齒對他笑。

『想喝咖啡嗎?』她的第一聲招呼。

『正希望妳會這樣問。』

厨房裏容納不下兩人。大衞站在厨房門口，看着潘妮小心翼翼的量着奶水和糖的份量。當她在托盤裏放上桌布和餐巾的時候，大衞發現她的手在顫抖。

魯道夫舅舅……快點來……

大衞觸及她的思想，但是潘妮却開口說，『我拜讀過你的博士論文。寫得實在好。』

大衞對她語氣裏的驕傲感到吃驚。

『我想不出其他任何人，可以使洋菇如此令人感興趣。』

她是眞心的讚美！大衞說，『一位好的老師應該使他的學生對他研究的東西感興趣，就像他自己一樣。』

舅舅……該死……快來這裏……

她的思緒起伏，但是她的眼光隨着他瀏覽室內的眼光而移動。『那些都不是眞蹟。』潘妮指的是牆上掛着的畫。

『我一直在懷疑複製品，是否能掌握原畫者的精神?』大衞說。

『他們並不便宜。』

『我不是指這個。拿我拍攝原野上的整片洋菇來說，攝取下逼眞的色彩是很重要的，因爲大部分的採集者可以由照片辨認出某一種洋菇。過程需要極大的技巧。』

門鈴響時，潘妮的心跳猛然加劇。她的舅舅。她在等他來。有什麼共同的陰謀嗎?

潘妮站在門旁。『早安，魯道夫舅舅。』

他們在演戲。爲了他的緣故。史密特裝做很吃驚：『啊！摩根博士！早安。』

就像平常當他發現別人在欺騙他時一樣，大衞此時會把他的思想僞裝起來，臉上始終是一個表情。

史密特表情愉悅的回視大衞審察的眼光，女孩則不知所措，問道，『還要咖啡嗎，摩根博士?』

『好。』他心不在焉的回答。

眼前的這個人傳來的和善的暖流令他完全消除敵意。

錯誤，他聽見潘妮心裏這樣想。該死的舅舅。

『春天到了，』史密特不着邊際的閒扯。玩笑口吻。令大衞失望的無意義的談話。於是他回答，『看見百花盛開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

史密特坐下，面帶笑容，眼睛從來沒有離開大衞。怎麼回事?大衞對他的嫌惡已經減低。

從潘妮的思想，他找到了答案。她在厨房裏，回想：魯道夫舅舅堅持要她將大衞引到她的住處。參加今天早上的座談會，是史密特鼓勵潘妮要求的。大衞的集中力被史密特的問話打斷，『今天的座談會你會上台演講嗎，摩根博士?』

『是的。』

『我希望能去聽。』

『我——任何人都可以去聽，我想。』

潘妮遞上咖啡，杯子在盤子上格格作響，她的手在發抖。

『我想，』史密特說，『如果你，我和潘妮一齊開車去會不會不方便?』

『我可能會在那裏待上一整天。』

『沒關係。潘妮已經引起了我對洋菇的興趣。』

『我不希望你因爲我的行程而躭誤你的時間。』

『沒這回事！』史密特說。『我很高興有這個認識你的機會。』

『或許我們能安排在一個更恰當的時機見面。』

回絕得很明顯。當她的舅舅仍堅持同去時，潘妮很懊惱。『那麼我和你們一起去，然後自己坐公車回來。』

大衛放下杯子。生氣外加上厭惡。

逼他……不要逼……潘妮心裏苦惱着。**該死！舅舅。**

史密特捲起一隻毛衣袖子，看錶。『啊！』他說，『我想我們該走了，是不是？』

潘妮一點也不矯飾她的失望，她把盤子收到清潔槽。他們兩人站起，整理衣服。

空白。這個人頭顱下是一片空白！史密特的心裏假裝全神貫注的檢查自己：**手帕帶了……眼鏡……香煙……拉鍊……**

人的潛意識，是個難接近的地方，更隱藏着其他的思想。通常一個人他自己也無法通達到自己的腦海深處；在那裏，人的眞正動機和更深的智慧深埋在千萬的細胞裏。一片空白。

『怎麼啦？』潘妮問，看見兩人靜止不動。史密特伸出一隻手，請大衛先行。

走到走廊，潘妮跟在最後把門鎖上。大衛先行走向電梯。『你不能逼他，舅舅！』

『一點也沒有，』史密特愉快的回答。

然後他們一語不發的並肩站着等電梯。史密特的腦子裏開始哼着一首南斯拉夫的民謠，他的呼氣聲打破了寂靜。

『你會說羅埃西亞語嗎？』大衛問。

『不會。怎麼會問我這個？』

『你在哼一首南斯拉夫的民謠。歌詞我想是羅埃西亞文。』

『我在哼嗎？』史密特揚了揚雜亂的眉問潘妮。

潘妮撒謊的回答，『是的，魯道夫舅舅。』但是史密特知道是謊言。

大衛踏進電梯，胸口起伏不定。原來如此。他們兩個都知道。他不應該感到吃驚。很久以來他應該感覺到她所表現的親近。或許是一個念頭，他會不經心的出口回答。對方會說，『嗨！我剛才正這樣想。』通常，他很快就會忘掉這些細節。這種情形一定也在潘妮身上發生過。

不應該告訴他……會破壞一切……

潘妮極力的平息自己表露無餘的緊張。

她曾經——大衛努力的深入她的記憶——她曾經寫信給史密特？打電話？不應該……會弄得一團糟……

突然的，他感覺一股來自潘妮的強大力量：**摩根博士，我知道你聽得見。原諒我把這件事告訴他。我曾寫信去哈佛給他。原諒我，摩根博士。**

『我的車在這兒。』大衛用手指了指。『潘妮，妳不在乎坐在後座吧？』

不看他的眼睛，她的心底懇求的說：**你聽見我嗎，摩根博士？**

轉身向史密特，大衛簡單的客套一番。『請原諒這一堆的紙和亂七八糟的東西，我沒想到會多出一個乘客。』

他們面對面站着，史密特點點頭，微笑——

『好了，博士，』大衛說，聲音尖銳。『上車。』

他的心底聽到潘妮的呻吟聲。失去他了，她想，失去他了。

大衛把心思拖離潘妮轉向史密特。一首新的曲調，不是羅埃西亞文，不是——是什麼語言呢？輕快而流暢的歌詞，有雙重母音和省略的音，旋律聽起來像某種語言——但是大衛一點也辨認不出。

『告訴我，』大衛說，『你是不是語言學家，史密特博士？』

『不完全是。我懂英語，德語，拉丁語和——一點法文。』

『從羅埃西亞語到——你現在在哼什麼？』

『我沒有在哼什麼。』史密特說。

心理學家上車後，大衛關上車門。當他進入駕駛座時，史密特在笑。

很清晰的，幾乎是快樂的，從史密特的心裏傳來：**我捉住你了。摩根。承認吧！我制住你了。**

5

魯道夫・史密特赤身的坐在床沿。他的雙腿張開，肚子突出，眼光愣愣的停在蒼白而無毛的雙腿中間，不時的，漫不經心的，把煙灰從沒有濾嘴的香煙上彈掉。有時候，對煙蔕的長短判斷錯誤，於是鼻子裏便會傳來一股鬍子被燒焦的味道，他會精神恍惚的梳掉被燒的毛髮，然後，又再燃上一根煙，繼續盯着原處。

他掌握了摩根，掌握了他，却又沒有掌握他。就像獵人有了獵器和餌在手，却發現沒有了彈藥。大衛・摩根博士沒有比以前更親近他。將來也不可能會，他沒有承認自己特殊能力的念頭。

一開始，在他笨拙的極力想討好摩根以前，他就知道自己不會成功，那只是愚蠢的舉動。他對摩根瞭若指掌——就像人可以從遠處了解某種生物一樣，研究一種生物並不需要去眞正捉到它。從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史密特已經完成了他研究的範疇。摩根的生活型態和行爲已經被他完整的記錄下來。噢！是的，他對摩根瞭若指掌。

從小孩到成年，出生證明乃至於駕駛執照，各科考試成績，都被他記錄下來——沒有人能夠在電腦的社會裏隱身，在一角落裏可以找到六個公定尺寸的檔案櫃，裏面裝滿了大衛・摩根的資料。

但是就像心理學、精神病學和大多數的行爲科學，史密特覺得學得愈多，懂得愈少。檔案裏記載着他有一位患有精神病的母親和酗酒的父親，一切記錄完整無缺，從兒時的玩伴、教師，甚至於鄰人的道聽塗說。在那幾個盒子裏有無數位姓摩根的人，他們或許已被遺忘或永不爲人知。

從他母親的同學那裏，史密特知道一些有關他母親的資料。由那些人口中，他可以刻劃出一個因被她自己也無法理解的魔鬼所糾纏，而內心逐漸委頓的女人。黛安・摩根，精神錯亂，健忘，在一次

無法憶起的結合中懷孕，她時時受苦於自己的喪失意志和挫折感，而且她的酒鬼先生不時以她的罪孽來困擾她。這些困擾終使她精神崩潰。二十年後她變成精神病患。但是最後，因爲尋找一個永遠無法尋得的答案，她的心理完全跌入一個不眞實的幻想之境。在那裏，幻想沒有事實的依據，她用精神分裂病患者的不合邏輯的邏輯，爲自己尋找出不可思議的答案。她的病歷表描繪出一位勇敢先生的努力——最初，是私人醫師，首席精神病專家，但是當華利・摩根的經濟能力不濟時，黛安只好往返於公立醫院。門診病人似乎越來越迷失自己，治療一直持續不斷。

最後她終被判定，已無法辨認眞實的存在。

瘋了！

現在，千眞萬確。

不管理由是什麼，遺傳、環境或是——大衛・摩根被塑造成一個出生特殊的人。儘管他費神的掩飾他的聰明，任何一個稱職的精神醫師仍可以發覺他的天才。大衛小時候的第一次智力測驗卽是明證。年紀尚幼，分數高得令有些懷疑的人不禁在考卷上寫着，『無效，作弊?』

從聯邦調查局，私家偵探，服役記錄，求職記錄，都在魯道夫的掌握之中，他擁有這個人的全部資料。

年輕的大衛已能辨別微妙感情的細微差異。他是一個『敏感，反應極快，可愛而可敬的孩子。』幼稚園老師的評語。

另一份來自他幼年密友的報告：『他可以讀出我的心。我發誓。你只要心裏想一件事而大衛可以逐字的說出。』一位老師認同的說：『有位學生說大衛能讀心。最初，教師們並未留意，但是，最後，變成是課堂裏的問題，而我向大衛質問。他不表演，他的朋友都譏笑他。直到，有一天，大衛被强迫證明他能讀心，我嚇呆了！我把其他的敎師請來。送他到校長那裏。我們以爲找到了一位天才兒童，但是奇怪的問題開始發生了，爲什麼他不考更高的分數?他是否可以讀出成年人、私人的思想?這件事把我嚇得半死——當時我正好有私人的問題困擾着。其他的學生開始用指尖指着大衛，嘲弄他，

經常要大衛表演，不久以後，大衛休學。我們失去了他的音訊。』

失去音訊，大多數的報告都這樣結束。『從此當大衛到了法定年齡的時候，他已經擅於淹沒自己，埋葬過去，同時與他所有相識的人隔絕。』大衛一生的歷史使史密特確信一個原則。卽是當大衛被困於一角時，他會逃開。

參加座談會是他的失策。只有使大衛對他更加敬鬼神而遠之。但是，除此之外他又有何辦法？第一次見到大衛，已經是他抵達伊莫瑞大學幾個禮拜以後的事，對他始終只能遠觀。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他們才在教職員會議時擦身而過，點頭談話。整整過了一年半，大衛才有了那次——發作，幻覺或是其他什麼——在最近一次的職員會議裏。這段期間，史密特不斷的獲得來自潘妮的報告——不盡令人滿意，搔不着癢處，而又不完整，而且潘妮對此事已產生反感。

史密特低頭看着自己的鼻子。聞到東西燒焦的味道。他四處張望，是地毯。他把煙蒂丢在上面。

摩根的外殼已經被他和人們相處的經驗護衞起來。在成長的過程中，他了解只有成爲一個高級知識份子和在學術界工作，才可以將他和那些注意的眼光隔離。從此他變成一位研究員，當然他必須節制不使自己鋒芒太露。像一個如此聰穎的小孩，必須隨時估量他自己應得的分數，求學過程一定令他覺得萬分枯燥。

他的特殊能力給人一種不安全的感覺，懷疑的人會一再要求他展露他的能力，等到確信無疑後，他們便會遠離他。

『最初，一切是太棒了，』——據大衛的第一個女朋友的一篇報告中說，當時她是大一新生。『天知道，我們兩人之間毫無秘密。大衛體貼入微，自我調適去適應別人，永遠能在最恰當的時刻說出最貼切的話來引出更多的話題。誰不夢想有這樣的白馬王子？但是——但是，你不明白？他太完美了。』

下一段記錄更引起史密特的興趣。那個女孩，艾琳，告訴調查員說：『隔了一段時日，我開始注意自己的思想。我是說，盡我所能的。我想藏的並不是什麼重大的秘密或神聖的事，而是，一些個人

的隱私，你能了解吧？通常大部份是一些你自己心裏頭覺得不如人的地方，但是不希望你的仰慕者或愛人知道的事。但是，我想大衛永遠無法了解女人的這種心理。』

『我現在年紀長了些，』她的報告說，『心智更成熟了些。但是我仍然無法接受此事。也不希望去接受。但是我想向他道歉。我待他不好。幾乎是殘忍。他從未做錯一件値得讓我這樣待他的事。這件事我想了好久。我當時是太年輕太不懂事，如此而已，我想，是出於一種自衞的反抗，你想他會諒解嗎？』

由此產生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史密特已在房裏坐了幾個禮拜，想着這個人不可思議的事。確切的，到底，大衛能透視多少？在人們的腦裏走一遭，他能知道多少？他是一個能原諒別人過錯的人嗎？或者他對人類的缺點已感覺司空見慣？就像一個妓女厭惡所有的男性，大衛．摩根應該已經看穿了人類最令人憎惡的一面。他會覺得超人一等嗎？他謙虛嗎？他自己呢？他對自己的看法又如何？答案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樣多不勝數。

史密特做了個深又急促的呼吸，伸手取香煙。他現在是花甲之年逼近七十。他將畢生花在追逐人類心靈中捉摸不定的幽靈上。記憶中，當他第一次立志成爲專業人員的時候——當時他只有十一歲——他就希望能知道人的大腦是怎樣活動，爲什麼它會活動又是在那裏活動。他從神經學和心理學知道它是如何和在何處活動。他的求學生涯沒有一分一毫的失誤。從柏林到維也納都是跟隨名師學習。當被第三德國徵召服務的時候——史密特顧全自己的原則和道德，逃到加拿大蒙特婁神經學協會，然後輾轉赴美。在那裏，他立卽加入了美國心理戰爭的行列。他熱心的對抗納粹。心理戰爭一向被認爲是新發明，其實它古老的就像成吉思汗一樣。當年他的部屬就會散播謠言，吹噓在大汗統治下的蒙古强悍騎兵的人數而叫敵人膽寒。湯瑪斯培恩寫的『普通常識』在美國革命中所形成的宣傳作用和心理戰爭，就是史密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工作。他研究中國共產黨的計劃。『思想改造』——洗腦——以便以牙還牙。他曾經協助美國對抗敵人的『冷戰』，『長期戰爭』，『延長戰』和『拖延戰略』。

他獻身國家，因爲他欠國家一份情，美國給他自由，追求事業的機會，和物質的安定——他欠它

一份情。政府徵召他，他就應召。永遠是如此。史密特會應政府的要求，幫助美國青年不再燒掉徵兵令、撕毀國旗和受政客所愚弄。『消除惡劣份子』，政府告訴他，恢復秩序。但是令人傷心的，他看着國家內部在慢慢的腐敗，就像古羅馬注定淪亡的命運一樣，美國讓政客保有最高的權力，因爲政客們許給他們像羅勃傑•林格所謂的『不存在的免費午餐』的承諾。

史密特不屬於政治圈。他是，他告訴自己，是一個科學家，醫師，在人們心靈幽暗不見底的深穴中找尋光亮的人。就像希臘神話裏傑森找尋金羊毛，他也在尋找他的不可能。

當對心理學失望後，他回轉到亞理斯多德所提倡的理性和靈魂的理論。他探討過法國笛卡兒，荷蘭史賓諾沙，甚至古希臘的亞拿薩哥拉等人的哲學！靈魂和肉體是分開的，或是不可分的？世上眞有靈魂嗎？或者原始文化是正確的。可林說上帝每晚在人們睡眠後將靈魂帶走，死時也帶走。斐濟羣島上的人認爲靈魂是孿生的，黑暗的一半到地獄，光明的一半上天堂。北美印第安人相信靈魂的雙重性——一個會出竅，像是在夢中，一個待在軀殼裏，直到死時才離開。猶太神秘哲學家更進一步，他們把靈魂平整的劃分成五等份。

但是史密特困惑的不是理論。如科學家艾力麥其尼考夫所說，史密特願意相信一個事業有成的人，當他年老的時候，他能夠很滿意的接受死亡做爲生命的結束。不管是否有上帝、來世、天堂或地獄——所有的人最後都注定要了解死亡的眞理！不！至少他能夠等待眞理的來臨。

他所追求的是更直接和實際的運用，能遊歷於人類的內心，是每一個精神病醫師夢寐以求的事。大衞•摩根有這樣的本事嗎？他能夠聽見別人的思想就像離開肉體的聲音，就像在讀一頁書一樣？是一種自願的行爲，或是無聲而不可信賴？摩根能在大腦的億萬細胞裏找出極微小的記憶鏈嗎？

千百個問題：他能洞察到多深？多廣？他能一連串接收專門而特殊的字嗎？或是能接收情緒或衝動的基本影響？

如果摩根他會這一切那他就太偉大了！他如何能達成這些，激起科學家們的好奇。但是一個更重

大的問題是——爲什麼不能人人如此。

史密特開始放洗澡水，用脚試着水溫，調節溫度。

當美國政府聽說蘇俄有一個心靈研究計劃，爲了客觀起見，他們需要一個不信神，但卻無偏見的調查員去偵察此事。他們需要史密特，一位精神病學家，受過訓練的人類學的偵察家。

所以，他遠赴莫斯科。他相信蘇俄的心靈研究的動機只在宣傳，因爲他們的工作十分散漫，他將這一切都報告上去，但是四百頁的報告，官僚們只記得一句評語，取自蘇俄一精神病學家：『人類的心靈總有一天會成爲我們最大的武器。』

吹牛而可笑。最大的武器！比氫彈的威力大？

但是緊張人士在秘密會議中堅持美國亦應跟進研究，因此史密特被派遣去會見萊因博士荷蘭研究心電感應的超心理學家，和拜見法國具有透視能力的人。他的報告並不令人振奮：怎麼會呢！除非是能夠複製超感能力，否則超心理學並沒有侵略或防衛的價值。一切結束。

在他的一生，史密特已經把腦子分解到遺傳的成份，到達了最後的分子，最後的原子，而且很乏味的，他把電腦改造成人腦。是的，他了解機器。但是對『靈魂』只能猜測。他知道大腦在何處及如何活動。但是爲什麽却令他百思莫解。

所以沒關係。政府所追求的只是一個海市蜃樓。他也忠實地做到了。他告訴他們，世上沒有人可以讀心，預測未來，移動東西。直到這次知道有人能做到這一切，否則這種超出尋常的心靈決不會成爲美國軍事研究的一部份。

政府研究超自然現象，並非史無前例。早在四千年前，中國、埃及、巴比倫尼亞，和迦勒底國就有手相術和占星術，但是史密特知道，不管政府是不是明白，很多超自然現象是源於迷信與無知，而臨床實驗尚無法證實的事。所以——爲什麼他要繼續這種沒有結果的研究？

爲了政府，當然。他若不做，他們會付錢給另一個人做，就是這麼回事。但是，事實上，他曾假想，如果世界上充滿了像大衞•摩根這樣的人。讀心人。監獄會變成無用，犯罪的動機可以預先察知

而很快被制止。不再有謊言，和戰爭中國家的藉口和口是心非。就像個人犯罪一樣，國家的罪也會被衆人所知，而誰又敢犯罪？

正常的心靈會更健全，更開放。不正常的，有損傷的腦子會獲得更好的幫助，假如受過訓練的精神病醫師能够刺穿那層蒙在理智和非理智之間的帷幕。

他的最大責任是對他的政府盡忠，從最古老的武器——人的大腦找出新的效用。千眞萬確的，如果一個國家擁有全能的讀心人，他將會是最好的偵探，最好的反間諜武力。誰能够阻擋他，如果他眞能讀心。

只要知道大衞．摩根是如何讀心，複製的可能就不會太遠。假如是遺傳，而且是眞的如此，那麼科學家將可以很快的學會製造這種基因和染色體，可以立刻製造出一軍隊的讀心人。如果是因爲大衞小時候所受的壓力，是因他所受的折磨和被人孤立的結果——很好，那麼政府可以如法炮製。不管是什麼，或是他如何做到的，都必須將他公佈給世人知道。

史密特在洗澡水中搖動着脚踝，熱氣使得他的關節炎緩和不少。

大衞．摩根是兩件事情的結合體。可能他是未來人類的模型，距離現在約十萬年後，或者是思想的退化，他是人類學中遠古時代失落的一環，當時的人類用思想來傳達意念，而尙未進化到用言語來表達。

摩根對國家和人民有責任。一種責任！他不可剝奪人們知道這件事的權利，就像巴斯德不可以隱藏牛痘疫苗的成功，佛洛伊德不可以保留心理分析的研究，或愛因斯坦不可將相對論守密而不公諸於世人一樣。在這星球上有四千萬吵嚷的居民。總有一天，有一個國家會成爲這一切的主宰。這是注定的命運。

最後，他終於放棄希望。接受了哈佛的教職，停止追求虛無飄渺的天邊彩虹。但是潘妮來信了。傑森因爲巫女麥迪亞的幫助而找到了金羊毛。潘妮就是麥迪亞——而大衞，就是金羊毛。

（他被掌握住了。也可以說是沒被掌握住。）

史密特把脚放在滚燙的水中。坐着瞪着自己的肚臍眼，好像一個神秘家沉迷於幻境中。

總有一個方法應該行得通。總是有辦法的。他已經用溫和社交式的方法接近過他。他要再試一次。但是他知道是不會成功的。他很肯定一定不會成功。

假如社會不是這麼民主，事情可能簡單些。政府可以逮捕他，監禁他，然後用自由作餌——然後開始試驗。

他必須毫無遺漏的檢查摩根。一次徹底的身體檢查，從腦波到身體的組織成份。

他需要一間診療室，電腦，X光，和大腦掃描器。他需要獲得腦液體和腦纖維！心理分析可能需要花上數年的時光——他需要有一位肯鞠躬盡瘁的助手。要給他做週期性的重複測驗，以便和過去比較是否他的能力會因年齡的增長而衰退。

總有個辦法行得通。

總是有辦法的。

沒沒無聞是摩根現在最珍貴的財富。但是卽使是最寂寂無聞的人，也總是有人知道他，淸楚他的缺點和所犯的過錯。

必要的話，史密特會去查訪他的父母，妻子，兒子，工作同仁，學生——任何一個可能供給線索的人。但是，如此一來，可能產生的結果會是一件關於心電感應的案子的全套完整資料，尙不足以成爲重大科學研究的目標，更何況，他自己對心電感應的研究並無興趣。

一定有個辦法！假如他能找到的話。

戰時，他了解到一個人可以驅使一羣人走向墳墓，如果事先使那些人失去人性的話。先把他們奴役得骨瘦如柴，靠可憐的配給度日，他們便會像木偶一樣的邁步走進瓦斯室。納粹證明了這個事實。隔離，孤立，疏遠，嘲罵，汚辱，和無助的感覺使他們失去人性。如果一羣人會集體奔向死亡，當然他可以精心設計一個方法捉住一個躲藏的獵物。

一定有辦法捉到他。

對了！可以從她太太那兒着手。貝絲．摩根，二十八歲，一個四歲孩子的母親；她是上帝賜給大衛的禮物。她是，史密特從各方面得知，大衛的最佳配偶。她不喜歡社交，似乎很滿意於做一個母親和管家婆，爲家庭付出一切。她以往的同學，當被問起她時，需要搜索枯腸才想起──貝絲，貝絲？噢，對了！貝絲！

『從來不說女孩問的悄悄話，』她從前的室友說。『貝絲從來不說人閒話。她只是聽，但是也不會把聽到的告訴別人。如果你告訴貝絲你最罪惡的秘密，一定絕對安全。』

一個重視私人隱私的男人的最佳伴侶。

笨蛋。史密特站起身，自己喃喃抱怨，踏出浴缸身上滴着水。他走到客廳取香煙。把煙灰缸倒乾淨後又回去洗澡。浸在水裏，抽着煙，吐着煙圈。

菌學，老天！研究洋菇是這個希望躲開世人的人所選擇的職業。他的新娘呢？貝絲在大學主修中國文學，而當時沒有一個美國人敢奢望有朝一日他們能到中國大陸去。

『她沒有能力購買，』一篇報告中說。『但是貝絲會自己開車到遠地，爲的是去看一塊眞正漢代的玉。她會喋喋不休談的事情，也都是屬於那一類的。有一次她不斷的對我說一樣，她在三藩市一家小藝廊裏看到的一件小裝飾品，說得我耳朵都快受不了了。她告訴我每一個細節、材料、色澤、由來和工匠的名字！誰關心這些？但是她會。』

這對夫婦，是因爲他們個性相投而互相吸引對方。如同她的丈夫一樣，貝絲很聰明，害羞，不太需要朋友。她似乎和她的配偶一樣很滿意於不受人注意的生活。他們兩個是物以類聚。

不，大衛．摩根不會肯合作。關於這一點，史密特很有把握。

但是，一定要找出方法，因爲一定有方法行得通。

他把香煙在洗澡水裏滅熄，丟到馬桶裏。

他把浴巾塗上肥皂，開始從腳洗起。由下往上洗。他一向如此洗，因爲從他剛學步的時候，家人就告訴他要由下往上洗。

臥室的電話鈴響了。甜美、孤獨、近視眼的潘妮打電話來問他，是否願意和她一起共進晚餐。不，他不想。他要刷洗他這把老骨頭，再去爆些玉米花，然後他要像個剛孵出的小鳥一樣坐在床中央，喝酒沉思。

一定有方法。只是他並未挖空心思的去想。腦子裏曲曲折折，念頭在心裏飛逝而過，但是沒有運用智慧去想。他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反反覆覆、上上下下仔細想過。

他在浴室的鏡子裏瞧見自己。假如他是一位美麗，性敏，聰明而又好追根究底的年輕女人──他會願意和鏡裏的人一起睡覺嗎？

肚子像個裝黑麥酒的大酒壺。他的肺無疑的已經被焦油和尼古丁燻得焦黑。在他的惡習中，現在他比較偏好美食而比較少想到性。可能是供過於求的緣故。食物較容易獲得。簡單的說，他並不完美。他不會讀心。他喜愛肉體的享受，懶惰，而且他的年紀老大。至少，一點不假的在逐漸變老。

直到他聽說了大衛．摩根，他的心才又重新燃上希望與生氣。看着潘妮寄來的信，他感覺腐朽的五腑內臟都甦醒過來。

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

看着鏡裏的自己，他的職業使他能够自我安慰。他告訴自己──再醜的事物也能找到欣賞者。反過來說，再完美的事物也無法永遠吸引住人。

噢！對了。總是有辦法的。

『你這醜酒鬼，』他對鏡裏的自己舉手致敬。『你會制住他的，你自己知道，史密特。你一定能够！』

他會找出辦法的。

總是有辦法的。

6

獨自坐在辦公室，埋在一堆期終報告裏，大衞瞪着他的電話。他需要幫助。一個專業性，受過醫學訓練的援手。史密特就在那裏；爲什麼他不接電話。

心神不定。水在流，一隻脚試探着溫度，浴缸，心裏想着——

大衞有輕度痙攣的現象。他在史密特的心底聽見自己的名字。爭論着，憂慮着，思緒彎彎曲曲……**飛掠……上上下下……檢查……方法！總是有方法的。**

很生氣的，大衞不再想史密特。他必須關心自己而不是去滿足史密特的好奇心。

他向前坐在旋轉椅上，手肘靠在桌上，揉着疲倦的眼睛。腦子痛得轟轟直響，他必須控制住自己的緊張情緒。放鬆。放鬆。放輕鬆些。放鬆。他把虛弱的手垂放在桌上，沐浴在螢光燈的藍色燈光下。在這裏，他很安全。不必擔心害怕。這間辦公室就是他的避難所。採集來的洋菇樣品散發出麝香的芬芳，使得微亮的小房間內有一股潮濕，洞穴般的味道。像是遠古時代的山頂洞人一樣，他感覺在這裏他不會受到外界或食肉動物的侵害。

從小，他最喜歡的避難所就是地底下的地窖。在幽黑的洞穴中，在屋子底下的柱子裏，他把自己當做是陰暗角落裏的一只繭。他把四面潮濕的牆壁當做是他的殿堂，在父母看不到也責罵不到的地方，他凝神聽着頭底地板的脚步聲和嘰嘰嘎嘎的聲音。在那裏，他可以盡情的享受神遊的樂趣，他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在無拘無束夢想的搖籃裏。他可以放鬆自己的集中力，減低警覺性。只有在這種時刻，他可以忘却青春期的困惑

這間辦公室和當年的地窖一樣——有土味，隱蔽，而不受干擾，他把五指張開，發現食指仍在發

抖——放鬆，放鬆，放輕鬆。

他曾經使自己消失過。不可能。但是確實曾經發生。它曾經發生過。他是否受了上天的詛咒？命該在人羣中爬行就像可卑的帶菌者一樣，或是必須小心的在人面前出現？

怎麼發生的呢！是一種突發性的化學反應嗎？就像是蜂湧而至的副腎素刺激身體而產生了無比的力量。小心翼翼的，他仔細的回想整件事的經過，從他從座談會返抵家門到現在來到辦公室。是因巨大的脅迫感嗎？貝絲差點被他當場捉到偷情，他明明知道只要他一露面便能永久的終止他們不正常的關係——而他却消失遁形了？是因爲貝絲害怕看見他的那種威脅感使她看不見他嗎？那麼，爲什麼羅比也看不見他？羅比並沒有脅迫感也不必害怕。

他能做到什麼程度呢？能隨心所欲的消失嗎？他是否違背了自然的法則？不，不可能。重力、磁場依舊在，自然界的眞理是永恒不變的。

那這一切一定是幻覺。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釋。是他平日集中意志可以使他人覺得安適的那種力量的延伸。如果他能隱形，不管此種力量源自何處，他們二者一定同源。這種幻覺又能伸展到什麼程度呢？顯然的，對他身體周圍的人有效。那麼一千公尺以內的人看得見他嗎？一公里呢？他可以有選擇性嗎？在這個人的眼中是隱形，但是却能被另一個人所看見？

假如碰到像史密特那樣能保衞自己思想的人，假如他知道隱形只是一種幻覺——那麼他是不是能够將它擊破，而終就看得見大衞。

若是看不見他，他很可能被人撞到。果眞如此，他們會怎麼想？他們會摸索這看不見的障礙嗎？

事情教人害怕。

但是等等。當貝絲在客廳裏走近他的時候，她繞着他走。在他內心的某種東西**知道**他就在那裏，不管他的意識裏知道或不知道。而且車子！當她向前門看時，車子也消失了。

顯然的，是催眠狀態的一種形式。就像魔術師能指揮睡眠狀態下的人，使他們相信自己不是人，而是快樂的搖擺和吼叫的木偶。一個催眠師可以使被催眠的人相信，自己獨自站在舞台上而四周擠滿

了他的朋友。

既然貝絲看不見車子，一定是他用某種方法封鎖了她的心靈告訴她我不在這裏。一切都有了圓滿的解釋，包括車子的消失。所以——他不只是可以控制人的心靈使它平靜——他還能把影像從心靈裏抹煞掉。他能將自己的心靈催眠而消失。

七點鐘。貝絲一定會開始躭心了。大衞撥電話回家。

『貝絲，我在辦公室。我還有些事要辦完才回家。』

『好。』

她關心嗎？還是鬆了一口氣？他偵察不出是否她是——或者不是。

『我可以和羅比講話嗎？』

他聽到聽筒裏有碰撞聲，電話從母親手裏傳給孩子。羅比的呼吸聲傳進聽筒。『你今天到那裏去了，爸爸？』

很快的，大衞找到貝絲在那裏。她站在一旁，聽着，但是不是站在聽得見的範圍內。『我今天必須離家，羅比。明天見。』

『好。』羅比同意的說。

當貝絲重新拿起話筒時，大衞試着知道她在想什麼。疲倦，對她自己不高興。

『貝絲，你愛我嗎？』

隔了好久都沒回答。

『貝絲？』

『你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問過我。』她說。

『沒有嗎？』

『從來沒有。』

『你愛我嗎？』他問。

他把電話貼近耳朵。啜泣聲？『是的，』她輕聲的說。『我愛你。』

當他掛上電話時，懷疑仍縈繞着他的心。

他是否給了貝絲一切他想要的，除了他能想到的？從來沒問過她是否愛他。是眞的嗎？那麼，爲什麼他現在要問？他知道她是愛他的。他曾經由她的心中得知。

他想到媽媽，此刻她坐得像個死屍似的在看東西，但是在療養院內並沒有電視機。好像：隱形**朋友……大衞在笑……**

不要再想了！

大衞用袖子擦掉額頭上的汗珠。是否他自己在助長自己的瘋狂？這是不可能的！

他又撥電話給史密特。鈴聲像芒刺的在刺戳他的耳膜，鈴聲響了很久，一直持續不斷，却沒有人接。史密特此時正在取香煙，呼吸沉重，責怪自己抽太多的煙。

大聲的，大衞在心裏喊，『接電話，史密特。』

回到浴缸，抽着煙，吐着煙圈。

大衞見了這景象，莫可奈何的搖搖頭。或許他應該登門拜訪，坐下來向他自白內心的惶恐。但是他有勇氣這樣做嗎？

他關上實驗室的大門，信手鎖上，步入夜色中。社團活動中心傳來年輕人的笑聲，和啤酒瓶的碰撞聲。坐在車裏，他不知何去何從。他不想回家。他覺得需要四處走走。於是，毫無目標的，他向城裏駛去。

在靠近第十街潘妮公寓的附近，大衞走進一家通宵營業的烤肉店。在那裏，大衞喝着咖啡，沉思自己存在的價值。

他個人的遭遇是否就是全人類的遭遇？如果貝絲想毀滅她的世界，那麼世界的另一性男人有可能倖存嗎？男人是否注定要拜倒石榴裙下，儘管歷史文化和理智告訴我們女人是禍水？果眞如此，那男人都該下地獄。他們不在乎自己的滅亡，因爲他們自己——已無可救藥。

當然，如果宇宙間除了血和肉還有其他的，當然，人也就會走出傳宗接代的原始遺風。人類和貝絲一樣，總愛自找痲煩，自尋煩惱，自求災難，自取滅亡，縱使現狀已經十分完美。

他苦惱，痛苦。他有一種被人出賣，欺騙和羞辱的感覺。她眞該死！

是的，他必須向人求援。他需要第三者的指引和建議。他是不是和媽媽一樣瘋狂？和她一樣的無法辨認眞實？他是否能無視於他與貝絲之間的問題，因爲他不願承認他們之間有問題？但是如果連貝絲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拿那個陌生的男人當情人——大衛又怎能知道？

或許他的消失遁形是因爲貝絲愛他。因爲她的心裏存着不希望看見他站在那兒的動機。只有那些心裏上不願見到他的人，才會被他的隱形所蒙蔽。就像大衛不願被瞧見一樣，貝絲也不希望他在場。關鍵在於動機。

可憐的貝絲。她鍾愛丈夫，疼愛孩子，無須掛心柴米油鹽——却爲了一個她不愛的人，只是因爲無法克制生理的慾望，她粉碎了她最珍惜的一切。

爲什麼？大衛打了個冷顫。因爲，他知道——她只是凡人。

他該怎麼辦呢？

他決定要以無比的耐心，諒解，柔情，等待她回心轉意。

思考！

他首先想到的事是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幻覺。好，就當它的幻覺吧！

『還要咖啡嗎？』女侍者站在旁邊，手裏拿着咖啡壺，手肘靠在腰上，突出的臀部支撐着手肘。

『好。』

她口裏嚼着口香糖，咖啡從高高的地方倒下來，但是她有辦法不讓這滾燙的褐色瀑布濺出來。

恩尼他媽的最好能準時。

『要不要奶精？』她問。

『好。』

脚痛新鞋。

『把糖罐遞給我，』她說，『我再去裝一些。』

遲到天殺的時間。

大衛看見她把糖塡進罐子裏。她開始用油膩膩的濕抹布擦桌子。還沒喝，他就知道咖啡煮焦了。推開咖啡，站起身，他伸手在口袋裏找硬幣。一個也沒有。走到櫃台，他四處張望希望找到熟面孔。一個也不認識。

一個男人口裏咬着牙籤，坐在櫃台後面等着。『帳單呢？』他問大衛。

『服務生沒有拿給我。』

政府浪費金錢……加稅……賊……

牙籤在他口裏晃來晃去。『喬妮塔！客人需要一張帳單。』

他敢嗎？大衛走向出口。他能嗎？

消失。

『嗨！』那人尖叫。大衛渾身顫慄，回轉身。

『嗨！你看見了嗎？』

女侍頓了一下，接着擦櫃台。『看見什麼？』

『不久前坐在那裏喝咖啡的那個人。你看見了嗎？』

『沒有哇！』女孩說，『怎麼啦？』

『我發誓，我要停止這通宵營業。這樣做牛做馬的爲什麼？好讓政府加倍扣稅，就是這麼一回倒霉事。』

女侍現在站在那個男人的身邊，大衛就在旁邊。『怎麼回事？』她問。

『那人消失了。』

『可能在洗手間。』

『我告訴你，他消失了。』

他消失了。

大衛走出去，全身因為興奮而顫抖。當大衛把車開走時，那人正在裏面的洗手間找他。

到了轉角處，大衛禁不住狂笑了起來。然後，衝動的，開車在街上亂轉。他可以改變別人的思想，迷惑他們的心靈。他是一個，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能這樣做的人。

大衛又回到停車場，重新走進剛才那家店。來到休息室，他坐下來鬆懈一下緊張的情緒。當他出現的時候，櫃台的那個人愣住了。

『你到底跑到那裏去了?』他問。

『在洗手間。』

『我找過洗手間。』

『我沒看見你。』大衛溫和的說。

『天啊!我得去看醫生。天殺的政府快把我逼瘋了。把我們剝削得一乾二淨後，再把我們放在脚底下踩，他們沒一個人辛苦的工作，沒有一個。』

大衛付了錢，把小費放在他的桌上，不去理會女侍和她的老闆，他走進車子離開那兒。

做個漂亮的賊似乎是污辱了他的這種特殊能力。

在潘妮公寓的附近，他找到了個停車的地方。史密特就住在潘妮隔壁類似的建築裏。大衛坐在車裏，內心憂慮着，猶豫不決。史密特此刻正在樓上，全身赤裸，坐在床中央喝酒。

他不想上樓。也不想坦白自己的一切。但是如果他是眞的瘋了，應該早些讓貝絲和羅比知道眞相，以免讓他們遭到像他曾經遭受的痛苦。

他踏出車子，鎖上車門，轉身找出口。這時，一種不祥的預感進入腦際。這種經驗，有過一次，使敎他一生也不敢忘。一動也不動的，他站在車後，心裏搜尋着出口和陰影。危險?是的。他的心裏就是這種感覺——一種幾乎是威脅的情緒。

他身體向後仰好像被人重擊了一下。貝絲。他聽到貝絲的名字!

現在他捕捉到了思想，試着尋找來源，他看見一間家具簡陋的房間，和滿是煙蒂的煙灰缸。史密特已經不在床上，全身赤裸的站在那兒，面前是檔案——報告——調查資料——文件——安全武力——服兵役——

關於大衛的。

關於媽媽的。

父親。

——羅比——

但是史密特心裏想的是貝絲，他對着自己吃吃的笑。

*找到了……*史密特拉出厚厚的一紮資料卡，一頁頁的翻着，大衛緊緊的追蹤着閃動的一張張影像，文字模糊不清。

啊!史密特重回到邋遢的床上，吞下一口酒——蘇格蘭威士忌酒——*那份副本在那裏?*

吃了一驚，大衛看見一隻被尼古丁燻黃的手指指着一行字——上面寫着——大衛緊張了起來。這時候，史密特的思想突然轉了方向。*我得……*

等着，等着，思考!史密特!等着，等着，大衛喪氣的倒向車子。他對這種支離破碎、含糊不清的思想十分熟悉——從父親身上，他已經見過好些年。酒醉。腦細胞死亡。邏輯被痲醉，最後知覺也痲痺了。

貝絲……有……

大衛這時候頭痛欲裂，轟隆的感覺來回奔馳於兩側的太陽穴，集中的腦力像閃動的電光，他的血壓升高，大衛極力的想探尋出要點——思想的精髓——

史密特搖搖晃晃的倒向床上，橫躺着。紙片散了一床。兩隻蒼白而無毛的腿橫在床外，鬍子皺成一團，臉朝下。

大衛全身顫抖，走進車子，氣餒和懊惱淹沒了他的理智。史密特調查過他。從他從前認識的人那兒，或是鄰居，或是什麼也不是而有什麼關於年輕時的大衛的資料可提供的人那兒調查過他。貝絲的朋友、家人，他們的結婚證書，幾櫃子關於大衛摩根的資料。

目的何在？

大衛將手重重的摔向方向盤，用力的撑着，大聲的呻吟着。噢！他眞蠢。幾乎上了樓去向他告白求救。

難道他永遠學不乖？永遠學不乖？

人類是不可信任的。人心貪婪，沒有友愛，狡詐，笑裏藏刀。友善的握手後必定隱藏着不可告人的私慾。

大衛活了這麼久，在他認識的人當中，又有誰是可信任的？

媽媽——在瘋人院裏被一羣同病相憐的人包圍着。父親——艾琳——貝絲？貝絲甚至背地裏私會情人。

大衛痛苦的用手抓自己的臉和頭。天啊！天啊！還有比這個更糟糕的嗎？

羅比。他可以信任羅比。在這世上，只有他一個人可信任。可愛、溫和、純眞——大衛不願意去想他可能會變的那一天。但是，這是必然的。總有一天，就像人的出生一樣，小孩會長大成人，痛苦的脫離原來所牽繫的，去尋找自己的生活。

但是至少現在，他擁有羅比。

而羅比又擁有些什麼？一位對丈夫不忠實的母親，一位發瘋的祖母，和不承認兒子的祖父，因爲他認爲孩子有不同的血統。

生不如死。

但是，在內心深處，他抗拒這種自我毀滅的念頭。

一定有辦法可解決，總是有辦法的。

用理智對待貝絲。去了解她！他一定做錯了什麼，否則這事不會發生。某個地方，他失敗了。跟她把話談開——他能這樣做嗎——他敢這樣做嗎？

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發動車子，回到了家。他只知道，現在，他已在家門口，而引擎已經熄火，零件也冷却了。

大門的燈亮了。

『大衛？』

被動的，大衛踏出車子，好讓貝絲看見他。

『大衛，你還好吧？』

『是的。』

『已經好晚了。我打電話到你的辦公室。你爲什麼不接電話？』

『我出去了。去喝咖啡。』

『親愛的——』她勾着他的手臂往屋裏走——『你還好吧？』

『是的。很好。』

但是在燈光下。當貝絲鎖上大門回轉身時，她的臉色立刻變得蒼白。『大衛——怎麼回事？』

『貝絲——我……』

她抓住他的手臂，眼睛直直的瞪着他，十分害怕。他知道了，她想。

『貝絲，我愛妳。』

『我也愛你，大衛。』

『和我一起生活快樂嗎？』

『噢，是的，大衛。』

『請妳告訴我，妳和我一起生活快樂嗎？』

她雙手緊箍着大衛，臉埋在他胸前。『沒有女人比我更快樂，大衛。』

突然她全身僵直。大衛深吸了一口氣，貝絲推開他。他哭了？大衛？『大衛，』她深情的問，『怎麼回事？』

『如果妳愛我，』他聲音嘶啞，『那麼就沒事。』

『我真的愛你，我發誓。』

『那麼，』——他眨眨眼，眼淚流了下來——『那麼，眞的沒事。』

溫柔的，她領着他到臥房，幫他脫掉鞋襪，解開褲帶。慢慢的，像是給小孩脫衣服似的，她幫他脫去了身上的衣服。她把被單扯到他的肩頭，開始幫他捶背，嘴裏低聲的說着。『我的好丈夫，』她眞心的說。『我最完美的丈夫。我親愛的丈夫。』

『我愛妳，貝絲。』

『我知道。』

大衛的頭痛漸漸消失，肌肉鬆弛，他閉上眼睛。貝絲一面捶背，一面說着情話。

*永遠不再幽會。永遠不。*他想。

她不必說。他已感覺到。

貝絲深深的愛他。全心全意的。她藐視自己。

*永遠不再幽會，*她發誓。*永遠不。*

7

史密特對自己的狡猾和聰明沾沾自喜。

大衛兩眼瞪着電視的晨間新聞，却沒有留心在看，羅比坐在他的腿上。『拉森總統，』一篇報告上說，『已要求進一步調查有關最近攻擊石油公司儲油設備事件。拉森總統公然抨擊此次攻擊爲「破壞國家生命線」同時，二百一十二位美國人已被扣押於世界各地大使館爲人質。密爾門議員嚴厲的批評政府無能保護外交人員。』

『羅比！』貝絲在臥房裏喊。『衣服穿好了沒？』

『好了，媽咪。』大衛拍拍孩子的腿，心不在焉。

『B—52轟炸機已飛越印度洋上的蘇俄海軍艦隊，此舉乃是告訴蘇俄，必要的話，美國將採取武力行動。國務院指出，此次軍事演習只是政治上的一種擾亂戰術。』

危險的遊戲。

這是史密特的想法，不是大衛的。史密特正在他的公寓裏，大衛藉着史密特的眼睛也讀着同樣的報告。現在，史密特回到他的計劃，看着他繪製出來的圖表。圖形像個金字塔，圖表是爲了視覺上的幫助使他能够一目了然大衛的優缺點。這是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收集情報時學會的方法。支離破碎的資料，乍看無關，可是和其他零碎迥異的資料相對照時，往往會成爲重要的線索。

『大衛，我們準備出門了。』貝絲停下來說。

『好！貝絲。』

*沒聽見……等一會兒……*她走進廚房。

大衞聚精會神的捕捉史密特的計劃，老教授的思想被同樣的電視晨間新聞所打斷。『壓倒性的國會議員贊成軍事撥款改良北大西洋組織的核子武力。』

『親愛的！』貝絲溫柔的插入說，『我們要出門了。』

『好。』

『大衞，親愛的！』貝絲仍堅持着。

他看着她，但是他的眼神仍告訴她他心不在此。貝絲的心中有兩個念頭，分別存在腦中的兩個不同層次的意識裏：**告訴他讓他知道，要確定！**在更低一層意識裏：**情人……再也不幽會了**……

現在大衞聽着。聽得見心裏也看得見。

『什麼事，貝絲？』

『我說，』她重複的說，『我們要出門了。』

『去那裏？』

『送羅比到幼稚園。我去逛街。』

『妳可以讓羅比待在家裏，』大衞建議的說。

『今天是他開學的日子。』

開學的日子。噢！對了。該是他和他年紀相彷彿的孩童們相處在一起的時候了，羣體生活，付出和囘報，對了。

貝絲的下意識裏……**再也不幽會了**……到他的情人那兒？是的。她的心裏有一幅一家汽車旅館的影像。但是盤據貝絲整個思想的是……再也不幽會了。好！大衞眼光集中，很淸楚的看見她，耐心的站着等他全神的注視她。

『去幼稚園！』他木然的說。

『然後我要去逛街。』

『好。小心點。』

她凝視着他。『告訴我我說了些什麼，大衞。』

『羅比上幼稚園，妳去店裏買東西。』

她笑了，向他吻別。『你這心不在焉的教授！』她取笑他。

『抱歉。聽新聞入了神。』

然後他們走了，羅比迫不及待的，而貝絲因爲卽將面臨的會面而心事重重。很好，她打算告訴他，『不再往來。』以此證明她多麼的愛她的丈夫、孩子。她在想像她的情人的反應，和她的囘答。很好。再好不過了！大衞坐在客廳裏笑着。她做得好。

他的心裏又轉向新聞。他懷疑美國人在看國家大事的時候是否眞正了解它們實際是——政治遊戲而可能引發一次核子大屠殺。是否蘇俄人民了解他們所面對的迫在眉睫的危難，他們的政府和美國總統互相虛與委蛇，耍把戲——純政治目的？大衞現在心裏又想起史密特。

每天每堂的下課時間，史密特總站在那裏，等着，觀察着。

現在這個人正在深思刺穿他與大衞之間障礙的可能機會……**做朋友**……

他是否認爲大衞願意接受親密的友誼？大衞集中意志，深入再深入史密特的腦中——

現在毫無辦法，但是——什麼辦法？

——一定得找出些什麼辦法。

幾天來，他內心一直追踪着史密特，厭惡的從史密特心靈的眼睛閱讀那些非法的資料！該死的政府和那些史密特雇用的官員們。

精神病學家一點也不灰心。他確信，經由大衞，歷史將可重寫，大衞能讀心。一旦知道他何以能讀心，其他的人也可以成爲讀心人。人民不再受制於獨裁者，被暴君所統治，爲了國家的利益而被迫傷害他的鄰居。大衞的腦子與衆不同，它可以傳達思想。找出這個不同處，史密特相信——人類的進化可以加速。

坐在那裏，晨間新聞已經結束，換上兒童節目，大衛心裏盤算着如何擊敗魯道夫·史密特。如果史密特把他在同事和學生面前揭露出來，他該如何？他又能逃避多久，而且，是否他在逃避自己？

他必須向貝絲解釋。『我們離開此地。我辭掉了伊莫瑞的工作，我們得改名換姓，我們將搬到——』

到那裏？她會追問原因，正當的理由，是否大衛還有什麼貝絲不知道的事？

他來回踱着方步，取決不下。他可以感覺史密特在逐漸逼近他，毫無疑問，這個精神病學家會毀了大衛。爲了國家、人類，或他個人的動機，史密特會毀了大衛。

他停下脚步，腦子被動的接收到貝絲。她情緒緊張，對她卽將要做的十分害怕。她已送走羅比，來到一間靠近阿凡達的汽車旅館外。她的情人——正期待着——但是貝絲只是按着汽車喇叭，依舊坐在車子裏。

很好，貝絲，大衛鼓勵她行動，『告訴他，親愛的！』大衛大聲的說。

那個人在求她，『出來。進來，我們再談。』

貝絲：『不。一切都過去了。我不能進去。』

他現在坐在她的車子裏，一手搭着前座的椅背，面對着她。『美人，』他說，『如此的迷人。』貝絲不敢看他的眼睛。

大衛看着，聽着這一幕，感覺到一股動搖的決心，他呻吟的喊，『貝絲，告訴他！現在就告訴他。求求妳。』

但是她不想傷害他。傷害他！她讓他撫摸她的頭髮，靠得更近一點。她哭着，眼淚撲簌簌掉落在腿上。『我們可以去兜風，』他建議的說，『再來談這件事。』

轉動鑰匙，發動引擎，貝絲將車退回街上，駛向石山，到一個他們曾經幽會而孤僻的地方。去談事情。去談事情。天啊！

他們的談話就像水順着同樣的方向，同流於一條河，貝絲坦白自己的罪惡感，苦惱，和愛丈夫和

孩子的心理。那個人說着同樣的事情，他愛他的太太和孩子，但是他們仍然來往。罪惡感——兩人都覺得罪孽深重。兩人都痛苦。他們彼此同情，哭倒在對方的懷裏。他們眞的很痛苦。痛苦的感覺十分鮮明。

但是他們屈服了，彼此仍制止不了心中的慾火，大衛雙腿癱軟，感應到她的感覺，她自覺痛苦、氣餒和低賤。

此刻，史密特意識裏正在深思如何用他的意志來逼迫大衛。

『天啊，』大衛對着空屋子喊。『天啊！』

他倒在地上，臉埋在手臂裏，背叛和氣憤的刺激使他哭了起來。

難道他不是人？不是這些凡人中的一個？

兩眼腫痛，大衛洗了個很長的熱水澡，穿得像是準備去上課，但是他一點也不想去。他覺得他一生精心計劃的首要目標已經改變了。他不再在乎是否他能再教書或是再走進辦公室。

史密特的思想……分離……疏遠……孤立……。他計劃將大衛孤立起來，逼得大衛投向精神病學家的懷抱。

不管史密特的藉口如何堂皇，他的最終目的是爲名：舉世聞名，諾貝爾的最高榮譽，或許揭露大衛可以使他並列於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生物學家之中。

大衛到廚房裏煮咖啡。他的意志是如此的堅決，却又是如此薄弱，他還能忍受多少？他希望自己體貼人意，慈悲，聰明——

『時代的佼佼者……』媽媽在療養院裏，她的思想像是在唱一首歌，『時代的佼佼者……』

他渴望獨居，希望自己心智健全，永遠努力做個善解人意，溫和的人。但是，他們背棄了他。他們以輕視和嘲笑來回報他的關愛和同情。他把另一邊臉朝向他們，而他們又用力的摑他的這邊臉。

總是有限度的。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懷着恨意，他又集中意志想貝絲。他看見貝絲正在穿衣，他的愛人也默默的穿着衣服。她內心的

罪惡感加倍，對自己更加憎惡，但是却無法要自己不再做此事。

夠了。

太過份了。

大衞倒出咖啡，雙手發抖。若是史密特執意要揭穿他，大衞該逃跑嗎？像隻四處逃跑的動物？

夠了。

如果貝絲現在滿心愧疚，同時知道自己深愛自己的丈夫，仍無法自制心中的慾火——爲什麼他要爲她的痛苦而痛苦？

夠了。

他回到臥房，從衣橱裏取出一件衣服。他們自找報應。不，一定是他太仁慈使得他們作踐他的感情，撕毀他的自尊，侵犯他的生活。

他扣好外衣，心裏異常憤怒。他們才是軟弱的一羣，平凡。他不是，他擁有特殊能力！而且因爲他的好修養，他從來不對人發怒或是用特殊能力去予取予求他所想要的。他從未欺騙過人，佔人便宜，利用他們達到自己的目的。他這樣的克制自己，所得的報償又是什麼？

他們眞該下地獄！好。夠了就是夠了。

如果人類是如此的愚昧無知，不管是個人、國家或整個世界，那麼，讓他們活該去受罪。他不再保護他們免受苦難。因爲他們不値得他這樣做。

很好。

從此，從今而後——一切都不同於往昔。

他有特殊能力。

哼哼。

讓他們向他致敬。

他的心靈跟蹤着貝絲他們從石山上下到一間小燒臘店。他聽見她微弱的拒絕，和她的情人的辯解，終於點頭答應，他們最後的談話是下次在何處再見。

大衞又跟着她到藥店，她的心裏一直思考着，如何回答大衞可能會問的問題。

她到幼稚園接羅比，臉上掛着充滿母愛的笑容。

當羅比喋喋不休的談着園裏的趣事，貝絲只是機械的點頭，漫不經心的應着。他聽到她責怪自己，盤問自己，覺得虛弱而心絞。

他輕視她的這種感覺，**眞不應該**，這一段時間，貝絲想着這一天所做的，她試着去了解自己，斥責自己對肉慾的投降，如此輕易的被一個她一點也不關心的男人激起情慾。

大衞聽到她在想，『什麼是眞愛？』

當然這一定不是，沒有一個女人願意毀掉自己的家、婚姻和美好的生活。

她最大的痛苦是她必須極盡一切的掩飾她的罪行，她的痛苦不是因爲大衞而是因爲她自己——總是在猜疑，『如果大衞發現，我該怎麼辦？』

自私，人的本性都自私。

他聽到她想，『如果大衞也背着我做這種事呢？』

合理的推想。她的回答是一個不合理的自我托詞——『我會原諒他。』

離家幾里路的地方，貝絲在車上補好妝。臉上帶着微笑，冷靜的，輕哼着愉快的歌曲，像個家庭主婦逛完街無憂無慮的返家。

她對這種僞裝很在行，前些日子擔心偷情是否被丈夫看見的心情，此刻已經煙消雲散。他已經被騙過很多次。她現在最躭心的是自己說溜嘴。她一定要留神自己的一言一行。讓自己的腦子隨時忙着羅比、家務事和大衞的日常起居——但是也不能表現得太過火。

氣惱使得他的脈搏加速，厭惡感使他強烈的想報復，他逼自己坐在電視機前像是在等待着看晚間新聞，手上拿着一本書，史密特獲得普立玆獎的書——然後就像個獵人一樣坐着等待獵物的出現。

『嗨！爸爸！』羅比衝進家門，跑向大衛。

『幼稚園好玩嗎？小運動家？』

『好玩極了！我們玩滑板和——』

『去換衣服，羅比！』貝絲說，她吻了一下大衛，扯了扯羅比的上衣。『去，現在就去——你的髒衣服會把椅子弄髒了。』

『妳今天好嗎？』他問。

『不好也不壞。想喝咖啡嗎？』

『妳買了些什麼？』大衛問。

『什麼也沒買。東西貴得嚇人，品質又差——我只是看而不買。』

他笑了，但是她看得出他的眼神犀利而冰冷。『妳都去了那裏？』

『天啊！大衛。讓我想想，我去了雷諾廣場。市中心的李其店。我四處去逛——大部份時間是隨便走走看看。』

『有沒有碰到認識的人？』

他感覺她的心電了一下。*為什麼問這個？難道有人看見——*

『爲什麼你會這樣問我？』

『我以爲或許妳去了石山。』

她的眼睛滴溜轉了一圈，又轉回來正視着他。『事實上，我是去了。那裏有一家小服飾店。我原想那裏可能有新貨到，而且價錢也便宜些。』

『是嗎？』

他感覺到她的畏縮，心裏想着：*為什麼問這些？這麼咄咄逼人？難道他知道了？*她回答不出話來。『你知道現在商人們利用漲價的謠言來隨意抬高價錢。』

他看着她，等着她繼續說下去。

『我知道是政府和石油公司故意混淆視聽，以便要求人民節約和——』她停下來，然後問，『大衛，到底有什麼事？』

『什麼有什麼事？』

『你怎麼啦？從我進門，你一直怪怪的。』

『有嗎？』他慢條斯理的問。

『今天你是不是有什麼事不順心？』貝絲笑着。『我想你大概需要喝杯咖啡。』

羅比溜進客廳，一手拿着圖畫簿，一手拿着一隻鋼筆。大衛勾起手指頭示意他走過去。大衛拿着筆，仔細的端詳着。『鋼筆從那裏來的？』

廚房裏，貝絲緊張的直立着，全身神經嗡嗡作響。『我在車上發現的。』羅比說。

大衛唸着鋼筆上的字，『頂好殺蟲公司。妳想是從那裏來的？』貝絲在門口出現，手裏拿着塊抹布，擦着家具。

『可能是做廣告宣傳的，』貝絲說。『就是替我們噴灑殺蟲藥的那家公司。』

大衛轉着筆，停下沈思。『這隻筆不是，這是一隻贈筆而且很名貴。』

『眞的？』貝絲走近一步，大衛接着說，『上面刻着，最佳推銷員。是酬勞給一個工作努力的人，像是獎勵品。』

『可以送我嗎，媽咪？』羅比問。

『不行。』她伸手想拿筆，但是大衛不給她。『我想最好是先幫他們保管起來，然後打電話給殺蟲公司，』貝絲建議。

『求求妳，媽咪！』

『我說不行，羅比。大衛，如果你肯讓我保管，我明天會打電話給殺蟲公司。』

當大衛還是不肯把筆給她的時候，貝絲突然伸手去搶，手握在筆頭上。『大衛，我會——』

『我知道，』他突然插入的說，『「會先保管，然後打電話給公司。」』

『對。』

他仍不鬆手，貝絲的臉開始在燃燒。

『只是跟妳開個玩笑，貝絲。』大衛輕聲的說。

『玩笑？』

他放手，然後她看着鋼筆上的字，什麼也沒有。詭計。

『什麼，』——她雙唇顫抖——『這是什麼玩笑，大衛？』

『只是戲弄妳一下，貝絲。好了，羅比，筆可以給你。』

他知道她的事。貝絲回到廚房，內心翻攪。他知道了！但是怎麼知道的？幾乎好像

……

羅比躺在地上，在圖畫簿上瞎塗鴉。

『晚餐吃什麼，貝絲？』大衛喊。

他真的知道了。是跟蹤我？還是如何知道的？

大衛聽到一連串雜亂的思想，恐懼自她的內心深處升起，她害怕的除了自己怦怦的心跳聲外什麼也聽不見。

『嗨！貝絲！』大衛大聲喊。『晚餐吃什麼？』

羅比跑到廚房去幫忙傳話。『晚餐吃什麼，媽咪？』

『羅比！』貝絲生氣的尖叫。『你拿那隻鋼筆畫圖嗎？』

『是的，媽咪。』

『是的，媽咪。』

『你應該去拿蠟筆來畫。你看看！墨水會滲透到下一頁，弄髒了白紙，難道你沒發現？』

『過不久，你就會哭着要另一本畫圖冊，就因爲你不肯用蠟筆畫圖。蠟筆才是拿來畫圖的，我已經告訴過你多少次了？』

當她把孩子推出廚房的時候，大衛冷眼的看着她。

『羅比，』大衛平靜的說，『你可不可以回臥房關上房門在裏面待一會兒，我想告訴你媽咪一個秘密？』

小孩的心裏想着，大衛感應到，吵架，然後他很害怕的回房。

『貝絲，』大衛說，『拿孩子當出氣筒是不聰明也不成熟的舉動。』

『你說什麼，大衛！』

『這樣會傷害小孩的身心而且也沒有道理，貝絲。』

她忍氣呑聲，全身發抖，下巴翹得高高的。『你對，我道歉。』

過了一會，雨過天青，羅比很高興的回到客廳，確信一切都解決了。他問大衛，『是不是紅頭髮的人比黑頭髮的人聰明？』

『你怎麼會這麼想？』大衛大笑。

『學校的巴比說的。他是紅頭髮。』

在後面臥房裏，貝絲一字一句的琢磨着——不管他是怎麼知道的，他一定知道了。

他感覺到她在回憶六年來的婚姻生活，他可以讀出我的心。不可能。想當然的，這只是夫妻間的心電感應罷了。

『想看電視嗎？』羅比問大衛。

『好啊！開吧。』

『看新聞還是卡通？』

『不是都一樣嗎？』大衛問。羅比格格的笑，選擇了卡通。

突然間，十分刺耳的，貝絲的聲音在大衛的內心尖叫着——救救我！天啊！救救我！大衛！救命！救命——

他從椅子上跳起來，史密特的書摔在地上，衝到走廊。

救命——救命——大衛！

他衝進臥室，奔到浴室，把門撞開。

她衣衫完整，坐在馬桶上，貝絲抬眼瞪着他。

『怎麼——』大衛極力克制發抖的手。

『你怎麼上來這兒，大衛？』

『我聽到妳在大喊！』

她的表情變了，瞳孔收縮，也開始發抖。在她的心靈裏，眞相，無法否認的眞相，終於大白，貝絲驚訝的坐在那裏。

『貝絲。』大衛伸手握她的手，她把手縮了回去。『我們可以彼此坦白，貝絲。一切都能解決的。』

『我的天哪，』她耳語的說：『我的猜測是眞的。』

8

整個夜晚，貝絲陷入錯綜複雜的心靈折磨。她忽而生氣，忽而自責，忽而羞愧交加而淚痕滿面。如此的循環交替，最後，她又回到最初的氣憤。

大衛將羅比哄睡後，回到他們的房間，她的第一句話是對他的指責。『你一直都知道，是不是？』

『我沒辦法不知道，它自然進入我的心靈裏。』

『你該死。』

『我沒辦法控制，貝絲。』

她的藍眼睛生氣的眨着。『你究竟能知道多少，大衛？』

『你指的是——』

『我的思想。任何人的思想。』

『我不知道。』

他聽到她在想，蘋果——橘子——梨。

機械的，他重複的說：『蘋果——橘子——梨。』他伸出他的手，手心向上，無助的望着她。

『知道得易如反掌，』她耳語的說：『曾有幾十次，我在想你眞是個敏感的人，給我每一樣我想要的。』

『該死的特殊能力，貝絲，貝絲。』他和她並肩坐在床上。『希望妳能諒解我。這並不是我有心鍛鍊出來的或想要的。我發誓。』

『你能聽見多少?』她問。

『我說過，我不知道。』

他伸手握她的手，她把他推開，『我有權利知道，大衞。現在對我不誠實是比當初結婚時對我不誠實更加不應該。』

『妳曾離開我嗎，貝絲?』

『我不知道。』

『妳想離婚嗎?』

『我不知道，大衞。』

『我愛妳，貝絲。』

『多可惜，』她說：『現在我不知道是該相信你還是不信。我甚至不知道是否應相信自己，我愛你!我是否一直被你愚弄着?』

『妳說話不公平，貝絲。』

『我必須重新仔細察看我和你在一起的全部生活。同時問我自己：是否我那體貼，設想周到，敏感的先生只是個自私而陰險的人?』

『妳怎會有這種想法?』

她突然站了起來，大衞集中意志想使她心情好轉。突然，貝絲回轉身，面孔扭曲。

『你在做那事!』

『我在做什麼?』

『我站在這兒氣得發抖，覺得噁心，然後，我突然覺得——樂陶陶的感覺!是你引發的!』

『那不好嗎?』大衞問。

『我的天啊!』貝絲抓着頭。『我以爲我最近神經有問題。我感覺沮喪、焦慮、不幸，但是突然憂鬱會遠離而我覺得心神舒暢。稍後，我又會加倍的覺得痛苦不堪。』

『那樣錯了嗎?』

『是的!大錯特錯。天啊!大衞!從現在起，我又怎麼知道我的任何反應是出自自己的意願或是眞實的?包括愛在內?』

『別胡說了。』

『如果你能這樣做，』貝絲大聲咆哮，『你也可以使我產生愛的感覺，不是嗎?』

『我不會這樣做。』

『爲什麼不?』

『因爲我要妳因爲愛我而愛我，而不是我使妳如此的。那不是愛。那只是——沒有意識的愛。而我要的是妳的眞愛。』

她兩手不安的搓着，不敢直視他。『我還是想不透，』她說：『我恨我自己。看不起我自己。我一直問自己，爲什麼我要與一個我不愛的人幽會?爲什麼我甘冒毀掉家的危險?』

『我也這樣問，』大衞自衞的說：『我希望這一切成爲過去。』

『我躭心得要命，』她說：『甚至在我想去結束它時——今天，我去告訴他一切結束了。』

『我知道。』

『是的，』她模糊的說：『我想你應該知道。』

『妳無法控制自己，』大衞幫腔的說。

『或許因爲，因爲他需要我。』

『我也需要妳，羅比也需要妳。』

『你需要我，是爲了現實問題。你需要一個燒飯洗衣的管家婆。』

『我的需要是感情上的，貝絲。』

『那不是眞的，大衞?』

『我不這樣認爲——』

『但是你並不確定，』貝絲分析的說：『你一直是生活在單向的關係裏，探索我的思想，然後利用它們來迎合我，對不對？你自私。你難道不知道自己有多麼自私？』

『我並未存心如此。』

『我想我開始了解很多事情。』貝絲轉身，走開。『是的，大衛，我應該感激你——現在一些事情突然變得有道理起來。爲什麼婚姻如此美滿，而我仍會在外面尋找情人？』

『我也想知道。』

『我以前從來不明白，』她說：『現在是如此的明顯。他需要我，他要我。』

『不會比我更强烈，貝絲。』

『但是，不同的需要。大衛，你參與我的需要而給我一切，但是你從未利用我滿足你自私的需要而和你做愛。你只付出，而不求回報。聽起來似乎大公無私，但是自私本身是愛的一部份。這個人需要我純粹是爲了自私的原因，他並不愛我。他只是需要我與他做愛。如此簡單！』

『可能有千百的男人會如此。』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來敲我的門，要求我，』貝絲說。

『這就是妳希望的？』

『我希望，』貝絲熱情的說：『有被人需要的感覺。』

『這眞愚蠢！』

『什麼？』大衛追問。

『不，一點也不。』貝絲整理着她的思想。『有一個人自私地需要我，爲了肉體的性慾，希望因爲我而得到快樂。就是如此。』

『這就是爲什麼我會那樣做！』貝絲揚起眉，微笑着。

大衛咒罵自己。他怎會讓自己落到這步田地？居於下風。他幾乎開始恨自己。

『合乎人性，貝絲！』他說：『也很原始。就是如此，是不是？只是對肉體興奮的原始反應而沒

有其他的。羅比，妳的兒子，而我，妳的丈夫——都可棄而不顧。只是爲了荷爾蒙的刺激和繁衍種族而交媾，而老天爺知道人類是無法抗拒這種需求的！』

她怪異的看着他。

『妳無法從原始的衝動超脫，對不對？』大衛激動的說：『難怪世界瀕於毀滅。或許你們沒有一個人值得解救。不可能解救你們中的任何一人！』

『誰？』貝絲問。

『人民。人類！我花了很多時間想妳和人類之間的事。我知道妳不知道自己爲何這樣做。這我可以接受。我在妳的腦中找過答案。和我一起生活不快樂？並不。不高興做爲一個母親和家庭主婦？也不是。只是——因爲妳是凡人。』

他說話的樣子使她發抖。

『肉體的快樂。』大衛粗聲的說：『爲了性不計一切代價，名譽、成熟和責任——都下地獄去。大多數人共同的苦惱和痛苦的鬱結就是在——性。他們的思想像撲火自焚的飛蛾，性，性，性！』

『有了性，又怎麼樣？人不是生來享受成功的！』他接着說，幾乎是對他自己。『有了理想國，人類仍會毀滅它，即使他們是在極力保護它。就是因爲該死的原始衝動。』

『人？』貝絲說：『他們？人類？』

『所有的人。個人和團體。』

『那你是什麼？外星球來的人？你自己認爲自己是什麼，大衛？你已經超脫了這些原始的慾念，是不是？因爲你的智慧和洞察力，你已經不再受困於誘惑和脆弱，是不是？』

『我還是會脆弱。』

『你這天殺的當然會。你站在那裏責罵人類追求肉體的快樂，而你却在這張床上，挑逗我，使我快樂！就好像是給受訓練的動物慰勞品一樣。貝絲爲我服務，所以我給她感官的快樂。或者，更糟的，如果我給貝絲感官的快樂，她會繼續爲我服務。』

他邁向她一步，滿臉通紅。

『你說那是愛，大衞？你認爲你的付出並未要求回報？你什麽也沒付出。你所做的只是接受。你不信任我而你竟敢認爲我欺騙你。有目的的施捨，這就是你的作爲？而我懷疑你甚至爲了付出而覺得不安。』

當他握起拳頭逼近的時候，她向後退。『你欺騙我，大衞。你不要求回報只是因爲你把那種下流的荒謬的想法當做是愛。因此，你沒有愛的感覺。你只是利用它。把它當做裝箱的貨品賣出。但是你從不讓我滿足你的私人慾望。而你認爲這是大公無私。』

大衞一步步走近，貝絲叫道：『需要某人是你愛她的眞正證明。你不需要我。你從不讓我配合你的需要，因爲你沒有需要。你簡直糟透了。所以我們彼此都對對方不忠實。』

困在一角，眼睛互瞅着，貝絲看見他的臉抽搐着，汗珠從他的上唇和額頭滲出。他在生氣。她從未見過他眞正的生氣。受傷害。她從未見過他受傷。在那對憤怒的綠色眼睛下，在那起伏的胸膛裏，是眞實，未加控制的——人類的感情。

『讓我和你做愛，大衞，』她低聲的說。他的雙唇張開，覺得口乾舌燥。『讓我爲你而做，』她低語。他的雙臂顫抖，肌肉拱起，她必須輕輕拍他，拖他靠近床。『我可以爲你做愛，大衞。讓我，而不是爲了我。爲了你。來，躺下，來，大衞——』

她與他做愛，爲了他。她的心中除了他什麼也沒有——她眞的做了。

而大衞也感受到了從未經驗過的快樂。

他醒得很晚，獨自躺在床上，模糊不安的感覺依舊凝結在四周。不必到廚房，他已經知道一切並未好轉。貝絲，穿着睡袍，喝着咖啡，正在想着他和大衞的關係。他躺在那兒，聽着她想着剛才的事情，她有了新的認識。想着他可能聽到的秘密，或瑣碎的思想……她從未爲他特別準備一餐或送他禮物而讓他驚喜，他的快樂都是假裝的。而她的愛人——一舉一動，大衞都瞭若指掌。

她和自己不平衡的理智搏鬪着，試着以兩種標準看事情，但是仍然拂不去被監視和背叛的感覺。

躺在床上，大衞哭了。

現在突然的，他所說的一切都變得可疑。每一個動作都不是自然而生的，每一個活動都是有目的的。她如何能再相信他任何事？大衞感覺到她的痛苦、失望，和有條理的在考慮着未來。離開他該到那裏去？去依靠誰？羅比怎麼辦？孩子是無辜的。

她又問自己，大衞是不是也是無辜的？

她是是非非的衡量着，像是在做六年婚姻的總清算，她好壞兩邊打着分數，她的生活是否眞的乏味而無趣？難道她沒有擁有大部份女人渴求的東西？看看四周！現代化，舒適，應有盡有——

她生活的寫照：應有盡有。

大衞坐起身，四肢有點沉重。他的心中找尋着羅比，他仍然滿足的睡着。貝絲現在無聲的啜泣着，比較着現在失落的心情與當初她父母車禍喪生時的心情。就是那種感覺——失落。她失去了某種東西。失落——什麼？

大衞可以給她答案，但他等着。

失落。感覺失落。爲了幻覺而傷心，爲了一個她曾想像存在的世界而傷心。

當大衞開始沐浴的時候，貝絲立刻停止思想。當他刮鬍子的時候，他知道她正在重新泡咖啡，想着自己應該表現的態度，和希望能得到滿意答覆的問題。最後，她問自己：『他現在可以聽得見我的思想嗎？我又如何隨心所欲的想事情？又有誰能抵抗這種毫無保留的察看？』

大衞記起了艾琳。同樣的幽靈又在從中作祟，但是這次不是女友而是他的妻子，是他那也是成人也是小孩的妻子，他會失去她。

當他穿衣服的時候，她端着一杯咖啡進來，面帶笑容。

『早安！』他說。他吻了她。

『你有沒有在聽我的思想？』

『有。』

她把咖啡給他，看着他喝。

『大衞，我決定試着去適應這種生活。』

『好極了。』

『我不敢肯定我一定能適應。』

『我知道。』

『暴露每一個思想，每件事都被人知道得一淸二楚——我實在無法肯定我能如此生活。』

『我瞭解，貝絲。』

『有一個條件，大衞。』

『好，你說。』

『我唯一能進入你心靈的大門的方法是靠你主動的告訴我你的一切。你一定要告訴我一切。你必須像我對你一樣的對我毫不保留。如果你有所隱瞞，而我却讓你知道一切，我會無法忍受。』

『我會努力，貝絲。』

『你一定要。』

『我會努力。』

她似乎已抛開了不快，腰桿挺得很直。『我決定暫時送羅比去幼稚園上全天的課。』

『他會不會不高興？』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這是迫不得已。』

『如果妳這樣認爲，就這麼辦。』

她握着他的手。『你願意坦白自己嗎，大衞？』

『我很願意嘗試，貝絲。嘗試如果我失敗了，也不是存心如此。』

『這就是我所要求的。』

他把空杯子給她。『妳起床多久了？』

『我沒闔過眼。』

『妳沒有！』

她笑得很神秘。『這是我唯一能獨自思考的時間。如果一切都瞞不過你，我只好在你沉睡的時候才開始從容的思考。』

爲什麼他有被人冷落的感覺？他的表情使得她問：『你在想什麼？』

『我突然覺得孤獨。』

貝絲大聲笑了起來。『我很高興你覺得如此。』她說：『或許這是認識你以來你對我最坦白的一次。而且是——如此的有人性。』

在貝絲的堅持下，大衞向學校請了病假。每天，以一種無所事事四處遊蕩的心情，他們把羅比送到幼稚園後便開車到一家餐館吃早餐，然後坐下來談話。一整天，他們都在談話。從白天到夜晚，除了睡眠時間外，都在談話。

幽默，哀愁，懷疑和驕傲的表情，這些在他一生中他從來不提或是將它們隱藏起來，他從小就學會只讓人們看他謙虛的一面。

但是現在，和貝絲在一起，他把所有的疑惑、不安和希望完全傾吐出來，這些都是貝絲以前沒聽過的。他憂心國事，潛伏的戰爭和痛恨政治的表裏不一。他吐露不安全的感覺，而貝絲細心聽着。當他感覺到貝絲由於他的自白而使得貝絲覺得溫暖和親近時，他更加有勇氣的說下去。

『你必須了解你自己有一個與衆不同的心靈。』貝絲說。

『或許吧。我不知道。』

『沒有人能欺騙你，』她分析的說。『你可以利用它來爲你自己做許多事。』

過了幾分鐘她了解的說，『很難得你並不這樣做。我欽佩你的修養。』

有一天早上，當在外面吃飯的時候，他們注意到一個身體有殘缺的人在給他的車換輪胎。有兩件事吸引了他們，第一，他是坐在輪椅上。第二，他拒絕身體健全較他年輕的人的幫助。

『他在想什麼，大衛？』

他並不想表演他的特殊能力，即使是爲了貝絲。

『你可以讀出他的心嗎？』貝絲催促的問。

『是的。』

『他的感覺是什麼？他是否在想大家一定都在看他？是他的驕傲還是虛榮使他拒絕幫助？對他而言，換輪胎一定相當困難，但是他却堅持要自己做。爲什麼？』

『我猜想，他是害怕自己太依賴別人。』

『你不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讀出他的心，』貝絲溫和的命令他。

『那，那並不是這麼單純，貝絲。他的心裏複雜的交織着，就像是一塊花色複雜的布一樣。』

『你到底感覺到什麼？』貝絲堅持知道答案。

大衛試着解釋有關這個換輪胎的人，『他心裏同時想着很多事。他正在計劃着怎樣換輪胎，如何利用身體的重量壓高千斤頂。另一方面，他吹着口哨哼歌。同時地，他在躭心買雜貨的事——他沒有足够的錢付日用品帳單，而且食物價格太高他買不起肉——這是另一層。同時，他在收聽汽車收音機裏的新聞，而且腦中的意識組成了一些意見——他對政府很不滿，因爲政府花費大量金錢於軍事武器上，而使得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他不信任任何政客。但是，更深一層——』

『所有這些都同時產生？』貝絲問。

『事實上，是同時的。但是，他也注意到交通，和他現在輪椅的位置。他覺得無助，急切，但是他很慶幸自己有足够的力氣和靈巧的手來自己換輪胎。他對自己感到驕傲，但是他同時也害怕和憂慮

。這些都在同一時刻想到。他的思想並不單純。』

貝絲同意的說，『是不單純。你的感覺又如何，當你聽到這一切？』

『我感覺他所感覺的，所以我痛苦他所痛苦的。如果妳沒有要求我，我不會這麼做。』

『對大多數人都如此？』

『幾乎是全部。』

她把手放在他的手腕上握了握他。『大衛，謝謝你。爲了所有的一切。』

『不，』他說，『謝謝妳，貝絲。』

一位女侍走過去咕嚕的說，『一對戀人——』

貝絲笑了，眼睛裏閃着霧水。『是的，』她說，『我們是。』

但是大衛並未完全誠實的傾吐一切。他並未告訴貝絲他仍然害怕她會離開他，像艾琳一樣，棄他而去。他並未告訴她他自小所承受的恐懼感，他的神智現在是否正常，是否有一天他會和媽媽一樣的瘋狂。他並未告訴她，因爲他不希望她躭心——他對自己這樣解釋，當然他明白這不全是眞正的理由。

他並未提及魯道夫．史密特，這個人正在擬定計劃揭露大衛，將他和他所愛的人隔絕，使他在人羣中孤立無援。

他並不誠實。他不能這麼做。

總是有些憂慮，沒有人希望別人來共同分擔——不管是何人。

如果貝絲知道了他的計劃？

結果一定會是如此。他確信無疑。

貝絲會帶着他們的孩子——逃走。

6

未來的數日，整個國家掀起了一股思想的暗潮。害怕核子戰爭。父母們拒絕接受徵召他們的女兒入伍的徵兵令。『女人並不會直接的上戰場。』總統聲明。『不可避免的。』五角大厦却相反的說。在戰場上碰到月經來潮怎麼辦？被强暴呢？總統溫柔的太太說，『男女平等表示男女須盡同等的義務，——如果有戰爭的話，女孩子也應挺身爲國捐軀。』

躭憂的市民眼看着通貨膨脹節節高漲，稅租比貨品的價格漲得更快，而國會仍不斷的決議應徵收更多稅，自私的爲了他們自己。大衛注意總統說明教育部徵收稅金是爲了辦好教育——但是眞正的動機仍是自私的，教師同盟要求聯邦撥基金給學校，同時讓政治家擁有更大的政治力量。市民們無法反對爲了辦好教育而增加的租稅，但是事實上，兒童們並未在學校學會讀書、寫字和算數學。

吃驚的，大衛聽着五角大厦發表的言論，沉思總統對未來的眞正打算。有史以來第一次，美國公開威脅，如果必要的話，美國將使用核子武器，美國成爲第一個放棄聲明永不使用這種恐怖武器，除非是採取復仇行動的國家。大屠殺的時刻已經來臨，不管國內或國外。厭倦，挫折和一種滅亡的感覺蔓延着整塊土地。絕望吞滅了理智。就像炸藥上的柱子已經灑上了硝化甘油，任何輕微的震動都會引發爆炸。老年人生活在恐懼中，除非政府的施捨，他們沒有電取暖也沒有食物充飢。貪心或窮苦的人變成有錢的暴發戶，有錢人則變得更有錢有勢，中產階級的人失去了自由。律師們，他們的職業本是利用『每個人都有陳情的權利』的僞裝來先發制人；這羣人變成法官和政治家而幫助政府修訂法律。公理正義消失無形，現在僅存的判斷標準是：『這是合法的。』

但是不是只有美國如此。從遙遠的國家來了一批被褫奪公權的人，在這繁盛的世界裏還有酒精中

毒，青少年犯罪，勞動罷工，和飢餓的存在。

大衛在羅比的內心聽到了一個對孩童無意義的字——戰爭。從電視、幼稚園裏的大人，和媽咪那裏，他知道——戰爭。他幼小的心靈只知道這是件不好的事情。

當大衛回到伊莫瑞上課的時侯，他對學生態度的轉變大大的震驚，他們照常研究功課，像往日一樣的生活，但是有一股潛伏震盪即將來臨。他感應到他們打算遠離家庭、國家和事業以便逃避徵兵令。越戰告訴他們：逃跑而生還的人會獲得總統的特赦。那些衝鋒陷陣而死亡的人——他們是傻瓜嗎？這一代沒有爲國盡忠的觀念，他們不信任領袖，他們一羣人像是一個龐大的滴答響的定時炸彈。政府官員了解這種情形嗎？如果他們眞的付諸行動，政府又該如何應付？

大衛開始注意到潘妮站在實驗室裏，看着他，心裏疑惑着他在想什麼，有意開口問他。

『我在想，』大衛故意主動的說，『我們國家正處在動蕩不安中。』

『整個世界都是，』她說。

過了一會，大衛嘆了口氣。『但是我們又能做什麼？』

張大眼睛，潘妮聳了聳瘦削的肩膀。『我不知道。』

過了一會，獨自在辦公室裏，他問自己：難道他沒有責任去嘗試改變這一切？不管是如何的白費氣力，難道他不應該至少去嘗試一下？但是他付出的代價又會是何其大！人類需要一個人去開導、領導、指引他們方向和保護他們——免於被自己毀滅。使他們不會被自己同類所創造出來的機器和科學技術所毀滅。爲了人類，大衛必須有所行動。如果不是爲了人類也該爲羅比這樣做。沒有小孩應該受到核子傷害。如果沒有東西來逆轉這種不安的擺動，世界便會面臨戰爭，那麼眼前的一切便永遠不再回來。

爲什麼應該是我？

他又該如何做？他並不知道自己的特殊能力能發揮到何種程度？——這種能力，又是什麼？就像一個步兵擄獲了一支現代化電腦的武器，他知道它具有可怕的威力。但是到何種程度？一開一關之間

的殺傷力是如何？中間又是否有等級之分？他需要冷靜的科學化的而絲毫不摻雜感情因素的價值分析。證明——這是他眞正需要的。

他能隱形消失。改變人的思想。那的確是可怕的能力。他能讀心——始終正確無誤嗎？它會不會像浪潮一樣有漲有退，有時洶湧有時退縮畏却？或者他知道的只是思想的重點而不是逐字的依照句法結構排列的思想？他是一個研究員。他知道研究的價值。他需要一個人能爲他的能力反應做數字統計，預估成功的百分比，和準確的程度，是否他眞的擁有特殊能力，對外人的成功率又是如何？

他需要史密特。

爲了了解自己，他需要史密特，但是他必須利用他而不被他利用，控制他而不是被他控制。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尤其是對方是一個像史密特這樣具有知識、訓練和聰明才智的人。貓必須變成老鼠，而決不能讓史密特察覺自己由獵人變成了獵物。這個老精神病學家會很熱心的合作，只要讓他相信是他在駕馭大衞。

自動的投向史密特，會使得老醫生早一點將他的能力揭露出來。如果史密特覺得他能隨時隨地掌握大衞，老醫生會妄自尊大的認爲是他的過人才智使得大衞終於屈服。這是人性的弱點，尤其是男性。就像少男誘拐了妓女後覺得應該向她求婚，史密特會認爲大衞的有條件的投降是合理的。

他也有冒險的地方——像史密特一樣——大衞也可能成爲自我自滿的受害者，他必須**自我控制**，**自我控制**！如果他的能力將被轉用爲有用的能力，大衞必須確信自己能主宰每一次的運用。或許他能將他的能力磨得更利，如果有可能更進一步發展的話，他要充分發揮它——就像一個人利用體能訓練和飲食來增長他的肌肉一樣。不管情況如何，他必須知道自己能力的極限。

這將不會只是智力比賽的遊戲，事後可以作罷或丟棄於垃圾筒裏。從他承認的那一刻起，他的生活便會從此改變。一旦揭露，尤其是對整個國家或全世界——那將會是他私人生活的終點。而且絲——他必須捨棄她去做這事。對羅比而言他不會再是父親，而只是雙親中的一個。這一切值得嗎？

這種想法使得他全身發抖，和他以前所做的一切完全不同，他獨自一個人面對着全人類？那麼他又該說什麼？『人類，及時自救，否則滅亡！』阻止你的政府。跟隨我。如果你們不這樣做的話——毫無疑問的——你們一定會滅亡。

他流着汗，背脊發涼。

假如他失敗了呢？他有權利冒失敗的危險嗎？他必須考慮這個。他只有一個人——如果他失敗了，那麼又會如何？

舌頭裏有苦澀的味道，他全身發抖。

一切將會結束。他會是導引炸藥的火花，而將地球炸得粉碎。如果眞的發生了，他將會遺臭萬年。

大衞全身緊張，他努力鎭定自己——控制。

失去控制，一切都會失敗。

控制得當——

『摩根博士？』潘妮站在辦公室門外。

『什麼事，潘妮？』

『實驗室弄乾淨了。我要走了。』

大衞走出門外看看。『謝謝，潘妮。』

看了最後一眼，潘妮關上實驗室的大門。她的脚步聲漸漸變小，終於消失。

史密特注意着潘妮。大衞察覺老醫生等在外面，打算進來看大衞，假裝因爲潘妮晚歸而出外找她。

大衞回到辦公桌上，幾分鐘後史密特出現，假裝很吃驚的樣子。『潘妮走了嗎？』

『是的。』

『眞不巧。我原想搭個便車。』

大衞深入探察這個人的心靈。史密特哼着不成曲的調子來掩飾他心裏眞正的企圖。

『史密特博士，我可以佔用你幾分鐘的時間嗎？』

教授坐了下來，臉上掛着笑容。

『我能够向你坦白而希望你能對我所說的一切保密。』

『當然。』

『我的情況對一個精神病學家或許不足爲奇，』大衞說。『因爲你的職業已使你面對所有可能發生的問題。』

『這跟我所學的有關。』

大衞減低心中的急切，他手指僵直，兩手交搓着，『我可能心智不平衡，史密特博士。』

史密特點燃一根煙掩飾他的反應。

『我的母親住在精神病院裏，』大衞吐露秘密。『所以，自然的，我有正當的理由躭心——精神病遺傳。』

『你的母親住在那家精神病院？』史密特佯裝不知。

『米吉維爾。』

『噢。』

『這些年來，』——大衞看着自己的手——『我——這事很難和外人講起，但是我無法再忍受——』

史密特鼓勵的說，『說出來，這樣我們可以共同解決。』

『我可能瘋了。』

『我不覺得如此。』

『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大衞把情緒集中。『有時候，我能聽見聲音。』

史密特表情溫和，微笑着，點頭讓他安心的往下說。

『我父親是酒鬼，而我一點也不肯定他眞的是我的父親。』

『爲什麼會如此？』

就像是一個台風優雅的演員朗頌着台詞一樣，大衞一五一十的說出史密特知道的一切。從頭到尾，史密特總是設法用他的回答來引發大衞說得更多。當話題停在他的家庭背景時，大衞只是低着頭坐着不發一語。

『聲音，』史密特突然說。『告訴我有關聲音的事。』

『它就像是——』大衞吸一口氣，『就像是——我能讀心，幾乎。』

史密特腦中的戒備此時完全瓦解。眞是聰明。他說，『繼續說，大衞。』

『舉列說，潘妮，』大衞說。『有幾次我聽到她心靈裏的聲音，就像我聽見我自己的聲音一樣。』

『有意思。』

大衞正視着老醫生的眼睛。『你能幫助我嗎？』

『我可以試試看。』

『完全守密？』

『那還用說，我爲人診療始終都是守密的。醫生的宣誓是要終生信守的。』

『我不知道該找何人談，』大衞躭心的說。『這可能毀掉我的事業。你了解的，是不是？』

『我完全了解。』一種職業性的口吻。『可能需要花上一段時間，大衞。這些事不是一兩天就能迎刃而解的。』

『我們可以在那裏見面？』大衞考慮問。

『這沒有問題，』史密特站起身。『到我的公寓怎麼樣？』

史密特手撐着門，一種父親似的動作。離開屋子的時候，他拍着大衞的背，像是在安慰大衞的心理。送精神病學家回家的途中，大衞跟蹤着史密特心中急速變化的策略。偶爾說句應酬的話，史密特心裏想的是如何最有效的進行測驗，所有的臨時計劃中，他唯一沒有列入考慮的是大衞的合作態度。

真是聰明，他恭喜自己。真是聰明！

貝絲穿着短褲，頭髮用大絲巾包起。『我打開吸塵器會不會吵到你？』沒聽見回答。她大喊：『喂，大衛！我可以用吸塵器嗎？』

『嗯哼！』

她拿起他的書看書名。『俄文？你對俄文有興趣？』

他察覺她的不安，『我不覺得我們會需要這種語言，』他說。讀俄文像在讀挑戰書。

她打開吸塵器的開關，行爲反常。她看了他一眼，大衛似乎對轟隆的吸塵聲毫無知覺，專心的研究着俄文字母，一面對自己唸着。

大衛被貝絲的思想分了心，但是他假裝沒聽見，眼睛仍盯在書上。她不確定是否另外有一個女人介入他們的生活。大衛覺得有必要讓她對此事寬心——但是該如何做？

貝絲一面搬動家具，一面自尋煩惱的想：他最近常一個人悶不吭聲，又心不在焉。甚至和羅比在一起的時候也如此。以往小孩在任何時刻都是他注意的焦點，現在這個父親好像有事分了神。

貝絲及時接住幾乎失手滑落的花瓶，移到另一張桌上。

大衛一向是個讓夜夜失眠的人嫉妒的酣睡者。只要把頭放在枕頭上，吐出最後一口大氣，他便會沉沉的進入夢鄉。但是，近來好幾次貝絲從夢中醒來，發現他仍然醒着，一個人，站在黑暗中。

『你沒什麼地方不舒服吧？』她問。

『是的。』

『需要我幫你做什麼嗎？』

『不用了，妳需要補足睡眠，貝絲。回床上去睡。我只是想點事情。』

有時候被一連串的問話問住了，大衛會對她一笑置之。『想些世界局勢，』他解釋的說，安慰她。『沒什麼好躭心的，』他會這樣說。然後，悲傷的，他會問，『如果沒有我，妳能夠獨自將羅比扶

養長大嗎？』

『天啊！大衛！我的生命也會結束，你難道還不明白？』

她給吸塵器管換上另一種配件，吸着角落裏的灰塵，或許他知道一些事而沒有告訴她。他和一些做研究的人有來往，是政府資助的，或許他聽到什麼謠言。有關於武器的。戰爭。

她記得大衛有一次拒絕利用他的知識幫助政府，研究有關細菌戰爭的請求。是關於洋菇的。那計劃可以使他的薪水加三倍，但是，沒有。他不願意接受。

是的，他認識做這些計劃的人。科學家，研究員——而他可以讀出他們的心。或許他知道一些事而沒有——

大衛溜到她的背後，伸手摟着貝絲的腰。『我聽見了。』他耳語的說。

『偷偷摸摸。』

『妳在胡思亂想。』

她轉身面對他，在她的綠眼睛裏探尋大衛說話是否眞實。

『什麼也沒有，』大衛强調的說。『沒有另外一個女人。沒有關於戰爭的秘密。我關心世局，這是眞話。但是只是在試着想有什麼事我可以盡力的。一點也不值得妳躭心。』

『你是說，你能盡力的。』

『或許。我不知道。』

大衛被一股驚人的强勁的瞬間恐懼感擋了回去。『我告訴過妳，』他說。『沒什麼值得妳躭心的。』

『唸你的俄文去，』貝絲命令他。『少來管我的腦子裏想的。』

但是當他回到他的椅上，貝絲移動着家具，吸着灰塵，她害怕的思想又重回心底，儘管大衛就在身邊。在這國家裏有幾百萬的墨西哥人說西班牙語，法國以外最大的法語城市就在隔着邊界的加拿大境內，但是大衛却偏偏選上俄文？

貝絲用手背擦擦鼻子。好吧——像任何一對夫婦一樣，她也了解大衞。她不會讀心，但是憑着女人的直覺，她了解她的丈夫。不可否認的，大衞不是一個把心裏想的掛在嘴上的人——但是她仍然能分辨出事情出了問題的時候，雖然大衞一再的否認。

現在事情有了問題。

她並未排斥有另外一個女人的想法——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也是她咎由自取。

『貝絲！』

她轉身，大衞對着她搖搖頭。

『你少管我的腦袋！』她大叫。

你活該挨罵，她想，**為了偷聽。**就像是偷看某人的日記發現裏面有對自己不滿的話。**所以，少管閒事。**

大衞偷偷的看她一眼，緩緩的搖了搖頭。

滾開，滾開，滾開。

喔噢。大衞離開椅子，穿過她，走過廚房，到後院和羅比在一起。生氣，**活該！**她想。後門被重重的摔上。

大衞把草地上的椅子拉近羅比的沙盒，小孩的舌頭頂着上顎，正發出呼呼的摩托車聲，一邊飛馳，一邊開路。

『我可以和你坐在一起嗎？』大衞問。

『好呀。你可以玩我的曳引機，如果你願意的話。』

『不，謝謝。我在唸書。』

摩托聲持續着，羅比一時興起，打算把路從大衞的腳下開過去。

他愛小孩。他自己的、別人的。和小孩在一起，大衞覺得有一種和大人在一起相處所不能體會到的溫暖和親近感。

屋子裏，貝絲仍然苦惱着，像隻牛頭犬緊咬着破布不放。害怕即將來臨的東西會毀了這個家，她所愛的人，和他們的生活，大衞知道她站在廚房窗口望外看。

『把脚移開，爸爸，』羅比說。『車子要衝過去了。』

10

在進入史密特的公寓前，大衛試着先捕捉這個人的思想。潘妮剛來過，幫忙清潔屋子和閒話家常，像個年輕的女孩對年長的人懷着母性的關愛一般，她收拾整理這間屋子。怕大衛瞧西一堆有關他的檔案，史密特把它們移走了。移到那裏去了？大衛無法知道——因為史密特沒有在想這件事。

大衛向貝絲解釋他需要去『幫忙做些測驗。』並不完全是假話，這正是精神病學家所計劃的。

他站在門口，等一分鐘過去以便分秒不差的準時到達。然後，他用手背扣史密特的門。

『噢！』史密特打招呼的說：『真高興看到你！進來，大衛，進來。』

直呼名字。史密特的職業技巧。狡猾的建立起心理學家的優越感。

倒着咖啡，史密特說，『你知道，她對你佩服得五體投地。』

沒有明說，大衛回答，『是的，我知道。』

『那也不錯，』史密特把杯子放在大衛面前。『可憐的潘妮。她是顯性遺傳因子的活證明。從她母親，我的姊姊那兒，她遺傳了近視和難看的門牙。從她父親那兒，她遺傳了小骨架和過度緊張。』

『她的頭腦？』大衛問。

『這是對她缺點的最大補償，』史密特承認的說。『還有，她很善良，也善解人意。當她到了我的年紀的時候，這些美德會使她突出，博得別人的好感，但是在這過渡期間，我害怕她會有幾十年的寂寞歲月。唉！』他舉起杯子。

『我得承認我對我們之間的關係的改變十分高興。』

『謝謝。』

『你將會知道一些不可思議，妙不可言的事。』

『噢？』

『你自己。』

『我對自己完全陌生，』大衛說。

『你並不例外。每個人第一個想到的是自己，最後想到的也是自己。每個人在進入墳墓前並不見得比他了解他的普通朋友更了解自己。這是精神病學治療和研究的精華所在。幫助某人見到對他自己永遠是黑暗的一面。』

有了開場白，史密特把杯子放在一邊。『我們開始吧？』

他們面對面坐在一張桌子前，史密特戴上眼鏡，查看測驗的程序表。

『需要我解釋我們要做些什麼嗎？』他問。

『如果我有疑問的話，我會發問。』

『很好，我們從最基本的開始，這似乎不必要，却是最根本的，一個人無法判斷工匠的好壞而不去理會他所用的工具，這是個差勁的例子，却是千真萬確的。』

『好。』

『如此。』——史密特把紙張弄亂——『我們從智力測驗開始。當然，你以前做過這種實驗。』

『還是小孩的時候做過。』

『盡你所能快的速度將它完成，』精神病學家說。『但是不要太匆忙。這些問題裏沒有是非題。我們從這裏開始。』

對那些未受過教育的人，這個測驗是幫助決定他所應受的教育，從小學的數學開始，它可以顯示出一個人的理解力和他感興趣的極限。事實上，這是一種性向、智力和好奇心的測驗。大衛看見史密特按鈕針時，然後他便開始作答。四分鐘後，大衛把它完成的表格推向史密特，教授注意了一下所花的時間。

認知，推論的能力，史坦福畢芮測驗，貝布科克勒維測驗。大衛快速的做着，一點也不抑制他的能力。

『這個測驗是計題的，不一定需要完全答完。』史密特從無框的鏡片中看他，下巴翹起。他不希望大衛因為無法完成根本不可能答完的測驗而覺得被擊敗，大衛答得很快，從不回頭檢查答案。眼睛瞇成一條縫，史密特抽着煙，看着他。喘着氣，他接下最後一頁，眼睛並未瀏覽一遍試題，但是他的內心，却隨着一次次的測驗而越來越興奮，完全的認知使得他心跳加速。回到他兒童時的語氣，史密特心想：妙透了！

沒有仔細的計算分數，無法獲得最後的評定，但是史密特知道分數是毫無幫助的，他只能猜出他的智力約在二百分以上。誰又知道最高的智力分數是多少——但不管如何——史密特無法決定一個數字來表示此人的『潛力』。

但是，精神病學家並未停止測驗。過了午夜，測驗的紙張已經成堆的積在史密特的手肘下，史密特仍拿出層出不窮的試題，這個驚人的心靈，最後，疲於解出一個複雜的方程式，大衛說，『我們還要進行多少這種測驗，史密特博士？』

『請叫我的名字，』史密特輕聲的回答。『叫我魯道夫。』

『還有多少，魯道夫？』

『你希望的話，我們可以停止。』

大衛把紙推開，做了個深呼吸，揉着眼睛，他覺得頭痛。

『有沒有人告訴過你你的智商是多少？』史密特問。

『沒有。』

『你很聰明，』史密特話中有話。

大衛大笑，精神病學家立刻抬頭看他，以便確定他此刻的心情。吃驚？滿意？還是嘲笑？

『你可能被列入少有的天才中。』史密特加上一句。

『這是我從學生那兒得來的經驗，』大衛虛構的說，『智商高不見得意味着他有理智。』

『沒錯。』史密特卸下眼鏡在袖子上擦着。『你是個驚人的人，大衛・摩根。』

『但是我是否神智清醒？』

『沒有神智不清，連不平衡也沒有，所以，不必躭心這些。』

『你能從這幾個測驗得知？』

『我不能。但是除了你的自尋煩惱外，你並沒有任何精神上的折磨。』

『我聽到的聲音又做何解釋？』

『下次來，我們會把注意力轉移到那方面。』

『潛在的瘋狂。』大衛開玩笑的說。

史密特並未將它當做是玩笑。『每個人的個性裏潛伏着所有瘋狂的跡象。每一個心理學系一年級的學生，首先看到的便是自己心智的分歧。並不是單純的這個或那個，使我們變得神經質或有精神病。而是因為那個或這個的極限導引我們行為不正常，因此我們最後依現象的不同而分為精神不正常，精神分裂或是其他的。』

他們彼此都疲倦得不想再做禮貌上的交談，大衛請求離開，史密特也不强留。

『明天晚上，同一時間？』大衛問。

心不在焉，仍然坐在椅上，史密特回答，『是的。』

街燈像懸掛在霧裏的琥珀色的光圈。走進車子，大衛大聲的笑着。樓上，史密特瞪着一個晚上完成的成堆的測驗。天才，毫無疑問，天才。學校教育的成分佔多少。站在公寓裏，今夜，他見到了令人驚嘆的表演。大衛・摩根在一夜之間完成了數日的測驗，他遠超過任何史密特所曾測驗或聽過的任何物體。

老天！老天！史密特愉快的想。我究竟發現了什麼？

開車回家，聽着史密特心裏的話，大衛感覺到他的態度的轉變。心理學家的優越感已經蕩然無存

。那種自滿，認爲自己會是這遊戲的主宰的想法也消失了。精神病學家給自己倒一杯酒，胸口因爲吸太多的煙而抽痛着。他碰到了使他自覺渺小的人，他不是謙虛的人。但是他警告自己，這個傑出的人現在在他的掌握中，史密特分析的想，是不是因爲大衞自己不清楚自己的能力。

大衞把車開上私用車道。當他走進屋子的時候，貝絲坐在沙發上，身上蓋着一件毯子。

『你怎麼睡在這裏，貝絲?』

『等你呀！給我一個吻。』

大衞聽見她在想，**沒吃食物，沒有味道**。她的思想並不連貫直到他捕捉到她的自我警告，然後大衞禁不住笑了。

『什麼事好笑?』

『妳以爲我跟那個女人在一起。』

『別可笑了，大衞，我從來沒——』她止住話，羞怯的。爲什麼要撒謊。

『我把它當做是妳愛我的表現，』大衞說。『毫不虛假。』

『謝謝你，大衞。』

他又輕輕的吻她。她聞起來像睡着了。他幫着她站起來，手環着她的肩，他們一起去看熟睡的羅比，然後回房。

黑暗中，最後在半睡眠狀態中，她心裏想着：**謝謝你，大衞。為了你愛我。**

客廳裏傳來微弱的笑聲。羅比在看電視卡通，聲音被轉接到貝絲買給他的耳機裏。顧不得這樣會對小孩的聽力造成何種可能的傷害。只有這樣才能使羅比不受限制的看電視，也不會一大清早吵醒他的母親。

大衞站在走廊裏，看着無聲的銀幕。羅比手抓着膝蓋，笑得前俯後仰，他仍然穿着睡衣。

『早安，小運動模範家。』大衞彎下腰來吻他。

『要不要看卡通?』羅比把耳機傳給他。

『好哇。把音量關小一點，你的母親還在睡覺。』

湯姆和傑利，大衞記起了一篇批評這部卡通的方塊文章。是一篇典型的政府贊助的研究報告，是由一羣受雇於白痴的白痴寫的：卡通中的暴力會使得看卡通影片的孩童心中產生暴力。而且久而久之，對小孩來說，暴力也就不是暴力了。

一隻槌子掉在小貓湯姆的頭上，牠的獵物，老鼠傑利衝進花園洒水的橡皮管內，湯姆立刻把水管撕得粉碎。大衞探入羅比的心底，看看他是否會有如文章所說的有破壞花園水管的傾向或企圖，荒謬可笑！

『爸爸。』羅比突然轉頭。『什麼是俄國人?』

貝絲在門口睡眼惺忪的回答，『是敵人。』

『誰是我們的敵人。』貝絲說。

『不，』大衞糾正說，『不是敵人，是指住在俄國的人。』

『不是它的人民，』大衞平靜的，堅持的說。『是政府。也不完全是政府。』

『他們在阿富汗使用麻痺神經的毒氣，四處設置飛彈，而且宣稱要埋葬我們——他們不是敵人是什麼?』

羅比聽着他們的交談，感覺到話裏激動的情緒，他回頭來看電視，但是這段對話已深深的印在他的心裏。

『嗨！』大衞輕聲的喊，『到這裏來，羅比。』

貝絲現在在廚房裏忙着。

『你爲什麼會問有關俄國人的事?』

『我不知道。』

『一定有什麼引得你發問，究竟是什麼?』

新聞報告。蘇俄對美軍出現在波斯灣的反應。

『他們是敵人嗎?』羅比問。

『他們只是人，』大衛說。『就像你和我一樣。有好人，有壞人，有富人，有窮而努力工作的人。只是人而已。他們並不一定和我們的政府意見相同。』

『他們是不是錯了?』

『我不知道。』

『大衛!他可能會把你的謬論說給幼稚園裏的人聽。』

『我說的是眞話。』大衛說。他輕輕拍拍他的肩，讓他回去看卡通。

『大衛，』貝絲喊，『親愛的，咖啡好了。』

坐在地板上，羅比顯然的心裏想着心事，戰爭……俄國……戰爭……俄國……

『他們眞該死，』大衛咒駡。

『誰?』

『政府。』

『政府!』

『戰爭。愚蠢，無用，政治目的的戰爭。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外，因爲他是瘋子希特勒引起的，其他的任何一次戰爭原都是可避免的。』

她握着他的手，『大衛，我眞害怕。世界情勢變得如此，你又行爲反常。我實在是害怕。』

『我們會安然度過的。』大衛說。

『我知道。一向是如此。我們可能會有較少的石油，那無所謂，美國人被寵壞了。或許我們必須覺醒，被剝奪——』

他的表情冷漠。

『我知道這聽起來像是十分自我中心，』貝絲接着說。『但是，大衛，一向都有戰爭或是戰爭的

謠言，記不記得?』

『這次不一樣，貝絲。這次不會只是「在那邊」打仗。』

她眨了眨眼睛。**飛彈**。當然，不在那邊。而是在這裏!

『別躭心，貝絲。』

『並未訓練軍隊，』她像是有所領悟。『也沒有船隻載運他們出國或載送他們回國。不是在那邊打——而是這裏。』

『貝絲——』

『天啊，』她耳語的說。『那將是整個世界。即使一開始不是如此，最後也勢必會有這樣的結果。』

『總是有可能——』

『美國人一向把戰場當做是在遍遠的國外，沒有砲轟或是入侵的軍隊。我們在別的地方和他們打。這次不會是如此。我們的城市、國家，房子都會遭到轟擊。』

『媽咪?』

羅比，眼睛睜得大大的，站在厨房門口，聽着。『嗨!羅比，』貝絲的臉裝着輕鬆的笑容，

『他們會炸我們家嗎，媽咪?』

『不會，不會，小可愛!』

『他們會的，是不是，爸爸?他們會炸掉我們家!』

貝絲撫摸他的頭髮。『不要躭心。』

『我們會躱到那裏?』

抿了抿嘴，貝絲懇求的說，『大衛——』

『假如炸彈來了，我們會去那裏，爸爸?』

『他們不會來的。』

但是他們會的。

『不會，』大衛輕輕的說，『他們不會來的。』

『你答應我不讓他們來，爸爸？』

『好！』大衛說。『我答應。』

11

史密特坐在椅上，一隻手吊在椅背上，抽着煙。他在等大衛。測驗整整進行了九星期。這段期間史密特以爲大衛渴望能被世人知曉——大衛故意製造的印象。

但是任誰也不可能長久的欺騙一位一流的精神病家。他總是有辦法解開一個人眞正的個性，一位勝任的精神病學家能夠準確的寫出一位不肯合作的謀殺者的心態報告。因此，最後，隱藏的眞相仍是浮了出來。

現在他就在那裏：大衛·摩根的三層心理狀態，本能衝突，自我和超自我，就在這千張的試紙裏。史密特精於分析個性並不是得自教育和經驗。是因爲他是一個偉大的精神病學家再加上他的普通常識，對偵探工作的接觸，和一份執着。他並不疏忽任何細節。幾夜來對矛盾的資料的分析，逐漸的，但是肯定的，就像個從這頭流向那頭的沙漏，大衛的整個個性都被過濾了出來，重新在偉大的精神病學家的面前堆積建立起來。

他是偉大的，偉大的史密特。

煙灰不注意的掉了下來。他吹了一口氣，利用殘存的火星重新點燃一根煙。

這並不容易。大衛清楚這些測驗，知道如何回答以便留下最有利的印象，他是有智謀的，聰明的，而且守口如瓶。史密特用盡了他這些年所積聚的智力才看穿了他。最後，他需要有更獨特的創新的構想才能將大衛僞裝於世人面前的面具揭穿。他不能直接的拿他來做研究。他必須用迂迴的手段接近他，就像船依着風的方向，左轉右轉的駛達陸地。

現在，他就在那兒，就像散佈在夜空中閃爍的繁星，一眨一瞬的傳遞出訊息，沒有這一切的資料

，大衞會封閉自己的心靈，無法和他的環境認同。爲了欺騙這個測驗的人，大衞隱瞞了他痛苦的童年，把他最深的創痛深埋在心底。毫無效用。史密特還是把眞正的他揪了出來。

像大多數聰明的人一樣，大衞很單純，也很迷惑。和一般人一樣，他從自尊的過濾網中看到自己。他並不了解自己的最深處。因此，和我們一樣，他也是易受傷害的。

史密特瞧了一下鐘。還有三分鐘，再過三分鐘大衞會很準時的敲門。他對自己能準時的出現覺得驕傲。一切井然有序而不凌亂。

今晚走進那扇門的人會是個穿著透明塑膠衣的人，全身赤裸裸的呈現在他面前。

或許他會有點吃驚。史密特將會很高興的知道他從這些外來的資料綜合所得的意見，和大衞的告白有多麼接近。他已經猜到了愛恨交織的父子關係，臆測到一個兒子和受折磨的母親之間的環結。生活在母親的翼護下，大衞却產生相反的情感，他爲了他的存在而責怪母親。他同情父親，但是也深深憎恨他，因爲當他還是孩子的時候，他親眼看見父親虐待一個無助的妻子。

他受到邏輯和非邏輯的牽拉撕扯，最後，終於形成他理智的站在父親這邊，但是同時的，也能加入母親的幻境中。他像個翹翹板，介於眞眞假假、虛虛實實之間。

如果痛苦和震驚在適當的時刻達到了最深的程度，大衞．摩根可能會完全的分裂成兩種性格同時存在的一個人。

結果十分有趣。大衞確實變成兩個人。一個是生活於現實的人，另一個是幻覺的產品。生活於現實的這邊，逐漸長大，接受敎育，結婚生子，同時在一所受人尊敬的大學裏擔任敎職。另一方面，並非全盤佔據，幻覺被受監禁的母親，醞釀而逐漸達於沸點，繁盛而生殖。她創造了一個不實的幻境，來解釋和捉弄大衞的存在。他是一個平凡的人而包圍着不平凡的內在。他是人類的一份子，但是却又逐漸遠離人類。他是超人克拉克肯特文質彬彬的一面，當給自己輸送能源時，克立普脫奈特，將他的能源竊走。

大衞是個假扮白痴的天才，這是一般才智平庸的人從不會有的念頭。爲什麼？因爲他懷疑他的能

力和其他的人一樣。主人和奴隸，騎士亦僮僕，大衞對人的恐懼感幾乎到達了一個人仇視外國人的程度。雖然，很明顯的，他認爲他自己比那些他所遇到的人都要高超些。

他是一個溫文，能原諒人的人，愛護學生、妻子、兒子和同事，但是他也是個不原諒人的人。他覺得他高高在上，因此應該原諒他們。如同是慈愛的上帝一般，他以諒解來看待人的缺點。但是這些缺點仍然是過錯。他講求道德，却又並不如此，史密特猜到大衞是個爲了使得他的另一半獲得快樂而做愛的人——他自己並未完全參與性的快樂。一種冷淡却又熱情的奇怪組合，他認爲他自己很慷慨。史密特忍不住懷疑這個人的妻子會如何的形容他的這些『慷慨行爲』。

叩門聲。史密特吸了最後一口，熄了煙走過去應門。今晚他們已經接近最後第二階段——測驗大衞轉移思想的能力。剩餘的最後階段是身體檢查，而大衞一定會斷然拒絕。

『晚安，大衞。』

『魯道夫。』

『進來，進來。』

史密特看見大衞找了張椅子坐下，面色凝重。這是發生在病人身上的典型態度，當他們的醫生在猜字遊戲中，越來越了解他們與人類隔閡的障礙，而彼此越來越有默契的時候。彼此會拋棄虛僞，自然相處。

『今晚感覺如何？』史密特倒着咖啡。

『很好。』

『潘妮說她的課一、兩個禮拜內可以結束。』

『是的。』

『暑假沒課？』

『沒有。』

史密特把兩杯倒滿的咖啡端到桌上，臉上帶着微笑，『暑假裏有什麼計劃？』

『沒有任何計劃。』

『噢！那我們可以更常見面。』

『我們不是快結束了嗎？』

『結束？天啊，大衛！我們才剛開始。』

診療室……身體……大腦……掃描……

大衛臉上的表情有了轉變，而史密特心裏也起了戒心。他仍然笑着，繼續談話。

『最後，我們仍需要做其他類型的測驗，我想。』

『例如那些？』大衛語氣冰冷。

『我發現你很吸引人。我必須承認，因爲你的陪伴使我有了幾個熱鬧的夜晚，而且——』

大衛把頭掉開，態度彷彿是在解雇一個工人。

自己太過分了嗎？史密特緊縮他的嘴唇。『我們不要躭心那個。不管我們做什麼，一定是你願意做的。我不會要求任何你不希望發生的事。』

史密特敲敲桌面，示意大衛喝咖啡。『漸漸涼了。』史密特說。

『你想我們快要作戰了嗎？』大衛問，

原來如此！史密特打從心底開懷的大笑。『誰知道？但是我懷疑會。』

謊言！

『政府的行爲是會引起威脅和焦慮，』史密特說明。『當然你不會因政府的煙幕而覺得不安吧？』

『是的，我不會。』

『做爲你的精神病學家，』史密特沉思的說，『我嚴格的規定，你在這幾星期內謝絕接觸任何新聞。鬆懈自己。沒有你的關心，地球照樣運轉。』

突然的，大衛心情開朗了起來。『今晚我們要改變測驗方向？』他說。

『是的。今晚我們到了最刺激、神秘、與衆不同的部份——從亞理斯多德的時代就十分吸引人的。』

大衛向前坐，看着史密特準備今晚的測驗。第一次精神病學家發現大衛如此的躍躍欲試。

『我們從這兒開始。』史密特取出一副牌。『我們先測驗預知能力。』

『預測未來？』

『是的。』

『這是不可能的。』

『唔。是的。那麼，是讀心了。』史密特洗牌，然後把牌的正面蓋在桌面上。

『現在，』史密特提議，按照順序，『猜猜首先我會拿起那一張牌。』

大衛生氣的說，『我怎能做每件事都用猜的？』

大衛語氣平淡，一點也不感興趣，照做了一遍。他的分數並未高於一般人。顯然的，他認爲這個測驗是浪費時間。沒有理由硬要做它。史密特重新洗牌。

『現在，』史密特說，『我會看着牌。告訴我進入你心底的有關顏色，數目，組，或是任何東西。我們的目的是爲了看看你是否能偵測出我心裏的影像。』

史密特舉起一張牌，全神貫注。

『黑桃四。』

沒錯。

史密特在腿上的一張便條紙上做下記錄。

他舉起另一張牌，立刻的，『方塊六。』

正確。

史密特控制自己的每一塊肌肉，舉起一張牌。『梅花么點。』

正確。

『紅心四。』

注意。

『紅心六。』

注意。

『紅心么點。』

三張同花的在一起——差勁的洗牌技術！完全正確！儘管如此，完全正確！

五十二張牌。全部測過。完全正確。

『成績如何？』大衛問。

『目前分數仍是秘密，』史密特保留的說。『我們要將測驗重複一遍，請。』

又做了五十二張，五十二張完全正確。史密特感覺頸背上的頭髮在刺他，他們重新測一遍——又是完全正確。

不用猜測。這個人可以辦得到。史密特向他告罪，走進浴室，站在鏡前顫抖著。錯誤的可能多少？百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一連串正確的說出一百五十二張牌，過了一會，他回到了客廳。

沒說一句話，史密特心裏想着，大衛，記下來，我心裏想着一些東西把它記下來。

大衛在一張紙上寫着，當史密特轉身的時候，他把紙片推向他。

能量＝質量×（光速）^{2}

『妙透了！』

全身顫巍巍的，史密特撥着潘妮的電話號碼。當她回答的時候，他說，『從妳的書架上選出一本書，隨便挑那一頁中的幾個句子。妳會照做嗎？』

『摩根博士在你那兒，是不是？』潘妮問。

『照我的話去做。』史密特命令她。

『是的先生。你仍不掛斷電話嗎？』

『是的。』

大衛在記筆記，又把它劃掉，重新寫，又在下面劃上直線。現在，是一個數目。他開始寫。

『好了，魯道夫舅舅，』潘妮說。『我準備好了。』

大衛的那張紙，現在握在史密特的手中。

『第幾頁，潘妮？』

『十一頁。』

正確。

『我開始是唸一些其他頁裏的詩，但是這一首是我最喜歡的。』

大衛用大寫的字體寫着：『西羅普賽爾少年，英國詩人霍斯曼。』

『唸出句子，孩子。』史密特說。

『百樹中最可愛的，現在櫻桃威開紅豔豔的懸掛在枝頭上……』

大衛寫的絲毫不差。

『他表現得如何？』潘妮問。

『錯了。』

『眞是不幸。』

『是的，謝謝妳，潘妮。』

大衛坐着，手放在桌上，五指張開。

這一切你都知道。

大衛點點頭。

每一件事。

大衛又再點頭。

『天啊！』史密特耳語。『我的天啊！』

不說一句話，大衛站起身，關上門離開。

12

『我要妳收拾一下行李，貝絲。也爲羅比收拾一箱衣物。』

『怎麼回事？』

『沒事。我想去旅行。』

『旅行？到那裏去，大衛？』

『任何一個地方。每一個地方。我們需要護照。』

『護照！大衛，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告訴過妳，我們要去旅行。』

她研究他的表情，他坐在那兒，手裏握着一塊土司，慢慢的嚼着。

『大衛，我們從來沒有出外旅行過。』

『所以現在我們應該出去走走。難道妳不覺得高興？』

『我當然高興。但是要去那裏？要搭飛機嗎？』

『我想開車去。橫過整個國家。也可能會進入墨西哥境或往上到加拿大。』

『到一個特定的地方去，或是無目標的四處遊蕩？』

『我們到任何我們想去的地方，速度也隨我們的興致進行。』他露齒一笑。『嘿，聽着。電視上談到瓦斯配給的事。一個月四十加侖，他們說。如果眞的如此，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再有像這樣的旅行。所以，在未實施以前，我們得趕快去！』

『好吧。』貝絲也感染到興奮。『我們能够去，是不是？』

『羅比會很喜歡大峽谷，』大衞說。『他從未見過石頭山。這可能會是他一生難忘的旅行——對我們也是。』

『什麼時候動身？』

『儘可能快。我們得拿到護照，和給車子投保適當的汽車險。別躭心要帶太多的衣物。』

『噢？那麼，大衞，照你所說的，我們不是只是去度週末了。你打算旅行多久？』

『可能是整個暑假。我們專心的玩。一直到我們玩厭了，才回家。如果我們還需要什麼東西，可以在路上買。』

『這樣會花很多錢，』貝絲警告他說。『汽車旅館或旅館帳單，在餐廳裏吃飯——』

『我們負擔得起。不要躭心錢的問題。』

『好吧。聽起來好像很不錯。』

『從這海岸到那海岸，』大衞神往的說。『我們會到三藩市，奧勒崗，穿過大梯頓山，到紐約和新英格蘭。參觀蒙特婁。或許，還到墨西哥城。』

『我簡直不敢問是什麼東西引發了你這麼大的興致。』

『我告訴過妳。不久以後，就不可能再有這種旅行。現在正是時候。』

『你的課怎麼辦？』

『這個學期已經結束。考試成績也改好了。沒有理由不能讓我們立刻啓程。』

『還有一些瑣碎的事，』貝絲小心的說。『我們的郵件怎麼辦？電話呢？』

『郵局會幫我們保留信件，』大衞回答。『我會找一家接聽電話服務公司。不要再找藉口了！』

『我沒有，大衞。只是想把事情想仔細而已。』

生氣的感覺一閃而過，然後他說，『我們要去旅行。我們要盡情的玩。羅比會有一個值得珍惜的回憶。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擋我們。』

阻擋我們。貝絲喝着咖啡，把眼神移開。『你準備一切，』她勉强同意。『我們就按照你的行程表走。』

他站起身。在門口的時候，他轉身看着她。貝絲低聲哼歌，阻擋他的侵入。

『怎麼啦，貝絲？』大衞問。

『沒什麼。』

『我們不要一開始就錯了脚步，』大衞惱怒的說。『如果有事情使妳不愉快，就說出來。』

『我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你負責辦好護照，我會料理家裏的一切。公平吧？』

大衞在浴室裏，一面穿衣，一面試着想深入貝絲的心靈。但是貝絲把思想防衞了起來。滿臉憂愁。人類似乎喜愛憂愁的滋味，又喜歡讓它在心裏擴大滋長。好吧！就讓她被憂愁包圍好了。他有比安慰可笑的憂愁更重要的事去辦。

『摩根太太嗎？』對方的聲音帶着德國腔。

『是的，我就是。』

『我是魯道夫．史密特。妳的先生在嗎？』

『對不起，他不在。』

『或許在那裏可以找到他？』

『不太可能，』貝絲說。『他進城去了。要我叫他回電話嗎？』

『好的，拜託妳。』

她抄下電話號碼，等着對方說再見。但是，教授却接着問，『大衞沒事吧？』

『沒事？』貝絲停了一會。『是的，他很好。你爲什麼會這樣問？』

『只是隨便問問。』他和藹的說。

『我會把口信傳給他，史密特教授。』

但是當貝絲提起電話的時候，大衞把便條紙一揉丟到垃圾筒內。『不急。』他說。

星期一大衞開了一輛新車回來。不是小巧經濟型的，而是一輛旅行轎車，寬敞而且貴得驚人。

『我不敢開那輛舊老爺車旅行，』大衞說。

巡視最後一遍。屋內的燈和收音機都裝上定時器，這樣會顯得屋子有人住；電話鈴一響，接聽電話服務公司的接線生便會立刻接電話。貝絲有點尷尬的，到她幾乎不認識的隔壁鄰居那兒，要求他們代爲注意一下門戶。然後，深深的對自己的闖入覺得不安，貝絲婉拒共進茶點的邀請，立刻回轉家門。

『我們算什麼鄰居，』貝絲咕噥的說。『住了這麼多年，從來沒和人打過招呼，現在却去請求別人幫忙！我甚至懷疑他們知不知道我是誰。』

『保持距離仍是有好處的。』

『他們會怎麼想？』貝絲抱怨。

大衞的眼光盯着遠方一會兒。『她在想，』他說，『多麼奇怪的家庭。』轉過身發現貝絲的表情，他笑了起來。

『她在想，』大衞熱切的說，『他們眞幸運沒有每天來串門子的鄰居。』

『眞的？』

『眞的。』

美國人，曾經有人這麼說，是友善却沒有朋友的民族。他們常習慣的邀請，『來玩！』却不見得眞的有意。

過了一會兒，大衞聽見貝絲在想，不友善的利鬼勢。大衞對這種人類心理上的逆轉已經習以爲。貝絲也不願這樣想，却又無法把它排遣掉。大衞把行李裝上車子，羅比在一旁費力的解釋，爲什麼常他一定要帶這個玩具同遊。

就這樣，旅程開始了。

就像他說的，他們眞的是四處遊蕩。先下到佛羅里達再到基維斯小島。再向上沿着波斯灣的蔚藍海岸遊玩，然後向太陽下山的那一方前進。大衞從來不是個揮霍無度的人，旅途上却浪費的住上等的旅館和吃最好的食物。有時候，不安的，貝絲會掃興的要他節制些。不耐煩的，大衞的快樂會立刻爆發成生氣的指責：『妳爲什麼一定要躭心？』

『對不起，大衞。』

『妳就不能快樂的享受一切？』

『對不起。』

然後有一陣子，他會悶悶不樂。

不可避免的，大家的玩興漸漸的淡了。所有的樹看起來都一樣了，輪胎也在車道上唱起了搖籃曲，羅比睡着了，貝絲在看書。幾個小時過去，沒人說一句話。但是大衞的心裏閃動着火花和一絲的警覺。整個旅行，貝絲這樣認爲，是爲了大衞。不是爲了她或羅比。是爲了他。因此，不再自私的，她不再追究隱秘不明的動機。這一切是因爲，就像他所說的：不是現在，就是不再。爲什麼不及時行樂呢？

但是，她的心裏仍然有無法消除的暗流。態度上的差異——有樣東西——仍模模糊糊的令她不安。他就好像是着了迷似的——像是一個人面臨必死的命運，決定在短暫的歲月裏，將生命塡滿聲、光和人。

他們很早便起床，心裏沒有目標的開着車，直到看到一些景象令他們停下來。任何東西！一條小溪，峽谷，亞利桑那州沙漠裏的仙人掌——看啊！一隻有角的青蛙！突來的奇想，大衞會把車子駛離高速公路，漫遊在偏僻的小徑裏，聚精會神的，不像是要將這一切一口呑下，而是緩緩的將這一切攝入他的體內。羅比變得脾氣暴躁。如果它引起大衞的關心，至少表面上他沒有表現出來。他和小孩玩着想像的遊戲。『這是太空船……正駕駛對副駕駛……注意外太空人從船尾接近……』羅比會坐得牢牢的，手裏握着假想的武器，刺耳的吼叫着掃射道路。

晚上，不管是早或晚，等貝絲和羅比上床後，大衞會上前親吻他們然後偷偷的溜出去——在他們醒來之前回來——去和一些車站或通宵卡車站的人在一起，或者和退休的老人坐在公園的板櫈上，看推移板遊戲的比賽。他將一切都做成報告。

他和車掌，農夫，等待乘客的計程車司機，警察，幾乎是任何人交談。然後以年輕人剛毅的精神和狂熱，第二天破曉的時候，他又神采煥發的準備出發。

他做了些令貝絲驚訝的怪事，而她只能形容他爲『不正常』。例如，買報紙。他不買篇幅多而裏面有國際或國家大事的日報——他靠電視知道這些。事實上，每晚他準確的計算到達的時間，以便到時候他可以專心的坐下來看電視新聞。他買了一大堆的報紙進汽車旅館，但是全部都是週刊或雙週刊。裏面都是家庭主婦廣告有東西想賣或和人交換的消息。

幾星期後，貝絲才了解他爲什麼要看**那些**報紙。從頭到尾，大衞瀏覽一遍讀者投書，或是業餘記者訪問當地名人的記錄。看完這些，他丟棄這一批，然後到下一個城市，他又是如此。

起初，整個的旅程好像雜亂無章。隨意的這兒走那兒停，但是仔細回想，貝絲發現他們在大城市像紐奧良、休士頓、達拉斯、鳳凰城只是走馬看花抽樣似的停留——却逗留在一些小城鎮裏。深入墨西哥的時候，他們迷上了那裏的山、懸崖和窄窄的公路。但是在山谷裏，大衞會停下車。在那裏，貝絲注意到一些她從來沒有見過的奇異現象。

他們停車在含羞草的樹蔭下，甜美的花香混合着種植在附近的香蕉香。有一隻驢被拴在一輛小的二輪貨車上，甩着頭揮去蒼蠅。微風從山邊吹來，搖動了樹枝，拂來迎面的涼風。沿着曲折小路，小木屋靜靜的站着，是這裏的人窮苦生活無聲的證言。田地裏，一隻牛拖着木犂，頸項間的鈴鐺傳送着音樂般的迴響。他們到這兒來是爲了找尋一些清涼的飲料。

幾個小孩走近他們，盯着他們看。不是看羅比，和他們同年紀的漂亮小男孩，而是看着大衞。一步步靠近，他們將他圍成一圈。他們彼此交換微笑，走得更近。最後，其中的一個伸出手，大衞握住它。立刻，所有的小孩擠向前，用他們的手指去觸摸大衞的褲子，拉他的手，眼神中充滿了狂喜。是

因爲他的金髮？綠眼？或者是這些小孩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北美人**。

從一片小樹林裏，在此以前沒注意到，來了其他的人。有一個年老的人跛着脚，婦女們因爲幾十年的辛勞，不好的飲食，生育子女和貧窮而顯得面容憔悴。他們從田地裏走來，牛仍堅忍的站在，犂嵌在泥土裏。他們寂靜無聲的走近。沒有說話聲，也沒有孩童般的格格笑聲。去觸摸他。也被觸摸。

這是整個旅程中，貝絲所目睹最讓她吃驚的事。更令她驚奇的是——幾天後所發生的事。

在三藩市，靠近聯合廣場的地方，他們住在一間可以俯視劇場區的小旅館內。貝絲醒了，獨自一人，羅比睡在隔壁的房間。她覺得很冷，於是起身去關窗戶，恰巧往三樓底下看。那不是大衞嗎？他的背靠在燈柱上，站在展示色情書籍的販賣機的中央——那是大衞！

他並不是獨自站在那兒。貝絲眨眼睛把睡意趕走，集中眼力再看。

一個乞丐？一定是個貧窮的人，穿着破爛的衣服，背了個肩袋，站在大衞的身旁。不是只有那個乞丐女人在那兒。還有其他的人坐着圍繞在他的身邊。

貝絲很快的穿好衣服，查看了一下羅比，而當她走近門時，大衞轉動鑰匙進來了。

『妳要去那裏？』他問。

『下樓去看你。』

『我回來了。』

『大衞——你在那下面做什麼？』

『那裏？』

『我看到你站在馬路上，和一羣人談話。』

『那就是我所做的。談話而已。』

『談些什麼？』

他把一疊報紙放在五斗櫃上。

小心的不去激怒他，貝絲堅持的問，『你們發現有什麼可談的？』

『很難形容和一羣陌生人談話的情形，』大衞回答。『話題一直在變，情緒也不斷的在改變。』

『你談到你自己？或是他們？』

『大部份時間，談他們。貝絲，』——他把一隻手放在她的肩上——『我想我們兩個同時離開羅比不太好，如果妳想出去，我會很高興留在這裏陪他。』

『出去？』貝絲覺得不可思議。『你不在的地方，我去做什麼？』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妳眞的——』

『我不想出去！我想下樓，是因爲我看見你在樓下，大衞。』

他吻她，嘴唇溫暖而潮濕。她覺得她激動的情緒慢慢消失——是他又那樣做了嗎？

『不，』他說，『我沒有。』

他們回到床上，互相愛撫着，但是彼此都疲倦的沉沉入睡。

『我在丹佛有一位老朋友，』大衞說。『大學時的朋友。』

朋友兩個字令貝絲的心震動了一下。他從未提起過過去的舊友。現在這事發生在她身上，他從未稱呼任何人爲他的『朋友』。

穿過白雪覆蓋的洛磯山脈，丹佛市的地平線像是從前面平地豎立起來的紀念碑。

『這裏將會擧行一次集會，』大衞說，『如果妳同意的話，我想去參加。』

『你知道我會同意的，』貝絲說。『我想我和羅比都很歡迎在旅途中有幾天休息的日子。我覺得我的臀部都快長繭了。』

這些話引得羅比笑了起來，他把身體靠向前座。

六千位教師和學生聚集在一座露天的圓形運動場。懷着不同目的的各路英雄好漢濟濟一堂，他們只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他們都在抗議某件事情。標語上寫着：不再有核子武器……吸食大麻煙合法化……沒有徵兵令……較中庸的團體佩戴政治徽章呼籲其他人贊成這個理由或是那個。

大衞的『朋友』似乎是期待着他來。他邀請他們全家成爲他們家裏的座上貴客，大衞謝絕了，謝天謝地。然後他更令貝絲吃驚不已的說，『大衞，集會的主講人昨晚生病了。我可不可以請求你代他的位置出來演講？』

貝絲很令自己尷尬的笑了出來，但是當大衞回答『我覺得很榮幸。』的時候，她覺得呼吸有了片刻的困難。

不管她的先生感覺如何，貝絲已經週身發軟開始替他怯場。爲了讓羅比高興，她和他爬到最高的一排座位，俯視運動場邊劃成一格格停車的方塊。

演講台在廣場的中央。四周聲浪沸騰，刺耳的聲音遠遠傳到五十碼外，回響於貝絲和羅比身後的山脈。羅比把頭伸出欄杆，貝絲抓住他的腰帶，她緊張萬分。大衞怎麼能够在這麼近的距離和衆目睽睽下演講？他又能談些什麼來吸引這一袋子的不滿現實的人？

『各位先生女士，』司儀簡單的說，『讓我們歡迎大衞·摩根。』

就這樣？沒有介紹詞，也沒有提到他的博士學位和專長？沒有幫大衞解圍的托辭，『同意在這樣近的距離衆目睽睽下——』

一陣掌聲。音響系統裏回饋的掌聲長而尖銳。一位留鬍子戴綠松石項鍊的男人點燃一支香煙，菸草的香味隨着微風飄散在四周。羅比靠在貝絲的懷裏，吸吮着手指——一個在他身上難得看到的小孩子動作。

一件怪事發生了。事情怪得出奇。

當大衞開始講話的時候，麥克風突然失靈。貝絲看見這一羣人追踪着演講詞，尋找銜接的地方。但是，不知怎麼回事，即使是她這麼遙遠的一點，也能淸晰的聽見每一個字；聽衆悄然無聲如醉如痴的聽着，而貝絲，遠遠的在這上面，也能捉住每一個鏗鏘的音節。

『我們的敵人，』大衞音調抑揚的說，『不是這個人或那個人，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這個政治觀念與那個相違背……』

政治？他要談的是政治？貝絲讓羅比挨得更緊，一陣涼風吹着。

『政府濫用我們的研究，』大衛說。『我們必須保護自己。我們必須說：我們劃清界線。我們不願參加種族大屠殺。我們不願被利用來毀滅人類。』

除了大衛的聲音和風聲——四周鴉雀無聲。沒有人咳嗽。沒有啼哭的嬰兒。賣冷飲的小販站在走道上，一動也不動。大衛對着人海講話，他的眼睛像是白熱化的綠翡翠——强力的吸引着他們，吸引着他們——『我們的敵人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大衛說。『是我們允許它來管理我們的政府，這是眞正的威脅。』

貝絲認爲對政治最不聞不問的人，現在站在那兒高喊叛亂！一面小旗子隨風飄動，聽衆是如此的安靜以致於貝絲都能聽見布輕輕摩擦的聲音。沒有一個人動。他們以一種貝絲從未——從未——見過的專注精神傾聽着。

『我們反抗，因爲我們必須如此，』大衛說。『我們反抗，以求生存。』

當他說完的時候，沒有一人鼓掌。他轉身走下台階。在距離二百公尺的地方，他向上看，『貝絲？』

『在這裏，大衛？』

『我們走吧？』

『好。』

沒有人再走向麥克風。羣衆開始騷動。

『要我幫忙妳抱羅比嗎？』

『不必——不必，我抱得動。』

當她走近大衛的時候，衆人站了起來，看着他，有人大膽的伸出手觸摸他。

『我來抱羅比，』大衛伸出手，他們慢慢的向前移動，衆人伸手觸摸他，觸摸他，而他，似乎並未注意到，至少表面上是若無其事。

在紐約的時代廣場也發生了怪事。完全陌生的人停下脚步，看着他，靜靜的移向旁邊，當大衛走在第七街上走向他們的旅館的時候。在蒙特婁也是：無聲的羣衆，伸手觸摸他，他們的態度並沒有威脅感，他們的情緒是敬畏更勝於友善；臉上掛着笑容，看着大衛走過。

貝絲，雖然覺得神秘異常，却一次也沒有想到向大衛提起這種現象。她並未向他提出疑問，因爲她根本沒想到要問。

她覺得溫暖，有一種安全、寧靜的平和感覺。一切都很美好。一切都平安無事。那是——她事後回想——就像是小時候當她擁有爸爸媽媽而全世界就在他們手上的那種感覺一樣。

在他們回家以前，她就知道一切都會變得不一樣。當大衛說，『我必須離家一段時日，』她的害怕勝於驚奇。

『好的，大衛。』

『可能需要幾個月。目前還不知道。』

『好的。你要小心。』

恐懼感加劇，幾乎害怕這會是一切的結束——然後她看着他把車開走，突然的，她一點也不覺得害怕或被人遺棄。一切都很美好。一切都無事。

他們離開的這段時間，只有一個人來過電話。一天好幾回，同一個人：**魯道夫．史密特**。

13

『我不想進去，魯道夫舅舅。』

『不强迫妳。』事實上，他也不希望她進去。潘妮關掉引擎，抬頭望着彎曲的街道，兩旁是修剪平整的草坪。遊戲的兒童的笑聲乘着溫暖的和風。

『摩根太太在等候你去嗎?』潘妮問。

『不。』

『或許我們在來以前應該先打個電話。』

史密特下車，看着石磚房子。當他走到前門的時候，他聽到潘妮車子裏收音機的聲音，她轉到有音樂的電台。史密特按了門鈴等着。

『摩根太太?』紗窗後幾乎看不見她。

『是的。』

『我是史密特博士。我打過幾次電話——』

『是的。史密特博士。』她看了看停在他身後的車。

『我能進來嗎?』

他踏進門，貝絲在他身後關上門。有一面牆是書櫥，旁邊是一個從未用過的壁爐。壁爐架上一座中國玉的雕刻。幾本新聞雜誌散放在咖啡桌上，整個的陳設顯示主人曾刻意安排過。

『想喝咖啡嗎?』貝絲問。

『如果不麻煩的話。』

『不麻煩。請坐。』

他坐在一張他認爲會是大衛最喜愛的椅子上。從這裏可以看見厨房，當貝絲在準備煮咖啡的時候，她走到後門跟孩子說話。『羅比，不要四處亂跑。』

『不會的，媽咪。』

小桌上有一個小籃子，裏面是貼着郵票的明信片和信。史密特靠近去瞧，沒動手翻它。

『大衛寄回來的。』注意到他的興趣，她向他說明。

『他現在在那裏?』

『不知道。』

『好像他遊歷得很廣。』

把咖啡渣淘掉，她在厨房裏回答。『噢，是的。世界各地。』

『遠至國外?』

『是的，世界各地。』

他仔細的端詳她背後褐色的頭髮，她的語氣裏有樣東西使他有了戒心。

『大衛玩得還好吧?』史密特喊。

『很好。』

他翻動一只信封。中國?他用食指再翻，下一張的地點是『倫敦』。

貝絲回到客廳，面對他坐下，她的頭微微向上昂，樣子有點滑稽。

『摩根太太，馬席思院長說大衛延長了離校的時間。』

沒有回答。天藍色的眼睛裏有夢幻般的神情。『大衛會旅遊多久?』史密特問。

『我不知道。』單調的，不在乎的。

『旅行的目的是什麼?』

『我無法告訴你。』她看着他，淺笑着，但是好像在聆聽遙遠的呼喚。

『摩根太太，』——史密特坐向前一點——『妳的先生和我正在共同做一項測驗。妳知道這件事嗎？』

『是的。』

是什麼？史密特解釋的說，『我們還沒有完全結束。』

她點點頭，她在聽嗎？

『那很重要嗎，摩根太太？』

『什麼很重要？』

『大衛旅行的原因。』

『我想是。』

『但是他沒有告訴妳爲什麼？』

『沒有。他沒說。』

『他常常像這樣離家外出嗎？』

『不，』——好像重新想過——『從來沒有過。』

『那大衛這樣做不是反常嗎？』

她慢慢的眨了一下眼睛，雙唇動了動，有點猶豫，『我想是吧。』

『妳想是？』

『我想是。』

他眞想向她彈指頭：嗨！醒來！『摩根太太，我很關心大衛。』

『不，不，』她輕聲的說，『不要耽心。大衛說，「不用耽心。」』

『妳不知道他在那裏，他會停留多久或是爲什麼要去旅行。難道這些不會引起妳的憂慮？這是和他平常完全不同的行爲。難道我說錯了？』

『你沒說錯。』她笑了。史密特仔細的察看她的瞳孔是否有服鎭靜劑的跡象。

『別耽心。』她音調抑揚的說，好像在重複一道命令。

『摩根太太，』史密特移近她。『妳還好吧？』

『很好。』她說。

『妳缺錢用嗎？』

『噢，我們有錢。大衛把錢從儲蓄帳戶轉到支票帳戶，我們有足够的錢生活。』

這是她話說得最長的一次。她吸了一口氣，閉着唇，把氣再從鼻孔呼出來。

『旅行支票？』史密特說。

『二萬元轉做旅行支票。餘留很多做生活費。如果大衛還需要錢，銀行會電滙給他。』

『要花二萬元以上？他是否打算環遊世界？』

她拿起裝信的籃手，翻動了一下。『每一個地方。』她說。

『妳想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去看人。』

『什麼人？』

『就是——人。跟你和我一樣。人。』

後門砰的一聲關上，史密特立刻認出羅比是大衛的兒子。一樣的執着的下巴，和一種與衆不同的嚴肅態度。

『這一定是羅比。』

『羅比，這是史密特博士。』

小孩擧起手，放下。

『我猜你一定很想念你的爸爸，是不是？』史密特催促的問。小孩點頭，再一次，瞪着他看。

『還有多久他會回來？』史密特問。羅比聳聳肩膀，眉毛彎起——不知道。

『我想咖啡好了。』貝絲慢慢的站起來，走過去——不，她幾乎是飄浮過去的——進入廚房。吃

藥了？酒醉了？他從未見過她，可是從他以往對她所知的一切，他推翻了這些推斷。史密特伸出手，示意羅比走過去。小孩立刻地走近他。史密特把他抱到腿上。

貝絲端着盤子到客廳，牛奶罐和糖罐都擦得雪亮。

『這個暑假好玩嗎？』史密特問羅比。

『還好。』

『不是很棒，嗯？』

貝絲對着她的兒子笑。『期待旅行比實際旅行好玩得多。』

史密特拍拍孩子的腿。『雖然如此，你仍然看到了很多東西。』他誘哄的說。

『很多山，』羅比承認。

『一座火山，』貝絲加上一句，想激發孩子回答。

『對，還有火山。』

『火山，』史密特狂熱的問。『是在那裏？』

『卡布林山，』貝絲插嘴說。『是無意中看見的。我們開在一條大路上，它就在那裏。我問大衛地上那些黑色的厚土塊是什麼，他說，「看起來是熔岩。」就是熔岩。我們停下車去看。熔岩。然後，我們開車上卡布林山頂。那裏是一座國家公園，我想。不管怎樣，在山頂上——你看見了什麼，羅比？』

『篷車隊經過的地方。』

『什麼篷車隊？』史密特問。

『拓荒者的篷車隊。』

『過去那些年裏，』貝絲插嘴的說。『拓荒者穿過平原，他們拋棄的器械和篷車生銹的埋在泥地裏——你仍然看得見它們。雖然已經隔了這麼多年。』

史密特點頭，他的眼睛牢牢的看着她的，試着探察出她的情緒和思想，當她說着旅途上的點點滴

滴的時候。

『我們到過墨西哥，』貝絲說。『見到很多善良的人——』

『妳會說西班牙語嗎？摩根太太？』

『不會。』

『大衛呢？』

『也不會。』

『你們見到的是美國人？』

『不，不。是墨西哥人。後來，還見到一些印第安人。』

『你們怎麼溝通？』史密特問。

『噢，你是知道大衛的——』

『但是妳說他不懂他們的語言。』

『他不必要會。大衛不需要。』

『那怎麼可能？』

『那些人——唔——你知道大衛——那些人愛他。我以前從來不知道。從他們走向前來看他和他談話，你可以知道他們——眞的愛他。』

史密特假裝吃吃的笑。『我一直以爲大衛是個遠離塵世的人。』

她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我也是！但是我在那次旅遊看到的事情——』

『例如？』

『唔？』

『妳看到些什麼？』

『我們看到火山，對不對，羅比？』

『不是，』史密特催促的說，『我是指，和大衛有關的事。妳說妳看到一些事情發生。』

『衆人的舉動。我們所到的每一個地方。他們眞的都愛他。』

『沿途上，大衞有很多認識的人嗎？』

『除了在丹佛的一位外，一個也沒有。我們去拜訪他大學時的朋友，他住在丹佛。赫森先生。艾力・赫森。他是丹佛一所大學裏的教授。至於其他的人對我都是陌生人。』

句尾的音調很高。『陌生人，』她自己又模仿了一遍。

『噢，是的。是不是，羅比？』

『但是他們被大衞所吸引，我想妳是這樣認爲。』

小孩用力向下拉，史密特放開他。後門又被重重的摔上。

『摩根太太，妳覺得還好吧？』

『噢，是的。很好。』

『妳好像——有心事。』

『沒有，沒有。』

『躭心大衞？』

『不，不。』語調輕快。

『大衞很好。』她幾乎像是在唱着說話。

『多告訴我一些有關旅行的事，摩根太太。關於人的事。』

『我們走進旅館，』她依序的說。『人們會對着我們微笑，然後開始和大衞交談。』

『談什麼？摩根太太？』

『你想石油的價格會再上漲嗎？』她把問題反過來問史密特。『然後他們便開始談石油和一些事情。』

『除了石油，還談什麼事情？』

『談價格，談政治，談耕種和——大部份時間大衞只是聽着，臉上帶着笑容，不一會兒，便會有

一羣人聽着，臉上也都帶着笑容。除非他們生氣了。』

『他們對大衞生氣？』

『不，不是針對大衞。從來不是對大衞。他們認爲他了解他們。有時候我們坐在那裏直到羅比熟睡了以後。』

『妳一定覺得很無聊。』

她看着他的後方，同樣的淺笑又浮現在她姣好的唇型上。『不——』

『妳覺得有趣？』

『我並不——那不是——那是——我覺得還好。』

『這種情況不斷的發生。』

『一次一次又一次。』

『在餐廳裏。』

『還有服務站、雜貨店和公園。在三藩市是坐在馬路上。在紐約，蒙特婁都有。不管我們到那裏，他們都會走過來和大衞交談。』

『摩根太太，』史密特輕聲的說，『妳不會感到事情很不尋常？』

『以前從來沒發生過。』她承認的說。

『現在爲什麼會發生？』

『我不知道。』

很長的一段沉默。

『摩根太太，妳是否在接受藥物治療？』

『沒有。』

『大衞每到一個地方，』史密特自言自語，『他們說，他聽。』

『除了在丹佛以外。』

『在丹佛發生了什麼事?』
『大衞在一次集會中演講。』
『什麼樣的集會?』
『一羣反對者。』
『他們反對什麼?』
『核子武器的設置。大麻煙的法令。各種各樣的事。』
『大衞對他們說什麼?』
『他說政府本身對人民是一種威脅。』
『那是他的演講詞?』
『他說，我們必須反抗，以求生存。』
『他專程到丹佛去做那種演講?』
『不是。是因爲主講人無法出席。他的朋友艾力・赫森，在最後關頭的時候要求大衞出來演講。』
『反對政府。』
『什麼?』
『政府和政治。他們也一樣，喜愛上他。最驚人的事是——』
『麥克風失靈，我的天啊！但是我是坐在最遠的，却能清晰的聽見每一個字。我想，是因爲露天運動場的回聲效果很好。』
『在露天運動場?』
『每個人都很安靜，沒有人說一句話或動一下。眞是了不起！』
他們坐着互相望着對方，史密特皺着眉，貝絲很愉快的笑着。
『摩根太太，有沒有我能爲妳效勞的地方?』
『我很好。』

『如果羅比需要保姆，我的外甥女會很樂意——』
『不必了，我們很好。』
顯然的，他可以無止盡的停留在那裏。她並未催他，似乎也不在乎所問的問題。她仍然是完全無憂無慮的。像是陷入昏迷狀態，她點頭，微笑，單調的聲音像是活在眞實生活外緣的病人的聲音。
『如果大衞來電，』史密特說，起身準備離開，『請他打電話給我，好不好?』
『以前，我有把你的口信傳給他。』
『妳是指，在暑假期間。』
『是的。』
『再請求他一次。』
『我不認爲他會打。』
『但是如果他打回來——務必告訴他打電話給我。』
她在他身後關上紗門。在他還未轉身離開時，她已經回到內屋裏。
當史密特走近車子的時候，潘妮盯着他看，厚鏡片下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他坐下來一語不發。
『她並不躭心摩根博士。』史密特說。
『她應該嗎?』
『他收拾行囊，然後告訴他太太他必須離開一陣子，但是並沒有說要去那裏。他已經出門將近一個月，但是沒有一個人爲他躭心！』
潘妮用舌頭舔了一下，潤濕她的牙齒。『他會照顧自己，舅舅。』
『他趁着離開的這段時間——做了一次政治性的演講——』
『他有權這樣做，不是嗎?』
『當然，』史密特屈服的說。『但是他從未這樣做過。而且他的太太——』
潘妮轉動鑰匙發動引擎。『她是不是很和善的人?』

『我不知道。』史密特點燃一根煙，用力的吸着。

『你不是和她談過話?』

『我是和她談過話。』他眼睛看着窗外。

『她人好不好?我從未見過她。』

『我需要半小時收拾行李，』他說。『今晚妳可以載我到機場嗎，潘妮?』

『當然。你要去那裏?』

史密特用力的把煙吸到肺裏，表情呆滯。

『你要去那裏，魯道夫舅舅?』

『丹佛，孩子。去丹佛。』

14

一個自嘲有着『像樹叢一樣的腮鬍子和彎曲的腿』，一個自嘲有着『海象的髭和彎曲的背』，史密特和赫森博士互相約見於總統華府飯店。兩人一見，不覺相視大笑。

省了客套，赫森博士開門見山的問，『你在電話裏提到大衛・摩根的事。』

『我知道他今年夏天來過這裏。』

『他是來過。是否可請教你打聽他的目的何在?』

『他失踪了。我們很爲他躭心。』

『失踪?』

『說得清楚些，』——史密特身子向後靠，讓侍者送上咖啡——『他現在下落不明。他向伊莫瑞大學請假，告訴他的太太他要離開家一陣子，然後一去就是整整四個禮拜。』

他察覺到這個比他年輕的教授的眼裏對他有戒心。『貝絲，他的太太，告訴我他曾拜訪過你。她說你是他在學校時的老朋友。』

『有意思。』

『我是指他們稱呼你是朋友。一位老朋友。』

『我——事實上，我們從來不是朋友。頂多只稱得上是認識而已，而且那是十四年前在喬治亞大學時候的事。』

『毫無疑問的，他的朋友的定義比較廣。』

赫森博士用紙餐巾按了按他的短髭。『恐怕你是白來一趟。我不知道他在那裏，或其他有關他的事。』

『但是在一次某種集會中你邀請他出來演講，』史密特態度溫和挑戰的說。

『對，有這麼回事。我必須承認那眞是一次了不得的演講。他們着迷得不得了。』

『那是一次什麼樣的集會？』

赫森唇上的短髭沾到了咖啡，他把它擦乾。『那並不是一次正式的集會，只是由師生同盟會贊助的一次抗議行動。』

『由大學贊助的抗議行動？』

『是的。六〇年代給我們的經驗，我們了解和學生同一陣線比和他們對抗來得恰當。我認爲這個國家徵召年輕人上戰場是在走向災難。但是我們的會議抗議的不止這個。科羅拉多河上下游核子武器的設置也是一件大事。所以我們舉行一次抗議會議，好讓年輕的不滿者有一個傾吐怒氣的機會。現在仍然看得出那次會議是多麼的明智。』

『有趣。』

『你在電話說你是位精神病學家。』

『是的。』

『大衞有病嗎？』

『噢！沒有！我是代表他的太太和朋友到這裏來的。』

『原來如此。』

史密特吃吃的笑。『大衞．摩根竟然在政治活動的會議中演講。這個人永遠敎人驚奇。』

『一點也不錯。』赫森用拇指和食指捻着他的短髭。『十四年來，我從來沒想到過這傢伙，但是突然間他走進我的心靈。一連幾天我都無法把他從腦中揮走。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開始會想起過去時光裏的某個人？』

『會的。而且越老越是會如此。』

『一張臉浮現在你的腦海裏，然後你開始想他們在那裏，又在做些什麼——如果他們還活着的話！』

『我了解。』史密特同意的說。

『談到心電感應，』赫森說。『我預感到他要來。我眞的知道！我願意用錢打賭。然後他就開車來到，恰巧我們的主講人無法出席。』

又摸了摸他的短髭。『所以我邀請大衞參加。這是最後一分鐘的事。』

『所以他上台了。』

『對，他上台了。聽衆十分的吵鬧，麥克風失靈，他沒有心理準備，不可能不會一團糟。但是大衞講了一次但願老天有讓我錄下音來的演講。那是一次精彩的演講。』

『沒有擴音系統，怎麼可能每個人都聽得見？』

『天知道。但是他們確實聽得一淸二楚。有些坐在後面最遠的人，事後告訴我，他們聽得見每一個字。場地靜得像座墳墓。如果你會面對過一羣激進的學生，你便會知道那是一項偉大的成就。他們喜愛這傢伙。』

『運動場是露天的？』

『沒錯。那眞是不同凡響。當他結束演講時，羣衆紋風不動好像驚呆了。一種敬畏感。沒別的字可形容——敬畏感。』

『主題是什麼？』

『我想想看。政府。政治家們的自制能力是如何的令人可信任。人民有責任控制政府。他說我們必須反抗政府；政府威脅到世界的安定。』

『世界？』史密特問。

『對。世界。他的論點不拘限在地方上的或國家的事件。他似乎超越了其他的人所不滿的小地方

。他正中下懷。他用那篇小小的演講將那些卽將爆炸的人拆掉了引信。』

『演講有多長?』

『不知道。』

『長的，還是短的?』

『他媽的，史密特，我不知道。可能是十五分鐘，也可能是一個鐘頭又十五分鐘。我們完全入迷而沒有注意到。他讓每個人都能捉住每一個音節，一動也不動的坐着。非親眼目睹你不會相信。』

『你說的對。眞是不同凡響。』

『你知道，』——赫森背向後靠，一心一意——『我從來只把大衛當壁花，害羞典型的。在大學裏幾乎像個隱士一樣。我們共同修過幾門課，但是從來沒講過話。我認識他曾經交往過一陣子的女孩子——她說他很古怪，我認爲這是十分恰當的形容。他是一個——獨行俠——』

『遠離塵世，』史密特加上一句。

『對。**道地的**遠離塵世。從他來後我一直在想有關他的事。他的太太和孩子跟他一起來。反正，我究竟想說什麼?反正，好吧，你知道的，他變了。他仍然和人有一點距離，仍然孤僻。但是那篇不用麥克風的演講使得羣衆愛他!』

『我不明白。』

『他們渴望聽他，渴望觸摸他。他對人有驚人的影響力。在場的有些是憤世嫉俗的人而他們至今仍在談他——可見他的魔力有多麼大。魔力!如果你認識大衛，你應該知道這是他所沒有的。至少我從前沒注意到，不管如何。』

『他們愛他?』史密特沉思的說。

『他們眞是如此。我告訴你一件事。如果他是一個羣衆煽動家，而不是鎭靜衆人的人，我相信在演講未完前，他可以使那羣人變爲一羣暴徒。這就是我一直告訴自己的——我不了解這傢伙。我對他的政治見解一無所知。一時心血來潮，邀請他出來演講。如果——老天——**如果!**』

『很慶幸，他不是像羣衆煽動家那樣的人。』史密特說。

『很慶幸。否則那次小行動可能無法獲得校方的諒解，下個學期我們也得另謀工作了。』

他們談到心理學，大學校園裏的改變，和橫掃美國像連珠砲似的運動比賽的醜聞，他們覺得彼此有共通點，同是教授又是教育家，但是以大衛做爲中間的媒介，他們彼此仍是無法打破存在陌生人之間的隔閡，而讓彼此獲得眞正的融洽。

『務必要告訴我大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要離開時赫森這樣要求。『希望一切沒事。』

『我相信一定是的。』

『或許是家庭問題，』赫森建議的說。『婚姻問題會逼人發瘋。你結過婚沒?』

『沒有。』

『高度智慧的表現。』赫森露齒一笑。『好吧!再見，史密特博士。很高興見到你。』

一小時後，史密特坐在飛返亞特蘭大的飛機上。**你結婚沒?沒有。高度智慧的表現**。他閉上眼睛，耳機和音樂將他和外界隔離，他看來像個疲倦的旅遊者。他記起了他的女友，她那音樂般的笑聲，長裙曳地，手風琴演奏着一首瑞士的曲調——歡樂，無憂無慮，沉醉於愛河，佳期已近。

她沒有留下一句話的走了。

毫無理由。

自殺。

從未結婚……高度智慧……傻瓜!

夠了。大衛怎麼樣了?到墨西哥，周遊列國，到蒙特婁——而人們『愛』他。他演講不用音響系統，但是每個人都聽了。他們愛他。

思想傳達十分驚人。但是他可以傳達也能接收嗎?冷汗從他的肋骨淌下來。間諜是一回事。但是這是——把思想灌輸到另一個人的心靈裏——這又是另一回事。讀心在政府尙可列爲『防禦性的』，利用來採集智慧。但是這個人!沒有人衝着大衛・摩根粗啞的嘶喊。他用心波傳送每個字，而每個音

節都清晰明瞭。而這有攻擊性的可能。

『飲料，先生？』空中小姐。

『蘇格蘭威士忌，雙份。』

魔力。唔。他不僅使聽衆的心平靜下來，他還能够，在情緒上，使他們產生幻覺的神聖感，敬畏。

他記起了他第一次打電話到他們家，貝絲・摩根在電話裏的聲音。聲音簡潔俐落而自信。一點也沒有他所看見的心事重重的跡象。吃藥了？或是陷於心靈痲痺的重圍裏，被赫森博士稱爲『魔力』的那種同樣的影響力所催眠。

他覺得背脊骨有刺痛的感覺，全身起鷄皮疙瘩。老天爺。他要如何應付這件事？他又怎能主宰這樣的一個人？

如果有關當局知道——不。一點都不知道。至少，目前是一無所知。但是一旦他們眞的知道了。這最後的間諜，可能也就是最後的武器，一個能够預估軍隊、政府的企圖和國人的意志或缺點的頭腦。這個時候，大衞・摩根應該在總統身旁建議美國能對蘇俄做到何種程度的恫嚇。把俄國人逼得過火，眞是件眞正危險的事——然後轟的一聲！有大衞在那兒，讀出蘇俄首領的心靈，美國人怎麼可能會犯這種過錯？

不可限量的武器。能够在人的心裏滋生滿足，輸入安全感，領導特遣部隊，大衞・摩根能够把敵意完全掃除。但是，此刻，他正在某處，世界的某個地方遊歷，拜訪『人』。

貝絲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人。就像你和我。人。

史密特擋住走過去的空中小姐。『再一杯蘇格蘭威士忌，雙份。』

『一小時內就抵達亞特蘭大城了，先生。』

『這是建議還是拒絕？』

『都不是，先生。』她職業性的笑笑。『這是你的雙份酒。』

史密特因爲無法逼迫大衞做進一步的測驗而生氣。他安慰自己：一定有辦法。總是有辦法的。

大衞慢吞吞的走着，經過坐在新剪過的草坪上的病人，坐在大榕樹下，他們的眼光跟着他移動。沒有人的心裏有他，他們的心裏比較喜歡過去的記憶，那段較快樂的日子和年輕時光。

進到裏面，他的脚步聲在磁磚的走廊上迴響着。

『會見黛安・摩根，』他告訴接待員。『我是她的兒子。』

下到另一層走廊。探病十五年，他認得路。現在，今天，他希望能够帶她到翠綠的山崗上，遠離平坦的病房地板，去呼吸葉綠素淨化過的新鮮和風，而不是防腐劑、大小便失禁的味道，和——

媽媽的醫生。大衞假裝沒注意到，而對方也裝做沒看見他。但是大夫的心裏想着：摩根博士。

他發現媽媽坐在床沿，頭下垂，兩邊的頭髮覆蓋在臉上。

『哈囉，媽媽。』

好像來自遠方：『大衞？大衞，親愛的！』

『妳好嗎，媽媽？』

她的手指只剩冰冷的皮包骨。她摸着他的臉。『我的寶貝。我的寶貝。你喝酒了嗎，大衞？』

『沒有，媽媽。』

『保持潔淨，大衞。你是個特殊的人。』

『我知道，媽媽。』

她看着別處。『華利呢？』

『這次他沒來。我一個人來的。』

『華利沒來。』她說。

『我希望能單獨見妳。』

『單獨。』

『媽媽。我是來告訴妳一件事情。我要離開了。離開很久，或許是永遠的離開。』

『不要傷害你的心靈，大衞。』

『不，我不會。聽我說。我要離開了。我要去做我被派來這裏該做的事。』

他看見她的灰色雙眼漸漸集中，她的心裏開始思考，什麼……派來……該做的事。

『我的時機來臨了，媽媽。』他握住她的手，微笑着。

『終於，』她耳語的說。『感謝全能的上帝。最後，終於。』

他感覺到她的思想又游離開去。回來，他用意志命令她。她極盡全力的想着過去的片斷，腦海中有着斷斷續續的清醒。她的手開始痙攣，猛力的想扯開，但是他緊緊的握住她的手。

『大衞？大衞，我的寶貝？』

『我是來請求指示的，媽媽。妳能不能告訴我任何一件事來幫助我。』

『我不知道。』

『任何一件事。』

『我不——』她眨眨眼。『「長者之智」，大衞，記住這個。』

『我會的。』

『雖然，爲了什麼，』她坦白的說，『我並不知道。』

『爲什麼是我，媽媽？』

『噢，我的寶貝——我不知道。』眼角閃着淚光。

『又爲什麼是妳，媽媽？』

『我——我不知道。我正好在那裏。是時間的巧合。我不知道。』

『噢！』駐院醫師把手放在大衞的肩上。『你好嗎？摩根博士。』

『你好？』

『一切還好吧！摩根。』醫生有視覺上的毛病，一隻眼不自然的動着，當他彎下身來說話的時候，眼珠子是看着遠方。『今天你的母親還好吧？』

她的思想又溜走了，意識模糊不清，陷入幻境。

『醫生，』——大衞笑着說——『我可不可以待會兒再跟你談？我在試着處理一些私人的家庭問題——』

『當然可以！對不起，摩根博士。』

他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無生氣的藍眼睛。『媽媽？』他耳語。『媽媽，跟着我。聽我說。』

『好的，大衞。』

回來。回來。

『是的，大衞？』

『有沒有可以告訴我的任何事，』他堅持的問。『任何一件可幫助我的小事情。我需要指示，媽媽。』

『我不——我不知道。』她啜泣的說。

『有沒有妳從前從來沒提起過的？求求妳。努力想想。求求妳，媽媽。』

但是她的眼神徬徨，精神渙散，在她的腦裏他聽到：長者之智，大衞。

『是的，媽媽，我知道。』

他吻她的面頰，聞到頭髮裏滲着療養院的氣味。當他把身子移開的時候，她抓住他的袖子，好像這是這一生的最後一次。

『我愛你，大衞。』

『我也愛妳。』

『我很抱歉，兒子。』

『別這樣。』

『我很抱歉。』

『不，媽媽。別這樣。一定要有人去做這事。而正巧選上妳和我。』

她的手放鬆，垂下，遠離了。天啊。該死。他們！『再見，媽媽。』

史密特把一瓶酒夾在兩腿的中間，全身赤裸的坐在床中央。在他身邊，是大衛父母親的資料。下一個邏輯的步驟。大衛從那裏來的地方開始。

扣門聲。

『不，不，潘妮，』他對着自己喘氣。

又一次。聲音更響。

『不，孩子。討厭！走開。』

叩，叩，叩。

長袍在什麼地方。用它來擦潑出來的——『等一等！』他喊。

『魯道夫？』

他瞪着門。走靠近，隔着門喊，『是的？誰啊？』

『大衛・摩根。』

『大衛・摩根，』史密特警告的說，『你要有心理準備會看到很少人看到的，也是很多人不願意看到的景象。』他把門打開一條縫，大衛深綠的眼睛看着他。

『我，』史密特說，『服裝不整。如果你能忍受的話，我就不客氣。』

『沒關係。』

『唔。好，我的袍子就丟在附近的什麼地方。』史密特離開打開的門，身上穿着緊身褲，腳趾張開。他把酒放回櫃子裏，粗魯的翻着凌亂的衣服，沒找到，於是跪下來在床底下找長褲。『有點亂七

八糟，』他承認的說，穿上褲子。這段期間，大衛把眼睛望着別處，等着他。

『魯道夫，』大衛問，『爲什麼在德國沒有人阻止希特勒？』

『希特勒？』

『難道那裏沒有一個有責任心的人了解他的瘋狂？』

『噢，有的，他們知道他瘋了。』

『那爲什麼沒有一個人阻止他？』

史密特一本正經。『當然，我們逃得走的，就逃離那個國家。』

『如果希特勒被除掉了，那麼整個納粹組織都會瓦解。正確不正確？』

『從某一觀點來說，正確。就歷史觀點，我們確實是這樣認爲。』

『那麼，我再問一遍，爲什麼德國市民沒有阻止他？』

『我的天啊，大衛。事情過後看來是這麼的簡單。好吧，我問你，爲什麼沒有人推翻美國總統？他公開的威脅將使用核子武器對抗蘇俄，如果他們侵犯了在中東的假想界限。果眞如此，將會有一次讓希特勒也爲之遜色的大屠殺。整個世界的毀滅！有任何一個美國市民起來阻止他嗎？沒有。因爲此刻，他們正在思考、期望、祈禱，他沒有做錯。因爲他們覺得別無「選擇」，人們在面臨集體屠殺，世界大暴亂或自殺時總是這樣說。別無選擇。』

『我同意。』

『社會大衆必須對領袖盡一份責任，』史密特說，坦露的肚子輕微的晃着。『人民有責任推翻獨裁者和暴君。但是有一個不朽的神話，那就是外國的敵人永遠比在自己的國家土生土長的人壞。所以人民什麼也不做，希望危機能自動遠離。更何況，那幫傢伙有槍，有軍隊，有錢！』

『我同意。』

『喝點酒？』史密特舉起酒瓶。

『不。』

『不介意我喝吧?』

『不。』

他灌了兩口，咂咂嘴，吐出一口氣。『有一次你問我，我們國家是不是將有戰爭。記不記得?』

『那次你撒了謊。』

『我不得不如此。我不會為那個道歉!好吧，答案是:是的。我們將有戰爭。整個血腥的世界會毀滅而不再存在。』

『有一個人應該出來採取行動。』

史密特舉起一隻手指，指頭向上。『對!而且，我的朋友，你能够。我曾經左思右想過。做為總統的顧問，你能够——』

『不。』

『為什麼不?你可以搶先阻止因判斷錯誤而引發的核子戰爭。』

『不。我的任務遠比只服務一個國家或只遵從某一種意識——愛國來得重要。』

『任務?』

『我曾周遊世界，魯道夫。』

史密特晃了晃頭，好像是在趕走蚊蠅。『告訴我有關旅遊的事。』

『世界各地的人都一樣。』

『我可以讓你省了這一趟旅行。』

『他們耽心同樣的事情，害怕同樣的事情。沒有人希望戰爭，但是政府——各自的政府——還是會帶來戰爭。』

『主要的心理學，基本的政治心理學。你的觀察沒有什麼新發現。』

『人民需要有人代表他們，魯道夫。』

『政府又代表誰，大衛，如果不是代表人民的話?』

『政府代表他們自己。』

『我不爭論這一點。』

『我該從何處着手，魯道夫?以便改變情況?』

『你是指對政府?』

『是的。』

『上蒼保佑。是你被麻醉了，還是我?讓我想想。如何監視白宮的行動?寫信給國會議員。不許再有寂寞芳心的專欄。鼓動學生!所有合於標準的事:燒燬國旗，撕毀徵兵令。電視網會很喜歡這類的新聞。至少過去是如此。』

『我是認真的。』大衛聲音微弱。

『我也是，』史密特聲明。『你對五角大廈十分有價值。你可以——』大衛不耐的站起身，而史密特抓住他的手臂。『如果你希望拯救世界，請你幫助你自己的國家!』

從史密特的心裏:武器……心理學……心電感應……

大衛輕輕的把他的手從他的手臂移開。

『嘿!大衛，你不能走。』

『我必須要走。』

『等一等。停住。他媽的，死人!我現在已經了解你。我們之間沒有秘密。我知道你有傳達思想的能力，能使人們變得無知覺。我知道你的能力是什麼，你已經不是一個隱秘的個人，你知道嗎?你是自然資源，是公家財產。現在，大衛——聽我說——』

大衛向門走去，史密特撞開他，把自己的重量壓在門上，擋住去路。『你該死，』史密特說，轉動鑰匙，『我們必須重新詳談。』

準備好迎接衝突，史密特轉身瞪視——

房間空無一人。

15

導遊的音調抑揚頓挫。『國宴廳在不同的時代裏曾被用來做爲會客廳，辦公室或是內閣會議廳。當安德魯．傑克森當政的時候，才開始用爲國宴廳。』

不是這邊。大衞向後退，從觀光客間溜走。經過走廊到家庭餐廳，現在走下樓梯到西廂。一陣警鈴響起。一位警衞從小桌子旁跳起，四處張望。

『怎麼回事?』

『不知道。』警衞重新裝好警鈴。『故障，我想。』

靠近天花板處，攝影機錄下所有接近的人。大衞走了過去。他走到一道沒有門把的門前。電子操縱。需要有驗明身分的通行卡才能打開。他等着，汗水從他的臉和手臂淌下來。最後，一個女人走來，揷入通行卡，門開了，大衞也跟着進去。更多的攝影機，和安全警衞。走廊外不同的辦公室內，討論事宜的低語聲進行着。他認出了一些總統身邊的人，他們的臉孔是因電視而熟悉的。

緊靠着牆壁，他看見衆人經過電子掃描，檢查武器。公事包也被搜查。武裝警衞注視着每一個進來的人。從地下室那一層，特工人員從邊門走出來，當他們走在大衞身邊的時候，大衞一動也不動。

『你看見大使的保鑣了嗎?』其中一個說。

『沒有。』

『是些小伙子。可能是二十，或二十二歲。』

大衞尾隨在安全人員的後面，他和他們一起通過金屬檢查儀。他沒帶任何金屬物品，他有備而來。這是第五次。每一次，總統都不在。

『大使先生，總統正等着見您。請隨我來。』

蘇俄官員挺直背脊的走路。他比電視上看來矮小一些。

『再過幾分鐘，大使先生。』

『謝謝。』

俄國人雙手交叉在後，看着牆上肯色所畫的尼加拉瓜大瀑布。爲了緩和自己，他不去想眼前的事，而是在想哈得遜河藝術學校的技藝。但是在更深的一層意識裏，他是掛心的，而且在生氣。

『大使先生，請進。』

當他的助理移步跟隨的時候，蘇俄大使對他說，『不必。』走在俄國人身邊，大衞也跟着走進了總統辦公室。大元首繞過桌子，伸出手。

『早安，安托利。』

『早安，總統先生。』

『請坐。要喝點什麼嗎?咖啡?』

『不用，謝謝。』

大衞沿着牆移動到一個更有利的位置。身體隱形，他看着，聽着他們談話。

兩人相互望了一會兒，彼此沒有笑容。總統輕聲的說，『我要求私人會面是因爲這樣可以避免許多外交上的不便。』

他吸了一口氣，微笑着。『安托利，我因爲你的國家並未適當的衡量我們美國國人的情緒，而深深覺得困擾。』

『你的問題，也是我們的。』大使回答。

『不可避免的，安托利，你必須清楚的明白我所堅持的信念。把我所採的姿勢當做是一種政治上的策略將會是嚴重的錯誤。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能和你開誠佈公的談。你已經看見我們兩國政府之間所發生的事。』

『我們看見了。不必要且相當危險。但是這似乎是美國政治家的慣用手法。芝加哥式的政府——製造一個外來的威脅，好讓你們的人民有共同的理由抵抗外侮。美國人老用這一套，很教人驚奇。』

大衞察覺到慍怒，但是總統仍態度溫和，做作而慢吞吞的往下說，他的笑容裏沒有敵意。『這比你所形容的要嚴重得多，大使先生。美國人不會允許蘇俄的肆意入侵。尤其是涉及我們國家利益的地方。』

大使也笑了，黑眼珠十分冷漠。『讓我想想，』他沉思的說。『你已將韓國、日本和整個太平洋地區劃做是你的主要利益範圍。你向整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請求權利。在門羅主義（外交上不干涉主義）下，你聲稱這個半球的國家均在你的贊助之下。現在你又要請求整個的中東地區成爲你的勢力範圍。蘇維埃聯邦還能擁有什麼剩下的？又剩下些什麼？』

『大使先生，在這間秘室裏，讓我們不要談一些空泛的强詞奪理。』

『强詞奪理！您總統先生說的就是信念，我說的就是强詞奪理。這是我們之間的問題之一。做爲一個政治人物，你已是大失人望，你對國內的問題覺得十分苦惱，因此你個人製造一個危機來恫嚇你的人民，要求他們馴服。我同時也注意到，這在民意測驗中對你亦有幫助。』

總統的藍眼睛平穩的看着對方，音調提高的說。『大使先生，蘇俄政府不能——一定不可以——以武力侵略其他獨立的國家。』

『五千萬的回教徒和平的住在蘇維埃聯邦下，』俄國人怒吼的說。『一個瘋子引起革命，公開的叫喊聖戰，聲稱他的回教徒會和其他的回教徒作戰！你無助的坐在這裏；但是你的國家離那裏有半個地球遠。沒有到過耶路撒冷朝聖過的基督徒會想到推翻美國政府。至少，還沒有。但是它就在我們的邊界上。是一個直接的威脅。不像你們，我們不需要製造危機，危機已自四面而起。我們採取行動。是的。以保護我們國家的利益。』

『今天這個世界已不容許武力侵略——』

『總統先生。』大使現在站起身，臉色鐵青。『你們的五角大廈聲明美國保留使用「小型」核子戰略武器的權力，一旦需要，將「制止」蘇俄的「侵略」。這種恐嚇不是來自蘇聯，或是任何恐怖組織。它源自於你。你。你個人！毫無疑問的，你將使用這種武器——轟炸廣島就是明證。所以現在你應該知道，爲什麼我們會使用各種武器使你窒息——因爲你把它當做是一種政策，而你的企圖非常的明顯——如果需要，你會走向核子戰爭以維持美國對世界的統治權。』

『我們不希望有戰爭。』

『我們也是。』

『但是不要錯估美國人的意志。』

『也請你不要錯估我們的，先生。』

兩個人誰也不看誰。大使在大衞身邊幾尺的地來回踱着，眼睛看着遠方。

『蘇聯向來都知道美國人的夢是空洞的，』他說。『它不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是一種交易。經濟性的。所謂的百萬大合作。現在一旦你們的經濟蕭條，人民對資本主義開始覺醒，你們的石油公司能够賺進千萬的利潤，而人民對此一切都明瞭——你是正確的——情況變得十分危險。美國人應該躭心的不是蘇俄的侵略，而是他們自己的政府。爲了扶持經濟，你的人民會歷史重演的轉向戰爭。但是這一次，你們會付出代價。這次的戰場不會拘限在國外。總統先生，將會是在這裏。那將會是令人傷心的錯誤，如果你們認爲蘇聯會屈服，因爲你們已經公開威脅將使用核子武器。不再是我們的責任。而是你們。美國。尤其是你。這次禁忌的遊戲你要負全責。你竟敢嘗試和恐嚇蘇聯將使用小型「戰略」核子武器。唔。對了。爲什麼你不告訴你的人民，這些小型武器是像掉落在長崎和廣島上那麼大的炸彈？問他們是否已準備好迎接世界末日。看看他們是否準備好迎接大毀滅，好讓你安坐在這間辦公室裏當總統。』

全身顫抖，總統站起來。『我們之間毫無進展。我原希望我們彼此都能够理智而消除彼此的不信任。謝謝你的拜訪。』

大使走後，門被關上，總統回到他的辦公桌上，全身發抖，頭垂下，氣憤，害怕。大衞偵察到他

腦中的默禱，熱切的，零碎的祈禱……上帝……幫助我們維持理智……賜給他們智慧……賜給我智慧……賜給我們力量……

當他抬起頭，大衞站在那裏，集中意志的想幫助他平息心中的害怕、驚奇和緊張。

『總統先生，我必須問你一個問題。』

『你是誰?』他伸手按鈕想召來警衞，但是大衞平靜的說，『不要這樣做。』

總統猶豫着，想伸手，但是奇怪的無法伸出手。

『總統先生，』大衞說，『如果有人告訴你蘇俄已發動大規模的核子攻擊，天空中有幾千隻的飛彈，而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制止——你會採取報復行動嗎?在你回答以前，請你讓我詳細的解說一下。如果你什麼也不做，美國將會被毀滅。一億人會死亡，美國將不再是世界的强大力量。因爲你並未反擊，你將失去顏面。不加以報復的決定會使蘇聯獲得勝利。但是人類却能因此而倖存。另一方面，如果你反擊的話，將會是世界全人類的末日。』

他讓這段話進入他的腦中，制止住他心中的害怕，讓他的心靈清楚的考慮這個問題。

瘋子。怎麼進來的。刺客?和蘇俄大使一起來的?

『我並無敵意，』大衞安慰的說。『但是我必須知道你的答案。』

『問題是什麼?』

『是否你寧願承受損失而讓人類繼續活下去?』大衞簡潔的說。『或者你寧可反擊而毀滅全世界?』

『我們有——通盤的計劃。』總統期望的看着大門。『意外事件已經都被解決了。每一個抉擇也都經過傑出的大腦詳細研討過。很久以前就如此。我們永遠補充最新的資料，想出最適宜的辦法應付局面。』

『你會按下電鈕嗎?』大衞催促的問。『如果這樣做，你會結束全人類——你會按下電鈕嗎?』

『這件事不是一個人的決定，』總統堅持的說。『這不是一個主觀的決定。這是由整個代表人民

的政府所採取的行動——決定不在我。』

『最後的決定仍取決於你，拉森總統。美國政府沒有你的命令不會反攻。』

『這不完全是眞的。事實上，在這種時刻，人民政府會變成軍事政府。民法會由軍法取代。立刻的，整個國家會陷入戰爭。』

『你個人的決定會是按下電鈕而加以報復，是不是?卽使這意味者世界的毀滅。』

『在這種情況下又能怎麼做?』

『你可以拒絕發出命令。』

『我試着解釋過，如果總統不這麼做，其他的人也會代他這麼做。』

『所以，就我了解，你會以核子攻擊做爲報復?』

瘋了?按……電鈕……安全……大衞制止他。

『如果美國——如你假設的情況——如果美國遭受攻擊——我必須——我會——我會做我的部屬所要求我做的。這是我做爲一個總統和總司令的責任。』

『謝謝你。』大衞移動脚步，走向大門。

『你到底是誰?』總統命令的問。『你是和俄國大使一起的?』

大衞轉身。『如果我是，或者我不是，會改變你的回答嗎?』

『當然。』

『我不是和他一起的。』

『那麼你是誰?你是怎麼進來的?』

『你的答案仍然相同嗎?你會反擊嗎?』

總統五指張開的按在桌上，手臂伸直，身體彎曲。大衞感覺到他必死的決心。『我會做我的部屬要求我做的，這是職責所在。』他說。

『謝謝你。』

大衛通過安全人員，站崗的士兵，穿過西廂，經過新聞人員和等待的訪客。出來到新鮮的空氣和溫暖的陽光下，一陣涼風吹着他的臉，他吸了好長一口氣。

一羣傻子！傻子！或許沒有任何東西可挽救他們。

他的心還沒有離開總統，仍然將他痲痺着，直到他坐上車子離開，才把影響力從他身上解除。

『總統先生？』一位女秘書。

『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先生？』

『一分鐘前在這兒的那個人。他是誰？』

『是大使嗎，先生？』

『不是。』總統按下無聲警鈴，警衛立刻到來。『不久前，有一個人在我的辦公室。』總統說。『差不多是我的高矮和體重，金髮，綠眼。他沒有被通報而我們單獨在一起。我要知道是誰讓他進來的。』

『但是，總統先生，』秘書大聲的說，「沒有人經過！可能是從後門——』

『不是從後門。』一位警衛尖聲的說。

總統捶了一下桌子。『現在去找！在他還沒走遠以前。』

大衛開車穿過擁擠的交通，心裏跟蹤着一些他不知道的人，他以總統的心靈做爲焦點。門重重的摔上，人們討論着，否認和生氣的互相指控。

『把錄影帶拿來，』特工部部長吉姆．亞格命令。『如果他進來的話，攝影機會把他錄下來。沒有必要在這裏爭論是誰的責任，帶子會告訴我們。』

『總統先生，五分鐘內你必須在內閣會議廳出席。』

站在門口，憤怒和回想到剛才恐怖的一刻，總統命令他們，『我要知道那個人是誰。他從那裏來的！又是怎麼通過安全檢查的。我要你們捉到他將他關起來，聽清楚了沒？』

『是的。總統先生。』

大衛發現部長一隻眼睛的下方抽搐了一下。

『錄影帶已準備好重放了。』有人報告。

大衛轉向北方，城市遠遠的落在後方。他現在跟蹤着特工部部長的思想。『把它拿到放映室。』大家跟着他進入。

經由他們的眼睛，大衛看見自己出現在電視的監視設備的螢光幕上，一陣警鈴響，一位警衛大叫，『嘿！』另一個人，『怎麼回事？』

『不知道。故障，我想。』

『天啊，』有一個人耳語的說，『他們表現得好像看不見那傢伙。』

大衛看見他們所看見的。一個穿着整齊的陌生人等着某人打開電子操縱的門。

『她就這樣讓他走進去！』

『他們發誓沒有看到那傢伙。』

部長看着那個人走走停停，沿着牆壁，經過總統的秘書，進到接待室，站在蘇俄大使的後面。俄國人似乎透視過他，從他身邊經過，但是沒有撞到他。當大使進到總統的辦公室時，這個人也進去了——不顧攝影機和擴音器。

『將上個月所有的帶子重新放一遍，』部長命令，精神十足的來回走着。『在人羣中找出他的臉。拍下那個人的照片。把這一切複印給聯邦調查局。最好也打電話給中央情報局，這可能是國際案件。』他轉向他的助手。『注意這些帶子，不要再發生意外——在這上面夾上標籤。』

『好的，吉姆。』

『過濾那些警衛，每一個可能看見他的人。』

『好。』

『不要忘了那個應該看守監視設備的人。』

『但是，亞格先生——』

部長看着一個帶着三焦點眼鏡（註：有近、中、遠三種距離的眼鏡）的人。

『先生，那個人就是我。』

『你是不是睡着了？』

『沒有，先生。』

『你也沒有看見他。』

『沒有，先生。直到我們重放帶子才看見他。』

『他就在那裏，他媽的！看看帶子。』

『我沒看見他。我發誓。』

『你怎麼解釋事實上他是在那裏？你認爲他能隨意的消失和出現嗎？』

『我不知道，亞格先生。』

部長快步走開，故意用力的走過其他的官員。他回頭叫道，『打電話給情報局！現在就接！』

在樓上，外衣內流着汗，吉姆‧亞格等着總統問話。當他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總統說，『怎麼樣，吉姆？』

『在錄影帶上看見了他。』

『誰讓他進來的？』

『總統先生——沒有人看見這個人。他就這樣穿過每個人，但是沒有一個人看見他。』

『什麼意思？』

『他通過警衞，安全檢查，訪客——沒有人看見過這個人。』

『那你怎麼看見他的？』

『他在錄影帶上。他就在那裏。他被錄了下來，但是當事情發生時，就是我們看守監視設備的人也沒看見他。他就這樣通過他們——絲毫看不見。』

總統坐在桌沿，眼睛看着部長。恐懼感升起，肚內翻騰糾結，但是長久以來他已學會如何在這種情緒的折磨下生活。

『你能提供任何解釋嗎？』

『不能，總統先生。』

『那麼，任何猜測呢？』

『也不能，先生。當他不見了以後，他就在錄影帶上出現了。我不認爲任何人和此事有關。我們會盤問每一個人，當然。還用測謊器等等。但是，到目前爲止，看過錄影帶，我敢說沒有人看見這個人。』

『怎麼會呢？』

『我不知道。』

『是新式的防禦性的發明？俄國人？』

『天啊，我希望不是。』

『通知一些必須知道此事的人。』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

『那些雜種很狡猾，』總統嘲諷的說。『大使來這裏和我做私人的會面。他一個人回答我的責難。但是事後他讓我們曉得——睜眼看看我們所發展的，美國人。是嗎，吉姆？』

『是的，先生。』

『把這列爲是第一要務和最高機密。一句話也不可以從這間房間的牆壁洩露出去。』

『是的，我們正是這樣做。』

『如果我們毫無反應，他們就無法知道這個猜謎遊戲的影響力有多大。』

『是的，先生。』

『你打電話給情報局的道金了嗎？』

『是的，先生。』

『最好也召集一些武器技術人員到這裏來。我們必須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先生——他說話有明顯的腔調嗎？』

『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吧，』局長肯定的說，『我們一定會捉到他。』

大衛以最高的時速開着車。傻子，一羣傻子！爲什麼會認爲他是俄國人？失望從心底升起，沮喪是他的唯一伴侶，他就這樣開着車上山。他花了一些時間將他的思想傳達回家，安慰貝絲，讓她放心。

毛毛細雨弄得擋風玻璃迷迷濛濛的，雨刷來回的在玻璃上劃着。

他毫無選擇。這一定要完成。爲了貝絲，爲了羅比，爲了全人類。

過度的集中精神令他十分的疲倦，他開車駛進陰沉的夜色中。一生中，他從未覺得如此無助。

16

貝絲・摩根不像幾天前一樣像個機器人。史密特看見她用拇指和食指扭着裙角，皺着眉。

『摩根太太，我一點也無法和大衛連繫上嗎？』

『我告訴過你，我不知道他在那裏。』

『沒來過電話？』

『沒有。』她的眼睛向前疾射。

『你躭心嗎？』

『當然我躭心！』

今天會躭心。一天前她還一點都不擔憂。史密特思考着各種理由。大衛的能力衰退了嗎？是距離的因素嗎？或是大衛忙於集中精神將催眠的影響力用於他人？

『摩根太太，妳能分辨出今天早上的妳和上次我們見面時的妳不太一樣嗎？』

『那一方面？』

『妳的態度。警覺性。那天妳似乎一點都不躭心。』

她看着自己的腿，然後耳語的說，『他眞該死。』

『大衛對妳做那事，』史密特建議的說。『使妳不會爲他煩惱。他是怎麼做的？』

『我不知道。』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你得去問他。』貝絲沒好氣的說。

『想使妳生活得快活些？』

『他不希望我躭心。史密特博士，我很忙，有事情趕着做。』

史密特拿出一根煙，尋找煙灰缸。看她並無意去幫他找來煙灰缸，他把煙又收了回去。『摩根太太，妳對大衞想完成的事有沒有任何槪念？』

『沒有。』

『他沒提過任何建議？』

『眞是的，博士，你應該向大衞提出這些問題才對。』

『他對他的離開沒有任何解釋？』

『沒有。』她把手放在膝蓋上。

『你想他可能遇到痲煩了嗎？』

『不會。』口氣堅硬。『他很好。』

『妳確信？』

『是的。史密特博士，你得原諒我。我眞的必須去做家務事了。』

史密特衡量自己話裏的輕重。『大衞是否向妳提起我們所做的測驗，摩根太太？』

『沒有。』她用手背輕輕拍着她的裙子。

『測驗是用來決定他的超感能力。』

『他沒有告訴我。』

『大衞能讀心。』

很顯然的，她一點也不驚奇。史密特說，『恰巧有了那種驚人的能力，他能够將他的思想傳達給他人。也就是這個，使他能够將妳痲醉。』

她吸了一口氣，又吐了出來。

『大衞可能不知道能力的來源，』史密特提議的說。『但是他完全知道自己的能力。那些測驗已

幫助他確定他的能力。』

『我不知道。』

『將他的能力向前推進一小步，他便能在人的心靈裏滋生幻覺。』

『幻覺？』

『是的。舉例說，他能讓某人認爲他並不在那兒。』

『什麼意思？』

『噢，』史密特說，『爲了實際的目的，他讓人產生幻覺，覺得他消失了。上次他在我的公寓裏就會這樣做，這是幾天前他回到這兒來的事。』

『幾天以前？』她站了起來，全身發抖，轉了一圈，然後拍了一下大腿。

『現在他可能就在這兒，』史密特說。『我們會以爲只有我們兩個人，因爲他能够迷惑我們的心靈。』

『天啊！』貝絲激動了起來。

『一秒鐘前他還在那裏，』史密特說，『下一秒鐘他不見了。在我的公寓，他必須打開鎖住的門才能離開，但是不管如何他仍然能隱匿而離開了我，就像是他氣化而消失在空氣裏。』

他注意到了解已取代了憤怒。

『他是否也曾對妳這樣做過，摩根太太？』

『這一段時間——』

『告訴我關於那件事。』

『我有——』她四處張望以確定周圍只有他們兩個人。『有一位朋友來過這裏，拜訪我。羅比說他的父親曾經回家。而且非常堅持。但是我並沒有看見大衞。』

『小孩能看見他，而妳不能？』

『大衞怎麽能這樣待我？』貝絲尖聲的叫。『他說他會完全誠實。和我溝通！我以爲我們已經把

問題解決了。現在，現在——』

『妳的朋友，』史密特催促的問，『那個人看見大衞了嗎？』

『沒有，沒有。』

立刻的，史密特明白了。偷情。愛人。

『小孩可能弄錯了，』史密特說。

貝絲走到後門，大聲喊，『羅比！到這兒來。』

坐在客廳裏，史密特聽到貝絲問：『記不記得那天你的父親在這兒然後又消失的事？』

『記得，媽咪。』

『是他打開了前門，是不是？』

『是的，媽咪。』

『他消失後，你是不是仍然看得見他，雖然我看不見？』

『什麼？』

『爸爸有沒有說什麼？』

『說什麼，媽咪？』

『有關離開的事！他是否曾經說過他爲什麼——如何——離開？』

『他說他必須走了。』

史密特看見她撥開小孩額前的頭髮。『沒什麼可就心的，親愛的，』貝絲說。『我只是奇怪而已。』

『我餓了，媽咪。』

『我有客人在。一會兒才吃飯。好嗎？』

她吻他。『再出去玩到吃飯的時候。』

當她回到客廳時，她身體一直發抖，臉色蒼白。

『摩根太太，妳願意幫助我嗎？』

『做什麼？』

『幫助我幫助大衞。』

『大衞？』她嘲諷的一笑。『他是一個我所見過最自給自足的人！我可能需要幫助，但是——』

她咬着唇，轉過身。

『我想妳是對的，』史密特推斷的說。『大衞沒有遇上麻煩事。但是他需要有人給他建議。告訴他如何和妳，和他的兒子相處；學會如何在擁有這種獨特的能力下生活。如果我們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將會有很大的幫助。這對他的生活一定是一種困擾。受過訓練的，知識性的建議對他會有莫大的幫助。』

『他不會肯的。』

『大部份的人一定是痛苦到達極點的時候才會尋求救助，』史密特承認。『但是大多數的人總會找到發洩的方法。我們會告訴我們的另一半，朋友，或是牧師。我希望妳告訴大衞我對他衷心的歡迎。』

『他不會聽的。』

『或許他會。試試看，不管結果如何。一遍又一遍不斷的告訴他——妳和我希望能够幫助他。』

貝絲搖搖頭，臉朝下，肩膀滾圓。

就在他眼前，這個女人變了。她忽然抬頭挺胸，拭去淚水，臉上露出歉意的微笑。貝絲做了一連串的深呼吸。然後，好像身在夢境，她對史密特微笑。

『摩根太太——』

『大衞很好。』她喃喃的說。

『摩根太太，他又那樣做了！』

『沒有，沒有，沒有，』她聲音輕快。『大衞很好。』

如果他不知道實情，做爲一個精神病學家，史密特會堅信他正面對一個患有嚴重心理疾病的病人，眼看着她退縮到一個內在的世界而逃避現實。

『妳能夠擊退它嗎，摩根太太？』

『不必躭心，』她强調的說。『不必躭心。』

『集中精神，摩根太太。告訴大衛打電話給我。在妳的心裏說：打電話給魯道夫・史密特。』

但是她的神智已經游離開了，就像是被藥物痲醉了一樣——貝絲・摩根微笑着，眼神遙遠，重複的說，『不必躭心——大衛很好。』

史密特踢掉鞋子，扭動脚趾，他喝着杯子裏的蘇格蘭威士忌酒，裏面有兩塊冰塊。他瞪着電視螢幕。『爲什麽我要讓時事破壞我的心情——白痴。』

哥倫比亞廣播電視記者在螢幕上出現地球的外形圖後出現，抬起疲倦的眼睛，然後開始：

『各位觀衆，你們將要看到的，可能不會令你們太驚奇，』他說。『螢幕上是聯合國正在召開由索馬利亞所要求的安全會議。爭論的重點是鄰近的衣索匹亞入侵邊界的事。索馬利亞，因爲美軍出現該區，已與由蘇俄支持的衣索匹亞交鋒數月。現在注意看這個人——』

史密特向前搖晃得太厲害，以致於酒灑到了腿上。大衛！

『走到代表前面，擧起用不同語言寫着的標語牌，』記者說。『他的標語，語言不同，意義却相同：「世界人民，保護你們自已免於遭受政府的威脅。」』

穿着深藍色的西裝，大衛站在正說着俄文的俄國代表後面。新聞記者又說了一遍，好像唸着大衛攝影機前手寫的牌子，『世界人民，保護你們自已免於遭受政府的威脅。』

現在又回到新聞節目主持人，大衛的照片仍可在主持人身後的小螢幕中看見。『代表們很明顯的並未看見這個人。翻譯員們也沒有看見，我們公司的攝影人員，也就是拍下這段你們正在收看的影片的人也沒看見。直到我們爲了轉播而剪接影片的時候，這個抗議者才出現在我們工作同仁的眼前。索

馬利亞和衣索匹亞與會人士，爲了這件偶發事件而大大震驚。不知他是如何進入戒備森嚴的安全會議的內部秘室，而將標語展示在攝影機前，播放到世界各地。但是與會人士沒有一人聲稱目睹此事發生的經過。爲了求得更多的資料，我們現在將鏡頭轉向我們在聯合國的特派通訊員——』

電話鈴響。史密特貼近電視，看着。

『……顯然的，這個人通過偵查金屬物品的大門，和複雜的安全預防措施，這些是用來保護這些國家的代表們免受恐怖份子的干擾的。他如何通過這些，至今無人知曉。目前正在進行調查。直到事後觀看會議的部份錄影，大家才知道他坐在會堂的地板上。』

電話停止鈴響。又響起。史密特拿起話筒。『喂？』

『魯道夫舅舅，打開電視新聞！』

『已經打開了。』他沒說兩句話的把潘妮的電話掛上。

『——現在白宮方面——』一位年輕女人，手拿麥克風，報導着，『更加神秘的，我們接到未加證實的報導，同樣的這個人，不管他是誰，最近曾是白宮的造訪者。根據一份來自高級單位的資料來源上說，這個人不知如何混進總統私人辦公室，而與總統先生單獨相處了一段時間。拉森總統拒絕作任何評論，白宮中的任何安全人員也拒絕討論此事。他們既不確認也不否認發生的事。但是我們的來源聲稱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政府機關已在偵查此事。』

節目主持人揷進來問，『這是何時發生的事？』

『前天。』

廣告。電話鈴響，史密特拿起電話，手心都是汗。『哈囉？』

『你看見他了嗎？魯道夫舅舅。』

『我看見了。』

『他是怎麽做到的？爲什麽要這樣做？』

『我不知道。』

『你不會去通知警方吧?』

『我想每個在伊莫瑞大學認識他的學生，都有可能會打電話。』史密特說。『我必須掛斷電話了，潘妮。』

大衞．摩根——『神秘』人物——支配了整個的轉播。蘇聯聲稱此事爲『美國的政治把戲……』

『所以，』新聞記者下結論的說，『這件事成爲近幾年來所發生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中，又一件轟動費解的奇案——震撼了整個國家和國外的聯盟。我們害怕是因我們對此人一無所知。這個人，』——大衞手握標語牌的照片——『可能是美國人。也可能不是。不管他是做什麼的，或是什麼人，他一定不是恐怖份子。如果他想用武力恐嚇，今天在聯合國他便有此機會。而且如果眞的他能够走進白宮而不被偵查出或看見，不管他是用何種方法，他具有一種人們幾世紀以來所夢想和害怕得到的能力——在人們的眼前消失的能力。但是，很淸楚的，如我們的錄影帶所顯示——他無法在攝影機前消失。這裏是哥倫比亞電視新聞；晚安。』

電話鈴又響。

『舅舅?』

『是的。』

『那確實是摩根博士，是不是?』

『好像是。我得掛電話了，孩子。我要妳仔細想想這件事情。』

『你認爲他要做什麼?』

『妳的疑問和我一樣。再見，潘妮。』

史密特找出通訊簿，撥貝絲的號碼。第五響的時候，她接了電話。由她的聲音，史密特知道他是在浪費時間。『摩根太太，妳看過晚間新聞了嗎?』

『是的，我看了——』語氣平淡。

『那麼，妳看見大衞了。』

『是的，我看見了他。』

『摩根太太，他一定要打電話給我。他一定要。告訴大衞打電話。』

『他不能，史密特博士。』

『不能?爲什麼?』

『他走了。』

『去那裏，摩根太太?』

『國外。』

『離開國家?到那裏?』

『他沒說。』

『他沒說。』

『爲什麼他要到國外，摩根太太?』

『但是他確實曾打電話給妳，說他將要離開?』

『噢，不。他不需要打電話。』

『妳是指心電感應。』

『大衞很好。很好。』

他掛斷電話，手發抖。此刻他同時覺得自己萬能却又無能。捉到大衞，監禁他只是遲早的事。然後便會立卽着手檢查他。從頭到脚，由裏到外。政府一定會詳細檢查這個人的大腦和身體的每一個分子才會罷手。所以，未來的問題變成：誰會成爲政府的調查員?

他查閱通訊簿。撥了一通在他一生中只用過一次的長途電話線。

『局長辦公室。』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是魯道夫．史密特。』他說得很慢，好讓錄音帶錄下每一個字。『我知道今天闖入聯合國的人。我已經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調查此人。我有一份有關他的過去和他個人的完整資料。』

我曾爲他做過智力測驗，和個性分析。我的檔案中還有查訪來的資料。做爲一個精神病學家，我從各方面收集這個人的資料，有些是借助政府的協助，有些是我個人的努力。我曾測驗過——千眞萬確——他具有讀心的能力。他同時也能使在他周圍產生一種陶陶然沉醉的錯覺，這表示他也具有改變他人知覺的能力。他能够——千眞萬確——消失無形。重複一遍：他能消失無形。我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我的電話號碼是——』

他掛斷電話，全身濕汗淋淋。

制住你了，大衞。制住你了！你絕無可能逃脫美國政府全力的緝捕搜尋。全世界的人都會尋找你。

離開國家。

『制住你了，大衞！』

但是，即使他對自己這樣說，這樣想，他仍是毫無把握。離開國家。去那裏？去多久？小心！假如大衞落入對方的手中，他可能就此在這個世界消失。小心，大衞。

高高的在月光照耀的大西洋上空，大衞捕捉到史密特的思想。他閉起眼睛，背靠在椅上，心裏追蹤着精神病學家後來所發生的一連串的事情。

『史密特博士？』

『是的。』

『不久前，你打過電話到局長部公室？』

『不錯。』

『明天早上，你能到華盛頓來一趟嗎，博士？』

『好的，我會。』

『我們會等你來。』

當史密特舉起酒杯，對着穿衣鏡裏的自己乾杯的時候，大衞可以感覺到他內心的欣喜。『制住你了，大衞！』史密特大聲叫喊。

空中小姐走在走道上，詢問乘客是否有什麼需要。經由她的眼睛，大衞看見她看着他鄰座的乘客，然後看了一眼有人訂位却空着的位子。

多麼奇怪，位子是空的，他，大衞，並不在那裏——但是不知怎麼回事，他們的心裏告訴他們不必連絡此事。他們並未想起要任何人來坐或在位子上面放任何東西。他開始打瞌睡，然後猛然的又把自己叫醒。不可以！他必須保持警覺。

他看了看手上的錶，計算着抵達莫斯科的時間。他覺得疲倦，筋骨酸痛，需要運動。伸手橫過隔壁的乘客，他在飛機走道上的食物手推車上拿走了兩只蘋菓和一瓶飲料。想了一想，他又自助的拿走了隔壁這個人盤子裏的三明治，剛送來的。

『嘿，』這個人說，『我沒拿到三明治。』當空中小姐又退回到內廚房的時候，大衞正大口大口的嚼着火腿和乳酪。他飢腸轆轆，眼睛佈滿血絲。他不能再這樣下去。他必須休息。找一個隱蔽的地方休息一下。在莫斯科班機將會誤點遲飛。大衞把飲料的空罐子放在他隔壁乘客的盤子裏。有趣的，他看着這個人將罐子晃來晃去，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樣，對它的突然出現毫不懷疑。

人類的心靈。奇異，複雜——

大衞按摩他的前額。頭痛。他讓自己的思想又回到史密特。他正在收拾行李，很高興的準備上路。史密特挑選出一些能使他在政府面前加强地位的資料。將會是由他來控制一切，獲得領導權，指導各部門去追蹤獵物。

史密特不是朋友，但是在精神病學家的心裏，他也不是大衞的敵人。希望幫助大衞，史密特曾這樣告訴貝絲，而且這是事實。

但是他絕不是朋友。

敵人？說是又不是。朋友——絕不是。但這並不相衝突。

那麽史密特是什麽？

沉重的嘆了一口氣，睡意又重新襲擊上來。大衞把椅背弄直，揮去打盹的念頭。

史密特是，他這樣想，和總統一樣。一個認爲他所做的是正確的，合乎道德的好人。但是他的所作所爲實際上却一點也不正確或合乎道德。

礙於他的職位，受制於他周圍的人的野心，分割於顧問之間，總統發現自己正走向戰爭——一個他既不希望也不追求的衝突。爲了政治自尊和國人的情緒，世界可能遭到滅絕。害怕面臨最悲慘的結局，却又無法逃避且不願投降，總統眼看着局勢一天天緊張，危險也一天天增加。

瘋狂。

史密特，也受困於此種瘋狂。確信自己是爲了崇高的目的而這樣做，他已準備追踪他的同事，監禁他，分析他的個性和大腦，找出腦分子構造，看看是否能在他人的腦中複製成功。

但是爲了什麽？

是爲了想知道大量製造讀心人後會有何不同？如果世界上的人都能做大衞所做的，人們會是如何？當然，不可能再有誠實的存在。會有更多邪惡的方法產生，去遮蔽不誠實。因爲，最後，人類會因缺乏成熟而無法控制自己。最後，當地球上的人變得懶惰且能原諒他們領袖的錯誤的時候，人類根本的缺點又會重現。

總是有人渴望有一位像過去一樣的總統，雖然自私且無恥，却能以鐵腕來領導他們。一位獨裁者，最好是夠仁慈大方，能夠讓他的人民免於負起他們的責任。

抽筋的脚疼痛異常。他捏了捏脚放鬆疼痛的肌肉。如果他睡着了，會發生什麽事？精神將不再集中。這個『空』位就會有人坐在那兒。進入蘇聯——他一定不能被人看見。他的下巴碰到胸口，然後他把自己叫醒。醒來！

他的心裏想着貝絲。她獨自的坐在廚房裏，躭心着。爲什麽是我？爲什麽是我們？他無法集中力量去平息她的心。

一定要是某人！

正巧是他。

17

哈諾・道金，對史密特來說，是一個危險人物。一個因爲環境、長壽和政治因素而擢升爲聯邦調查局局長的人。他擁有犯罪學和法律的學位。在約翰胡佛（美犯罪學專家，一九二四年任聯邦調查局長）手下當差三十年後，調查局因革新而重新整頓，由於死亡及辭職使得內部元氣大傷，於是國會通過由道金小材大用出任局長之職。爲了彌補自己像女人般的手和男高音，他總是喜歡握緊拳頭，然後用一種低沉、耳語般的吼叫聲說話。沒有關係。事實上，他是一個冷酷，精於算計，和具有謹愼小心本能的人物，而且他決心讓自己保有這歷史强塞給他的支配權。

『你曾經進行過研究，史密特博士，』道金說。『進行多久，又是什麼性質？』

『十五年，是研究超感能力。超心理學。』

『由什麼單位贊助的？』

『國家健康協會。』

『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我的報告被送至五角大厦和中央情報局，所以我想是運用於軍事。』

『你有何發現？』

『在這個人以前，摩根——沒什麼發現。』

『現在呢？』

史密特參考一本資料簿，好像準備把資料唸出來，他並不需要參考這些。『大衞・摩根能讀心，就像你現在接收到每一個說出來的字一樣的輕而易舉。』

『你如何肯定這個？』

『觀察。測驗。』

調查局長用無表情的小眼睛研究着史密特。心存懷疑。他們全都如此。道金說，『或許，是魔術師的把戲。』

『絕不是。』

『這些人，很聰明，』道金批評的說。『最近電視上有一項表演——魔術師摸一樣東西，然後告訴物主一些有關他的事。』他轉身向吉姆・亞格，白宮特工部部長。『記不記得四〇年代收音機內的表演者？「給那個人十個銀元，」然後觀衆會大叫——聲稱那個人能讀心。他的名字叫什麼？』

『對摩根，』史密特和善的說，『不是把戲。』

『那麼他是怎麼做到的？』道金挑戰的問。

『我無法回答，除非要他更進一步的接受醫學和心理學上的測驗。這正是我努力想完成的，而摩根博士也在這時候把自己公開於世人。』

『他抗拒了。』

『是的。』

吉姆・亞格對着每一個人，却又不對任何人的說話。『各位，讓我們進展得快些。總統先生還在等待史密特博士和你們的結論。』

簡潔的，史密特將大衞身世背景的簡報說了一遍，這是今天清晨他就一直費神準備好的。

道金開始沉思，齒縫間絲絲作響。『有一個患有精神病的母親和酗酒的父親。這個人本身具有危險性嗎？』

『我不認爲他是個患有精神病的人，』史密特回答。『至少，還不是。』

『但是有可能變成這樣的一個人？』

『在這次異常行爲的表現後，我也無法肯定。需要將他完全的檢查和分析後才能決定。』

『解釋一下有關消失的事情，史密特博士。』中央情報局長查理．雷蒙笑着說。

『他能封鎖心靈。滋生幻覺。他暗示說他不在，然後你的腦中便會完全消除他在場的意識。我想那是一種幻覺的暗示。』

吉姆．亞格催促的說。『請繼續，博士。』

『摩根極端的聰明，一個天才。他把自己當做是母親幻覺的產物。摩根，當他還是小孩的時候，他接受了母親的幻覺，加強它們，而在心中產生了高於他人的思想。他母親的幻境，把他在環境中的地位提高，而使他迫切的想知道自己的來源。因此他能夠原諒他的母親，生活於父親和母親之間而享受自己像超人一樣的自信。』

『所以他是瘋子。』道金下結論。

『沒有不平衡到任何一個精神病學家會認爲他是病患的程度。他對他的家庭、社會和他自己從來不是威脅，這是一般決定一個人是否瘋狂的標準。他可能與衆不同，但絕不瘋狂。』

『那麼，』——吉姆．亞格皺起濃黑的眉毛——『我希望知道他對總統是否構成威脅。』

『我不認爲如此，』史密特小心的說。『但是我不知道。』

查理．雷蒙說，『如果此事不涉及國際案件，中央情報局便與此調查無關。』他站起身。

『但是有可能，』史密特建議的說。

『你有理由相信他和另外的政府有牽連？』雷蒙問。

『根據他的太太所說，他已經離開這個國家，』史密特說。『讓我們假設他是去俄國、中國大陸、以色列或其他國家——做他曾經在這裏做過的事。闖入高級官員辦公室，不被人看見，爲了什麼目的？我不認爲他具有危險性。但是假如——假如——他是個迷失方向的愛國者，計劃謀殺這些國家中的一位或更多的領袖——』

『老天爺！』

『讓我們假設其他的，』史密特建議的說。『如果摩根進入到克里姆林宮，或是竊走一些軍事機

密，他們對此事會有何看法？他，畢竟，是一個美國公民。』

雷蒙又緩緩的坐下。道金用幾乎看不見的眼睛看着史密特。

『摩根能夠使在他周圍的人心靈裏產生幻覺，』史密特說。『如果他能毫不被察覺的進入白宮，相信他也能安然的進入其他政府的首府。我想全世界的領袖都會覺得毫無保障而備受威脅。』

他更進一步的說。『同時，他能把你痲痺成機器人一樣，無憂無慮，像是吃過藥！我在他太太的身上見過這種情形。她無憂無慮的四處徘徊，因爲摩根解除了她的憂慮。』

『他有那種能力？』雷蒙問。

『有而且可能更多。』史密特聲明。他告訴他們有關丹佛市不滿者的集會，和赫森博士報告有關大衛的演講。『不用音響系統傳達，』史密特解說。『這表示他是用思想傳達的方式對着幾千人講話。他們深深的受他感動。他們「愛」他。』

情報局和調查局可能不信此事，但是他看見特工部部長亞格的臉色蒼白。

『大衛．摩根，』史密特說，『可能成爲最後的武器。他能改變知覺，用他的幻覺來更替你的敵意和痲痺你侵犯的企圖。或許他並不具危險性。或許。但是我們敢打賭他是一個溫和而利他的人。』

『史密特，』——道金的音調提升了些——『這簡直是不可思議到了極點。』

『但是，確是千眞萬確的。』

史密特點燃一根煙，把火柴在手裏晃了晃，然後丟到乾淨的煙灰缸裏。

『史密特博士的假設可以說明爲何總統並未立即按鈴召喚警衛，當摩根在他辦公室的時候。』亞格大聲的，頓悟的說。

『你是說總統並未召喚安全人員？』道金問。

『他說，』亞格重述的說，『他想要，但是摩根要他不要。他說他不能，並未——』

『不能，』史密特警告的說，『這是重點。』

『我們知道摩根進入裏面，』亞格說。『如何進去和爲什麼進去我留給你們調查。但是我們確實

知道他有能力這樣做。』

『他究竟要什麼?』道金也點上一根煙。

『他想問總統一個問題，』亞格說。『他希望知道，若遭受核子攻擊，總統是否會下令反攻。』

長久，長久的沉默。

『總統如何回答?』

『這是機密。』

『對摩根來說，不是。』史密特說。『如果總統要政治手段，隱瞞事實，大衞會讀出他的心。提出問題就足够引出心裏的回答。這個人是欺騙不了的。』

『摩根會威脅總統嗎?』道金語氣逼人。

亞格揚了揚眉。『我們把任何未授權的出現當做是一種威脅。』

『其他國家的領袖也會這樣認爲。』史密特警告的說。

『但是這個人眞的有威脅嗎?』雷蒙堅持的問。

『各位，』——亞格站起身，提了提褲子。『我想總統會同意史密特博士的看法。我們敢冒險說他沒有嗎?』

『必須捉住他，』史密特說。『牽制他。』

『而你呢，史密特?』道金幾乎是嘲笑的說。『你對此事的目的又是何在?你的目標和希望是什麼?』

『研究。一旦摩根被監禁的時候，我需要人員，設備，和一個處所，來繼續我的研究。』

『純科學性的，』道金說。『知識獲得的滿足，是不是?』

史密特覺得他的臉發紅。『道金，』他和藹的說。『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知道一個像你這樣的人。他用嘲笑來掩飾自己的猶豫不決，大聲斥責別人錯誤的決定來保護自己免受失敗的責難。說原子的分裂是屬於物理上的問題就是他的主張。他對物理一無所知，但是他確信連鎖反應，一旦開始，

便會在一聲巨響中毁滅宇宙。』

『難道你認爲摩根這個人和發展中的核子武器威力相等?』道金裝出不自然的笑容。

『天啊!』史密特和善的說，『這個人可以成爲他所希望的一切!他可以成爲一個獨裁者，運用連希特勒也爲之汗顏，而深深覺得不及的說服力去動搖民衆。他可能成爲自耶穌基督以來最偉大，或最糟糕的人。如果你低估摩根，你便是傻瓜，道金。』

毫無表情的，調查局長耳語的說，『摩根的影響力能伸展到何種程度?能維持多久?』

『聯合國大厦的寬和廣，』史密特說。『就我們所知。』

『你建議我們該如何去捉住這個能够麻痺侵犯企圖和消失的人?』道金嘲弄的說。

『目前，我不知道。』

『我們可以監視每一個他可能連絡的人。』道金首先提議。

『沒多大用處，但也無不可。』

『竊聽他家裏的電話。在國際班機上裝上監視器。』

『也可以試試。』

『廢止他的護照。』道金諷刺的笑着。

『那並不能阻止他。』

『不能，他媽的，』道金嘆了一口氣，『不能阻止他，如果他能做到你所說的一切。所以，你的建議是什麼，史密特博士?』

『設下陷阱。』史密特把煙蒂搗爛。『利用他的太太和小孩。反正他們也需要保護。如果我的猜測不錯，亞特蘭大的傳播界一定接到了伊莫瑞大學學生或職員的電話，所以，現在他們一定知道摩根是誰。爲了他們的安全把他的太太和小孩接來這裏。把他們帶到華盛頓。然後祈禱摩根會很關心他們而來這裏找他們。』

『你似乎不敢肯定他一定會來。』

『直到一、二天前，』史密特說，『我還很肯定。但是現在發展成他的太太曾經有過紅杏出牆的事。』

『噢，看在老天的份上！』道金大叫。他轉向亞格和雷蒙。『我想我們應該把這個人當做是極端的危險人物，直到我們有新的斬獲。』

『同意。』雷蒙站起身。

臉色和悅，史密特很高興的想：制住你了，大衛。

『誰將協助事情的進行？』史密特問。

道金低沉咕噥的說。『你建議誰，史密特博士？』

『我需要設備，基金等等。』

『我想決定在於總統，』道金簡短有力的說。『很明顯的，雷蒙，這事不是一個國際問題。所以情報局大可不必挿手此事。』

『摩根現在人在國外。』雷蒙反對的說。

『我需要兩個助手，最少，』史密特說。『神經學家，遺傳學家。我們也不可忽略優生學家。』

『製造改良後代的專家？』道金笑了出來。『你計劃培養這樣的一個人？』

『懷抱希望的，』史密特說，『我們將學習能夠在他人的身上複製這種能力。這完全決定於身體上的，精神上的，摩根如何做到他所做的。一旦建立起來，複製便會立刻開始。』

『我們國家有了這種能力，』史密特說，『便能統治整個世界而不須經過戰爭的洗禮。我們能預知國家的企圖和國人的意願。沒有不被揭發的秘密。不會錯估恫嚇。從某一方面來說，這和原子武力的發展相類似。他能使得國家變成——無敵。』

『史密特博士，總統在等你。』亞格說。

『等我拿公事包和——』

『我們會處理這些。』道金向他的助理點頭，而他拿起他的公事包和資料簿。

『等等，道金，』史密特說，『那些得跟我走。』

『不，先生。』道金大步走向門口。『現在，你的資料和文件都被列入最高機密，視爲國家的利益。』

『你有必要的合法的——』

助理把法院的指示單放在他手中。

道金回頭，臉掛着笑容。『你能諒解的，史密特。』

『當然。我還需要把它們要回來，當我們將摩根禁閉以後。』

『到時候會還你。』

『關於他的太太和小孩，』史密特說。

『已經做了。亞特蘭大那邊已將他們接走。』

『今天早上？』

『昨天晚上。』

『你們已經知道是摩根博士？』

『是的，我們接到伊莫瑞職員的電話。走吧，讓我們搭電梯吧。』

藏住反感，史密特被指引着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然後走到一輛等待着的高級轎車。他幾乎可以感覺到大衛。摩根——不管他在那裏——正大聲狂笑。

大衛在莫斯科西南方的高爾基公園內找到避難所。在這裏，全身疲累，混雜在遊戲的小孩和野餐的大人間，他癱軟在一株落葉樹的樹蔭下，睡着了。當他醒來的時候，四周寒冷而黑暗，湖對岸傳來像錫的音色的汽笛風琴的樂音。豎力大輪明亮彩色燈的倒影在水中閃爍不定。

饑腸轆轆，沒有護照——他不敢冒登記入境的險——也沒有俄幣。

他曾經到莫卡娃旅館的休息室，看見接待員一個個檢查文件。身分證和／或是護照。他是一個不合法的偷渡者。

剛抵達的時候，他就開始運用他的心波四處偵察可追蹤的線索。但是他從未見過總理，只在照片上看過他的臉。他不知道從何着手。這是他所未料到的失敗。所以，大衛決定，明天，他將隱身的走入政府辦公室，直到找到有關蘇俄首領的線索。在那之前，他只能飄流於遊樂園，這羣他不能輕易開口問的陌生人之間，他需要一個避風港，好讓他整理思想，計劃步驟，他的小旅行袋塞滿了髒衣服、刮鬍刀和一些小東西。

他試着將心波傳送回家至亞特蘭大。什麼也沒有。他閉上眼睛，集中精神找尋貝絲。但是他感應到好像她並不在家，房子空無一人。可能是他太疲倦了。一種陰鬱的不祥預兆。明天再試試看。

當遊樂園關門的時候，大衛漫步在黑暗的街道上，循着坐車來的路走回去。在馬克斯紀念大道和高爾基街的拐角處，他找到他的小旅行袋。然後，隱形的，他進入莫卡娃旅館，從掛鈎上拿走了一支鑰匙——這時候，還有什麼顧客可能上門？

三天以來，他第一次好好的洗了一次澡和睡了一場覺。第二天，享受着陽光，他將自已變成隱形的觀光客，大步的走向他的目的地。

麥辛．馬諾夫斯基總理生病了，他的雙頰下垂，臉色蒼白，無邊眼鏡後的眼睛紅腫。他斜靠在枕墊上，躺在尼古拉沙皇曾經用過的床上。儘管排氣孔不斷的從外面吸入新鮮的空氣，屋內仍然散發出一種生病的氣味。

『馬諾夫斯基先生？』

老人眨眨眼，糾結的眉毛下，目光透過眼鏡的上方看着他，顫抖的雙手握着一疊報紙。

用俄文：『先生，我希望能問您一個問題。』

『是的？』

『如果美國對蘇聯發動核子攻擊，然後有人通知你，一千隻的飛彈已發射升空，你會下令反擊嗎

？』

總理瞪大了眼好像尚未領悟。大衛等了一會，接着說，『假設你的國家會被徹底的打敗。更進一步，假設反擊會招來全世界人類的毀滅。』

『它會的。』總理肯定的說。

『但是如果你並未下令迎擊，蘇聯被打敗，』大衛假定的分析。『你的人民會批鬪你，稱你爲叛徒。但是，如果你並未還以顏色，未來後世子孫可能稱你爲人類的救星。那麼，你仍會反擊嗎？』

『你是誰？』他問。

『總理先生，求求你，我需要一個答案。』

『你的口音——美國人？』

『這無關緊要，』大衛溫和的說。『答案和種族之分並無關連。』

『在這種情形下，將不會有答案。』

『你會以核子武器反擊嗎？』

『決定不在我。』

『那麼，在誰？』

『有關軍事當局。』

『你會下達命令嗎？』

『他們不需要你的命令嗎？』

『是的，程序上是的，但是——』

費力的，總理將身子坐直些，好像從霧裏對大衛匆匆一瞥。『走近些，』他說。大衛從陰暗的角落走向亮處。蘇俄頭子結結巴巴用英文說，『美國人。是不是？』

『拜託，先生，你的答案。』

『你怎麼進入這個房間的？』

『你會反擊嗎?』大衛堅持的問。

老人扭動着身體，伸手想按開關，大衛按捺住他的衝動。『我並不想傷害你，馬諾夫斯基先生。但是我的確需要一個答案。你會反擊嗎?』

『我將必須要。』

『卽使這意味着人類的結束?』

『我們又有何辦法?』

『謝謝。』大衛在臥室門口停下回頭看。爲了順利離開，大衛仍維持着某種程度的集中精神，使那個生病的總理仍籠罩在他的影響力下。

『您按鈴了嗎?』

『召集安全人員，馬上!』

大衛走到外圍的周界，打開大門，警衞毫無知覺。他的思想仍追蹤着臥室裏的蘇俄頭子。

一位醫生被召喚來照料總理，安全人員溫和而肯定的問着問題。迷幻劑?醫藥治療?過度憂慮?

『這個闖入者，他有沒有談到別的?』

『只有那個。有關反擊的事。』

『美國人。』

『我想是。他的口音是美國人。』

電話不停，命令不斷的發佈，克里姆林宮開始感覺到有史以來轟然巨變來臨前的大震盪。失職的警衞被捉了起來，不斷的研究錄影帶——他就在那兒——大衛通過不可能通過的安全設備而不被發覺。緊張，幾乎是一觸卽不可收拾，夾雜着恐怖的氣氛，浸透了蘇俄的官方。

大衛在機場，溜過檢查站，在人羣中緩緩的移動，走向指定的飛機。兩個男人和三個女人正在淸潔巨大的機艙。大衛在靠窗邊的位子坐下，看着工作人員將食物放進內廚房和架子上。

他把思想退回到總理那裏，他現在正氣惱的問，『看不見?』

『沒看見，先生。』

『不可能!』

『我們接到聯合國的一項廣播。美國人聲稱在安全會議開會時有一個闖入者。你會收到有關的報告嗎?』

『是的，』——現在十分害怕——『是的，是的!』

『我們正從影片上拍下他的照片，先生。或許是同一個人。』

回家。回到貝絲、床和羅比的身邊。大衛疲倦的嘆了口氣。

戰爭似乎不可避免。人類——上蒼保佑他們。

18

史密特坐着，一隻手放在鬍子下，向外輕輕揮動，不耐煩的等着年輕的催眠術療法專家整理報告開始演說。鬍子刮得很乾淨的醫生抬頭看見史密特點燃一根煙。

『史密特博士，我希望你不要抽煙。』

史密特深吸了一口氣，瞪着這個同事。『你的希望照准。或許你還希望我們到外面的辦公室和你做進一步的溝通。不管怎麼樣，只要有我在，空氣仍然受汚染。你只好淺呼吸。』

年輕醫師抬起下巴，看看沒有其他的人支持他也就不再興師問罪。他以一大堆的頭銜和身爲幾本著作的作者開始他的演說。圍着桌子坐的有一位神經專家，一位心理學專家，這個催眠術療法專家和他自己，精神病學家。出席討論會的還有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五角大厦的代表們，和白宮的附屬單位，特工部部長吉姆·亞格。史密特一隻臂膀吊在椅背上，顯得很不耐煩。他把這個『催眠術療法專家』視爲一個舞台表演者，而不是醫學技術人員。現在他正講到催眠術的來源。

『先生，』史密特催促的說，『提綱挈領，提綱挈領！』

『史密特博士，我被邀請到這裏解說催眠是什麼。而我現在正是這樣做。除非你想改變主題的方向。』

『正有此意。』史密特吸了一口香煙。『我是否可建議我們直接開始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我並不需要知道催眠術的歷史來回答我的問題。各位，是否同意？』

其他的醫師們點頭。

紅着臉，年輕的催眠醫師把報告的紙張塞進皮包裏。

一位軍事官員舉起了手。『怎樣引起催眠作用？』

『首先，被催眠者必須是志願的，且願意合作。』

『被大衞·摩根催眠的人並不是志願的，也不願合作，』部長亞格說。『他似乎控制着他們。』

『是的，』催眠術療法專家讓步的說。『他的確是如此。但是這仍是屬於催眠的範圍。你們知道，產生精神恍惚的感覺的時間可快可慢，程度可深可淺，或一點也不感覺到。庸醫或騙子會吹噓他的速度；但是舉例說，一個醫學催眠士爲了一連串的手術可能需要花費幾個禮拜的時間來延續精神恍惚狀態。』

『摩根壓倒那些被他催眠的人。』亞格堅持的說。

『但是現在，』年輕醫師爭辯說，『你們遭遇的不僅止於催眠狀態。從我所知的事實裏，摩根是先在人的心靈裏產生一種祥和的感覺，然後再以其他的遮蔽人的心靈。』

『正是如此，』史密特嗤之以鼻。『那麼你有什麼其他新發現？』

『史密特，』神經學家金森被激怒的說，『你是不是可以閉嘴？我們知道的每件事，你都堅持的用來支持你自己的理論。』

史密特聳聳肩，點燃另一支煙。

『先生，』神經學家金森說，『摩根能使人產生與內心相違的不在乎的感覺。我拜訪過他的妻子，而摩根將她痲醉使她看來像個機器人。這是催眠狀態，還是什麼超過催眠狀態的現象？』

『這種催眠狀態的程度正如牙醫利用催眠減輕或消除疼痛一樣。但是催眠實驗和治療一再的失敗，意味着被催眠者並不是眞正的無意識的機器人。因此，如果他的妻子能够產生不在乎的感覺，這是因爲她也希望如此。』

『鬼扯淡，』史密特輕聲的說。

年輕醫師又接着解釋，『通常被催眠者只對催眠士的刺激有反應。實際的情形是，催眠士縮小了被催眠者的注意範圍。他變得機警、敏感，但是只有對那些他被授意如此做的事物才會如此，所以，

他對針戳可能毫無感覺。同樣的情況，也能產生全身僵硬的症狀。這是一種肌肉僵化的狀態——被催眠者能够長久的維持一種笨拙而費力的姿態，就是這種情形。把他的身體擺在兩張椅子之間，他的身體可以變得十分僵硬，甚至人可以站在他的肚子上。但是，這一切只是暗示。暗示必須經由被催眠者的同意才能生效。接受而反應暗示，被催眠者可能變得健忘，耳聾，失聲，眼盲，痲醉或完全的意識分裂。摩根的作法正是如此——但是他總是能獲得被催眠者的同意合作。外表雖反抗，但是潛意識裏却有根深蒂固的意願願意合作。』

『天啊！』史密特拍桌子。『聽我說！摩根到了甘廼廸國際機場，在那裏他被認了出來，當他吃早餐的時候，他們包圍住他，他走過一羣受過訓練的官員所形成的封鎖線，巧妙的避開了圍捕。後來他在靠近奧瑪哈的小城尼布拉斯加被捕。不僅監獄的守門員自動打開獄門，甚至可憐的副警長還駕車送摩根到奧瑪哈趕飛機。獄卒坦承他無法克制自己不這樣做。你是說，潛意識裏，獄卒願意冒丢掉差事的險，而讓囚犯自由的離開？』

『不錯，』年輕醫生說。『摩根的能力是一種現象。由於他的照片出現於時代週刊、新聞週刊的封面和電視廣播網內，因此他變成衆人心目中的英雄，就像邦尼和克萊德，三〇年代著名的逃犯，他們就是從受害者那裏獲得幫助。雖然是在槍管的脅迫下，但是仍是衷心願意的。』

『摩根如何使得像總統這樣的人籠罩在他的影響力下，直到他安然逃離？』亞格問。

『我再重複一遍，』年輕醫師回答，『這有可能是超過催眠狀態的範圍，雖然我懷疑有此可能。從催眠的觀點來看，在催眠士離開房間之後，被催眠者的潛意識中可能願意仍存在於精神恍惚之中——但是通常，只要催眠士和被催眠者的連繫一斷，被催眠者便會立刻清醒。也或許這是屬於被催眠者在醒後仍有作用的暗示。就像，舉例來說，當我們讓產婦事前有心理準備，暗示她在生產時不會有任何痛楚。當陣痛開始時，這種醒後仍有作用的暗示便會取而代之，而使產婦覺得痛苦減少。』

史密特環顧四周。這些人吃他這一套。他們相信他，因爲沒有別的可信！

『這也可能是時光的扭轉，』醫師沉思的說。『我們知道經由意識的分裂，被催眠者對時光的感覺可能延長也可以縮短。摩根可能是使時光靜止，直到他安然離開。』

『那麼，』——史密特微笑——『我想我們可以訓練幹部抵抗摩根的影響力。這是不是正確的假設？』

『我想是的。』醫師回答。

『很好，』史密特說。『各位，這樣我們的問題便會很美好的解決了。我們訓練一批無感於幻覺的人，把他們佈置在確信摩根會出現的地方，然後突襲摩根。這主意好是不好？』

並未揭開諷刺，史密特提醒他們，『我們知道摩根去探望他的兒子，因爲小孩這麼說。我們曾設置了精心的陷阱。房間內，只要摩根一進入便會引發秘密的鎖和噴出氣體使他昏迷。小孩說他的父親來看過他，聲音計測器失效，電眼也失敗，瓦斯並未噴出，而攝影機顯示小孩曾經對着空間熱烈的討論着，他發誓他的父親就在那裏！結果呢？錄影帶顯示摩根不在。他在他兒子的心裏製造他曾出現的幻覺。』

年輕醫師不自然的移動了一下身體。

『事情的眞相是，』史密特說，『只有對那個小孩，摩根才在那裏，其他人並不如此。我們竊聽他的電話，而他是用心電感應和他的妻子談話。如果我們捉到他，也無法將他留住。除非我們能隔絕他對人的控制，才能留住他。如果他能進入你的心靈，他便能扭曲你的眞實感。他能——我們十分清楚——就這樣消失。受害者曾說他能給人一種樂陶陶的感覺，不去在乎他逃跑。把這解釋成催眠狀態，無異於是把神經學解釋成骨相學。』

神經學家金森問，『如果被催眠者並不願意，催眠狀態是否仍能產生？』

『不行，先生。』年輕醫師肯定的答覆。

『那麼，』金森說，『依我之見，這並不是催眠狀態。這並不是坊間的耍把戲或舞台表演。我們所面臨的是一樁和我們以往所理解的一切完全不同的事。』

『好極了！』史密特拍手喝采。『現在，讓我們不要在醫藥的理論上兜圈子。情況變成追求理論

那就是太吹毛求疵了。眼前我們已知道摩根的確是不同於我們所了解的一切事物——那麼我們便可開始在克服摩根已在世界造成的混亂上有所進展。』

會議停了一會，大家休息喝咖啡，然後由史密特挑選出來的人接着下面的會議：神經學家金森，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代表，特工部長亞格先生。他們的目的，日復一日，是想追上摩根的行蹤，希望從此能預測出他的未來動態。

『現在討論報告。』史密特要求的說。

查理・雷蒙，中央情報局局長，雙腿在桌子底下伸得老長。『在一百五十六個國家內，我們接到四千份目擊摩根的報告。既然其中很多都是同時發生的，我們可以假定摩根並未如此活躍。雖然如此，我們確信他曾到過幾個國家，因爲他曾出現在電視上過。他近來的最大震撼是在一次政治記者招待會裏，擧着寫着**是眞是假**的標語牌。招待會的結果是有史以來世界政治上最公正的一次。』

這個人笑了起來。

『但是，從政治觀點來看，這是一次大刼難，』雷蒙說。『柏林政府動盪不安，沙烏地阿拉伯、阿曼和索馬利亞均發生暴動。伊朗情勢依舊難以預料，而他們第三次選擧的政府又下台了。摩根幾度在蘇俄的電視上出現，而蘇俄已尖刻的抗議此事。我們被迫承認沒有能力能控制這個人。除此之外，我們已揭開了不下二十七個刺殺摩根的計劃。』

『蘇俄？』史密特問。

『目前我們尚未發現羅馬敎廷亦牽扯在內，』雷蒙報告。『但是其他的所有人似乎都有關。石油輸出國家派遣攻擊隊，地下合約金額超過百萬美元；摩根使得股票市場倒塌，美金已跌到空前的低價，而他的**是眞——是假**行動也使得此地和國外的許多政治家丟官。這一切，我必須說明，是西半球的影響。極權主義國家較不敏感。』

聯邦調查局長道金伸出一隻手，察看修飾過的指甲。『這個雜種到佛羅里達使得一位國會議員名譽掃地，這個人我們原本已調查他曾收賄幫助別人獲得政治地位。他是個一無是處的國會議員。摩根

出現在他的電視轉播記者招待會裏，每當他說一句話，摩根便擧起**是眞是假**的牌子。』

『這個國家應該多少學着說些政治的眞話。』神經學家金森建議說。

『唯一的結果是，』道金說，『政治家不敢再有公開、電視轉播的記者招待會。』

『催眠專家至少有一樣說對了，』金森說，『摩根的確是在建立起一羣跟隨者。』

『十分危險，』道金說。『所有那些電視上的出現，已使得政治領袖和他的部屬之間擠進了楔子。很少人能被視爲完全的坦白而被認爲是好人。』

『摩根曾使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武裝部隊發生暴動，』雷蒙引述情報局的檔案資料。『他洩露堆積如山的細菌資料，秘密化學戰爭飛彈的基地，同時鼓動軍隊反抗有關當局——一切外表看來他似乎是在爲戰爭作預先的安排。』

『我們國家的武裝部隊呢？』史密特問。

『這是機密。』道金回答。

『這裏沒有機密！』史密特爆發的說。『你們這些人什麼時候才能學會不要欺瞞我們？我們期望能推測出摩根的動向，試着預測他的下一步驟——而你告訴我們每件事都是機密。』

『美國，』道金平靜的承認，『也不例外。』

『有關戰爭的問題，』史密特問，『我們的武裝部隊會參與嗎？』

『這問題最好是直接問軍方，』道金說。『但是，依調查局的預估，不會。一星期前，在諾克堡，一整團的軍隊拒絕參加作戰演習。』

『包括高級長官和士兵們。』雷蒙加上一句。

『噢，天啊，』史密特低聲呻吟。『這個人，這個人。』

雷蒙合上檔案夾，上面註明**中央情報局：機密**。『如果這是個環球性共有的反應，便不會這麼有威脅性。但是越民主的國家，受到的影響力越大。西半球的力量正遭受破壞，但是中國大陸、蘇聯和其他極權國家，對他們的人民能嚴厲的控制。在蘇聯，爲了制止摩根，他們現在錄下每一個節目，包

括翻譯的新聞節目。新進的察看人員在播出前檢視每一次的轉播，看看是否摩根在那裏。民主國家無法要求他們的電視網這樣做。雖然，主要的電視網已主動的儘量錄影，以防止摩根不期然的帶着小標語出現。』

『他到底有何企圖？』神經專家問。

『要政府下台，還會有什麼？』道金回答。

神經專家金森把眼鏡向上推了推，用食指扶着眼鏡。『我想摩根的動機十分善良。我認爲他是把自己視爲是救世者。但是他的計劃却大錯特錯。顯然的，他對政治是一派天眞。你同意嗎，史密特博士？』

『同意。』

『不管他的動機何在，』雷蒙說，『我已受到總統的指示告訴各位，我們的國家已無法容忍摩根繼續爲所欲爲。』

隱含的威脅逼得史密特追問，『明確一點，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說，』雷蒙說，『不是你們想出捉住和留住他的方法，就是他必須被除去。這也是你的結論，道金先生？』

調查局長同意的點頭。

『殺害摩根？』史密特問。

調查的代表們不約而同的站了起來。

『你是在暗示謀殺？』史密特指責。

『史密特博士，摩根已阻礙了經濟發展，妨礙了使得整個國家生存的物資運輸，以人民的不安來威脅政府，又鼓動軍隊反抗。美國，不是蘇聯，受害最慘。我們發現我們的總統是受命於軍方，而不是下令給軍方，正當我們正窮於應付前所未有的社會不安的時候。今年有一千一百萬的人民拒絕付稅。難道你希望我們這裏實行獨裁政治？我們也已他媽的很接近。難道你希望世界超强國家之間發生核

子戰爭？我們已他媽的更接近！一定得阻止摩根。』

『我無法苟同謀殺。』

『那麼，』雷蒙建議的說，『阻止他。想個辦法，阻止那個人。他是世界炸彈燃燒的導火線，史密特博士。毫不行動將會招致互相交換核子「禮物」的恐怖局面。民衆已覺得挫敗灰心且憤怒，而摩根正推動暴亂。阻止這個人。』

他們離開房間，有一陣子史密特和神經專家金森默然的坐在那裏。

『你的想法如何，史密特？』他問。

『我不知道。他們是對的，但是又該怎麼做？』

『浪費掉這個人是件很令人惋惜的事，』金森嘆息的說。『我願意投入一年的收入來細心研究這顆神奇的頭腦。如果我們能使他進入實驗室——』

神經專家取下眼鏡，察看一下。『如果除去摩根成爲優先考慮，死活對我們都一樣有用處。他總得在某時某地出現。他必須買衣服，洗衣服。他必須睡，必須吃——』

『他需要有一個避難所，是不是？』史密特同意的說。

『他需要幫助，』金森理智的推斷。『不然他怎麼有能力繼續下去？他必須有個地方可以放鬆，鬆懈自己。你能想像他必須耗費多大的精力，才能持續這樣長久的集中精神。每次我從手術房出來都筋疲力盡，全身因衰弱而發抖。』

『一個安全的港口。』史密特沉思。

『不只是港口，』神經專家說。『他還需要體力的補充：食物，沐浴，和床，但是最重要的是幫助。他用假名買機票，以便保留機位，免得他必須站在走道上。我們從錄影帶看到他不被看見的坐在那裏。他是怎麼買機票的？不是用信用卡或銀行支票，調查局注意着他的帳戶。有個人在幫助他。一定是。就是現在，有個人知道摩根在那裏，或他將會在那裏。』

『當然。』史密特用力的搓着手掌。『你說的對。沒有幫助，他無法繼續。』

『想想交通工具，』專家說。『他必須去機場或從機場離開，或住在機場附近。不是有人幫助，他如何能像這樣的在世界各國走動？』

史密特對着天花板吐出一條細長的煙，沉浸在思考中。

『我認爲，』專家說，『成爲摩根的敵人絕對無法捉住他。我們不能阻止他，或欺騙他。做爲他的朋友，接近他而期望能影響他的行爲是不是好些？』

他看着史密特。

『我曾經試過，』史密特說。『我可以再試一次。』

『沒有人能勝任此事，』神經專家金森分析的說。『除了你，沒有別人，史密特。』

『我可以試試。』

在五角大廈沒有窗戶的室內，史密特過濾每一篇有關大衛的文章，這些資料採集自世界各地的報章雜誌。人們紛紛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聲稱他們自大衛的嬰兒時代、幼年時代就認識他。還有一些政府機關，警察，電台，電視和報社所做的調查報告。想像和事實參半。大衛被仔細的檢查，分析，和從各個角度描述過，比電影偶像或總統的對手還要仔細。

這些資料均被輸入電腦，附帶索引和前後參照的索引。資料不斷的過濾，最後，一份合理可信眞實的資料出來了。大衛不可能同時出現在每一個地方，儘管幾千個來電者發誓他們見到他，給他食物，和他談過話。

他能信任的人。一個不會被二十五萬美金賞金誘惑的人。

史密特摸摸口袋找尋菸草和火柴。

『先生，請勿抽煙。』

『噢，對不起。』

『對電腦有害。』

『對。』

他咬了咬唇——他知道那些人看過他的筆記，和那些人聽過他的電話談話？

史密特告訴坐在回覆資料桌子的年輕女孩說，『我要有關大衛・摩根的資料。』

『是的，先生。』她坐到鍵盤前，準備打入他提出的問題。

『命令電腦由人名回答有關的資料。』史密特指示她。

『好。那些人名？』

『羅比・摩根。』她開始打字，按鈕，機器廻轉，過濾，打出：『兒子，四歲，母親：貝絲。』

『下一個名字，史密特博士？』

『試試魯道夫・史密特。』

她笑了，將命令輸入機器，然後他們看見一長串的回答。史密特說，『最後的人名是潘妮。』

『是姓還是名？』

『不確定。試打「潘妮」看看。』

她照做。他們等着，等着。

最後，機器打出：『潘妮・雷哈特：學生，伊莫瑞大學，亞特蘭大，喬治亞，主修菌學，引自亞特蘭大日報：我眞的並不知道他（摩根）這麼淸楚。我只是學生。』

機器嘩啦嘩啦聲停止。

『就這些？』史密特問。

『似乎是。或許名字有另一種拼法。』

『這不重要。』他撕下資料，折疊起來，放入他的公事包裏。他彈了一下手指。『我能借用妳的筆記本嗎？』

女孩遞給他，他撕下他給她的名字，還給她。他假裝用紙的背面作筆記，也把這張紙塞入公事包裏。

當他離開的時候，史密特說明他的去向是『回家。』

但不是華盛頓的家。

家——在亞特蘭大。

19

史密特在離住處三條街的地方下了計程車。黑暗中緊靠着建築物前進，他走後街，穿過小巷才到第十街。上了年紀有點吃力。他屏住呼吸，傾聽着。馬路上有輪胎滑過的聲音，和夜間小蟲在昏黃街燈下廻旋的低哼聲。他察看了一下停在街道旁鑲邊石的車輛。在那裏！一輛有蓋的貨車裏，火柴被點燃，火光晃動，熄滅。史密特用手帕擦去流到眼睛的汗水，然後釘着看——在這近百的角落中的任何一個，可能還有其他的，僞裝在夜晚和燈光的明暗中。他轉彎經過一條小巷來到後門的入口，很快的穿過走廊走到樓梯口。喘着氣，一口氣一台階，他爬上四樓，從防火門的玻璃上偷窺裏面。走廊空無一人。他察看了一下遠方的牆壁，天花板，尋找小型的攝影機——沒有。

好吧。總不能整晚站在這裏。他儘可能小心的走到潘妮的門前敲門。他把耳朵貼在門上，聽到躡手躡脚的動作聲。隔了一會，他又敲門。

『誰?』

『妳的舅舅，孩子。』

『魯道夫舅舅?』

『是的。』

痛苦的停頓。『我服裝不整，舅舅。』

『開門，潘妮。』

『等一會兒。』

『潘妮。現在!開門!』

他聽見門栓滑動的聲音。她從門縫中窺視他，門仍被鏈子鏈着。『開門，潘妮。』

『魯道夫舅舅，我不能。』

『你一定要，』他嚴厲的說。『打開。』

『你還要再稍等一會兒。』

『潘妮，』他怒吼，『妳正在危及我們大家。立刻開門。』

她關上門，鬆下門鏈，將門打開到只能讓史密特擠進來的寬度。迅速的，潘妮門上門，鎖上。她全身穿着整齊。

『魯道夫舅舅，』她耳語的說，『我有同伴。』

『我知道。』

『是一個男人，』她聲明，語氣裏帶點犯罪感。

『我必須和他談談，潘妮。』

『這會很尷尬。』

『潘妮，大衛的生命遭受威脅。』

『你必須離開，舅舅。』

『他在那裏？』

『睡着了。』

『那麼我們得喊醒他。』

她捉住他的手臂。『不！魯道夫舅舅，你一定要離開。』

唯一的光亮是來自廚房爐火上微弱的火焰。史密特溫和的鬆開她的手，對她說。『聽我說，孩子。我來此不是想傷害大衛。我是來幫助他。他有性命之憂。可能，妳和我也是。我是一個人來的。不是來惹麻煩。但是我必須和他談談。整個世界有了不好的轉變，潘妮。大衛應對此負責。不管他試着要做什麼，我都能幫忙。但是他必須明白，他正將我們引向戰爭。戰爭，潘妮。現在，求求妳，孩子

——我是他的朋友。』

『他睡着了。』

『我們得喊醒他。』

『不，』她粗暴的說。『他已經筋疲力盡。他現在需要睡眠。你必須等。』

史密特原想爭論，又改變決定。畢竟一個平靜、機警的大衛．摩根比受驚的鬪士來得好些。『有沒有咖啡，潘妮？』

『我會去煮些來。』

在黑暗的客廳裏，喝着咖啡，史密特看見發光的指針超過二點。潘妮走進臥室，史密特可以看見女孩朦朧的身影。她調整大衛的床單，用輕微的聲音安慰他，大衛在睡眠中嘆息着。萬分的脆弱。完全的信任。

現在，潘妮坐在客廳裏，以一種最低的女低音向他耳語。『魯道夫舅舅，他是個好人。他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最好的好人。』

過了一會兒，聲音顫抖，很情緒化的：『他需要幫助。』

他感覺到這個女孩的激動。大衛．摩根，尋遍世界，來到這裏找上她。『他可能是在利用妳，潘妮。』

『不。但這沒關係。我不在乎。他正嘗試去完成一件美好的事，而我也有份。我並不爲此感到可恥。他——他是個救星，魯道夫舅舅。他將拯救全世界。』

『照他這樣進行的程度，他不是。』

『政府想毀滅他，因爲他站在人民這邊。他愛人民。他們也愛他。』

『我懷疑，』史密特沉思的說，『人民是否了解他的所作所爲？』

潘妮的臉從陰暗中出現，眼睛睜得大大的，沒戴眼鏡，盲然的瞪着前方。『大衛是這世上最道地的好人，舅舅。人民感覺如此。』

『人民，』史密特自言自語。『黑、紅、黃、白，各種宗教，各種國籍的人——當這麽多的人有共同的感覺，這很顯而易見他們一定是被迷惑了。』

『他曾和總統，國王，獨裁者談過，』潘妮辯護的說。『看見他時他們大吃一驚。』

『也許。』

『他們知道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人人皆知，』史密特說，『動機却不得而知。』

『他已將他的立場表示得很明白，』潘妮激烈的說，『世界人民必須保護自己免於遭受政府的威脅！』

『混亂不能產生秩序，潘妮。大衞已經逼得地球變成無政府狀態。大衞，不管他的目的何在，正在走向失敗。如果讓他繼續一意孤行，他所能實現的最好景況是全人類的毀滅。』

『誰能阻止他？』潘妮挑釁的說。

『是的，』史密特喘氣的說，『的確是誰又能够？如果他不能說服他自己阻止自己，只有祈求老天的幫忙了。』

『他不會罷手的。』

『如此一來，只有祈求老天了。』

他聽見她齒縫間吸口水的聲音。『或許這是上帝的旨意。』她說。

『難道上帝希望世界毀滅？』

『反正戰爭一途是無可避免的。』

『沒有如此可怕的東西是無可避免的。』

『大衞盡力的在做！』

『或許是，』史密特平靜的說，『但是結果是一切的結束。這是他所希望的嗎？』

『不。』黑暗中大衞的聲音。

『早安，大衞。』潘妮立刻站起來，走向他。

『是政府會毀滅我們大家，魯道夫。』

『大衞，你一定看得見眼前所發生的。蘇俄已經更換他們的軍事密碼，僞裝新的飛彈試驗的自動計測電送裝置，一個明顯的跡象，他們將打破與美國的共同協定。他們公開威脅將先以核子攻擊中國大陸，如果美國繼續幫助中共建立兵工廠的話。各海洋已佈滿戰船而且是全副武裝，大衞，一點微小的失誤，然後一切的一切會如煙似的升空消失。』

『這就是爲什麽人民必須拒絕去幫助和慫恿他們的政府。』

『你的做法，』史密特分析的說，『是分化人民和他們的領袖。你花費時間去揭發國會敗類，在記者招待會裏使一些政治候選人名譽掃地——我們之間很少人能經得起絕對的揭發。好人也會撒謊，他們不得不。』

『很可惜你相信這些。』大衞的聲音斷斷續續，黑暗中看不見他。

『大衞，』——史密特降低音調——『你的性命危在旦夕。』

『我知道。』

『根據中情局和調查局的報告一共有兩打以上刺殺你的計劃。』

『誰？』潘妮惶恐的問。

『宗教狂熱份子，』史密特回答，『政府人員，爲了經濟利益的人，石油聯合國家的人。大衞製造了範圍廣濶的敵人。』

『這沒有辦法，』潘妮說。

『或許是。但是重點在於，大衞，你已經成爲一個危險性的人物。你的出現對潘妮，我，和你的家人都構成威脅。』

『沒有關係，』潘妮熱切的說。『我不在乎。』

『遲早，』史密特警告，『他們會捉到你。你會遭到意外，昏迷，橫躺在某個地方。你會生病而

被送入醫院——但是終究，他們會捉到你。這只是時間的問題。』

『你有何意見？』大衞問。

『你，還有多少時間？』史密特大叫。『你能在剩餘的時間內完成你想做的嗎？』

疲倦地：『我不知道。』

『這是我來此的目的，』史密特說。『我能幫助你。』

他聽見大衞嘆息。『幫助我做什麼，魯道夫？』

『你告訴我。』

好長一段時間，史密特一直困惑的聽到液體濺開的聲音。然後，在幾乎看不見的黑暗中，他明白原來是女孩正在盆子裏爲大衞洗脚。

『告訴我，大衞。』史密特堅持。

『告訴你什麼？』

『告訴我如何協助你完成你希望達成的！』

『世界瀕臨毀滅的邊緣，』大衞說，『不是因我而起，而是因爲我並未盡力。我開始這一切，因爲美國和蘇聯已走向攤牌的階段。人民必須拒絕參與此事。他們必須，不分國籍，使他們的政府打消核子戰爭的念頭。人類必須生存下去。未來的一千年，今天的一切會被遺忘。後世子孫會詛咒我們，假如我們讓政治家們從事這種毀滅。如果還有倖存者能詛咒我們的話。』

『你確實知道你的一意孤行已造成世界性的動亂吧，是不是？』

『這是人民被利用後的反應。』

『不，大衞——是人民的反射作用。他們呼應你，而不是他們的政治領袖。你愚弄領袖，奪取當局的地位。你的出現引發了反射，一種彈膝似的反應，起源於紛亂情緒，一種挫折和渴望的狂亂。你並未提供解答，你只是提出無法解決的謎題。』

『政府利用人民去鞏固他們的地位。』大衞抗議的說。

『當然他們是！否則政府怎能存在，更別提繁盛和强大？政府——任何政府——就是人民的倒影。』

『一點不錯！這就是爲什麼我走向人民。我和領袖們談過，而他們答覆將會消滅世界，如果必要的話，以便維持他們的權力。我見過軍事領袖、經濟首腦人物和宗教領袖！沒有任何組織足以保護我們免於政治家們的瘋狂。律師，法官，政治家——都是一丘之貉，都自私，貪婪——』

『我們不要爲此爭辯，』史密特輕聲的說。『如果你的動機是拯救人類，讓我們併肩合作。當然你明白你並未成功。』

『是的。』

房間因曙光的來臨漸漸的亮了起來。史密特現在看見潘妮，安撫孩子的母親，握着大衞的手。安慰人的，忠實、服從、崇拜的潘妮。

『大衞，我會幫助你。我很清楚，現在，政府仍無可能將你制住和留住你，我也清楚和你作對是愚蠢且徒勞的行爲。或許有了幫助，你能完成你的目標，而我們能共同挽救世界的毀滅。』

潘妮撫平大衞因睡覺而弄得零亂不堪的頭髮。她對他耳語，安慰他。

史密特又說，『大衞，我能幫助你。』

『怎麼幫法？』

『讓我們審查你的目的，』史密特分析。『你聲稱人民不應讓政府欺騙他們。』

『不能欺騙到政府正考慮核子戰爭的程度而人民們蒙在鼓裏，』大衞說。『不可原諒！沒有一個政府膽大到敢用這種武力，如果他們害怕自己人民的反應的話。』

『好吧，』史密特讓步。『但是目前，是你將你的意志强加在人民身上。你的行爲更加像戲劇性的舞台表演，而非一個聖賢者有責任感的行爲。你並未給那些會思想的人民一個與你對質的機會，爲他們自己做決定。或許如果他們知道了你的動機，便不會支持你。他們有權利選擇，是不是？』

『我不知道。』

『說吧，說吧，』史密特懇求他，『你是願意讓人民有一個選擇你或是他們領袖的機會?』

『我該怎麼做?』

『讓人民質詢你，大衞。說出你的目的，而讓他們詢問有關的事。』

『四千萬人?如何做到?』

『經由他們的代表——』

『政治家，』大衞吼叫的說。

『不，不。經由媒介。利用人造衞星，整個世界的人都可以看見你，聽見你。我們會發佈一個記者招待會，邀請各國的記者參加。』

『不要，大衞，』潘妮耳語。『這太危險。』

『我們要求討論會一定要現場播出，環球性的，同時播出的，這樣他們無法事先剪輯影片。這個國家是在清晨九點鐘看見你，另一個國家可能是晚間七點。這地方是昨天，那地方可能是明天，但是必須同時轉播。開始的時候，你先做一項聲明——說明你想達成的目標。然後，爲自己辯護。這是一次光榮的研討，大衞。那些洞悉你話裏智慧的人便會加入你的行列。那些反對的人會知道他們拒絕的是什麼。你不必再隱姓埋名——你會被公認爲是有力而負責任的國際大事的發言人。』

『大衞?』潘妮彎下腰俯視他的臉，他的頭低垂着。『大衞，』她說，『太危險了，他們會捉住你。』

『不會，』史密特回答，『他們不會。我們會到一軍事機構去。他們會組織武力保護你，檢查行李和證件。你會很安全。』

『又怎麼防範我們的政府捉他?』潘妮大叫。『或殺害他!』

『他們不敢，』史密特堅決的說。『民衆的力量是龐大的。如果大衞有任何差錯，任何一點，政府會不寒而慄，嚇到極點。人民不會容忍這種事。』

『不，大衞!』潘妮緊張的說。

『目前人民對你的印象，』史密特說，『你像個幽靈俠。你不期然的出現，你趕跑壞蛋然後消失。他們大笑拍手叫好，但是沒有人眞正明瞭你想做的，大衞。這是你的大好機會。如果你希望世界維持永久和平，永久安全，必須要全人類做你的後盾。這才是實行的辦法。說出問題讓大家共同考慮。不要再像個魔術師似的躲在斗篷後面。』

『大衞——大衞，親愛的——不，求求你，不要答應。他們會殺你。一切會變成白費。他們會殺你!』

『他是對的。』大衞溫和的說。

潘妮緊緊的捉住他的睡衣袖子，哭泣着。『不，大衞。他們會毀滅你來維持他們的政府和經濟，繼續他們妖魔鬼怪的醜惡勾當。』

『妖魔鬼怪，』大衞喃喃自語。『我現在已分不清什麼是妖魔鬼怪。或什麼是對的。』

『你太疲倦了，大衞，』潘妮堅持。『不要讓魯道夫舅舅說服你。休息一下仔細想想。』

『理智的人會懂得躲避核子戰爭，』史密特說。『我想你會獲得你所需要的知識階層和政治家的支持來維護世界的安全，大衞。』

『好吧。』

『大衞——求你不要。』

『明天早上我就開始準備，』史密特說。『招待會在——我想——十五天後舉行。我需要時間去獲得政府的許可，和邀集世界各國的傳播媒介參加此事。必須要有後勤物資的補給，餐點，設備，電話線——我確信，需要兩個禮拜的時間。』

仍低着頭，大衞說，『好吧，魯道夫。』

『一切交給我，大衞。』史密特起身。『我會處理一切。在這之間，你想見見貝絲和羅比嗎?』

『不。』

『隨便你。』史密特走到門口，停下。『沒有人知道我來此，大衞。我單身來的沒告訴任何人。

但是我想，其他的人也可能如此。我提出這個供你參考。政府能維護你的安全，直到轉播的時候。』

『不，魯道夫。』

潘妮隨着史密特來到走廊，她熱淚縱橫，眼睛不自然的縮小，沒戴眼鏡。『如果你傷害他，』她發誓，『我會恨你，魯道夫舅舅。我會恨你，全世界的人都會恨你。』

『我沒有害他的念頭。他能讀心，潘妮。他知道這個。』

突然的，女孩衝向他，緊緊的抱着他，哭泣着。

『潘妮，潘妮，』史密特耳語。『照顧大衞。他不會受到身體的傷害，我向妳保證。不會傷他一根毛髮。』

『你發誓?』

『我發誓，』史密特說。『我對天發誓。』

滿天星斗。坐在機上喝着蘇格蘭威士忌酒和抽著煙，不顧糾結的腸胃和疼痛的胸口，他感覺到疲勞的雙腿的肌肉不適的跳動——這些痛楚盤據和控制了他整個的心靈。他品嘗到困苦的滋味，害怕被發覺。在他旁邊，一位熟睡的老太太，呼吸聲嘶嘶作響。

模模糊糊的，幾乎是下意識的，史密特計劃着步驟——必須要大衞覺得沒有威脅性的。必須要和總統商榷，還有調查機關和軍事機構。需要打電話，寫信——非正式的，當然，這樣才不表示美國政府亦是共謀。

史密特列出一張新聞人物——愛爭論的，職業性的懷疑論者，這羣男女和國王和君主是對立的，問些尖銳的問題，設計引起不安和消除人民的敵意。他要各色人等參加，自由主義者，保守派的人，激進份子和現實主義者。他要天主教的人，猶太教人和不可知論者都參加。他的心裏一面準備着來賓的名單，一面計劃策略。

政府不能拘留大衞。摩根。試了只有失敗。但是他們能殺死他。遲早，不是這兒就是那兒，他們

可能需要炸掉整幢大厦——但是有人會謀殺大衞。一個人不能孤獨的站在他的基地裏。攻擊太多了，敵人太機警了。

那麼，這是不是唯一的方法?

他喝着變得溫熱的威士忌酒，冰早化了。遠處的燈光低低的閃爍着，忽明忽暗。噴射機轉換到較慢的速度，開始漫長的滑降，降落到華盛頓的杜立機場。

遲早，有人會捉到大衞。一個地下組織的打手，巴勒斯坦狂熱份子，激進份子——某個人。今晚，股票市場又跌入前所未有的低。世界經濟因股票的打擊而人心惶惶，從糧食到原油都禁止買賣。到處充滿瘋狂，一百多個國家的人民憤怒的起來拋棄法律和秩序，好和壞的政治家。

勢必要完成。勢在必行。大衞遠大的雄心是利他的；他付出了相當的代價。他捐棄了隱私，避風雨的家，還有妻子和小孩。他獲得些什麼，爲了這一切——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

這個人的方法是什麼?讀心、製造幻覺，震撼全世界。一個迷失方向的聖人，救世者，如潘妮所說的?或是一個萌芽的君主，這個人最後會用幻覺和欺騙掌握所有的國家嗎?在無政府的時代，任何强有力的領導者都能從各個階層竄起。由於絕望，於是人民羣集的倒向這個半人半神的人。

所以別無選擇。不是這個——史密特的計劃——就是大衞的最後被謀殺，或世界大亂。

一陣鈴聲通知繫安全帶，禁止抽煙，飛機下降了。他抓着袋子，心跳加劇，心裏十分害怕。他推擠着那些慢吞吞和充滿睡意的旅客，『對不起，對不起——』

他步下飛機的階梯，有一個人立刻迎上來，毫無笑容。『史密特博士，我——』

『還有誰知道?』史密特問。

『聯邦調查局，當然。』

『天啊——』史密特把袋子摔在地上。『他媽的!』

『我想還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吉姆．亞格說。『我說服總統等到和你談過話後再做定奪。但是道金堅持——好吧——現在他們已經包圍了你外甥女的公寓。』

20

『總統先生，』──道金生氣的提高音階──『摩根就在那裏！』他看了一下錶。『現在是凌晨三點，他可能還在睡眠當中。我們已和公寓管理員連絡好嚴密的防守。那裏有一間客廳連着一間小厨房。只有一間臥房。現在正是機會，我覺得我們應該把握住。』

『如何捉他？』史密特問。

『房子四周已被我們四個最精幹的突擊人員包圍，』道金對總統說。『他們是受訓對付恐怖份子攻擊的。他們知道如何最快最有效的制住敵人。』

『怎麼捉他？』史密特堅問。

總統整了整長袍，重新繫帶子。『道金先生，怎麼捉他？』他問。

『他們會將他擊倒在地，然後丢手榴彈在客廳裏──』

『手榴彈？』

『和以色列共和國所用的那種相同，幾年前他們曾用來從恐怖份子手中奪回載客的經濟客機，』道金解釋。『目的不是在使他受傷或殺死他，而是使他驚慌。會有一道很棒的閃光暫時使他的眼睛看不清事物，還有很響的爆炸聲，使他茫然若失和陷入混亂。』

『總統先生，』史密特抗議，『那裏還有一個年輕的女孩。這樣的武器可能會傷害或甚至殺死──』

『除非她把手榴彈夾在腿中間，』道金强調，『你的外甥女不可能受傷害。當一個飛彈這樣進來，直覺的反應應是尋找隱蔽，遠離它，我可以往下說嗎，總統先生？』

『是的，繼續。』

『我們取得了一個入口，爆炸的第一聲響起，我的人員便會衝進客廳，再丢一顆手榴彈到臥室，然後捉住摩根。雙手在後，銬上手銬，脚鐐也會用上，還有用有鎖的皮腰帶綁住他，皮帶的另一端是我們的人員。沒有人有鑰匙能打開鎖。摩根會嚇得目瞪口呆，以致於不能運用他對人的影響力。我的看法是，只要有您的命令，我們在三十分鐘內便能制服這個人。』

『你怎麼留住他？』史密特問。『用藥物痲醉嗎？他終究會運用他的特殊影響力，而離開任何由人看管的監牢！』

『可以用電子方式監視，』道金說。『他不能影響機器。如果我們捉到他，便能將他留下。』

『總統先生，』史密特懇請，『這會逼得摩根走上殉道者的路。民衆會有相反的反應且深深懷疑。不僅止於美國，全世界均會如此。道金的計劃所能達到最好的結果，實際上是一敗塗地。我的計劃是唯一能行得通的，而且一勞永逸！』

『到目前爲止，』道金咆哮，『我們還不知道你的計劃。』

『我不能討論，』史密特說。『我甚至不敢去想它，深怕摩根會偷聽到。我希望，此刻，他已覺察包圍他的聯邦調查局人員，這樣可以消耗他的精神──或者他已睡了。』

『那我們如何評估你的計劃的好壞？』道金嘲笑的說。

『總統先生，』史密特說，『相信我。信任我。我知道我們能勝過他，如果你們能讓我進行我的計劃。』

總統看着吉姆．亞格，特工部長聳聳肩。

『各位，』──總統站起來，雙手放在袍子的口袋裏──『昨天我們接獲一項嚴重且驚人的消息。我們的人造衞星顯示出蘇俄人民的一次集體大行動，一次疏散。在我們所有的臨時行動中，我們一向認爲，這是蘇聯將採取傾出全力的核子攻擊戰爭前的最後步驟。』

『攻擊我們？』道金不信的問。

『目前，』總統說，『他們的目標是中共。幾個月以來，他們都在中共的邊境上部署軍隊。情報局報告，某種重要的具有多種彈頭的飛彈，已重新設計指向工業和軍事的核心地帶。在高人一等的作法的危險遊戲中，我們希望這只是擺擺架勢唬人，目的是想減緩中共運送物資和武器到中東。但是我們亦必須假設，如果他們認爲有此必要，他們仍會攻擊。假如事情一旦發生，我們一定會牽扯在內。最後的結果是——幾乎無可挽回的——一場全球性的核子大屠殺。』

『他們不會這樣做，』史密特喘着氣說。

『我們希望不會，』拉森總統回答。『但是我們也希望他不要侵略阿富汗。』

總統笑了，一種在緊張時候特殊的態度，史密特認爲這是他下意識的希望緩和自己。然後，對着史密特：『如果我們能向世界各政府保證摩根已被捕，監禁，情況可能平息一些。但是如果我們失策，將會釀成大錯。史密特博士，我問你，你有把握你的計劃一定成功?顧及到國際情況的嚴重性——你是否確信你的計劃，不管是什麽——一定會成功!』

史密特按捺住自己想逃避責任的衝動。還有什麽會成功?其他還有什麽希望?

『我想，如果我的計劃成功，將會是一勞永逸，總統先生。道金的提議，充其量，是暫時的。攻擊摩根可能引起民衆的不滿。我的計劃不會如此。』

『總統先生!』道金用拳頭拍擊另一隻手掌。『我們被要求以信心來接受這個人的計劃。我們由史密特博士找到摩根，摩根和史密特的外甥女住在一起。當然這暗示史密特也不是我們能信任的人。』

總統坐下，疲倦的，瞪着遠方。『道金說的對，』他輕聲的說。『這太吹毛求疵了，史密特博士。你必須給我們一點概念好讓我們考慮。』

要怎麽做，才能『做而無做』?史密特點燃一根煙，吸進煙，把氣留在體內，思考着。

『如果我以最戲劇化和說服人的態度說出我的腹案，』他警告，『總統會認爲這表示我和他作對。』

『那麽你不是在和他作對，』道金指責。

『不，我不是。讓我說明。』史密特深吸了一口氣。『我希望看到國際局勢和緩。我渴望看到秩序恢復。我正是朝這個努力。』

『所以告訴我們，』總統建議。

『這是——』史密特摸摸鬍子。『這是個難題。說出它，却要「說而無說」。要想它，却要「想而無想」。首先，我必須說，我不是大衞。摩根的敵人。他知道這點。他明白我是用邏輯和理智去說服他接受一次舉世的記者招待會——』

『記者招待會!』亞格現在站了起來，臉色鐵青。『你提供這個人一次公開記者招待會?』

『是的，』史密特說。『一次公開的記者招待會。條件之一是，轉播必須是現場，全球性的，在一個摩根能受到美國軍方保護的地方。』

『史密特博士，』道金耳語，『我相信你不是他的敵人。我從前不信。總統先生，這簡直是瘋狂。如果我們保護他和讓他合法的出現在電視網上，我們會被視爲是這個瘋子的共謀。眞是瘋狂。』

『史密特博士?』總統問。

『必須要合法，』史密特分析。『事實上，這是不可避免的。必須邀請各個對此有興趣的國家參加；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共和黨員，民主黨員，保守派，激進派，每一政治和宗教團體。我可以預見——男，女，不同種族和階層——有一個機會向當今最神秘的人物提出問題。』

『他會將他們全部催眠，史密特。』亞格小心的分析。

『他可能會，』史密特讓步。『但是我不認爲他會。他是一個十分正直的人。他批評我們當中不誠實的人。我想摩根的自尊不會讓他耍詐，而在全世界的人的身上運用他的思想。相反的，我認爲他會以他所看到的實情回答人們的每一個問題。』

『瘋狂，』道金咆哮，聲音發自喉嚨。『我們把這個人交到世人面前，他會獲得他目前尚未發現的人民對他的信任。他會使世界人民在街上暴動。那時，我們一定陷入戰爭，如果蘇俄發現且認爲我們正有利的利用他。我們已經否認摩根是我們的產品，總統先生。如果你允許這傢伙公然出現，我『

便永遠也無法否認。如果蘇俄相信我們用摩根做爲刺探他們心靈的秘密資源——將會有戰爭！』

『道金先生，』——總統笑着——『國外事件不是你的範圍。但是，我同意。你怎麼解釋，史密特博士？』

如何才能做到不去思考而由口裏表達出來？史密特顫抖的手安靜下來。現在，大衞可能察覺到包圍他的調查局人員。忙碌。集中精神應付。幾點了？他瞥了錶一眼——將近凌晨四點。或許大衞在睡夢中，毫無知覺。

他不能冒險！一點背叛的暗示，大衞就會溜走，或許是永遠。想到這裏，史密特開始哼歌，心裏吟誦着一首南斯拉夫民謠的歌詞——

『總統先生，』史密特的音調升高了些且面帶微笑。『你是一個政治家，你知道記者招待會是怎麼一回事。會先有一段簡單的說明說出你的意見。然後開始問問題，你必須一一答覆，肯定或否定，或是中立，如果你認爲這樣比較明智的話。但是你，在所有的人當中，也明白記者招待會的分歧，我所能透露的只有這點，這樣才能保護我自己和我們所有的人，不去激怒摩根。我懇求你信任我的計劃。別的都不會成功。這個有可能。』

總統輕輕的搖動椅子，一隻手伸進袍子裏抓胸口。他瞪着史密特的後方。

『道金先生，』總統說。『打電話到亞特蘭大的辦公室，撤銷你的人員。』

『不，先生，』史密特很快的說，『讓他們留在那裏。但是告訴他們改變計劃。他們現在負責保護大衞·摩根和他的同伴免受騷擾。』

椅子前後晃動，總統縮小眼睛說，『道金先生，依照這樣指示他們。』

調查局長滿臉通紅，手關節畢露，拳頭緊握。但是他點頭答應。『好的，總統先生。』

『還有什麼，史密特？』

史密特按熄香煙，吸了一口氣。『我會處理其他的一切，總統先生。』

『就這麼辦吧。』拉森總統起身，脚穿着拖鞋走到臥室門口。『晚安，各位，』他說。『我今晚

可能不用太久便會睡着。我建議你們也這樣做。』

『晚安，先生。』

特工部部長吉姆·亞格一直坐着不動直到道金離開。然後，露齒對史密特微笑，他和史密特握手。兩人相視的笑了，史密特說，『我需要交通工具。是否可安排一輛車和一位司機給我？』

他們的脚步更輕，更有活力的離開那裏。亞格輕聲的咯咯的笑，史密特警告他，『不要說出來——甚至不要去想它。』

『不，不，』亞格回答。『想都不想。』

羅藍·洛瑞少校，西點軍校畢業生，四十歲，看起來像個大學生——更顯出史密特的未老先衰。洛瑞報告，『山休士頓堡佔地三千三百六十五英畝，大都在現今的山安多尼城的範圍內，是美國第四軍隊的總部。』

『安全程度呢，孩子？』史密特催促的問。

『是的先生。史密特博士，整個城市都是軍區。山安多尼城內沒有私人企業。這個城市的發達完全是因凱利空軍基地，它是個複合的飛機保養場；拉克蘭空軍基地，是一個軍官和新兵的訓練中心；蘭道夫空軍基地，是空軍訓練指揮部的根據地；靠近拉克蘭和凱利，那兒還有布魯克軍醫中心，布魯克空軍基地，這裏是航空宇宙醫學區。還有——』

『安全不會有問題？』史密特推測。

『絕無問題，先生。』

『這些軍力顯示我們與人造衞星電視轉播和無線電轉播連繫時將不會有問題。正確嗎，少校？』

『正確。』

『是否有什麼建築物，像是大禮堂之類的，可以坐下幾百位記者的地方？』

『沒問題。』

史密特摸摸鬍子，傷感情的，他看見藍色長褲上有掉下來的早餐的麵包屑。他把它們撣掉。『少校，你被指派來協助我，是不是？』

『是的，先生。』

『我們的預定日期是九月二十三日，金森，對嗎？』

『對。』

『三個星期，』史密特沉思。對少校說：『對軍方來說時間充分嗎，洛瑞？』

『我想是，先生。』

『那就決定這一天吧。噢！這些人是否能搭機往返，物資補給情形如何？』

『我會負責通知航空公司，』洛瑞少校說。『山安多尼的商會過去一直很幫忙，他們協助安排旅館和汽車旅館。過去都是軍中人員，退休的。』

『那麼，一切都在掌握中，就這樣辦吧，少校。』

『是的，先生。』看見他走開，史密特問金森，『你說他幾歲？』

『十一歲。』

『可能十二歲，』史密特說。『他的檔案記載的是四十歲。』

『他的母親可能撒謊。魯道夫，』神經學家金森說，『整件事可能在你面前告吹。我們知道摩根能輸入安撫的影響力。如果他對記者這樣做呢？如果他對全世界的人這樣做呢？』

『不可能。』

『你怎麼知道？』

『我並不知道。但是我曾注意到摩根太太情緒的漲落，這是他努力的結果。我想，他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爲接近，和別人對他並未加以注意。他可能可以影響一個廣大的本地地區，如整個聯合國大厦——或是從遠方影響一個人，如他的太太。但是我懷疑他能同時的痲痺地球上的幾百萬人。』

『我希望你說的對。』

『是的，』史密特喘着氣說。『我也是。還有什麼嗎？』

『你問我對你打算邀請的記者的名單有什麼意見。』

『是的。』

『要是我，我會剔除將近六十個人。』

『爲什麼？』

『總統的新聞秘書說他們是反總統，反政府，反美國的人——他們反的正是我們要完成的。』

『你怎麼知道名字的？』

『都在你的名單上，魯道夫。』

『顯然他們也在白宮的名單上，不友善且敵對的份子。』

『是的。他們稱名單爲「綠」名單。總統秘書說自尼克森時代以後，就沒有過「黑」名單。』

『統統邀請，金森博士。』

『我想這是錯誤的。我們需要從那裏找到朋友。我恐怕你是在迎接失敗。看看這裏——』他握着名單，好讓史密特看見名字下不同顏色的劃線。『我了解自由派和保守派報紙的力量。但是這些劃黃線的是所謂的偏激報紙，地下報紙；天啊，你甚至邀請主張男女平等主義組織的報紙的人。』

『統統邀請，金森博士。』

神經學家皺着眉頭。『我不是精神病專家也不是傳播顧問，史密特。但是普通常識告訴我，一個像大衞．摩根這樣的人在記者招待會上會獲得很多聽他話的人。』

史密特點頭，微笑。

『這不會傷害到這個人，史密特博士，』金森勸告他。

『我並不想傷害他。』史密特承認。

『那麼，爲什麼——』

『請你，金森博士，統統邀請。要秘書立刻着手去辦。全部邀請！』

『好吧，史密特博士。但是你應該知道，調查局道金先生將會深深的懷疑你的動機。』

『他的個性和他的職業令他有這種反應，金森。』

他們表情嚴肅的思考着對方。『告訴我，魯道夫，』金森問，『說實話，你到底站在那一邊？』

史密特舉起一隻手指假做正直狀。『眞理的一邊，金森博士。別無其他。』

顯然的，仍然很迷惑，神經專家告辭，史密特搖搖鬍子看看有沒有剩下的麵包屑。他點燃一支煙，瞪着牆。

如果我做錯了——老天救我。

『他們到處都是，』潘妮說。『屋頂，門口，查證件，要求查看居住證明！』

『我知道，潘妮。』

『這是圈套，』潘妮激動的說。『魯道夫舅舅設下的圈套！』

『不，』大衞用手指尖撫摸她的臉頰，『魯道夫並未這樣做。這些人不是來此捉我，而是保護我。魯道夫並未帶他們來。他是想幫助我們，潘妮。』

『眞的，你這樣認爲嗎？』

『他並未計劃對我不利。他不是敵人。』

她在厨房的桌子旁坐下，神經緊張。『我希望你是對的。我並不希望恨魯道夫舅舅。』

『如果我們不能信任他，我不會任由此事繼續下去。』

日報標題上寫着：**神秘男子舉行記者招待會**。潘妮帶回來幾份外地的報紙。所有都刋載有關大衞的事情。喝着新鮮柳橙汁，仍穿着睡衣，他開始瀏覽文章。

『我知道你不能預言未來，大衞，』潘妮躭憂的說，『但是——一切將會無事嗎？』

他心不在焉的點頭，潘妮收拾碗盤準備去洗。『每個人都知道你在這裏，』她觀察到。『他們看見了人和槍，所以他們知道。今天早上一名記者在街上攔住我。警察叫他不要煩我，然後我走後，他

們又立刻封鎖了街尾。』

過了一會，對着自己却很大聲的說：『或許你是對的，他們是來保護我們。』

大衞的心裏都是新聞，唸着報上自己的名字有股奇怪的感覺。從文章中他知道了山休士頓的安排，還有爲了他的出現所建立的各大洲傳播工具。

機警的，他一直跟蹤着史密特這兩個禮拜的行蹤。計劃行動確保大衞的安全。做的都是史密特說他要做的。除了善良的企圖外，沒有一絲思想暗示其他的。從世界各地，他邀約了超過一千位的代表。而且是他堅持要社會的各階層都出席，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所以，大衞躭心的不是計劃或設備。有一種不祥的預兆存在着，他尚未認淸來源。但不是來自史密特。

總統的情緒轉變了，他的情緒高昂。太高昂了，簡直就是樂觀！昨天，大衞曾深入總統的心靈，發現他大笑，當他在和他的小女兒玩耍的時候，沮喪已經消失，而且甚至史密特也確信每件事將『成功的達成，』他這樣的安慰其他有關人員。

他們是否發現了扼止大衞能力的方法？使他毫無知覺或毫無抵抗的能力。

洛杉磯報紙登載一項刺殺大衞的計劃，『由聯邦調查局策動。』如果消息正確，刺客是來自安曼，他們的政府同意他如此做的一位軍事指揮官。還有其他的計劃。但是大衞不需要這些來告訴他他身在危境。他已經能感覺得到。那些自認爲是『文明』的人，且認爲他們的任務是一種『責任』的人都想殺他，其實他們做的就是謀殺，而他們眞的一心一意的想殺他。他知道，感覺到，也躲避。

但是這個——國家領袖和史密特情緒上的突變——這個，比任何雇來的刺客更不吉利。他們的樂觀使他害怕。

如果他失敗了——老天救他。

但是，他對自己發誓，如果他們欺騙他，傷害了他——老天救救他們。

21

大衞和潘妮在記者招待會的當天夜晚抵達山安多尼。共有一千六百七十八位代表登記出席。電視工作人員設立了許多方向麥克風以便收到最遠的包廂所提出的問題。由潘妮，史密特，被派來協助安全的吉姆・亞格和洛瑞少校陪同，大衞一一檢查現場。

『大衞，』──潘妮塞給他一份兩頁的簡報──『每位記者都發了一份。』

『是一份自傳，大衞，』史密特輕鬆的說。『我想這樣或許可以省去私人成份的問題。』

大衞讀着簡報──他的童年，父母，妻子，兒子，職業──他點點頭，但是他感應到史密特的心裏有逃避的念頭，於是大衞抬眼望他。

『我們希望，』史密特主動的說，『這會預先排除那些問你住在那裏，吃些什麼的傻問題。』

『好吧，魯道夫。』

『內容並不討好，』潘妮抱怨。

『但却都是實情，』大衞承認的說。他感覺到他的應允使得史密特安心不少。

在背景旁邊，小心謹愼的，安全人員注意麻煩的發生，甚至連那些已經通關檢查過進來的人也不放過。

『所有的行李都經過目視和電子的檢查，』亞格說。『代表們必須通過金屬檢查儀。我們做的防衞工作和總統出現時是一樣的，摩根博士。』

『謝謝。』

『在做聲明的時候，最好不要中斷。』史密特建議他。

『我有多少時間？』

『隨你。我建議你簡短些才能收到良好的舞台效果。』

『那麼十分鐘吧，』大衞說。

電視的製作人在他的節目單上作筆記。

『然後開始提問題：我仍認爲一個小時太冗長，大衞，人們可能會覺得疲倦。』

『一千六百多人如何提出問題？』潘妮問。

『你一定會大吃一驚，當有機會的時候，有多少人會發出同樣的問題，』亞格分析。『根據以往與總統的經驗，一個鐘頭長得不太適當。』

『我可以有一壺水和一只杯子嗎？』大衞問。洛瑞少校彈了一下指頭召來了侍衞，說，『是的先生，摩根博士。』

『妳認爲怎樣，潘妮？』大衞問。

『我仍然躭心。』

『別躭心。』

『不，』史密特說得太快，『別躭心。』

製作人走向前。『摩根博士，代表們在三十分鐘內將陸續到達。我們爲你在旁邊準備了一個房間。一個休息的地方。』

『很好。謝謝。』

史密特和亞格看着潘妮和大衞跟着製作人穿過舞台的側翼。

『他似乎並不緊張。』亞格說。

『好像是。』

『舞台地區請清場，』一個聲音喊。『如果在舞台上沒有立卽的工作，請離開。』

史密特把手塞進口袋裏，隱藏一道使他手心滑溜溜的汗水。『這附近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酒喝，亞

格？』

特工部長露齒一笑。『在我私人辦公室內，博士，蘇格蘭威士忌酒，我想是你要的？』

『各位先生女士，』——一位在中央廣場和觀衆席之間的播音員呼叫大家注意。『各位先生女士，』他重複的說。『離播出時間還有兩分鐘。請注意。怕萬一有人不知道會議的程序，以下就是：摩根博士先說一段序言，約十分鐘。緊接着，他會一區一區的接受由觀衆提出的問題。』

播音員指出提出問題的順序。當大衞出現的時候，不管史密特原先預期的是什麼，反應是令人詫異的。自一道布幔後，從舞台側翼走出，大衞未經通報的直接走上舞台。

立刻，所有的現場觀衆起立，掌聲雷動，他們的大聲喝采較像是阿諛的表現而不是尊敬。吉姆．亞格轉向史密特，臉上透着明白的失望。

『各位先生女士！』播音員猛敲槌子，要求恢復秩序，但是他的聲音被湮沒了，『各位！各位！』

『史密特，』亞格對着史密特的耳朵大喊，『如果這事不成功，你槍斃我，你肯做嗎？』

當大衞的臉出現在全球的電視螢幕時，他無笑容的站着，等着一切恢復肅靜。當攝影機照到站立的觀衆的時候，在控音室裏，實況轉播人員形容這裏像是個伏魔殿。

『他們愛這個人！』在史密特後面的一個播報員對着麥克風大喊。『他們愛這個人！聽聽掌聲！』

當肅靜來臨的時候，它是突然而降的，人們開始坐回座位，鴉雀無聲，期待着，大衞的聲音第一次被聽到，却是每個人都凝神傾聽着。

『全世界的人民，』大衞的聲音響亮，低沉，一種令史密特驚奇的共鳴。『所有國家的人民，』大衞說。『我同意來到各位面前說明爲什麼我在你們不同的國家裏，做了那些我已經做的的原因。』

『噢，天啊！』亞格呻吟。

『人類花費幾百萬年的時光才演變成今天的情景，』大衞說。『由火花到光焰，像一粒種，由火般溫暖和陽光照耀的氣候遷徙到較寒冷的地區。我們的祖先，聚積耕種的技巧，使得各種族不再拘限於打獵以求殘存。經過一千三百萬年後，人類學會了製造汽車，發明航線和改進思想的散播，經由遍及全世界的電視廣播網和報章雜誌。然後，突然的，人類所知道的一切都隨着原子彈的發展而黯然失色。此後的五十年，人類所發展的知識遠超過幾百萬年來人類所累積的。我們眼見人類穿過太空，登陸月球而返。現代化的電腦每年儲存龐大的新知識，而在一百萬分之一秒內，能將這些資料召回運用。』

『人類從未面對像今天這個世界這樣的挑戰，』大衞說，面色凝重。『我們到達了宇宙的兩個極端——一方面，我們的人造衞星已突進宇宙而邁向無窮；另一方面，顯微鏡下的發展已能使我們研究和處理原子本身。』

『五十年來，』大衞說，『我們知道的超過過去幾百萬年來所累積的。但是在未來的十年，科技的進步將更遠勝這五十年所完成的。』

沒有一張椅子發出吱吱聲，沒有一句耳語。大衞不看稿子的演講，先瞧這邊，再瞧那頭，然後再看着最遠的電視攝影機處的觀衆。

『史密特，』亞格說，『噢，他媽的，史密特。』

『改變，』大衞接着說，『在人類形成兩種方式。一個，有秩序緩慢的生物學上的進化。另一個，更快一些，更易變的改變是文化上的。脫離常軌的文化在時代的考驗下終於衰退，於是我們又回到生物學上的進化力量，而形成人類。但是現在——在五十年內——我們獲得的更多，比過去無限長的時代內改變的更多！在未來單獨的十年內，我們能做到現在五十年內所做的！

『如果我們像人類一樣不知不覺中犯了錯，我們將不再可能有未來去明白我們的錯誤。一瞬間便能完成評估，採取行動，原因已變成成果。在醫藥和資料的回復方面這是神奇的。在戰爭方面——這

是違背良心的。』

掌聲。大衛喝了一口水，面對相機，綠眼睛像是在催眠似的。『歷史告訴我們，』他說，『政府的建立是爲了服務人民。歷史同時也告訴我們，民衆最後都被政府利用，不是爲了人民的福利，而是爲了鞏固他們統治階層的權力。』

更多的掌聲。亞格看起來生病了。

『從古到今，從事戰爭的決定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必須徵召軍隊，收集武器，供給運輸工具。宣佈戰爭和行動之間可能間隔數天、數星期和數個月。但是如今已不再如此。現在我們的領袖按下電鈕，然後半小時內整個世界便都完全的毀滅。在那時候，還有誰剩下來爭論衝突的是否明智？』

再一次，他們鼓掌。史密特聽見亞格大聲的吞着口水。

『政治家們要軍隊打仗只有一個目的，事實的眞相是爲了維持經濟和他們的權力，或是支持强硬外交的主張。人們受威脅聚集在一起而打仗是天經地義的事。爲了生存，我們戰鬪。我們這麼說。寡婦哭泣，年輕人跛着脚瘸着腿的返鄉，歷史被扭曲以證明行動是正確的——但是，最後，大多數的戰爭看起來是愚蠢，無用而殘忍的，只是，在下一次的戰爭，轉眼之間，不再是殺害數百、數千或數百萬的人民，我們會將全世界的人類和文化一舉毀滅無遺。核子戰爭後，超强國家不再是世界的主宰——最强盛的國家可能成爲人丁稀少的小島，遠離貿易之風。一千年後，遺傳受到傷害的殘存者會原諒我們？諒解我們？同情我們嗎？不。他們會爲他們的不幸而詛咒我們，咒駡我們的愚蠢和自私，我們的戰爭看來像是無人性的殘忍。』

停了許久。大衛的金髮反射着光芒，微微的發亮，綠色的眼睛環顧四周。

『擁有毀滅人類的武器是一項罪行。擁有它，是一件不可原諒的事。但是威脅使用這種武器是更過份甚至瘋狂的行爲。然而我們聽見美國政府威脅使用這種武器對付俄國人，如果蘇聯膽敢侵犯中東國家。我們聽到俄國聲稱他們不會猶豫使用氫彈攻擊中共，如果中共繼續在美國人的協助下建立核子設施。以色列曾報導原子武器，法國，英國，而現在巴基斯坦也嘗試發展「回教徒」原子彈。』

史密特緊張的看了一下錶。

『某天，某地，一個瘋子會發動攻擊，而世界就此結束，』大衛說，語音低沉。『我們不可以再信任負有此種責任的政治家。我們不可以再成爲他們宣傳的犧牲品。沒有任何的理由值得使用這種武器而引起世界的一場大混亂。我們，在這世界的人民，必須反抗我們的政府。這樣，也只有這樣——人類種族才得以延續下去。其他的途徑只有滅亡。跟隨我，人類能由醫藥的奇蹟而發現永恆的生命；跟隨我，人類能擴展到宇宙間相距幾百萬光年的銀河行星上繁殖生存。跟隨我，告訴你們的領袖——我們不允許你這樣做！任何害怕他的人民的反應的政府都不敢以核子武器攻擊，如果政府認爲他們的人民會因此而反抗他們的話。我們，世界人民，必須站在一起，不管其他的任何差異。我們必須手牽手，肩併肩的與其他的人站在一起。我們必須保護自已免受政府威脅，這樣種族才能生存。』

觀衆站起，掌聲如雷灌耳。

『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史密特，』亞格說。『一個嚴重的，嚴重的錯誤。』

史密特在長褲上擦着濕淋淋的手，兩指間夾着一支未點燃的香煙。面帶笑容，大衛舉起手，搖擺着，請求恢復秩序。慢慢的，羣衆靜止，然後坐下。

『現在接受問題，』大衛說。當記者跳起來吸引他的注意時，他便請他發問。『摩根博士！摩根博士！』

『是的？』大衛對着一羣人說，讀到一個人的心，於是他說，『是的，山森先生。』

吃了一驚，國際新聞處的通訊員說，『摩根博士，你是否認爲無政府狀態比依照立法程序的改變的政府來得好些？』

『不。』

『那麼，摩根博士，人民如何使他們的代表知道他們不能忍受使用核子武器？這就是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所做的，不是嗎？而到目前爲止尚未成功。』

『一點不錯，』大衛說，『所以人民必須接收管理，當政府無法控制自己的時候。』

另一位記者：『摩根博士，在民主社會，人民有較多的自由反抗他們的政府。他們已經這樣做過，而且我能知道爲什麼西方國家可能被迫解除武裝。但是在獨裁主義的國家，例如蘇聯，民衆沒有方法逼迫解除武裝。你能預見當美國和它的聯盟國毫無防衛能力，而共產國家仍然具有核子武力的時候嗎？你對此的答覆是什麼？』

『以核子武器攻擊的國家會被它自己的人民所推翻。』大衛說。

另一個提出問題的人：『這只是理想，是不是？我們怎能冒這麼可怕的險，我們解除武裝而我們的敵人仍繼續擴展他們的兵工廠？我們不會因此貶低自己變成次强國嗎？』

史密特用肘輕推亞格，但是特工部長心情似乎仍未好轉。

『如果全世界人民拒絕作戰，』大衛說，『政府就不會走向戰爭。就這麼簡單。』

『事情就這麼簡單嗎？摩根博士？』

大衛指向另一隻舉起的手，在另一區內。『摩根博士，你能回答一些私人的問題嗎？』

史密特看見大衛全身顫抖了一下——鬆了一口氣嗎？

『摩根博士，根據你的傳記，你有妻子和兒子。他們現在何處？』

『靠近華盛頓首府。』

『處於什麼樣的情況，先生？』

『保護性監視，政府這樣稱它。』

『那麼是由政府負擔費用囉，』記者說。『摩根博士，爲了從事這項神聖的工作，你拋棄妻子和孩子，你有何感想——不管它是否值得這樣做嗎？』

『世界比個人來得重要！』——大衛的語氣有點激怒。

『你的妻子對此看法如何？』

『她永遠贊成我。』

『你最後一次看見她是什麼時候，摩根博士？』

『幾個——前些時候。』

『摩根博士，在過去幾個月內，你必須有一個避難所。你是否曾和一個年輕女孩，從前是你的學生叫潘妮．雷哈特，住在一起？』

羣衆中有一陣不安的騷動，大衛仔細考慮他的答案，這時候記者又追問：『在亞特蘭大，二十二歲，未婚，住在第十街——這是否正確，摩根博士？』

『是的。』

『摩根博士，據報導，你能隨心所欲的消失，在他人的心靈裏製造幻覺。你是魔術師嗎——如果不是，你是否認爲自己是上帝？』

『我只是人，華利小姐。』

『舉例說，你是否能在水中行走？』

『不。』

『但是你能讓我們認爲你會嗎？』

『我認爲那是——』

『認爲？』

『那只是幻覺。』

『你可以把我的水變成酒嗎？』

一陣笑聲。大衛用力扯了扯衣領。『下個問題，請發問？』

『摩根博士，你的宗教信仰是什麼？』

『我的父母屬於長老教會。』

『你呢？』

『我並未正式加入教會。』

『但是，你說話的語氣帶着點聖經的味道。「跟隨我」。這是你小時候的教養的結果嗎？』

『不，這是普通常識。』

另一個問題：『你相信上帝嗎?』

『我想任何一個有智能的人都信任上帝。』

『那一種有智能的人，摩根博士?猶太教徒，基督徒，回教徒，道教信徒?佛教徒?那一種人，依你的定義，是有智能的人?』

『他們都相信上帝。』

『既然你主張推翻人為的政府和人為的法律——你希望世界依什麼法則生存，摩根博士?』

『既然你提到宗教，』大衛回答，『可蘭經，猶太法典，聖經裏的任何格言——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可作為有價值的嚮導。我認為他們基本上是相似的。』

『但是，摩根博士，人為的法律是保護社會大衆免受個人的侵害。宗教法律例如十誡是保護個人免受社會大衆的迫害。例如，要求人們「不可姦淫」是無用的。你無法這樣廣泛的制度法律。或者，甚至是「不可殺人」亦是如此。大部份的國家宣告謀殺有程度之分，但是聖經只是說殺人是禁止的。聖經的法律，當寫下來的時候，幾乎就不是一套實用的國家法律。但是，那時候，聖經法律是設計來保護個人免受大衆的迫害，或是免受自己的迫害——這樣的格言不適合現代的政府使用。』

『什麼——什麼是你問題的核心?』大衛問。

『我的問題是——你建議我們所有的人民應依據那一套實際的法則生存?法則的來源又是何處?』

『問題並不簡單，答案也很複雜，』大衛說。『這不是三言兩語就能打發的。我並不是告訴人民去剝奪他們的政府。把屬於政府的給政府。但是也給人類他們應有的權利。保護我們自己免受政府的威脅，這就是我的「信息」。』

『屬於凱撒的給凱撒，屬於上帝的給上帝，是不是這樣?』

大衛幾乎想彈起手指，『是的，一點不錯。』

當大衛，經由絕對的正直，而終將自己和這個社會的橫切面各色人等分離的時候，史密特痛苦的看着他。

『摩根博士，你是民主黨員，還是共和黨員?』

『……資本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

『……不可知論者，無神論者，什麼信仰?』

『……你是否計劃寫書?拍電影?』

『……你的父親是酒鬼嗎，摩根博士?』

『……母親在精神病院?』

『……你是否經由史密特博士作精神治療?』

『……你能醫治疾病嗎?受心理影響的眼盲，或耳聾?』

『……你會如何處理石油企業聯合，摩根博士?』

『……「戰爭是愚蠢的」，你是否反對希特勒?』

『……你的兒子能做你做的把戲嗎?消失?』

大衛在巴勒斯坦自治問題中失去了猶太人的心，在耶穌基督三位一體的主題中失去了基督徒，由於懇求兄弟愛，他被保守派的人分離，當他建議每個人都應為生活而工作的時候，自由主義者離開了他。當他說到『有選擇的自由』和『經由努力的成功』共產主義者與他劃分界限。每個人被他的高喊解除武裝所迷惑，但是如何做却沒有答案。片面的?如何能够?

六十分鐘內，這個人的傳奇結束了。大衛所能期望擁有的只是一小叢急進的年輕崇拜者，他們自稱是『摩根的信仰者』。

電視轉播後，立刻着手做的一千二百戶電話民意測驗中，顯示百分之二十八的人贊成摩根，百分之二十六的人無意見，百分之四十六的人反對。

這個——和轉播前大衞的人望高達百分之八十六正相反。

大禮堂的燈早已關閉，史密特坐在包廂中看着前方黑暗的舞台。吉姆・亞格遞給他一杯用塑膠杯裝的蘇格蘭威士忌酒，但是他一點也不差的猜到史密特並無心情慶祝。

『魯道夫舅舅？』

『和我坐在一起，孩子。』

『你毀了一個好人，魯道夫舅舅。』

『他毀了他自己，潘妮。』

『他是完全的善良，完全的誠實。你知道這會發生的。』

『或許現在大衞能諒解爲什麼政治家覺得被迫而去撒謊，潘妮。不管如何，現在全世界的人民有了評判大衞的根本。一種眞實的判斷。』

『我愛他，魯道夫舅舅。』她啜泣着。

『我知道。』

『他是好人。』

『我知道，潘妮。』

『你知道你是誰嗎？魯道夫舅舅？你像是龐提斯・比拉多（註：紀元一世紀審判耶穌之猶地亞（Judea）總督），你知道大衞不應有這種報應，而你却停手不管。你責怪羣衆，好推卸你自己的責任，你這樣做並未使大衞少受折磨，或更加有罪惡感。』

史密特喝着熱威士忌酒。『妳在暗示他能和耶穌基督齊名？』

『他能。』

史密特喘着氣，視若無睹。

潘妮沿着一排椅子離開，當她經過的時候，她把椅子一個個的推回到原來折疊的形狀。

『潘妮！』

在遠處的走道上她停下來。

『妳和他做過愛嗎，潘妮？』

『沒有。』

史密特又瞪着舞台。

『你不相信我嗎？』

『噢，是的，』他說。『我相信妳。』

22

史密特在煙灰缸內按熄了香煙，把煙蒂從車窗丟出去。

『準備好通行證，博士，』司機說，當靠近一個關閉的門前的警衞時。詳細的檢查了文件後，他們被允許進入。

在下一個警衞站，他們必須走出來接受搜查。一位海軍從車身到車蓋的檢查車子。他喊了一聲讓車子通過。

又是三公里彎曲的小徑，他們的前進都攝入攝影機內。沿路停在任何地方，在數分鐘內，便會招來武裝的安全警衞。

又是另一個檢查站，然後他們繞過細心保養的草坪和噴水池，來到一座都德式的建築，貝絲和羅比受到長期監視的住在這裏。

『嗨，史密特伯伯！』羅比從灌木林裏跳出來。『你有沒有帶什麼東西給我？』

『巧克力糖怎麼樣？』史密特把糖菓給他。

有禮貌的，羅比問史密特和司機，『要不要吃一個？』

『你媽媽好嗎，羅比？』

『她很好。她在游泳池邊。』

『最近有沒有看見你的爸爸？』

『是的。』

『噢？』史密特假裝一點也不驚奇，『什麼時候？』

『昨天。在他走以前，我們在一起玩了很久。』

『你有沒有告訴他史密伯伯叔需要見他？』

『我告訴他了。』

『他怎麼說？』

『他沒說什麼。要不要再來一塊糖？』

『不了，謝謝。你吃吧。』

靠近天井的地方，史密特向貝絲招手。他花了一點時間去詢問安全官員。確定無疑，大衞來過——他出現在錄影帶。

『我們無法捉到他，史密特博士。』

他走出去與貝絲在一起，漫步在水池邊。她預期到他的到來，已準備好熱茶招待。不用問他，她在杯子裏加進甜酒、糖和一杯檸檬汁。史密特觀察她的精神狀況。

『妳好嗎，貝絲？』

『住得像個百萬富婆，』她毫不怨恨的說。『我還能抱怨什麼？』

『妳能對我抱怨，如果妳想的話。』

『沒有怨言。』

『羅比說他看見大衞。』史密特說。

他跟隨着她的眼光，看着草坪和修剪成雕像的灌木叢，羅比和他的護士正在那兒玩耍。

『是的。』

『妳看見了嗎？』

『沒有。』

『知道爲什麼嗎？』

『他說，這樣才不會使我發生危險。』

『他當然能看見這裏並沒有危險，貝絲。』

『他認爲有。』

『從我們自己的人？』

『是的。』

『就好像妳是餌，是不是？』

『大概就是這樣。你的茶還要多放點甜酒嗎？』

『不了，貝絲，聽着。我需要見大衛。他完全的消失了。』

『前幾天晚上他在電視上出現過。』

『是的。』史密特說。『他對那事很聰明。他選擇他的地點，總是小心的控制着，痲痺每一個人直到他說完他想要說的，然後他又走了。』

『你怪他嗎？』她問。

她是指一連串企圖殺害大衛的事。開羅一家戲院被炸彈炸毀，烏克蘭的一棟建築物完然爆炸，因爲據報大衛在裏面會見蘇俄的反對者。還有其他的。

『我們不知道他如何維持生命，』史密特說。『他在某處吃飯、睡覺和洗衣。他從這個國家旅遊到那個國家。中情局接獲情報，大衛正滲入最機密的外國軍事地區，破壞最高階層的政治會議；情況相當嚴重。』

她喝着茶，看着羅比。她的腿晒得黑而均勻，褐色的頭髮因長久的夏日曝晒而變白。

『貝絲，大衛處於不變的危險之中。難道他不願意脫離這一切？』

『顯然是不，史密特。』

『妳和他談過嗎？』

『他說，我聽。全是思想傳達。』

『要求他下次和妳談話。』

『他不會聽的。』

『告訴羅比要他代妳求他，爲我求他！』

『羅比是我和大衛之間的唯一連繫，』貝絲說。『我不會利用羅比作中間人而破壞一切。』

史密特點燃一根煙，嘆了一口氣。

『他已經信用掃地，』貝絲說。『這就是你希望的，不是嗎？當他出現在電視時，民衆將他打入地獄，因爲他阻止了他們的計劃。你贏了，他輸了。爲什麼還要繼續關心他？』

『因爲我關心大衛。』

她看着他，他察覺出在她水藍色的眼睛裏有一種好奇的憎恨。她轉身。

『妳對這一切的感受如何，貝絲？』

『我不知道。』

『生氣？』

『最初，我的確是。』

『不再是了？』

『不。』

『怨恨？』

『甚至不怨恨。』她說。

『那麼，是什麼？在這裏，妳是個永久的囚犯，只有老天知道會關多久——或許是未來所有的歲月！妳拒絕讓我們給妳新的身分，改變名字，移居到其他地方，開始新生活。妳不能永遠如此，貝絲。』

『我明白這點。』

『那麼，妳對此事的感覺如何？』

貝絲昂起頭。『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我的母親會唸一些聖經的故事給我聽。有一個故事始終叫

我生氣——』

過了一會兒，史密特催促的問，『那一個故事？』

『耶穌在加利加的海岸邊行走，他看見他的兄弟們正在捕魚。彼得和安德烈。耶穌告訴他們跟隨他。』

她瞪着草坪。

『那令妳生氣？』

『我總是懷疑，』貝絲輕聲的說，『彼得和安德烈的妻子作何感想？對她們而言一定十分痛苦——被遺棄，沒有收入，扶養小孩而沒有父親的指導和幫助。現在我知道這些女人的感受。』

『被遺棄。』史密特肯定的說。

『但是對耶穌基督，誰能說不？』

『大衞不是耶穌，貝絲。』

『史密特，』貝絲不期然的笑了出來。『你眞是個道地的狼穿羊皮的人！你計劃打敗大衞，現在你又試圖挽救你的良心。』

『有意思，』史密特生硬的說。『最近有人將大衞和耶穌作了個對照表。我被指責是審判耶穌的龐提斯・比拉多。』

『那個指責你的人是對的。』

『貝絲——眞是的——』史密特把香煙拋得老遠。『荒謬可笑。』他自言自語。

『如果你錯了呢，史密特？』貝絲瞪着他，好像要將他看穿。『如果你眞是錯了？你是否會想過他們兩個有多接近，耶穌和大衞？』

『好吧，』史密特彈了一下指頭，『我會加入行列。有多接近？』

『耶穌在山上向衆人佈道，』貝絲說。『大衞在丹佛市運動場對幾千人演講，不用擴音系統——二者都清晰的被聽見。耶穌說他「只是個人」，大衞在記者招待會中正是這樣回答一位記者。大衞具有神的能力，如果這是在一千年以前，人們會承認他是神。』

『貝絲——』

『二千多年前，一塊很小地區的人都知道耶穌，』貝絲繼續的說。『現在，他出現在晚間新聞節目中而舉世皆知。只是，今天，談到上帝，或任何的神，便會使其他信仰不同宗教的人離他而去。所以一個聰明的現代耶穌最好是不要提及任何神。他可以改變方式的說「普通常識」或是基本法則。他願意爲他的誠實付出代價，他不得不誠實率直。大衞正試着挽救全人類，史密特。不幸的，人類已將自已陷入一片混亂——他試着挽救他們全部！』

『這個人害妳被關了起來，』史密特抗議的說，『他使得世界離全球性的戰爭只有一髮之隔。他對複雜的人類問題找不出答案。他提倡無政府狀態，考察政治——我不認爲這些是神的象徵，貝絲。』

『如果你錯了呢，史密特？』

『在他讓妳接受這些後，妳對他仍有信心。』

『我和大衞之間唯一的錯處是他太完美，該死的太接近了，而我却又太遠離。』

『一個像妳這樣聰明的人——』

『聽我說，你這愚笨的雜種！不要再爲你自已和你的企圖辯護——試着運用你的訓練和教育去解開一個謎。』

『什麼？』

『大衞從那裏來的？他爲什麼來此？他所說的是什麼，而不要再理會政治的黨派和宗派的爭論——聽聽他所說的話，史密特！他說，人類必須生存下去，人類不能以政府和上台下台的政治家作賭注。人類必須保護自已！否則，』——她的聲音顫抖——『世界便會結束。面對着電腦，火箭，探測人造衞星，有科學「證據」——他們用的字眼——證明上帝是一個神，而我們的生活中並不是萬物皆有靈，那麼耶穌又如何傳達「信息」？大衞周遊於四十億人之間，而很少人可稱得上是他的朋友。他

喪失了我，他的孩子，他的夢想和恢復世界秩序的希望。他放棄了他所珍視的一切。爲了什麼，史密特？爲了人類！你只是一心一意的想捉住大衞，將他分解看看是什麼使他脈搏滴答滴答的響。是的，我相信大衞。我再一次告訴你，我覺得我像那些門徒的妻子。我的失去是偉大的。我的痛苦是無窮的。我很寂寞且不快樂。但是如何——史密特，如何！——你能說不，對耶穌？』

吉姆•亞格洩氣的坐在酒店遙遠的一角，這個角落孤立而黑暗。訓練的本能使得這個安全人員的灰眼睛由這點移向那點，看起來好像在等人。

『今天早上一架往返倫敦和波昂的飛機爆炸，』亞格說。『有謠言說摩根在那架飛機上。』

史密特用兩手捧着酒杯，香煙上的煙緩緩上升。

『航空公司尖聲指責這是血腥的謀殺，』亞格說。『國際旅遊取消的佔百分之四十。摩根正在毀滅許多人。史密特。』

史密特喝了一口酒。它並未驅散不開心的感覺，而他也習以爲常。

『蘇俄很生氣，因爲摩根曾數次的進入到他們的飛彈基地。當然，他也進入過我們的，但是俄國人不相信，在一次蘇俄軍事策略會議中摩根亦坐在裏面，影片攝下了他。我告訴你，這狗狼養的將會引起一場戰爭。』

『你認爲他是神嗎，吉姆？』

『神？』亞格瞪着陰影一會兒。『我想，他具有部份神的特質，無所不能。引起敬畏，而且受人尊敬。人們害怕聚集在公共場所，怕因碰到暗殺企圖而遭魚池之殃——所以他們害怕。但是他的人望又再度升高了。企圖殺害摩根的生命不知怎麼的使他的地位又升高了。你作何解釋？』

史密特搖搖頭，他累得無法嘗試去解釋一下。

亞格一口氣喝完酒，又叫了一杯。『尊敬，敬畏，害怕，幻覺，無所不能——難道這還不足以成爲神？』

『或許。』

新的一杯送了上來，亞格聳了聳肩。『有個人遲早會制住他。令我躭心的是——是否這一件荒謬的事就此平息，或是提升他成爲一個愛國的殉道者？』

『問題不在此，』史密特不以爲然的咕噥着。『我是徵求你主觀的意見。你認爲他是一個神嗎？』

『當然不。他也不是。他一直說他只是一個人。』

『耶穌也這樣說過。』

『耶穌並不涉足政治。他當然也從未使得人民爲他而被殺。他不是神，』亞格下結論的說。『那是我的意見。』

『對。』史密特擦了擦他的鬍子。『好吧，吉姆•亞格，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不管摩根是什麼，他不只是一個人。』

『派德蒙老人之家』是因它的街而得名。一長條門外的走廊上排列着許多的搖椅，年老的居住者臂部墊着毯子躺在上面，看着來往的車輛。在這裏史密特找到了威森博士，已退休很久了，以前是精神病醫師。

『黛安•摩根。』一眼凝視着他，另一隻蓋着眼罩，因生癌而失去了一眼。『我的確記得，』威森醫師說。『很可愛的年輕女人。她的病例是那種使你不安的絞扭雙手，而對自己職業的學問產生懷疑的那種情形。她現在在那裏？』

『在米吉維爾，』史密特說。

『可惜，可惜，上帝保佑她。』

『你治療她多久，威森博士？』

『不記得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健忘症，』史密特引自他的筆記，『錯覺，逐漸萎縮——』

『她眞與衆不同。』威森吃吃的笑。『幾乎使我相信她的故事。她相信它。有時候，在回憶中，她會添加一點東西——十足的錯覺。』

『你是否會斷定她患健忘症的原因？或者那到底是不是健忘症？』

『很久以前的事了，讓我想想。她從小就籠罩在嚴格的正統派基督敎的宗敎信仰中。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嚴格的道德敎養。你知道，她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離開她的先生，與人發生性關係——上帝的懲罰是敎她懷孕。爲了逃避上帝的憤怒，她產生想像，一個故事，上帝是媒介，而她的嬰孩是神聖的。那種純潔無瑕的想像。』

老人咳了一下淸了淸喉嚨。他用一隻手指指着水壺，史密特替他倒了杯水。

『時光就這樣過去，』威森回憶着，一面喝着水。『而她並未好轉。不。不，不。事實上，她是利用治療補足她的幻覺。有一次我們曾試着用測謊器，想使她走回現實。』

『結果如何？』

一聲大咳，喉嚨接着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又喝了一口水。『唔！』威森醫師說。『她並未撒謊。』

『她沒有撒謊嗎？』

『在她的心裏，她並未。我們使用一種含鈉的鎭靜劑給她治療，而她傾吐出一個令你毛髮倒竪的故事。』

『噢？』

『她說胎兒經常從她的子宮移出。當然，她的身體上沒有動過手術的跡象，所以她說並沒有手術。如此一來，懷孕根本不可能繼續，但是她堅持他們從她的子宮中將嬰孩移出。她會是極端的說服治療者相信她的故事，她會形容臍帶，胎兒的「尺寸像一隻老鼠」，和她能够看見嬰兒小腦袋裏的血管。凡此種種。』

『她有沒有說「他們」是誰？』

『他們。』那一隻睜開的眼閉上，威森醫師格格的笑。『總是「他們」而沒提到別的。』

『好吧，』史密特說，『爲什麼「他們」將嬰兒從她的子宮裏移走？』

『她說，他們對嬰兒的頭皮注射液體。很有趣，是不是？注入的漿液或不管是什麼，被稱之爲「長者之智」。』

『大腦注射？』史密特再一次肯定的問。

『唔哼。我記得那是四〇年代的末期。在那時，沒有一件是可能發生的，如果現在已變成可能的話。』

『她說她是在一間醫院裏，顯然的。』

『不，不。在海底。』

『在海底？在水底下？』

『在海洋的深處。有一次她在地圖上指出確切的地點。』

『她說是那裏？』

『南非的一處海岸。我想那是靠近挪屬的一個小島。十足的是錯覺，非常小心翼翼的，非常詳細的——我無法使她脫離那些。』

『你是否曾經檢查過她的小孩？』

『她的小男孩？從頭到脚！完全健康的小孩。』

『關於他，你有沒有發現什麼可稱之爲有趣的事？』

搖着，搖着，威森醫師回想過去。『很聰明的小孩，』最後他說。『他受了他母親幻覺的影響。他說他有隱形的朋友來拜訪他。』

『隱形的？』史密特的心跳了一下，猶豫不決。

『孤獨小孩常有的現象。』威森又試着淸他的喉嚨。史密特又倒更多的水給他。

『威森醫師，小孩是否提到很多有關隱形朋友的事？』

『一堆無意義的話。幼稚的幻想。』

『威森醫師，』史密特問。『你是否有電視？』

『一點也不看。看不見字幕。現在我的快樂是音樂。我的床頭有耳機。音樂——緩和人的獸性。』

後來當史密特站起身準備離去的時候，老醫師和他握手不放。『史密特博士，是否有病患曾將你拖進他的幻覺中？』

『我想我們都有。』

『她對我這樣做了。他們的金錢用盡了以後許久，我仍爲她治療。上帝保佑她，米吉維爾，你說她在那兒？』

『是的，她是。』

『你很快會見到她？』

『我打算去看她。』

『她可能會告訴你有關這事，』威森說。『如果她說了，敞開心胸的去聽她。我是認眞的——不要把她當做神智不淸的人。仔細傾聽就像是每句話都是眞實的。聽了然後問自己她曾忍受了些什麼——她看見了什麼，聽見了什麼，經歷了那些——她的錯覺作何解釋。這就是開始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也就是那時候開始我必須停止收這個病人。我那時候開始願意相信她的故事。』

『我會試着這樣做。』史密特說。威森醫師仍握着他的手。

『她會拖你進入，』威森輕聲的笑了。『你會花費幾小時的時間沉思，躭心。我知道。她着實讓我頭疼了一陣子。我那時還未很有經驗。比較年輕，職業上的困惑。你認爲神經衰弱症和精神錯亂會「傳染」嗎？像病菌一樣？』

史密特鬆手，笑着。『威森博士，我常在懷疑。』

『代我問候她，好嗎？』

『好的。我會的。』

史密特走出，上了一輛等着的計程車，計程錶開始跳動。

『現在去那裏？』司機駛入車輛之中。

『米吉維爾。你知道在那裏嗎？』

『瘋人院。很長的一段路。』司機說。

他點燃一根煙。早該去了，或許。但是甚至現在，他仍不想去。

他嚴責自己：還有什麼他沒做的？

他備受壓力。中情局，調查局，總統——捉住這個人！現在他們只有一個目標：消除大衞・摩根。還有什麼他沒做的？他怎麼和一個他無法連繫上的人說理？貝絲拒絕，潘妮拒絕——史密特曾一連幾個鐘頭坐着，集中精神，**打電話給我，大衞。我命令你。打電話給我**。他曾花幾天的時間在他的公寓裏，努力的嘗試！你如何能與一個找不到的人連絡？

沒關係。這次他要從大衞是那裏來的開始。

最初…………

23

史密特和他今天的第二個獨眼醫師坐在一起。駐院精神病醫師，理查·藍伯博士，眼睛有斜視的毛病。當他用一隻紫褐色的眼睛看着史密特時，另一隻眼，蒼白而迷惘，注視着另一邊的牆上。

『有關摩根博士的宣傳，』藍伯說，『是不是眞的？』

『那一點？』史密特問。

『關於製造幻覺，消失。』

『是眞的。』

藍伯醫師眨了一下眼，重新集中焦點。『你現在對他的母親感興趣。』

『是的。你熟悉她的病情嗎？』

『我們盡最大的努力，』藍伯聲明。『我們人手不足，基金少得可憐，我們的值班人員都是未受過訓練，無經驗，而在最低的酬勞下工作的人。我們是隨護人員，不是醫療人員。』

『我明白。』

『這裏的州立法，像其他州一樣，刪減我們的預算，減少我們的人力——這一段期間我們把應該允許進入的病人，摒於門外。』

『我明白，』史密特又再說一遍。

『但是我知道黛安·摩根。我曾看到摩根進進出出，探望她。不太愛交際，但是很有禮貌。我希望我曾認識他多點。你眞的曾和他會談，測驗過他——我是不是在什麼地方讀到過這些？』

『是的。關於摩根太太，藍伯醫師——』

『噢對了。』醫師突然站了起來。『我帶你到她的病房。』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我單獨和她談？』

『日光浴房怎麼樣？她喜歡那裏。我可以將那裏的人完全撤離。』

『那太好了。』

『而你和他會談過且測驗過他嗎？』藍伯堅持的問。

他們走在一條陰暗的走廊裏。藍伯指指天花板，說，『繳不起電費。那麼摩根博士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

『聰明、感性、敏感。』

『你認爲他因他的母親的關係而有不平衡的可能嗎？』

『並不完全是如此。』

他們轉過了一個角落，一直走着。一位護士和藍伯講話，但是他並沒有回答而擺手示意她走開。

『你看過她的病歷，』藍伯說。『你知道會見到什麼景況。』

『多多少少。』

『她來來去去。自從你通知我們要見她後，我一直餵她吃香蕉。』

『香蕉？』

『某種原因，香蕉能使這些病人暫時的淸醒。可能和動脈的反應有關。這些日子我正打算研究這個。』

『香蕉。』史密特沉思。

『它對那些動脈硬化高齡的病人特別有效。我不是化學家，但是香蕉內一定含有什麼能擴大血管，你認爲是不是？噢！她在那裏。我會要人帶她到日光浴房。』

病室很長，長方形，貼上瓷磚，床是三〇年代醫院用的那種。當藍伯醫師要求其他病人離開日光浴房的時候，史密特站在一旁。黛安·摩根被推着進來。

『摩根太太?』藍伯彎身到她的眼睛的高度。『妳有客人，摩根太太。這是史密特博士。』

最後，他們獨處一室，史密特搬過一張椅子靠近她的輪椅坐下。他握着她的手，微笑着。

『大衞是我的朋友。』他說。

『大衞?』

『妳的兒子是個好孩子，摩根太太。妳眞是敎子有方。』

『大衞?』從遙遠的地方，穿過心靈的五里霧，她努力的想認出他。『大衞?』

『我可以叫妳黛安嗎?』史密特問。

『你認識我的大衞?』

『是的。很熟。』

『他喝酒了嗎?』

『喝酒?沒有，我想沒有。』

『現在他抽煙嗎?』

『不，他不抽。妳爲什麼要問?』

『他必須保持美好的心靈，大衞。保持純潔的心靈。』

『唔。好吧。他有的，黛安。我希望妳告訴我大衞出生前所發生的事。妳願意嗎?』

『他是個特殊的孩子。』

『爲什麼他很特殊?』

『他具有**長者之智**。』

『他那裏得來的智慧?』

『他們給他的。』

『誰?』

『他們帶走他，抱着他，然後把它放進他的小腦袋裏。』

『它像是什麼?』

『注射。』

『皮下注射針和皮下注射器?』

『是的。』

『這被揷入到嬰兒的頭腦裏?』

『是的——**長者之智**。』

『他們爲什麼這樣做，黛安?』

無毛的眉抬起，然後她似乎是第一次看見他。

『爲什麼他們要給大衞這種智慧，黛安?』

『他有任務。』

『他們有沒有說是什麼任務?』

『去幫助——去拯救——去——你認識我的大衞嗎?』

『他們有沒有說爲什麼要給他這種智慧?』

『去幫助——去準備就緒。』

史密特重新指引話題。『告訴我，妳如何和他們見面的?』

『他們來找我。』

『在那裏?』

『在外面，在後面——我正在晾衣服。他們來了捉住我。把我帶走。』

『他們帶妳到那裏?』

『靠近——波維?』

『波維?』史密特問。『妳是指生理學家?波維博士，因爲製造合成的箭毒而獲得諾貝爾醫藥獎的那個人?』

『不，不，不。』她搖搖頭。『小島，波維。』

『我不知道這個島。它在那裏？靠近那裏？』

『靠近波維。在幾千公尺深的地方，燈亮的時候，我可以看見魚羣游過。』

『水底，』史密特說。

『幾千公尺。許多看不淸的魚。』

『黛安，』史密特說，『妳在潛水艇內嗎？』

『是的。』

『妳如何到那裏的？』

『它能飛！穿過大氣沉入海底。』

『同樣的機器有兩種功能。』

『上達天空——他們說他們來自十分遙遠的地方，沒有地圖可以告訴我在那裏。』

『告訴我有關他們的事。他們說的是那一種語言？』

『沒有語言。他們能夠不說一字的交談。』

『心靈上的交通？』

『噢，是的。』

他扭着她的手，試着維持她的注意力。『妳是說，他們用心靈和妳交談。』

『噢，是的。』

『大衞能這樣做嗎？』

『你說你認識大衞。』

『我是認識他。我們是朋友。大衞能讀出妳的心嗎，黛安？』

『有時候——我想他能。』

『他們使大衞有此可能？』

她歪扭着臉孔，軀幹伸長，下巴推到一邊，嘴巴張開。

『黛安，當他們來找妳的時候，他們是否知道妳將要有小孩了？』

『不。』

『但是他們來找妳的時候妳懷孕了？』

『那時候，華利尚不希望有小孩。你知道我先生，華利嗎？』

『從未見過面。我從大衞那裏知道他。』

淚水濕潤了她的眼睛，史密特乾笑了一聲。『所以他們取出小孩，而給他智慧。』

她點點頭。

『你能形容他們工作的地方嗎？』

她的聲音膽怯，止住淚水。『它是灰色和綠色，有明亮的燈和機器。』

『像個手術房？』

『它是！手術房。』

『當他們取出小孩的時候，他們是不是讓妳昏睡？』

『沒有。』

『也不痛嗎？』

『不。一點點。沒關係。我不在乎。』

『爲什麼妳不在乎？』

『他們把手放在我這裏。』她摸着她的頸背，頭顱的下端。『他們說不痛。卽使有一點痛，我也不會在乎。』

『然後他們又把小孩放回去。是不是就是這樣？』

『是的。』

『一共幾次？』

『我不知道。』

『很多次?』

『是的。』

『那麼，還有什麼?』

『我看不見。』

『他們傷害了胎兒嗎?』

『不，不!他們說他是個漂亮的嬰孩。他的眼睛會是綠色的，因爲我告訴他們我希望有一個綠眼睛的嬰孩。華利的眼睛是黑色的，我的是藍色的。我的家人從未有過綠眼睛。大衛有一雙美麗的眼睛，是不是?』

『是的。而且它們是綠色的。』

『我告訴過你。』

『妳和他們在一起多久，黛安?』

『直到時候到了。』

『什麼時候到了?』

『到了該生產的時候。』

『然後他們帶妳回家。』

『是的。』

『他們帶妳到他們找到妳的那個地方?』

『是的。』

『他們對妳說什麼?』

『什麼時候?』

『他們帶妳回家的時候。』

『那個我不會記得。』

『而且妳不記得了。』

『好長一段時間我並不記得。』

『但是現在妳記得，是不是?』

『記得一些。』

『還有更多的嗎?』

『我不知道。』她把頭懶洋洋的靠在椅上，嘴張開，但是，她又突然站起來，心情似乎很開朗。

『他們說，不要讓他傷害他的心靈。使他保持純眞。大衛會是個特殊的人。保護他的心靈。』

『大衛?』史密特溫和的問。『他們以名字喊他?』

『他們爲他取名。』

『那麼他們的確是說英語?』

『沒有話語。』

『爲什麼他們取名大衛?』

『爲了——』她又扭着臉，下巴突出。『爲了他的——』

『爲了什麼，黛安?』

『爲了——』

『他們說過根據什麼爲他取名嗎?』

她是如此用力的抓着他的手，以致於史密特聽見她的關節的響聲。

『爲了他的——爲了他的——爲了他的——爲了他的——』

『因爲妳喜歡這個名字嗎?』史密特暗示。

『他的——爲了——他的——』

『沒關係，黛安。告訴我有關——』

『父親。』

他感覺到從她手中射來一股電流。

『爲了他的父親而取名大衞?』

『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也叫大衞?』

她哭了起來，將自己如此用力的摔向前，以致於史密特必須阻止她。他站了起來，把她的頭拉向他的胸膛，握着，安慰她，叫她放心。

『黛安，』他耳語，『他的父親長相如何?』

『大衞。』

『那麼，大衞和他的父親相貌相似?』

『不!他看起來像大衞。』

『他的父親?』

她向後座，深吸了一口氣。

『我說，』她說，『爲什麼選擇我?』

『他們的答案?』

『我很健康。』

『但是還有其他健康的女人。』

『最初他們也不肯定我是否合適。』

『他們不嗎?』

『他們取走了一些血液和我的一小塊皮膚。當他們發現我適合的時候——然後他們就做了。』

『做了什麼?』

『製造嬰兒。』

『他們製造嬰兒。』史密特木然的複述。

『製造我的嬰兒。』

『很多人都牽扯在內，或是只有一個?』

『他們全部。』

詫異得茫然若失，史密特想不起接下去該說的話。從這裏的那裏?問什麼?

『黛安——如果我告訴妳我相信妳，是否會對妳有幫助?』

她又開始哭泣。

『我的確相信，』史密特說。『每一個字。』

『我試着告訴華利——當我記起來的時候——沒有人相信我。我沒辦法。華利說，「怎麼可能妳不害怕?」但是我確實不，就是這樣。我從未害怕。直到我開始憶起，而它是如此——瘋狂。』

『但是它發生了?』史密特輕聲的說。

『是的，發生了。』

握着她的手，史密特說，『我仍是不明白，爲什麼他們將他取名大衞?』

『他看起來像大衞。』

『妳的大衞看起來像他的父親，大衞。』

『不。』

『妳能否解釋清楚?我想了解清楚。』

『他是依他父親的形象製造的，』黛安費力的解說。『他看起來像大衞。』

『父親的名字不叫大衞。』

『我不知道。』

『你曾見過他的父親嗎?』

『沒有。』

『想見嗎?』
『從未想過。』
『黛安，妳在那裏待了將近九個月。妳吃些什麼?』
『我不知道。』
『妳總有吃東西吧?』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妳從不運動?』
『四處走走，按摩。他們待我很好，照顧我。』
『你能形容他們的長相嗎?』
『誰?』
『他們。』
他期待着，注意着她的表情。她退縮了嗎?在思考嗎?
『我不記得。』
『他們是高是矮?』
『我不記得。』
『他們穿衣嗎?』
『我不——我想是的。緊身的衣服。』
『他們看起來都一樣嗎?』
『我不知道。』
『他們給妳什麼娛樂?』
『讓我看些東西。』
『什麼樣的東西?』

她模仿一種不知名的聲音。『閉上眼睛，黛安。我們去旅行。妳希望去那裏?』
『你們如何旅行?』
『我們那兒也沒去。影像就像電影一樣的到來，在我的心中。』
『幻覺。』史密特提議。
『比電影還好。』黛安的眼睛發亮。『我聞得到，食物的味道好極了!風吹在我臉上，當下雨的時候，我甚至感覺得到。』
『但是妳從未離開你們所待的地方?』
『那眞是太奇妙了。』
『不。』
三小時後，起身離開，史密特問，『我能帶些什麼給妳嗎?』
『我可以寄些東西給妳，如果院方不反對的話。』
『不。謝謝。』
『噢，對了——黛安，妳最後一次看見大衞是什麼時候?』
『他不再來了。』
『爲什麼?』
『他不能來。』
『知道他在那裏嗎?』
她好像在他的眼前溶化了，雙肩下垂，手放在腿上。『他不能再來了，』她輕聲的說。她向上看，好像用盡了所有的力氣。『嬰孩好吧?』
『嬰孩，黛安?』
『羅比。』
『噢，是的，羅比很好!』

『大衞沒傷害他吧，有沒有？』

『你爲什麼這樣問？』

『如果他的嬰孩像大衞——』黛安閉上眼睛。

『什麼，黛安？』

『我不希望大衞傷害可愛的羅比。』

『大衞愛他的兒子，黛安。他永遠不會傷害他。』

『華利希望——恨大衞——可憐的華利。』

『大衞不像華利，黛安。』

『我們原很快樂，』她自言自語。『那時候一切都很美好。』

『那是什麼時候？』

她啜泣着，一陣很長的抽搐。

『什麼時候妳很快樂，黛安？』

『我們原很快樂，』她說。『最初……』

回亞特蘭大的途中，史密特無禮的保持沉默，拒絕回答司機的閒談。

一位幹練的調查員該做的，他都做了。他已用盡自己的學識去解開這個方程式，虛心的尋求答案。像個實驗室裏的助理，他已經竭盡一切的將證據去配合他已經知道的結論。

『到那裏去，朋友？』

『亞特蘭大機場。』

如何做才能誘使大衞再次露面？他，史密特曾經秘密的默許出賣他，讓民衆再一次的審查他。他眞是愚蠢之至。

『那家航空公司，夥伴？』

『任何可到華盛頓的——』

『你沒機票吧？』

史密特摸出皮夾，他找出金卡，在緊急情況下，這張卡片可以使他獲得第一優先的物資供給。他交給司機。『讓我搭上下班飛機，好嗎？』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大衞回到史密特的身邊。沒有任何東西。爭論、懇求、說理，或道歉都徒然。沒有任何東西——除了羅比。

父親定期的來探望孩子。他們在一起『玩耍』。只有由羅比那兒才有可能找到大衞。但是——直到今夜——羅比所說的都不足以使大衞回到史密特身邊。

『你的機票。』司機回到計程車內。『十六號門，飛機在幾分鐘內起飛。你的行李怎麼辦？』

『我帶着。』

史密特拚了老命的向前奔，每跨一步喘一口氣，胸腔因抽太多太久的煙而呼吸阻塞。

你這個老笨蛋。最後一次機會。別丟了。

當空中小姐問他要點些什麼的時候，史密特拒絕了，他拒絕了痛苦地渴望的酒。

明天早上他要去見羅比。

『羅比，告訴你父親我必須見他。告訴他，史密特伯伯知道你的父親是從何處來的。』

然後他再飛回亞特蘭大，回到第十街的公寓等他。

他必須很小心的把這一切想透徹。沒有讓他假設、猜想的餘地了。當大衞來時——當然他會來，爲了曉得眞相——當他到時，史密特必須要成爲這個人的知己，同時必須值得讓大衞信賴。

沒有其他能轉變世界走向戰爭的重壓。

它決定在史密特。

但是，最終，決定在大衞。

24

九月的寒風吹得樹葉子捲了起來，霧徜徉在馬里蘭州線條柔和的山崗間的隱幽處。大概，離天黑還有一小時吧。大衞走在和一條蜿蜒、窄小的道路平行的一條小徑上。和往常一樣，他開車到某一地方，騎脚踏車走完最後六哩路，然後步行到貝絲和羅比所待的房子。沒有人看得見他，儘管如此，他仍遠離那些他知道在那裏的攝影機的範圍。

他不慌不忙的走着，困惱着。這將是他最後一次見貝絲和羅比。明天，下午三點，華盛頓時間，政府和軍方的領袖們，以及總統，將在離此地不滿一哩遠，設計來抵禦核子攻擊的一座地下碉堡會合。明天——雖然尙未作最後決定，將會採取行動，成爲過去，結束一切。他已全部讀過那些人的心。分別的，包括總統在內，他們已做了結論。現在情況仍是如此，共同的，每一個人都認爲他們必須：取得先機，攻擊蘇聯。

一枝低垂的樹枝打到他的耳朶，帶來一陣刺痛。他細細的品味，眼睛盈滿淚水。痛楚是——活生生的。

但是有比死更不如的事。他哭了。昨夜深更的時候，他哭了，爲了他所知道的事。他曾考慮帶貝絲和羅比遠離到一個遙遠的離島上去。但是最後的結果呢？他奔走於這個領袖和那個領袖之間，聽他們評估所獲得的資料。

從一次防衞報告中，大衞恐怖的聽到有關第一個原子彈投落在廣東的死傷資料。

『八月六日——日本時間，一九四五年。相當於兩萬噸的强烈炸藥。』那位官員好像是依着節拍器講話，滴答滴答打出統計數字。『立刻毀壞城市的四平方公里。三十四萬三千人中，六萬六千人立即死亡，六萬九千人受傷。百分之六十七的地上建築會被毀滅或受損。測驗表示生還者有遺傳傷害，不同方式的致癌傾向，主要的是白血球症。』

這次不是原子彈。是氫彈。不是分裂，爆炸的能力有限。這次是熔解。淸潔，嬌小，火箭運輸的小包裹，爆炸的威力以百萬噸計算——一百萬噸或是更多的强烈炸藥——每一只飛彈。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那位官員報告，『我們舉行一次氫彈試爆，威力相當於五至七百萬噸之强烈炸藥。爆炸使得一個小島完全消失。原來小島的位置形成一個大洞。洞深一百七十五公尺，直徑一英里。另一次試爆的炸彈威力相當於十二到十四百萬噸的强烈炸藥，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我們知道在相距七十到八十英里的日本漁民，因爲嚴重的受到熱力的波及，至少有一千人死亡。因此，』他說，『這樣的一顆炸彈能毀壞在一百五十英里內的任何事物。爆炸後燒烤的熱力可以由爆炸點波及八百英里的地方。當然，經過小小的修正，我們可以大量的增加爆炸時的放射性物質。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他的資料，如此的不可思議，冷酷而實際。『所以，』官員解釋，『一顆原子彈是當一特定的質量聚集時，鈾和鏞同時爆炸。氫彈有了很大的改良而沒有此種限制。熔解反應的發生是因對物質加熱到一高溫，於是放出大量的核子能，核能繼續發生連鎖反應而爆炸。因爲與熱有關，一般稱之爲「熱核子」反應。』

補充說明，大衞聽到官員像個好學生似的解說：『氫的二個同位素最適合於此，重氫和三重氫，因此我們稱之爲「氫」彈。』

一位顫抖的立法委員問，『在一次傾出全力的核子交換攻擊中，約需要多少這種炸彈？』

『一千到二千個。』

『以千計？』

『第一次攻擊，』官員說。『我們會保留同等數量的飛彈，做第二次的攻擊。』

『那麼，』臉色慘白的參議員問，『雙方各會投出二千至四千的氫彈囉？』

『是的。』

『在多長的時間內呢?』

『總共將近一小時，在第一次攻擊。』

『會——會留下些什麼?』

臉上看不出表情，大衞從他的心裏也偵測不出他的情緒，官員說，『在美國，死傷人數大約在一億人，如果我們沒受到警告而被攻擊的話。所以，參議員，在這樣的交換攻擊當中，誰先攻誰就贏。如果我們在俄鬼子毫無防備下攻擊，我們可以殺害他們半數的人民。如果，照他們已經做的，已潛入地下，我們所能期望的便是毀滅他們的工業和大都會地區，將他們的軍事力量狠狠咬上一口。——但是我們只能殺死他們將近三千五百萬的人民。第一次攻擊非常重要，是勝利的契機。』

『我的天啊！』參議員耳語。

『長遠的影響有那些，年輕人?』另一個參議員問。

『我們所計算出的第一次攻擊炸彈的放射能的數量是機密數字，』官員說。『但是輻射性微塵是我們的匿形武器；它們在倖存者之間飄蕩，造成傷害，或致病。這就是我們制住蘇俄的方法——利用輻射性微塵。停留的微塵，也就是較重放射性的分子的沉澱物，其中鍶的人工同位素像個海盜，因爲其化學上與鈣相類似，因此有侵入而取代食品中鈣的傾向，最後進入人體而傷害人類。』

十六位參議員，十四位國會議員，許多的內閣人員——都聆聽着同樣的資料，都認爲不可思議——大衞也聆聽着，隱形的。

『然後還有對流層的輻射性微塵，』官員繼續說。『較輕的分子，風一吹便像塵土一樣的飄落或像成滴的雨水，一樣降下——這可持續幾年之久。』

『一九三三年在美國的平原地帶曾有一次暴風沙，使得新英格蘭地區的雪變色。每平方公里約沉澱二十五噸的灰塵。撒哈拉沙漠的沙粒被吹至敍利亞。在阿爾卑斯山上，有所謂的「血雨」，這是介於紅色到黃色的雪和雨水，是因爲來自北非的大氣團掃向那個地區的緣故。輻射性微塵是導致這些現

象的潛在原因。一次傾全力的核子戰會引起更多的塵土。』

他決定不將這將發生的事告訴貝絲。他不希望貝絲、羅比陷於痛苦，既然事情已無可避免。寧可讓他們死在此地，突然的。

他撥開樹叢，偷窺屋內。他們正在吃晚餐。安全人員已鬆懈不少，因爲他們明白無法捉到大衞。

貝絲，到花園來。

餐桌上，貝絲稍稍的震動了一下。大衞?

我要見妳，貝絲。

一位女侍在旁邊問她，『妳還好吧，摩根太太。』

『是的，我很好。妳幫我餵完羅比好嗎?』

『好的，摩根太太。』

大衞，不要離開。

在花園，貝絲。過來。

她站起來，說聲抱歉，走上樓梯。在攝影機的視線外，她走後面的路到一處側門，然後，緊貼着牆壁，躲過攝影機。她必須忍着想跑步向前的衝動。不要離開，大衞。

好像不知從何處來，他就在那裏而她在他的懷裏，緊緊的抱着他。『我愛你，大衞。』

『我知道，』他耳語的說。

他吻她的頰，抹掉她的淚水。『我愛你，』她說，『我愛你，大衞。』

『我知道，我也愛妳。』

不遠處，有聲音傳來，貝絲緊張了起來。『他們看不見我。』大衞說。

『我有好多話要說，大衞。』

他吻她的唇，安慰他，但是他沒有封鎖她躭憂的心——他不再這樣做了。

『貝絲，我對發生的一切很抱歉。』

『不，』她奮力的說，『沒關係！別因爲我而抱歉。我是眞心的。沒關係！』

他們走到一間溫室，坐在一條長櫈上，肩併肩手牽手的坐下，黑暗中貝絲笑了起來。

『我終於能再見到你，』她說，『但是我不能，因爲天黑了。』

『在很多地方我讓妳失望。』大衞的聲音哽咽。

他把她摟得靠近一點，一隻手環着她的肩，她的身體暖而軟，她的寬恕使他更覺得愧疚。

『大衞？親愛的。聽我說，大衞。我知道你必須去做你該做的。我是——我該怎麼說？我很高興你讓我成爲你生命的一部份。我們有過美好的生活。你是完美的，大衞。對我來說，太完美了。是我在許多地方讓你失望。』

他把手指放在她的唇上阻止她說下去，他們又再溫和的擁吻。

大聲的，他說，『今晚羅比準備睡覺前，我要進屋去。』

『進屋？』她拉開身子，坐直。『你從未進過這間屋子吧，有沒有？』

『今晚，我要。』

『裏面可能有我們不知道的陷阱。』

『沒關係，走前我一定要進去。』

『沒關係嗎？』

『別躭心，我走前一定要見羅比。』

『怎麼囘事，大衞？求你。別賣關子。』

沉默。他撫弄她的肩膀，吻她的前額。

『一切都將結束了，是不是？』貝絲聲音很不自然。

他原打算撒謊的。但是他感覺到她的決心和接受。

『是的，』他說，『幾乎。』

『大衞——我眞的愛你。』

後來，他們走向房屋，貝絲說，『今晚，你能和我在一起嗎？』

『不。』

『如果這是最後一次——也不行嗎？』

『我不能。我必須去嘗試——再一次，我必須去阻止他們的瘋狂。』

隱形的，大衞跟在她的身邊，他封閉了在他們周圍的一切人的心靈。貝絲停下來問一個女侍羅比是否上床了。

『是的，太太，但是他要等妳幫他蓋被才肯睡。』

貝絲先進去，看見羅比，立刻把一個指頭放在唇上，要他噤聲。大衞走進來。羅比跳進他的懷裏。

『你有沒有帶東西給我，爸爸？』

『我帶了我自己。』

羅比有點失望，然後露齒一笑，『我們可以出去玩耍嗎？』

『今晚不行。』大衞注意到自己聲音的怪異。他笑了一聲掩飾。『我只是來和你吻別的。』

『那麼，你什麼時候囘來？』

『很快，』大衞說。貝絲走到浴室，隱藏欲哭的衝動。

『眞的，』大衞說，『我是來告訴你我多愛你，羅比，我多麼爲你驕傲。我希望你知道你是個多麼好的兒子而我有多愛你。你這漂亮的小子。』

突然的，羅比將他的手摟着大衞的脖子，『別走，爸爸。』

『我會很快再來看你。』

『別走！』

貝絲在浴室裏哭，羅比緊抱着他，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使他們安心。痛楚是——活生生的。

當這一切過後，他們把羅比放回床上。小孩毫無笑容，然後，像記起什麼，他說，『史密特伯伯想見你。這次非常重要。』他模仿史密特的口氣。

『每次他都這樣說。』大衞簡潔的說。

『他要告訴你你從什麼地方來的，他說。』

吃了一驚，大衞坐在那裏，先在華盛頓找史密特，然後是亞特蘭大。他發現這個人在想：

我知道你的父親，大衞。來。我知道——

『是誰？』大衞大聲的說；貝絲看着他，有點害怕，大衞又再問，『是誰？』

『爸爸？』羅比問。

『是誰？史密特。』大衞站着，大叫。

『爸爸？』

來。我知道，來，大衞。

來。來。來，大衞。

大衞撥開袖子，看了一下腕錶。沒時間了！明天三點他一定得在此。沒時間了！

『告訴我，魯道夫。』

『大衞，親愛的。』貝絲想平息他。『沒關係，羅比，爸爸只是——』

『該死，』大衞內心沸騰。他看着貝絲，然後羅比，然後盡力的克制內心的激動。『我得走了。貝絲。』

『大衞——我愛你。』

『我愛你，爸爸！』

『我的寶貝——我的好——但是——我必須——』

然後他消失了。

他感覺到大衞的緊急，也感覺到大衞在生氣，不管他走到那裏。史密特不願傳達，只是固執的說：先來，然後我會告訴你。

在他的公寓裏，幾小時以前，他便坐在那裏等，他知道大衞搭上飛機；抵達機場，隱形的坐在一位計程車乘客的身旁。一再的，大衞企圖將他的意志輸入史密特的心靈，但是，史密特拒絕屈服。

史密特覺得頸背上的頭髮有點刺痛，他注視着大門。沒鎖。他想。門開了。又關上。

『對我來說，這很危險，』大衞的聲音說。『你也同樣危險。你知道的。因此到底爲什麼你逼我來此？』

『大衞，我希望看見你。』

『告訴我你所知道的。』

『我不願對幽靈講話。我要看見你。』

大衞似乎是在一瞬間成形。他看來疲倦，憔悴，鬍子未刮，衣衫零亂。他看着錶。『我必須在四十分鐘內離開。』

『在這限定的時間內我無法說完我想說的。』史密特拿蹻的說。

『那我只有現在就走了。』

他是認眞的！史密特走向他，而大衞消失了。『好！』史密特大叫。『就四十分鐘。』

大衞又出現，在房間遙遠的一邊。

『我來煮咖啡，』史密特彈了一下指頭。『你餓了嗎？』

大衞的聲音是如此的平靜，以致於史密特覺得全身僵冷，他說，『今天下午三點，總統，政府的領導人物和聯席參謀首長，將在大衞營的一個地下隱蔽所內會面。』

『你確定？』

『是的。』

『戰爭。』史密特喘着氣。

『我必須趕上回去的班機，回去那裏，』大衞平靜的說。『他們已經做了決定，但是不管如何我必須試試。』

『是的，是的。當然。』

『沒有其他任何東西會把我拖離這裏，』大衞說。『所以現在，告訴我你知道的。』

『戰爭，』史密特聲音嘶啞。『傾出全力嗎？』

『取得先機，攻擊蘇俄。』

『但是——老天——爲什麼？』

『蘇俄也正打算這樣對付中共，』大衞說。『如果蘇俄攻擊——而且他們會如此做——美國知道這會導致衝突。爭取先機攻擊是一項正確的判斷。只有獲得第一次攻擊才能勝過它的核子敵人。』

『瘋狂！』史密特悲嘆。

『你和我一樣明白，』大衞，『這樣的交換攻擊是世界和人類的結束。這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

『如何能——無法阻止他們嗎？』

『我會試試。』

『你能的！阻止他們。用你的意志，大衞。阻止它！』

『我不會這樣逼迫他們，』大衞回答。『如果他們自己做此決定，人類才能繼續進步和生存。我的阻撓只是將最後大屠殺暫時延遲。必須要是人類的自由意志，出於志願，然後危機才會遠去——希望是永遠。』

史密特緊握大衞的手，吻它。

史密特抬頭，眼裏有淚光。『求求你，大衞——你必須阻止他們。這是你來此星球的目的。今天，此刻——你必須阻止他們。你有能力。用它。核子戰決不能發生。』

『我說過了。我會試試。』

史密特跪了下來，淚珠滾到鬍子上，他握着大衞的手。『我是有福之人，』他耳語，『我知道我是。我知道——但是又懷疑。原諒我，上帝。原諒我。』

『魯道夫，我的時間短促——』

精神病學家伏在大衞身上，露出牙齒，痛哭着。『我是你的，主，』史密特大叫。『我到死都侍奉你，如果你要我的話。』

『魯道夫，求求你。告訴我——』

『主，我對你有罪，』史密特祈禱。『我和您的敵人站在一起，計劃對抗你。原諒我。請你說你會原諒我。』

然後，吃驚的，大衞發現——史密特指的是他！

『我現在知道，』史密特懇求。『我知道你是誰。』

『魯道夫！』大衞猛力的拉他起來。『你這傻瓜。你是說我是一個神？』

『你是。』

『胡說八道。我來這裏就是來聽這些？』

『大衞。』史密特抓着他的手，顫抖着。

『我會告訴你。不要走。我會告訴你。這是眞的。求求你。在你所說的時間內。我會叫潘妮送你到機場。你必須要知道，大衞。你必須。你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我們的救星。』

史密特說服他坐下。慢慢的，比他所想像的還要疲倦，大衞變得柔和，跌坐椅上。史密特跪在他面前，握着大衞的手。

史密特輕聲低語，『最初……』

25

『……有亞伯拉罕，』史密特說。『耶穌誕生前二千年有亞伯拉罕。然後是摩西，約一千三百年。紀元前五百六十年，佛陀誕生。』

『佛陀！』大衛驚奇的低聲說。

『教人忘却俗世的，』史密特聲音抑揚的說。『接着是耶穌。六世紀後，是穆罕默德，和其他的先知一樣，他的信息是相同的。每一位先知都重複相同的誡律。幾乎每五百年，直到十四世紀——都有一位新的先知產生。希伯萊的以賽亞和耶利米；猶太的以西結；孔子；印度領袖甘地；摩門教創始人喬塞夫・史密斯！都說着同樣的事情。現在，是你。』

『可笑。』

『不，』史密特說，『不可笑。穆罕默德和其他人一樣，是應時應運而生的。』

『魯道夫，我不是上帝派遣來的。我虛弱，我犯錯。』

『他們也是。他們充滿疑惑，懷疑他們的任務。』

『我不是他們中的一個。』

『但是你是的。』

『不是。』

史密特握着他的手。『敞開胸懷的聽，大衛。你知道你所聽的是事實。』

從黛安出外晾衣開始，史密特編織着他的假設：

……在山的凹處，一樣物體升起，然後，被這光景嚇呆了，晾衣的黛安看着它接近。『不要害怕

，』一個聲音說。『到這裏來。』她毫無畏懼的走過去。過了一會，他們走了。

到那裏去了？

如果這樣的一個飛行物體能運行於空虛的太空中，它也能在深海中維持生命。

『波維。』黛安指出地方的名字。或許她看過海圖或地圖，事後她發現波維就是那地方。

『但是爲什麼？』大衛焦急的說。

『噢，對了，』史密特說，『爲什麼是黛安？在這麼多人中爲何選上這個女人？因爲她恰好在那裏——因爲黛安湊巧在那裏，他們選了她。他們檢查她。她是適合他們的目的的人嗎？她說，她是由測驗證明的。誰知道在她之前有多少女人被檢查過。檢查後，封閉她們的記憶，她們回返家門後可能認爲那只是一場夢。但是黛安很健康，血液和肌膚組織測驗都證明黛安完全適合他們的目的。至於他們的理由——世界剛經歷過一場原子爆炸。』

『我們引爆了一個原子武器。他們一定知道下一步我們會遭遇到什麼，因爲他們或許已經歷過。他們知道，技術的迅速發展繼之而起的會是，太空的探險，和無法想像的殺傷力的武器。於是，我們需要一位新的嚮導來阻止我們毀滅自己。所以他們派來了一位先知。你，大衛。在第一次原子爆炸後不久誕生。』

『魯道夫，你不會信這些吧。』

『我信。』

『這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史密特堅持。『他們利用人工授精受胎。現在我們每天都有人這樣做。』

『但是父親——』

『可能是已活了好幾千年的人！』史密特大叫。『這些人比我們知道的多，他們的醫學可能比我們超前幾千年——誰知道？或許你的父親，還有其他這些先知的父親，是同一個人。你的母親說你看起來像「大衞」，他們這樣告訴她。她並未看見父親——他們看見了。根據遺傳醫學，胎兒定期的援

受化學藥品的注射，最古老和最具智慧的大腦液體——』

『別說了！』大衛拋開史密特的手。『你比我更淸楚，魯道夫。』

『聽我說完，大衛。科學家知道人的智慧可以轉移給他人，只要將一個人的大腦液體取出而注入另一人的腦中。他們曾經從一隻征服迷宮的老鼠腦中取出大腦腦液，注射到另一隻從未見過迷宮的老鼠身上——受注射的老鼠比其他未受注射的老鼠更快的學會走出迷宮。你的母親看見他們取出胎兒，而注入「長者之智」。』

大衛吞了一下口水，覺得喉頭很乾。

『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全部，』史密特說。『我却眞的知道我們的科學家已經學會做類似的事情。我們能製造人工血，奇蹟！我們移植器官，用尼龍或鋼鐵替代骨頭。腎臟，心臟，血管，我們已能複製；我們能製造合成荷爾蒙。我們離控制優生還有多遠？我們已接近他們在你身上所做的。』

『你不會相信這些吧，魯道夫。』

『我們離移居到其他的太陽系只差一步遠。在這地球上所發生的問題與其他的世界無關，直到我們將我們的智能帶到他們的行星上去。或許他們能預見我們的到來，因爲我們技術發展的現狀。如果我們無主宰自己，或許我們在此滅亡，對他們來說更好些。創造你，他們並不冒險。如果你幫助人類踰越我們好戰的本性，我們便可以加入宇宙而成個衆多世界中的一個。但是如果我們還未準備好，我們便會征服自己而世界也將終止。或許這是上蒼的旨意。』

『你這樣想嗎，魯道夫？』

『還有其他的可能嗎，大衛？』

『依上帝的形象而創造，』大衛耳語的說。『上帝是另一個世界的人嗎？』

『祂是又怎樣？我們知道南海島上的土著看見從歐洲來的白人，而他們將這些探險者當作神。不要想那些島民，大衛，想想那些探險家，最早的創造者的創造者是上帝。問題是，你是誰而你爲何來此？我的意見是，將人類從他的技術恐懼中拯救出來。』

史密特站起來。『這就是你的目的。你被派來世上的唯一目的。』

他想聽的是……

史密特正走向厨房。大衛察覺到——感覺到——一聲警鈴響——『魯道夫，不要！』

當史密特伸手按鈕的時候，他只有一瞬間的警告——大衛衝向臥室。立刻的，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和令人目眩的閃光，把大衛朝地的摔倒在磁磚地上，耳朶裏，轟轟作響，知覺痲痺。

不是——不是——人破門而入，史密特尖叫，『他在這裏，他在這裏！』他們跪在地上，摸索着，一位醫生已備好注射器。『封鎖大門，』史密特大叫。『鎖上，鎖上！他在這裏，我告訴你們。』大衛全身乏力，耳朶嗡嗡作響，足踝被套上脚鐐，雙手反綁在後，一條皮帶繞過他的腰，鎖上，鎖鍊穿過扣孔，當四個人不再躭心他會逃走。

『快！』——史密特的聲音遙遠——『注射器。醫師，快！』

拒絕……他的腦子鼓動……拒絕……

醫生試着抵抗，但是不動的站着。史密特從那個人的手中奪過皮下注射器，而大衛用意志與他搏鬪，讓史密特靜止不動，他的手臂顫抖着。史密特粗魯的咒罵着，丟下針頭。

『把他裝上卡車，』史密特命令。

當他消失的時候，他聽到他們驚嚇得透不過氣，但是他們仍和他鏈在一起。『反抗他！』史密特命令。『走向卡車，你們全部！』

他們絆了一下，跌倒，拖着大衛和他們自己，粗暴的，氣憤的，害怕的，他們把自己和大衛摔向裝甲車，那種在各銀行間運錢的車子。門被摔上，鎖住。

『大衛，』——史密特的臉很靠近，喘着氣——『大衛，聽我說。那個門只有用兩把鑰匙才能打開。一支從外面，一支從裏面。這裏面沒有一個人有外邊的鑰匙。你不可能逃走。即使你逃走，你也帶個着四個累贅。你無法拖着他們上下飛機。你被捉住了，大衛。我們捉住了你……司機，』史密特從一個擴音器裏叫，『走吧。』

『誰有鑰匙?』大衛讀到史密特的心裏不明智的回答他:典獄長……聯邦監獄……

『你要帶我到監獄去，魯道夫?』

『是的，大衛。現在毫無脫逃可能。別再掙扎了。』

『你說的沒有一件是眞的?』四個警衛呆若木雞的坐着，動都不動。

『誰知道，大衛?或許全部或許有些是眞的。這是你希望聽到的。這是唯一讓你鬆弛戒心的方法。』

『魯道夫，』——大衛試着清醒腦子——『這個國家將有戰爭。他們計劃以核子攻擊蘇俄。』

『你變得太危險了，大衛，威脅到國家安全。』

『你已經知道了。你也是一份子?』

『我們無法信任你不會去告訴蘇俄。不是這樣，就只有殺死你。我是在救你的命。』

『魯道夫——世界!整個的世界!』

史密特點燃一根煙，車身有點搖晃，駛向市區。

『你對我們的領袖沒信心，大衛。你自認比集體的心智更明白一切。蘇俄將攻擊中共，幾天內我們便會牽扯在內。取得先機作第一次攻擊是我們佔優勢的唯一希望。我們不能允許你破壞政治和軍事的心靈所設計出來的最佳計劃。但是我必須告訴你，是你引起這一切。如果你未插手，世界可能可以由時代考驗過的政治和軍事的策略而成功的度過危機。所以，怪你自己，不是我們。』

憤怒一股腦的升起，燃燒着大衛的血肉，憤怒激得他尖叫出原始的苦惱!

『這個沒有用處，大衛。』他謙和的說。

『你所做的，』大衛說，『是對全人類犯罪，魯道夫。我不會答應你的橫行。』

冷汗涔涔流下，但是史密特仍帶着笑容，準備接受任何幻覺。『卽使你迷惑我，大衛，這裏也無人能放你自由。你最好讓每個人都好過些。』

潘 妮……

她從睡夢中驚醒，好像聽到有人大叫似的。眼睛睜得老大，在黑暗中，她瞪着前方却看不見任何東西。

潘 妮……

『大衛嗎?』

救救我，潘妮。來。快!

潘妮戴上眼鏡。快!潘妮!

『五角城，在市區。』她大聲的說。

是的。快。

在裝甲車內，史密特看着燈光逐漸轉弱，電池不够了。當車子撞上一幢建築物時，引擎窒息的喘着氣然後靜止。從防彈的窗玻璃向外望，他看見人行道上的車輛，行人都佇立不動。他看了一下錶。將近七點。

『你無法永遠這樣做，大衛。』

潘妮跑向她的車子，然後止住脚步。站牌旁的人一動也不動，到處都是車禍!

快，潘 妮。

裝甲車內，空氣調節停止作用，氣溫逐漸升高。史密特熄滅他的香煙。『沒有用的，大衛。』

『鑰匙在那裏，魯道夫?』

『我不會幫助你。』

突然地，史密特緊抓着胸膛，呼吸急促。

『鑰匙，魯道夫?』

『大衛——我的——大衛——我的心臟——』

『鑰匙在那裏？』

痛楚啃噬着史密特的胸膛，延伸至手臂到顫抖的手，肺哀求着空氣。快死了。快殺死我了。

『大衛！你贏不了的！』一聲慘叫，史密特驚異的那竟是發自他自己的喉嚨的聲音。

『鑰匙。』大衛說。

背心。天啊！背心！

大衛伸手過去取出鑰匙。『另一隻鑰匙，開外面的鎖的。在那裏？』

典獄長……典獄長……聯邦監獄……求求你，大衛……

痛苦解除，史密特匍伏在鋼製的車地板上氣喘吁吁。幻覺。只是——幻覺。

潘妮……

『我在這裏，大衛，』她叫。

大衛從門縫裏大叫，『聯邦監獄的典獄長有兩把鑰匙。一把是用來解手銬的，一把是開啓這部車子外面的鎖。把鑰匙拿來。快，潘妮。』

『他不會把鑰匙給你的！』史密特大聲叫喊。

快，潘妮……

『大衛？四處都是車禍。』潘妮說。

『快！』

『我經過一個火——』

大衛閉起眼睛，命令她：

快，潘妮！

史密特爬到一個窗口，看看左邊，看看右邊。『整個的城市嗎，大衛？』

『你的錯，』大衛的聲音嘶啞。『嬰兒從子宮掉落在接生房的地板上，無人救助車禍中不幸的受

傷者，火災無人接電話救火，你的錯，魯道夫！』

『我的老天——沒有一樣東西在動？救護車，消防車，沒有一樣？』

『人類不需要撒旦，』大衛說。『而你滿身邪惡。珍貴的數小時，數分鐘，人類尚能生活在平衡安樂中。却因爲你，魯道夫——你將受到應得的懲罰。』

『別生氣，大衛。』

『因爲你的愛好權勢，貪婪和自大。你激怒了我，魯道夫。』

『大衛，』——史密特以一種職業性的口吻向他爭辯——『如果你的目標是眞誠的，這値得人敬佩。有時候我們認爲我們的利他思想是眞誠的，但是事實上它是——』

史密特的頭向後摔得很重，以致於牆發出一聲好大的聲響。嘴張開，舌頭吐出，他的手指好像爪子一般——不能呼吸！

『爲了人類我將哭泣，』大衛咆哮。『爲了整個的人類，我會哭泣。但是我不會爲任何想消滅人類的人哭泣。』

潘妮眼神茫然的走過警衛。她發現一道關閉的門，然後她大叫，『大衛，門鎖着。』

裏面的人開了門，然後呆若木雞的站着。『請你帶我去見典獄長！』潘妮要求。

在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靜默中，她隨着那個人走到電梯，裏面有人，但是電梯等候着。她的護從按下電鈕，然後他們一起上樓。

典獄長像個活的機器人似的把鑰匙交給她。

全身打抖，潘妮傷心難過的穿過熄火的車輛，走小路避開連環車禍的現場。她經過一個在院子裏無人照顧的嬰兒，一位受傷的騎士在摩托車車輪後淌着血。

走到了裝甲車前，她按照大衛的指示轉動鑰匙，而他也在裏面同時的轉動鑰匙，然後厚重的門開了。他被鎖鍊鍊着，和四個麻木、汗流浹背的警衛鍊在一起。

『魯道夫舅舅！』潘妮衝向他，大衞說，『不！別管他。』

『他生病了嗎？』

『我還沒決定。』

開車往機場，行人被撞得躺在行人穿越道上，飛機在跑道上熊熊燃燒。

『大衞，』潘妮哀求，『請你，放了他們。』

『我不能。我不能有所阻礙。我必須顧及到全人類，而不是一小部份的人。』

26

雨幕垂直的降落，無風，靜謐，清澈。警衞穿着僞裝的衣服站在黑樹幹間，手持裝了子彈的自動武器，全神戒備。大衞企圖步行侵入。他立刻被察覺，但是不確定爲什麼。一輛吉普車到達，人員分散開來搜查闖入者，他從他們的心裏讀到：如果必要，格殺勿論，如果可能，活捉此人——但是決不允許逃走。

所以現在，在檢查站裏，他站在一個看不見他的警衞身旁，等着車輛進入，一輛高級轎車。兩位參議員，不明白爲什麼突然被召集來此。大衞上車坐在司機旁，警衞查驗通行的人。

沒有一句對話，他們駛進到一個內部軍區的邊界，然後又通過三道檢查站。參議員下車搜身，哨兵向他們道歉。望見潛伏在山腹的坦克車，兩位政治家互相交換了一個無言的眼色。慢速度的駛上曲折的小路，直到望見核子避難所的入口。防空武器人員已各就各位。更多的坦克車。軍警立正，敬禮。

『請出示識別證?』

『年輕人，我是參議員密曇，這位是參議員雷波。沒有人告訴我們需要識別證。我從辦公室被帶到此處，突如其來的，毫無解釋。是總統找我，我並未找他。』

大衞看着警衞用電話查詢，一架攝影機掃視着他們，廻轉着。透過麥克風，一個聲音：『請讓他們通過。』

『請進，各位，』警衞說。『不便之處請原諒。』

下到一道長長的走廊，大衞緊緊的跟着兩位參議員，他們的通行一直在監視中。他們通過一金屬

檢査儀，又再搜一次身，大衞站在一旁等候。

『最好是很重要的事，』密曼抱怨的說。『二十分鐘內我原應該出席一次記者招待會。』

『先生，您的秘書會代你致歉。』一位副官說。

『她知道我在何處嗎？』

『她以爲她知道。其實，她不知道。』

『我們兩個情形一樣。』另一位參議員說。

電梯載他們深入地下，一直向下，向下，除了目的地沒有停在任何一層過。踏出電梯，這裏看來像是個現代化的辦公室。地毯走廊，壁上掛着些藝術品。往裏走去，是一間劇場式的會議室，裏面混雜着壓抑的耳語聲。

『午安，參議員。』另一位副官。『喝咖啡嗎？』

『我想喝酒。』

『對不起，先生。只供應咖啡、茶或牛奶。』

大衞緩緩走到一旁，沿着牆壁移動，將在他身旁的人的心靈完全封閉。甚至在此，攝影機仍記錄下他們的出現。房子四周，佈滿了武裝警衞，武器都上了膛。

『這是怎麼回事？』有人問。

『他媽的沒通知，』有人抱怨。

『我這一身打扮是爲了要參加一位日本大使的感謝宴會，這套衣服令我起雞皮疙瘩。』

一陣哄堂大笑。緊張氣氛鬆弛了。

大多數的人不像是來討論死亡命運的——好像這只是件偶發事件，毫無計劃的，對大多數的人來說，是如此。現在，大家濟濟一堂，他們察覺出事態的嚴重。

『各位，』——一位發言人說——『目前，有必要的，我們已爲各位安排好對外宣佈捏造的去向。眼前的事有關國家安全，而此次會面必須絕對機密，不管結果如何。請各位再稍待一會兒，總統不

久就會到來。』

參謀首長聯席主席的出現引起了一陣耳語。這些人的心裏升起了一股寒心的恐懼。從一處邊門，軍事和內閣級的官員在前排座位坐下。

情緒緊張的，他們的思想逃回到他們的妻子，子女，鄰居，和朋友的身上。但是他們以一種堅忍的寂靜坐着，注視着發言人坐下，彷彿他是新到的人。總統的部屬最後抵達，在前座的兩旁和房間四周的座位坐下。

『各位，』發言人說，『美國總統到了。』

含着敬意，他們起立，等着，直到總統點頭，說，『請坐下。』

『在座的各位可能無法離開，』他以一種做作而緩慢的口吻開始講話，『直到眼前的這件事有了決定。我們面臨一件重大的抉擇。這個抉擇太重大以致於不是一位總統，或一位首長便能做決定。雖然最後的決定必須，一定要，是我。在這樓上，此刻，其他的國會議員和參議員正聆聽情況的簡報。但是他們並不會決定將採取什麼行動。決定是在於我們，這裏。』

一片肅靜。如此的靜以致於大衞可以聽見總統的呼吸聲。

『經過仔細研判最好的情報員所獲得的資料，』總統透露，『我們確信蘇聯打算發動一次先發制人的攻擊對付中共。肯定在一週內會有所行動。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四十八小時內卽有可能攻擊。他們重新設置了四百個彈頭，指向中共的核子飛彈，和他們的工業和軍事的重心。除此之外，蘇俄已在中蘇邊界部署好戰略核子武器，準備攻擊兩百萬人的中共軍隊。』

大衞聞得出汗味，臭味裏夾雜着畏懼。

『參謀首長聯席，我們的外交顧問和最好的蘇俄專家，都認爲攻擊必然會發生。同時，蘇俄也不願忍受生活在中共入侵他們的威脅下，對蘇俄來說這似乎不可避免。現在這個時刻，我們正運用外交壓力對兩方加壓。但是，實際上，我們不敢奢望能阻止這場攻擊。』

總統一個接一個的注視着他們，聲音低沉而無情感。『我們已愼重考慮過每一個可行的抉擇。我

們想居中調解的努力已被斷然拒絕。中共已採取攻擊和防禦的步驟。他們準備盡最大的能力反攻，但是力量有限。』

大衞沿着牆滑動，靠近講台。

『如果此事一發生，』總統接着說，『我們估計將會立刻介入此事，不管我們是如何努力的想保持中立。如果我們毫無反應，整個亞洲無疑的會全盤落入蘇俄手中。在中共遭受攻打的那一刻，我們有很好的可以攻擊的機會。沒關係。我們最好的估計是，在一年之內，我們自己也會面對蘇聯的攻擊。當蘇俄和中共的戰爭發生時，卽使是我們全部的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轟炸機緊急升空，我們仍有可能立刻的成爲敵人已佔領先機攻擊的受害者，而給予蘇俄無限利益。』

『這就是我們今天聚集在此的目的，共同做一個決定。』總統說。『我希望大家遵守議會的規則，而不會有發言人衝突混亂的情形發生。我希望每個人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坦誠相見的發言。現在，我們的時間計算得很精細，分秒必爭。我們已對任何人，包括你們的家人揑造假事由說明你並不是無故的失蹤——你只是臨時有事分不開身。這些掩飾的假故事大約可維持三小時。在這以後，秘密便會有了破綻。除非我們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這是抉擇之一，或是除非我們決定立刻攻擊，我們都必須滯留在此直到有所結論。』

『您是要我們決定是否發動攻擊？』密曼參議員問。

『參議員，』總統說，『這項決定可以在一小時四十六分鐘二十秒內實行完成。依造我頭頂上的這個鐘的時間，我們的軍力將會會合。在那時刻，我們將決定是否對蘇俄採取核子攻擊。』

『您是不是太冒昧了，先生？』一個聲音大聲說。

『沒有其他辦法，』總統拉森說。『我們的核子潛水艇必須就發射飛彈的位置——這些命令已在數日前下達。命令將依照嚴格的程序執行，首先安置潛水艇，然後是武裝彈頭，最後，除非撤銷命令，在我們預先決定攻擊的那一刻，他們將從我這裏接到密碼的信號而與地上的飛彈同時發動攻勢。』

一位國會議員渾身顫抖的站起來。『總統先生，我們的家人呢？』

『我很抱歉。我的妻子此刻也正在芝加哥，與市長商討都市發展的計劃。絕對要維持常態。』

『我的天啊！』一個聲音耳語的說。

『結果——結果太可怕了，』參議員密曼說。『你們都知道，我不是一個姑息的人。但是這種攻擊的結果，實在是——太可怕了。』

『依我之見，蘇俄不會反擊。』一位人民顧問說。

『但是我們並不知道。』

『現在攻擊，取得勝利，』一位將軍說，『或是等着被攻——這是我們的選擇。』

『各位——各位——』總統搥了一下木槌。

『你們是在談論毀滅全世界的事，』一個女人大叫。『值得這樣做嗎？』

『又有何其他的辦法？』有人回答。

『老天，人類——我們有權這樣做嗎，總統先生？歷史會貶謫我們。』

『我們又能怎麼做？』有人大叫。

『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做！發動意外攻擊是違反我們國家和他的人民的本性。我們從未這樣做。也不應該這樣做。沒有宣戰——』

『會議的爭論是無結果的——』

『總統先生，我請求你——』

『不幸，眞不幸，但是我們又有何路可走？』

『死傷人數——』

『太可怕了——』

聲音此起彼落，面孔扭曲，敵對雙方僵持，理由歪曲——大衞站在一旁，觀察着他們。平穩的，總統頭頂上，鐘的指針機械的一秒秒的移動。

總統知道準備行動已開始。『……地中海的軍隊已進入位置……蘇必克灣……航空母艦……核子

潛水艇……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飛機升空……戰略空軍防衛指揮部……中程彈道飛彈……中程距離……洲際距離……飛彈……』

『我們可能會被歷史所咒罵，』一個戰慄的聲音警告。『人類永遠不會寬恕我們。』

『套句甘迺迪顧問在古巴飛彈危機時期所說的話，』有人說，『歷史很少同意意氣用事。』

爭論和其他的執行會議的進行類似。各項決定被提出，討論，否決。有些參加者是新人——但是結果是可料想得到的……大衞知道可怕的投票結果會是：優先攻擊，立刻行動。

但是他又能如何？痲痺他們的心靈，能控制他們多久？而且這樣就能達到目的嗎？

不。最後的抉擇必定要是他們自己一致的意見。他的意志和他的在場一樣是沒有什麼作用的。臨了，他的意志可能眞的爲這個國家帶來毀滅，那麼他便會在無意間成爲蘇俄的利用工具。

『各位。』總統要求恢復秩序。『我建議休息二十分鐘。再回來時，我們約還有一個小時的討論時間。』

大衞緊隨着跟隨着總統的特工人員。穿過一段走廊來到一個電梯，總統和他最貼身的心腹走進梯內，他們降落到總統的私人套房。大衞，不被注意到，站在他們旁邊。

『當然，他們會有結論的，』總統說。『雖然是如此可怕——沒有別的選擇。』

他的副官一聲不吭。當電梯門開的時候，總統和大衞一起走出，走到一間小的房間，這裏是總統的辦公室。

『喝咖啡嗎，總統先生？』

『不。阿司匹靈。牛奶。』

大衞坐在一張塑膠面，低靠背的椅子上，看見總統皺着額頭，不住的嘆息。牛奶和阿司匹靈送來後，副官離開，隨手關上門。

『求求你，老天，』總統說。『別無其他途徑嗎？』

『有的，先生，』大衞大聲的說，『可能還有其他的。』

拉森總統的牛奶潑到前胸，站起身，全身發抖。『該死，摩根！』

『總統先生，我來這裏是來幫助你們的。』

總統很生氣的伸手想按警鈴，大衞用他的思想制止了他的行動。

『總統先生，蘇俄必然會反擊。立刻的，而且毫無異議的，他們必然會反擊。』

『你承認你知道這些。』

『我知道。』

『請你放開我，』總統說。

『不要召任何人進來。』大衞小心翼翼的說。

總統跌坐到椅上。他取出手帕擦衣服。

『請多考慮，』大衞建議的說，『一旦我們攻擊蘇俄，而他們反擊，她球上的所有生命將會結束。任何殘存的人將會生下我們不認爲是人類的子孫。遺傳的傷害永無止盡。』

『也會有相反的情形的可能，』拉森總統突然的說。他停了一下，疲倦的注視着大衞。『我知道。』他坦白的承認。

『我曾問過你，』大衞提醒他，『一旦蘇俄發動核子攻擊——你會反擊嗎？你說你會依你的職責聽從你的部屬的決定。』

總統覺得太陽穴轟隆轟隆的響。

『我可以幫你消除那個，如果你願意。』大衞指的是總統頭顱下的劇痛。

『痲煩你——如果你能的話。』

頭痛立刻消失。

『摩根。該死，摩根。爲什麼你不挺身來幫助我們？過去幾個月裏，你原可指引我們。我們就不致於如此。』

『我的目標超過一個國家的政治，總統先生。』

『那麼，看在老天的份上，告訴我你認爲你已經完成了什麼？如果有人能爲世界的命運盡一份責任——那就是你！』

『不，先生。這是人類必須自己作決定的事。』

『我沒時間和你爭辯。』總統激昂的說。

『我同意。我希望能提出一個意見供你參考。』

頭搖搖晃晃，總統蒼白的手緊緊的勾着桌子。

『既然我們知道會面臨世界的毁滅，』大衞建議的說，『被打敗會不會是更好的選擇？』

『不。』

『如果蘇俄並不反擊呢？』

『我祈禱他們不會。』

『如果他們不會，你便輸了。』大衞說。

『一點也不。』

『美國人難辭其咎，總統先生。這個同種的社會有一個共通點——他們很容易產生羞恥心。由於羞恥心使得這個國家幾乎因越戰而毁滅。令在亞洲各村落的男女老幼想到美國人的毁滅威力——美國人無法忍受這點。美國人反應快，意志堅强且愛國。因爲愛國心他們能够被拖入任何團體的行動。但是給他們充分的時間，然後他們便會有獨特的能力分辨出什麼是對的。所以，欺瞞他們必須手法快且打鐵趁熱。南方就是因爲羞恥心而使他們屈服改變對待黑奴的態度。美國人會被完全的毁滅，如果對方沒有反擊而解除他們的罪惡？蘇俄可能在我們的攻擊下倖存，但是美國人却在自己國家的內部埋下了致命癌。最後，你自己的人民會詛咒你而政府會被推翻。』

『或許。』

『不，先生，這是確定無疑的。同樣的事也會發生在蘇俄身上。如果中共並未反擊，蘇俄的人民會因恐懼、羞恥心和罪惡感而反對他們的政府。關於第一個攻擊，第二個攻擊的哲學——都是錯誤的

。要殘存，驕傲，榮譽和歷史的聖徒地位的要點是根本不攻擊。』

『地球上武力的現狀是——』

『下地獄去！』大衞大叫。

門被打開，一位副官衝了進來。『沒事吧，總統先生？』

『他看不見我。』大衞提示他。

總統擺擺手，要副官離開。

『現在聽我說，』大衞說。『沒有國家能够長期的存在，如果那個國家犯有毁滅全人類的罪。德國人至今尙爲他們的希特勒時代而覺得羞愧畏縮。但是如果你並未反擊，世人會尊奉你爲人類種族的救星。』

『在此同時，我也會被我自己的人民視爲叛徒而處死。』

『這可能是眞的。一時激動，他們可能會如此做。但是時代，歷史——普通常識——會爲你洗冤。』

『不管如何，』總統大叫，『我不是！我是這個國家合法選擧的領袖。我不能允許這個國家被打敗或淪亡。況且，如果我不反擊，有人也會代我去做這件事。』

『我不會讓這件事發生。』

『如果你能阻止，』總統要求，『那麼就阻止我們，現在！』

『我能。但是我不會這樣做。』

『那麼你是最該被指責的人，摩根。如果我能獨力的扭轉這件駭人的慘事，我會去做。但是我沒有能力。』

『你不願意，』大衞指責。『你能的。』

『我不能，你他媽的！』

『總統先生，人類離神奇的事物只差一步遠了。太空探險，完全控制疾病，了解延長生命和青春

永駐之秘——在幾個世紀內，人類將可期望活到一百五十歲之久！你敢將這一切拋棄嗎？幾百萬年來人類苦心累積的成果——你敢毀掉這一切嗎？』

『天——』總統的身體向前傾，離大衞的臉只有一吋遠。『你聽見我說的嗎，理想主義者？我是個必須執行我的責任的人。你沒有這種壓迫感。如果你能阻止我們——就去做。上帝是你的主人，顯然的。我必須依人民的意願行事。』

『人類必須自己做此決定，』大衞分析的說。『神力的干涉只是一時有效。如果你決定勇於接受痛苦和損失，但是保護種族，世界便會綿延不絕。你，不是我，將必須做此決定。你所毀滅的將是人類這個種族。你一定不能這麼做。你不能這樣做。』

『那麼，』總統全身發抖，『阻止我！』

叩門聲。『總統先生？他們在等您

『阻止我，摩根，』總統懇求他，『阻止我。』

現在，甚至總統也看不見他，大衞乘坐電梯到樓上的會議室。當他們走出電梯時，一位總統的副官說，『先生，你還好吧？』

『我們來到此地結束世界，』總統回答，聲音變調，『但是甚至上帝也不幫助我們！』

『總統先生？』

總統回到講台前，要求恢復安靜。『各位，』他說，『我們的時間有限。我們的抉擇決定着美國的未來和世界的命運。雖然不可思議，但是我們却必須去思考。我希望你們能舉手回答我的問題。這樣，我們可以看出是否我們大家一條心，或是毫無希望的支離破碎。』

背靠牆，頭低垂，大衞聽到副官單調的聲音提出選擇：

『不做任何行動，只是等待和靜觀？』

舉手的人稀稀落落，只有一個人發出聲音：『同意。』

『向國會提出問題要求向對方宣戰？』無人舉手。

大衞集中全身的力量。他站着，閉上眼睛——幫助他們，上帝——

『下面的人有任何建議嗎？』副官問。

從一邊門，一位軍官進入，對參謀首長聯席主席耳語。將軍深坐在椅上，吃驚的。攻擊？他急忙走到總統身旁，附耳說話。

噢，天啊——不！

『各位，』總統極力克制自己的說。『我們的討論結束。我們接獲的情報改變了我們考慮的主題。老天幫助我們——蘇俄已發射大量的飛彈。一共有——』他接下一張紙條，然後又是一張。

『我們已偵查出超過一千一百支飛彈——』

『攻擊我們？』有人大叫。

『是的。毫無疑問。已被確認。是的。』——總統現在全身發抖——『估計出的發射數量約有一千八百個彈頭，可能是氫彈。』

另一個官員走進，他的紙條從軍事官員那裏立刻的傳到總統的手上。

『各位，』總統挺直背部，翹起下巴，眼神呆滯。『離第一顆飛彈轟炸美國土地的時間約還有二十八分鐘。我們現在已完全肯定。最接近的短程飛彈是由蘇俄的海軍，船隻，航空母艦的潛水艇發射升空的。上帝幫助我們——』

人心惶惶。一切的爭論消失。

『攻擊！』衆人異口同聲的大叫。『立刻攻擊！』

27

三磅的人腦約需消耗人體內的四分之一的氧氣，在壓力下，消耗增加。有一陣子，空氣似乎顯得稀薄起來。恐懼感使得副腎素激增，一種化學的直覺反應使得人們想逃跑或起身奮戰！此刻，人體內的力量可以和超人相比擬。被圍困在這裏，感覺變成了電流。如果肉眼看得見的話，那道感覺，記憶、分析和反應的星河會閃動的像個小宇宙的暴風雨，成壘的積雲裏流動着閃電。

被征服的，大衞抱着頭，痛苦的大叫。他們的恐懼一致，他們的心靈合一，他們的嘴裏因恐懼而覺得作嘔，氣憤的尖叫，他們因挫折而哀號。

『各位！』總統異乎尋常的鎮靜。『各位！請坐！請！』

有一陣驚慌，警衞上前鎮壓。『請你們，』總統大叫，『我們必須控制自己。我們必須做決定。』

『攻擊！』他們咆哮。

一位軍事副官在總統身邊放了一架電話——經由這個下達攻擊的命令。一個公事包被打開，秘密命令依序排列着，這將帶動廣大的通訊網，執行命令開火。

『我們不會攻擊，』總統說，『不到最後關頭。在這段期間，在剩餘的時刻裏，我們必須理智的沉思一下。現在，各位——請坐。』

『還有其他的選擇嗎？』聯席主席問。

『還有其他選擇，將軍。請坐。』總統回答他。

接下來的凝重的一分鐘，總統凝神注視着全部的人。『攻擊已在進行之中。優先攻擊的益處已轉

移給敵人。』

『還有多少時間？』遠處一個聲音問。

『二十四分鐘，先生。』

『二十四分鐘，』總統重複。他吸了一口氣。『魏斯本博士，你能爲我們估計一下死傷人數和受害情形嗎？』

『將會是——很龐大的，總統先生。』

『請簡單扼要說明。』

科學家站起身，手脚發抖。『今晚遭受的打擊，』他說，『至少一億人，可能一億五千萬人會立刻死亡。』

『接着呢？』

汗水從他的眉毛流到下巴。『一年內，另外二千五百萬到五千萬人會相繼死亡，因爲嚴重的灼燒和放射性原子塵。』

『繼續！』總統催促他。

魏斯本的聲音顫抖。『在預計的七千萬生還者中，將會有半數的人，在二十年內，死亡。』

總統轉向他的軍事顧問。『政府還會存在嗎？』

『當然，總統先生。我們已有準備。』

『軍方已有所準備，』總統概括的說。『軍隊仍會存在。』

『當然，一定要有軍法，』一位將軍建議。『但是我們會維持秩序。』

總統指向一位民事顧問，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代表。

『世界會如何呢，總統先生？』

『是的。』總統轉問魏斯本博士。『世界會如何呢，博士？』

『總統先生，世界將會有一大團一大團的塵土和碎片——比歷史上的最糟糕的暴風雨還要糟糕。

整個地球上都會有。』

『影響呢?』

『三年內全世界的死傷人數約二十億。』

『二十一分鐘，總統先生。』副官輕聲的報告。

『魏斯本博士，你的估計是依據最後的核子交換攻擊嗎?』

『不，先生。是依據目前進行的這批飛彈。』

『如果我們反擊——』

『如果?』一位將軍大叫。

『如果，』總統强調，『我們反擊，傷害會是如何?』

『總統先生，』——博士的聲音幾乎聽不見——『沒有辦法估計。』

『你最好的估計呢，魏斯本博士?』

科學家抓住椅背穩住自己。『總統先生，依我之見，在一個世紀內沒有人類可以生存。天空會被遮蔽，一連數月，太陽會看起來像個模糊的圓形物，昆蟲的移動羣會充斥大地，只有此種動物能很快的適應而繼續繁衍，人類會受苦於疾病，饑餓，與放射性有關的疾病和遺傳傷害——海洋會變成雨水的最後容器，當死魚腐爛，河流和海洋內的氧氣會被枯竭，殺死所有的生物。土地會變得有毒，植物被污染。人類——先生，我相信——人不可能生存。地球可能存在，但是人類一定不會。』

五角大厦一位官員起立。『總統先生，這個人誇大其詞。如果我們讓這種統計數字成立，那我們就太錯誤了。先生，總是會有僥倖活着的人的，不管情況如何。』

大衛察覺到一股自殺的衝動，聽到他們大聲叫喊報復。從頭到尾，總統紋風不動的站着，等待着，使他們緩和，三思，了解詳情。

『世界可能發生的結果。』他輕聲的提示。

『總統先生，』魏斯本博士喊他，『有件事必須說明。』

『說吧，魏斯本博士。』

『可能有生還者，』科學家說。『但是他們的子孫將會——先生，他們將會——十分可怕。』

『說確切一點，博士。』

『天生盲眼，或是類似我們曾見過的因服泰利杜邁安眠鎮靜劑所生的畸形兒，手脚都是殘肢。將會有心智不全的子孫。人類的遺傳一定會被改變。結果因爲突變異種是如此的普遍而這些人成了正常人。但是依我們的標準，這些人都是畸形的人。』

『總統先生，』一位空軍將軍站起。『我們亦必須考慮，我們是否願意受蘇俄支配?或其他任何力量?』

『我可否做個假定?』總統問。『讓我們假想我們並不攻擊——』

衆人嘩然。

『如果我們不攻擊，』總統說，『我們將面臨什麼?一個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全球性範圍的大災難。對不對，魏斯本博士?』

『對，總統先生。』

『但是，我們雖遭毁滅，有幾百萬人死傷，仍舊會有其他存在的政府對我們伸出援手，是不是，將軍?』

『他們會忙於他們自己的傷亡人民，先生。』

『如果我們反擊，』總統說，『就沒有其他國家能派出醫生，醫藥，卡車，燃料和食物救援。我們會使得殘存的半數人民因此死亡。如果我說錯了，請糾正我，魏斯本?』

『沒錯，總統先生。』

『現在，有兩種選擇：接受打擊而完全戰敗；或是反擊而冒毁滅人類的險。我們知道，在這可怕的一擊下仍會有僥倖生存的人。但是如果美國還以顏色，所有的國家，所有的人民，整個地球都將毁滅。』

『總統先生，您的責任——』副官說。

『是的，我的責任。你說的對。我的責任是考慮到我們的國家和政府的存在。我十分明白如果我們不反擊，人民會產生何種反應。我會是個叛徒。但是如果我們眞的攻擊，我會是人類種族整體的叛徒。』

『總統先生，』——將軍全身發抖——『不去考慮傾全力給敵人應有的攻擊是——叛國行爲，先生！』

『是嗎？』總統反問。『你要我去殺死每一個國籍的男女老幼嗎？歷史對第一個使用核子武力的國家會有何褒貶？他們該死！都該下地獄！但是對毀滅世界最後一個人的國家，歷史會流下最後一滴的眼淚。第一個攻擊是場戰爭！毀滅我們整個世界——是一件不可原諒，違反上帝和我們同胞的罪行。』

『先生，你不是——你不能——總統先生，你不能做此決定！』

『不！將軍，我不能。我不會，單獨的，做此決定。這不會是我個人的罪行，我向你保證。決定在於我們全體。但是讓我繼續說下去。』

『十三分鐘，總統先生。』

『如果一千年前的某一社會遺留給我們曾經是偉大的成就的燒焦殘留物，留給我們的只是殘缺的肢體和無盡的痛苦——我們難道不會問引起這樣的一件事是多麼的瘋狂與不智？一千年後的人也會這樣看我們——像聖人，像生命的贈與者，或是像撒旦，他的驕傲和衝動淹沒了他的理智。』

『總統先生，』——密曼參議員的冰冷聲音——『我們敢於使全世界的人屈服在無神論的蘇俄的手下嗎？死亡是不是比承受幾世紀的奴役來得好些？』

『參議員，我們當中的那一個人上帝會稱之爲無神論者？蘇俄，以核子炸彈攻擊的人？或是美國，爲棺木釘下最後一根釘子的人？爲了什麼？勝利嗎？反擊會帶來勝利嗎？如果能，我會是第一個說讓我們反擊的人！但是由戰敗變成完全被殲滅並不是勝利。我心裏想的是被燒灼的嬰兒，可憐的婦女

，生病和受傷的人民生活在遙遠的環礁上，而這些人從未聽過蘇聯，或是美國。』

『精采極了，』魏斯本博士耳語的說。

『我們在此結束，』總統呼吸有點窒息。『我們完了。我們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滅亡的國家。會有政府上台下台，只要有人民成立政府。但是——我祈禱我們的決定是明智的——我們現在不是在爭論軍事利益。我們所考慮的是曾經存在的一切的結束，或是讓它繼續生存下去。這必須是你們，和我的決定；決定贊成或反對地球人的存在。』

『十一分鐘，總統先生，』副官筆直的站在那裏，眼淚流到雙頰，注視着他的手錶上的分針。

將軍，與副總統講話。大衞捕捉到他們的思想：接管指揮……必須攻擊……十分鐘……

總統大叫，『各位！你們將遵從總統的命令，不管命令是什麼！』

『如果他拒絕他的責任的話就不一樣！』將軍大叫。『警衞，逮捕——』

人們站了起來，彈藥卡搭入膛，警衞站着，雙眼圓睜，等待命令。

『將軍，』——總統的聲音戰慄——『只要我還是總統，而且具有總統的權力，你必須聽從我的命令。明白嗎？』

情勢緊張了起來，參謀首長聯席主席怒目瞪視，警衞戴着口罩站在羣衆間。

『我命令你，將軍，』總統咆哮，『聽從整體人的判斷。我們代表美國的人民——同時依據憲法你必須服從，否則便是像一個叛國者一樣的被槍殺。』

『總統先生，從未有任何偶發事件曾考慮投降。沒有一次！許多位總統曾參與討論過，這個國家許多最偉大的心靈也曾爭論過——但是這些人從未考慮投降。那——不是我——構成叛國罪。』

『上將，』總統命令，『我在此指派你爲參謀首長聯席主席，將軍，你被辭職了。』

大衞把身體靠向牆，看着他們，期待着。『不做任何行動——不做任何行動！一定不可以干涉！』

『將軍，』總統重複的說，『你被解職了。』

『你這狗娘養的！』將軍尖叫。『儒夫！你的人民會這樣說。』

兩個警衞上前，當上將向他們點頭致意時，他們分別的站在大叫的將軍的兩側。『他們會將你們全部處死，』他大聲叫喊。『叛國賊！叛國賊！』

總統臉轉向一邊，這個舉動引得他的軍官兩手押着將軍，領他離開房間。

『總統先生，』一位國會議員喊他，『如果我們不反擊的話，會有何結果？』

『被打敗。』有人回答。

『但是我們會被打敗嗎？』總統問。『舉世的人都知道我們能反攻回去。我們有些飛彈仍維持原封不動——事實上，很多。我們等得越久，蘇俄越了解，我們會有更大的攻擊。我建議將我們在這房間內所忍受的告訴世人——告訴他們我們選擇顧及全人類，而不是我們國家的利益。告訴蘇俄我們不會反擊。』

『告訴他們？』

『如果我們不如此做，』總統警告，『他們可能企圖做第二次攻擊。或是前來侵略我們。』

『當我們說我們不會反擊之時，』國會議員堅持的說，『爲什麽他們便不會前來侵略？』

『因爲——』總統在屋內找大衞。他在那裏，但是看不見。『因爲，』總統說，『沒有一個國家能在對人類犯下此種罪行後長久存在。如果我們反擊，蘇俄便和我們同等。如果我們有能力反擊，而却不如此做，蘇俄人民一定會起來反抗他們的領袖，蘇俄令自己毀滅自己。』

『如果他們眞的進犯呢？』

『那麽，』總統嘆息，『我們必須反擊。』

『總統先生——我無法相信我們將不會攻擊。他們是自找——』

『不錯。』

『我們必須有所反應，否則承認虛弱會使他們的鞋跟踏上我們的脖子。』

『回到我們的選擇，』總統說。『戰敗，世界得以殘存。反擊，世界便得結束。這是最後的結果

。』

『四分鐘，總統先生。』

『開始投票好嗎？』總統要求。

『主張反擊的，說「贊成。」』

稀落的聲音：『贊成！』

『反對的？』

一種低低的，但堅決的『「不。」』

『美國人民，在此的代表，』總統說。『在相信反擊核子攻擊將會引起所有人類的毀滅的信念下，我們美國政府已決定承受卽將來臨的打擊，而希望未來的後代能繼續生存，而征服人類好戰的缺點。上帝幫助我們。』

『六十秒鐘，總統先生。』

大衞移向走廊，走到電梯口。

『四十秒鐘……』

他獨自乘坐電梯，沒人看見，踏上空無一人的走廊，朝出口走去。

『二十秒鐘……』

『十秒鐘。』

大衞坐進一輛車門沒鎖的汽車，發動引擎。換檔，轉向開上往機場的道路。

『五……四……三……二……一……』

機輪快速摩擦，橡膠迸裂出火花，波音七二七噴射客機降落了。大衞邁出機艙，雪花紛飛，溫度在零度以下。他心裏想着貝絲和羅比。也想到亞特蘭大的史密特和潘妮。

他也想到，總統，政府的領袖。

『是幻覺嗎？』

『顯然是的，總統先生。錄影帶顯示摩根從頭至尾都在場。』

『沒有攻擊。』

『沒有，先生。幻覺。』

『天哪！感謝老天。』

大衛的脚陷在雪地裏，他的鼻息被風吹了回來，凍僵了他的臉。他上了一輛小型巴士，坐到莫斯科的城中心。

這次，他知道要上那裏。在一小時內便可到達他的目的地。俄國政治局官員、軍隊的高級將官、科學家和民防局專家們——他們現在都在那裏，爭論着，他們的心情就像是面對死亡，困在角落裏氣憤得像野獸一樣。

『阻止我們，美國人，』主席會說。

『那必須是你們的決定，先生。我不能干涉。』

『那麼，罪過在你，不是我們！』

『不，先生，人類自己造成的。人類自己必須阻止它。』

他看見雪花飄過，一座清眞寺的側影，寥落的街燈閃動着昏黃的燈光。

他會努力。那是唯一他能做的：努力。

最後——在於人類的抉擇。

當代名著精選

1 嫵媚的面具 VICTORIA HOLT 原著・陳昱苹譯

扣人心弦的死亡悲劇和年輕孤女的曲折遭遇……寫作二十周年的最新紀念傑出名著………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四元・美金五元一角

2 別愛陌生人 HAROLD ROBBINS 原著・林靜華譯

從孤兒院裏的混混・妓院的保鑣・海軍英雄和雜貨店跑街・到紐約賭場的歷程中……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3 那接棒的人 HAROLD ROBBINS 原著・余國芳譯

財富、權勢、名譽、女色的貪婪橫奪中・這羣傳播事業的掌握者・最後終於發現了…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4 風去無痕 BELVA PLAIN 原著・陳昱苹、林靜華譯

這個勇敢的醫生家族・三代都在傳統壓力下掙扎奮鬥・從窮鄉僻壤走進繁華都市的路途…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12 **比翼之歌** PIERRE LA MURE 原著・張 時 譯

音樂偉人孟德爾遜生來是個天之驕子・周旋在美貌的妻子和熱烈的情婦間最後却因爲……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13 **古鏡雲烟** MARLYS MILLHISER 原著・林 瀅 譯

無可奈何的女郎・婚禮前夕從古鏡中穿越時空回到老祖母的時代・無奈地面對着……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14 **第二夫人** IRVING WALLACE 原 著・張 時 譯

兩個一模一樣的美國總統夫人・一個在莫斯科・一個在華盛頓・都爲愛情與生命掙扎……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15 **夏威夷** J. A. MICHENER原著・雲菁、孟絲、張時譯

公認『最偉大小說』成名經典鉅著・完整刻劃出這方樂土的慾望・奮鬥・衝突和多采……新台幣一百六十元・港幣二十元・美金九元

16 **我友我鄰** AVERY CORMAN 原著・陳 旻 萃 譯

『克拉瑪對克拉瑪』原著者的新著・廣告界的佼佼者放棄了事業・家庭・財富而重歸……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17 **我曾經愛過** INGMAR BERGMAN原著・張 時 等譯

九篇當代最負盛譽名家的精華作品・愛情・懸疑・刺激・尖銳深刻的人性剖析令您難忘・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18 **豪門恩怨**（上）SUSAN HOWATCH 原著・鄭光立譯

兩個富可敵國的豪門家族・因爲上一代的私密・仇恨延續到世世代代的……上下二册每册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5 **嚮往** HOWARD FAST 原著・張 時 譯

江紀東高大强壯・當他雙手執槍走近魂牽夢繫的家鄉時……比『根』更具震撼力的鉅著・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6 **白宮大血案** MARGARET TRUMAN 原著・張 時 譯

花花公子的美國國務卿在白宮裏被謀殺・總統的千金和無數神秘的女郎被捲進這場………新台幣八十元・港幣十二元・美金四元五角

7 **杜鵑休向耳邊啼** M. H. Kingston原著・張 時 譯

移民生涯中傳統與鄉愁的掙扎・中國男性生命中神秘而奇妙的…繼女鬥士後又一鉅著・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8 **哈安瑙小姐** D. DU MAURIER 原著・徐 鍾 珮譯

年輕勇敢的女郎・在戰爭・愛情・與生離死別的衝擊之中・訴說出驚濤駭浪的偉大故事・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9 **紡月的女神** MARY STEWART 原著・張 時 譯

美麗機智熱情的英國女郎・不知不覺地踏進這一場希臘叢林中撲朔迷離的謀殺陷阱………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10 **燃燒的凝視** STEPHEN KING 原著・茅 及 銓 譯

她的眼神可以點爆物體・人身・甚至一座城市・這個八歲的小女孩却被政府特勤機構追殺……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六元

11 **諜夢尋謎** KEN FOLETT 原著・陳旻萃、林靜華譯

隆美爾能否突破防線決定於這通密電・但是當熱情的肚皮舞孃和美麗的埃及女郎也涉入………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六元

19 **豪門恩怨**（下） SUSAN HOWATCH 原著・鄭光立譯

兩個富可敵國的豪門家族・因爲上一代的私密・仇恨延續到世世代代的……上下二冊每冊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20 **礦工的女兒** Loretta Lynn 原著・陶 曉 清 譯

今年提名奧斯卡金像獎呼聲最高的電影名著・全美家喻戶曉女歌手的一生坦誠的敍述……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21 **水都奇遇** D. DU MAURIER 原著・費禮、張時、心寧譯

威尼斯的水色如畫・古老的街巷充滿…全書集鳥、愛娜、逍遙遊、水都奇遇四篇佳作・新台幣一百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22 **不飲更何待** C. FREEMAN 原著・林靜華、陳旻苹 譯

一個女人發現自我的動人歷程・她離開家鄉到紐約闖天下・美貌和努力使她成爲……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23 **好望角**（神約第一部） J. A. MICHENER 原著・施寄青譯

被推崇爲『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背景是美得驚人的南非・以特具風格的筆調將…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24 **南極星**（神約第二部） J. A. MICHENER 原著・施寄青譯

被推崇爲『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背景是美得驚人的南非・以特具風格的筆調將…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25 **隱藏的目標** H. MACINNES 原著・种衍倫、戴國光譯

海倫・麥錫妮曾任職英國情報局，以她處理偵探小說獨到手法・把一連串的線索在…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26 **山林之神** K. HAMSUN 原著・劉晞儀、鄭永孝、夢天譯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諾特・哈姆生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書・並加『乳泉』『夢碎山林』……新台幣九十五元・港幣十二元・美金五元四角

27 **逸園狂歡** VICTORIA HOLT 原著・林 靜 華 譯

維多利亞・赫特以其充滿浪漫懸疑迷人風格・繼『米蘭夫人』『嫵媚的面具』又一鉅著……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28 **色誡** LAWRENCE SANDERS 原著・余國芳譯

高佑大——他的名字就是一篇玩笑人生的開端・當他挾著矮小的身形鑽入驚心動魄…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29 **金色的陰影** VICTORIA HOLT 原著・施 寄 青譯

意志堅强、果斷勇敢而美麗的譚珞萊・因爲黃金失去了唯一的親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30 **頭腦失竊記** ROBIN COOK 原著・陳 旻 苹 譯

一位年輕的女孩到醫學中心取資料・一去不回・另外一位在手術台上死去・還有一……新台幣九十五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四角

31 **裸殺** TREVANIAN 原著・張 時 譯

這個超級圍棋士和憑恃『赤裸空無』爲武器的藝術家・同時是本世紀最昂貴完美的殺手・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32 **第五騎士** Larry Collins 原著・戴國光、种衍倫 譯

這顆相當三百萬噸炸藥威力的氫彈・爆炸時間和地點就在眼前・美國總統無奈地……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33 千秋舌（華府春秋第一部） A. S. Drury 原著・彭中原 譯

國會山莊和白宮橢圓辦公室之間充滿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直到那一記閃電霹靂似地……新台幣一百六十元・港幣二十元・美金九元

34 大丈夫 IRVING WALLACE 原著・張 時 譯

他是美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黑人總統・外受俄國人的挑釁・內遭國務卿及國會領袖的……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二元・美金五元一角

35 舊歡如夢（上） F. M. STEWART原著・施寄青譯

這個偉大壯觀的冒險故事從一個貧無立錐之地園丁開始・要綁架美貌王妃而…上下二册新台幣二百元・港幣三十元・美金十一元三角

36 舊歡如夢（下） F. M. STEWART原著・施寄青譯

全書刻劃出一個移民美國義大利家族的百年恩怨及愛恨，情節緊張刺激生動・上下二册新台幣二百元・港幣三十元・美金十一元三角

37 再見珍妮 HAROLD ROBBINS 原著・茅及銓、張時譯

珍妮從小不懂得愛・她的母親捲進醜陋的謀殺案中喪生・而她的繼父是全世界最卑鄙的…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38 高貴之家（上） JAMES CLAVELL原著・施寄青譯

廣東奶媽帶大的男子漢・英俊瀟洒又野心十足・他熟讀孫子兵法・介於正邪之間・他接收了家族產業・後在風雲際會的焦點掀起……

39 高貴之家（中） JAMES CLAVELL原著・陳昊萃譯

一顆燦爛的『東方明珠』・一丸光怪陸離人慾橫流的小島『香港』百年來一直是投機冒險・娼賭走私・情報詐欺的天堂・滋生出……

40 高貴之家（下） JAMES CLAVELL 原著・林靜華 譯

作者以雄壯大筆掃出這權力利益衝突・陰謀鬪爭暗殺・浪漫刺激的偉大故事・本書共三册新台幣三百元・港幣三十九元・美金十七元

41 飛翔的愛 ERNEST K. GANN原著・种 衎 倫 譯

一個孤僻的飛行員・一個天眞的小女孩・這架深山中失事的小飛機使他們面臨着一場……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二元・美金五元一角

42 大海盜 HAROLD ROBBINS 原著・鄭 光 立 譯

這個位高而權重的阿拉伯家族繼承人・無窮的野心和慾望驅使他在全世界掀起無窮的……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43 有女爲伴 MARY GORDON 原著・陳 昊 萃 譯

在五個女人和一個神父的呵護下・她這一顆掌上明珠漸漸長大・她却爲了自由而付出……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44 火爆行動 WILBUR SMITH 原著・戴國光、施寄青譯

兩對瀟洒的年輕男女・一身度假打扮・他們帶着一對椰子登機・却引發一場驚心的危機・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45 大地之頌 JAMES HERRIOT 原著・种 衎 倫 譯

『大地之歌』作者的新著・年輕熱情獸醫在英格蘭鄉間溫暖感人妙趣橫生的親身經歷……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46 月光石 WILKIE COLLINS 原著・張 時 譯

這一顆巨大而完美的稀世鑽石・反映出多少人的殘暴貪婪・更帶給多少人無窮的噩運……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54 沙漠之戀 JAMES A. MICHENER 等著・張時譯

詹姆士・米契納、伊力卡山、雷馬克三位文壇不朽大師三篇精選無比珍貴代表性鉅著結集・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55 被遺忘的女兒 J. SHERLOCK原著・陳旻華譯

四十分鐘橫越美國大陸・磁浮列車的一連串爆炸和死亡陰謀・當這嬌艷明媚的女郎…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56 大地之愛 JAMES HERRIOT 原著・种衍倫譯

大地之歌的第三部曲・鄉間獸醫的溫暖眞實生活・幽默風趣・全家大小喜愛的暢銷名著・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57 孩子，你在那裏 BETH GUTCHEON原著・施寄青譯

七歲的小艾力迷失在這個大城中究竟遭遇到什麼……而他年輕堅强的母親更遭遇到了……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58 夏日千愁 GARSON KANIN原著・彭歌譯

這是一本能够使女人心碎的『男人的書』，也是本同樣能够使男人心動的『女人的書』・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59 高爾基公園 M.CRUZSMITH原著・戴國光譯

三具屍體躺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而這個獨斷獨行警探和電影公司黑眼女郎的戀情……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60 夜渡關山 CLIVE CUSSLER原著・湯新華譯

美麗聰明的女郎，當她嘗盡痛苦與狂歡的滋味，而陷身情慾、生死、責任的掙扎……新台幣一百二十元・港幣十八元・美金六元八角

47 剛果驚魂 MICHAEL CRICHTON原著・林靜華 譯

兩男一女和一頭會手語交談的猩猩・配備最現代最先進的技術・深入最蠻荒險惡地區……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48 格殺勿論 JOHN GARDNER 原著・張 時 譯

〇〇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的最新最精采故事・只要您翻開第一頁就無法再放得下手…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49 紅色的墜落 J. D. MACDONALD原著・陳旻華譯

一個瀟灑迷人的多情偵探・一段牽涉到財富、謀殺、亡命騎士、性感演員的驚險戀情……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50 丁香島（上） M. M. KAYE 原著・施 寄 青 譯

一個充滿正義和自信的美國上流社會女孩・千里迢迢・勇敢堅定的來到這個黑暗大陸的販奴中心・她一心想施展滿懷的改革抱負……

51 丁香島（下） M. M. KAYE 原著・施 寄 青 譯

何典娜・當她遭遇一連串奇異的……當她面對這個脫逃的奴隸販子時……上下兩册新台幣一百八十元・港幣二十六元・美金十元二角

52 魔鬼的抉擇 F. FORSYTH 原著・湯新華譯

俄國公安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這一場極端爆炸性的危機・只有這一對戀人能够……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53 夢幻商人 HAPOLD ROBBINS 原著・余國芳譯

由一部舊放映機開始・這野心十足的孤兒終於將好萊塢開拓成一片美麗的電影王國…新台幣一百二十元・港幣十八元・美金六元八角

皇冠叢書第八一二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六十四

讀心人
MINDREADER

原　　著：C. TERRY CLINE, JR.
譯　　者：王　瑪　麗

發 行 人：平　　鑫　　濤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213422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出 版 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　話：721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馮　馮
林　瀅・余國芳・林靜華
施寄青・种衍倫・戴國光
鄭光立・湯新華・林少岩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主　　編：陳旻苹
美術設計：吳璧人・林莉娜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17948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二月
著作權及版權登記註冊・盜印必究

61 **殺手**　HAROLD ROBBINS原著・陳欣譯

他是義大利貴族、世界聞名賽車手、美麗女郎的剋星，同時是黑手黨的最後一張王牌……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62 **狂犬庫丘**　STEPHEN KINE原著・陳旻苹譯

這頭性情溫馴・忠厚可愛的兩百磅重超大型聖伯納狗，只因爲野地上的一次追逐居然……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63 **孽障**　COLLEEN Mc CULLOUGH原著・施寄青譯

『刺鳥』一書原著者五年來的新著・一個堅强美飛的護士和她的野戰醫院精神病患們……新台幣七十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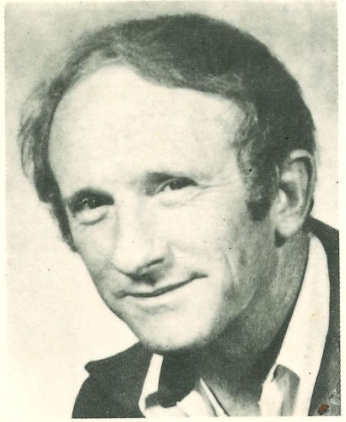
64 **讀心人**　C. TERRY CLINE,JR.原著・王瑪麗譯

沒有任何人能夠欺騙他，當他透視出任何人心靈遠處的祕密，當他掌握住世界的命運……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65 **蓋世梟雄**　JOHN IRVING 原著・林靜華譯

一個修女・一個情報少校・兩個仇視憤怒的黑手黨敎父，和這場千萬聯軍繫命的戰爭……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NT$100.00



本書原著者
泰利●柯萊

HK$15.00